John le Carr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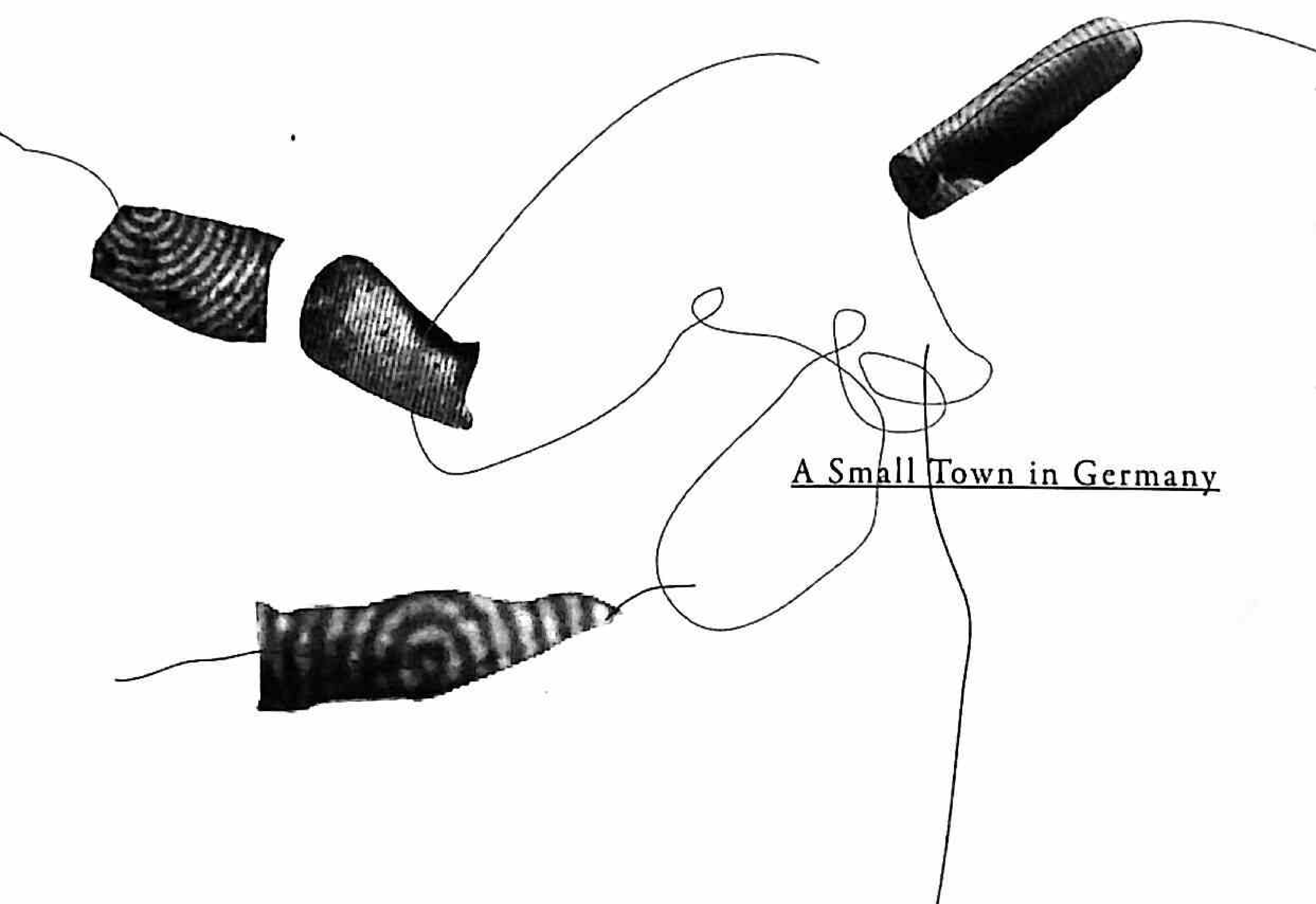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德國小鎮

約翰・勒卡雷

梁永安 譯

John le Carré



梁永安 譯　約翰·勒卡雷

德國小鎮

【各方推薦】

「世人將記得他是英國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小說家。沒有人能像他這般描繪我們的衰退、記錄我們官僚體系的本質；然而，這只是他在國家觀點中踏入某種深刻焦慮的途徑罷了。我認識的多數作家都認為勒卡雷已經不是間諜小說作家。他很久以前就應該贏得布克獎的，現在應該輪到他贏並接受這個獎了。他就坐在應得獎者的最前排。」

——伊恩．麥克尤恩（《贖罪》），《每日電訊報》

「沒有其他作家詳盡描繪出他生活的年代的公共與私密歷史，從二次世界大戰寫到『反恐戰爭』——對政客們而言毫無憐憫，對讀者卻是刺激萬分。」

——《衛報》

「約翰．勒卡雷的作家大名就像狄更斯或珍．奧斯丁一樣人人皆知。」

——《金融時報》

「天賦比山高的作家……勒卡雷是當代場景的分析大師之一，有煽動情緒與教人不安的天分。」

——《獨立報》

「他這時代最傑出的間諜小說家。或許是整個歷史上最傑出的。」

——《時代雜誌》

「其中一位過了一世紀後仍會被人們閱讀的作家。」

——羅伯特・哈里斯（《祖國》、《獵殺幽靈寫手》）

「間諜故事的大師……書中持續流動的情感不僅使他超越了所有當代懸疑小說家，更使他超越今日多數創作中的作家。」

——《金融時報》

「就是大師。」

——賀寧・曼凱爾（《韋蘭德探案系列》），《每日電訊報》

「尚在人世的最偉大諜報小說大師……勒卡雷是模稜兩可道德的偉大作家，是黑暗、矛盾真空地帶持續不懈的探索者。」

——提姆・魯登（Tim Rutten），《洛杉磯時報》

「勒卡雷不僅是今日的黃金標準，也是有史以來最棒的。」

——《哈芬登郵報》

序

一九六一年，一位年輕德國專欄作家在受歡迎的左翼雜誌《*konkret*》上發表了一篇苛刻的文章，「將十二年德國歷史轉成禁忌的嘗試宣告失敗，」她在那篇有挑釁性標題的文章〈*Hitler in Euch*〉（你心中的希特勒）中如此寫道。「歷史與政治的前線之間縮短的界線，指控者、被控者與受害者之間減少的界線，正在糾纏年輕一代。」同年，一位利用波昂大使館外交身分當掩護的年輕英國情報局軍官，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

身為德國冷戰政治danse macabre（死亡之舞）的觀察者（及參與者），那位專欄作家烏爾麗克・梅茵霍芙（Ulrike Meinhof）❶與約翰・勒卡雷的差異堪稱南轅北轍；她是被禁止的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黨員，他則是英國間諜。隨著六〇年代進展，梅茵霍芙的報導變得更好鬥、更有意挑釁，直到她完全退出、加入都市游擊隊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同一時間，勒卡雷那些覺醒、憂愁的小說裡所描繪的男女，浪漫的政治投入與單純道德，對他們而言只是遙遠的美夢。不過這兩人起碼有個共通點——他們都敏銳地察覺到，德國是個飽受歷史罪行糾纏

---

❶ 1934-1976，是紅軍派的創建人之一。最後被控謀殺罪，並在審判前被人發現於獄中上吊身亡。

的國家。

隨著蘇聯在二戰結尾的發展，去納粹化成為僅次於反共產主義的目標，而年輕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的許多公眾人物，都曾在納粹第三帝國擔任過資深職位。當時有種廣為流傳的感受，覺得Wirtschaftswunder——讓電視出現在客廳、讓車輛出現在路上的「經濟奇蹟」——被一股悄悄湧上來的新法西斯主義汙染了，前納粹們也重新在這個新的消費者社會的壯觀表面背後立足。到了一九六八年十月，此時已成為聞名作家的勒卡雷出版他的第五本小說《德國小鎮》，而APO（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或「國會外」反對運動）的左翼分子拒絕接受妥協性的政府體制，將抗爭帶上街頭——至於復甦的極右翼派則憤怒不已，劃分出無數的國家主義者與法西斯小團體，成為任何可能的新元首的肥沃孕育地（至少表面上看來如此）。

一九六八年，在全歐洲都是騷動的一年。當年五月，學運撼動了法國❷，一場全面罷工差點推翻戴高樂政府。八月，蘇聯戰車開進布拉格❸，西德內部的氣氛陷入激動。總理庫爾特・喬治・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曾替第三帝國外交部當宣傳人員，卻從未犯過戰爭罪行。他在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大會上被一位年輕的激進主義者賞耳光，那人大喊「基辛格！納粹！Abreten（下台）！」很神奇地，這個女人貝蒂・克拉斯佛（Beate Klarsfeld）❹遭逮捕並在同一天被審判，判刑入獄一年。到了四月，SDS（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❺）及APO極具魅力的領袖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被一名行刺未遂的刺客開槍擊中頭部，使他腦部受傷並無法說話❻。當梅茵霍芙在一篇煽動性的專欄裡寫道「抗議是我在說我不喜歡這樣；反抗是我在終結我

不喜歡的事」時，她便是在明確表達許多年輕左翼德國人與日激進的觀點，這些人感覺杜契克遭攻擊一事證實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已淪為祕密納粹國家，而且「奧斯威辛集中營那個世代」會不擇手段地奪取權力。右翼則擔心這種不穩定會導致西德被共產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併吞（而東德的確有祕密資助一些左翼組織，包括出版梅茵霍芙專欄的那本雜誌），並只將ＡＰＯ視為東德占領他們用的特洛伊木馬。

在這樣動盪不安的背景下，勒卡雷選擇這樣的故事設定，是他寫過最沉靜、最濃縮的一部。書名的「小鎮」即波昂，一個呆滯的地方城鎮，隨著冷戰而被抬升到國家首都的地位。在舊城牆外，由現代主義風格的聯邦政府建築及外交大使館構成的新郊區出現了。對勒卡雷而言，「在這島一般的狀態裡——缺乏政治認同和社會腹地，於是永遠處於一種過渡狀態」。德意志聯邦確實是「永遠處於一種

---

❷ 當年二月，法國共產黨與法國社會黨組成聯盟，想趕戴高樂下臺並組成聯合政府。三月，巴黎南泰爾文學院的一批極左翼學生占領學校，抗議官僚校方限制男學生出入女生宿舍，這段抗爭持續到五月校方關閉學校，因此引發大規模學運。法國政府強力鎮壓暴動時，便使得抗爭轉向政府。

❸ 蘇聯試圖壓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害怕他們會投靠西方。

❹ 生於一九三九年，與丈夫Serge Klarsfeld（1935-）是著名的反納粹分子，在世界各地追獵參與過猶太大屠殺的納粹分子，並使他們接受審判。

❺ ＳＤＳ是ＡＰＯ（等於學運）內的主要領導組織。前面提到的烏爾麗克．梅茵霍芙也曾是成員。

❻ 杜契克槍擊事件是梅茵霍芙轉向恐怖反抗活動的主要原因。杜契克一九七九年因腦傷引發癲癇，跌進浴缸淹死。

過渡狀態」，德意志人民共和國也是，是西德在國界另一邊的鏡像。勒卡雷給他的第四本小說取名為《鏡子戰爭》。這比喻十分精確：兩個德國越過共同國界往外看，結果看見自己的鏡中倒影。兩個國家在彼此眼中成為詭異的架空歷史，看來全然陌生，但又教人不安地眼熟。

所以波昂不過是個臨時營地，它的政治生涯注定要搬回柏林，等到（假如）兩德統一能夠實現那時：

也許有一天，整座灰色的山脈會垮下來，沿著公路一直滑到人去樓空的國會大樓外面的停車場。但在這一天來到之前，這些混凝土的帳篷還會留著，謹慎地暫時抗拒夢想，也謹慎地無視於現實。它們會駐留、繁殖、生長，因為在波昂這裡，移動取代了進步，而凡是不成長的東西都會死亡。

這個毫無樂趣的地方「不可分」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英國大使館。它坐落在「一片褐色的歐石南之中，燈火通明，宛如蒼茫暮色中的臨時戰地醫院。」不遠的波昂自治市Bad Godesberg的溫泉區重建了「小小的市郊版薩里郡」，大使館職員便在那裡居住與社交，那兒備有私人樹籬、一間英國教堂，以及「舒適的股票經紀人住家，內有大壁爐和多間已派不上用場的僕人房間」。國家衰退的意識對這個階級的英國官員們而言格外嚴重，他們飽受戰後的簡樸生活摧殘，外加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羞辱❼。一旦成為帝國的忠僕，他們儘管過著禁慾生活，卻仍忠貞盡責，替下雨的兒童運動會

掛上英聯邦各成員國的小國旗，「在旗杆上隨風亂舞，旗幟由於存放日久而皺摺斑斑，數目也比從前少了」。

就在這股暗地絕望的氛圍中，保全管制鬆懈了，一位名為李奧·黑廷的資淺大使館員失蹤，帶著一批機密檔案人間蒸發。被派去調查的亞倫·特納是典型的勒卡雷式反英雄，一個同時是局外人的局內人。他在牛津受教育，卻「從前是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的研究員……那裡什麼人都收。」他那件「有汙漬的夏天外套」立刻和同事身上穿的「近衛軍夾克」構成對比，後者這身打扮嚴然是有八個釦子的歸屬感證明。特納就像一把鈍器，他那「厚重的粗革皮鞋」可不會在外交蛋殼上如履薄冰。「他的聲音極為平靜，但傳得很遠；一種約克郡的嗓音，尋常得像雜種狗。」

特納在大使館的調查行動，其當下環境在某程度上會令今日的人難以想像，是由英國勢利眼階級統治的。一個汽車俱樂部由一位會員描述成「會員大多是英國和英聯邦的公民……都是正派的人」。人們知道資淺大使館職員不會與外交官往來。特納被人當著面喊成「貝文的手下」（Bevin boy），這典故源自大戰時的政府計畫（由厄尼斯特·貝文（Ernest Bevin）發起），徵招年輕人到礦坑工作。既然外交事業過去專門保留給牛津／劍橋畢業生、前近衛軍官員、主要公立學校的前學生，這個詞就成了一九四五至五一年新進外交成員的俚語，因為貝文這時是外交大臣，戰後勞工管理部也試著擴大到

❼ 又稱第二次中東戰爭，英法不滿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暗中與以色列合作，由以色列對埃及開戰，英法再假借調停戰爭，達到接管運河的目的。最後在國際聲浪抨擊下，英法不得不接受停火協議。

政府就職的機會。

這本小說的寫作形式，是特納與大使館各個成員的一連串衝突性會面。儘管狀況嚴重，許多人仍不肯合作，幾乎所有人都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清楚表明，說特納不受歡迎、也不屬於這裡。失蹤的黑廷被人發現能夠接觸大使館某些最敏感的檔案，可是這一點從未被審查過。黑廷有難民背景，以及有種口音，「既不完全是英國腔，也不完全是德國腔」。他與任何正常社交階級都格格不入，因此被同僚拒於門外。正如大使館參贊勞利．布拉德菲爾酸溜溜的評論：「他不是參加晚宴那種料」。

特納與黑廷兩人都有他們創造者的一部分影子。勒卡雷在美國版初版後封底的短文中，就講得很清楚：

六〇年代早期的兩年半時間，我在波昂英國大使館工作……和李奧．黑廷一樣……我的職稱是二等祕書，在政治部門做事。當時從外表看來，我和李奧很像：我們住在同一間屋子裡，在同一棟建築上班，在同一個員工餐廳用餐，在同樣的派對喝酒，而我們或許出於不同但相關的理由，會感覺我們與自己所屬的環境有同樣強烈的疏離感。相似性僅止於此。也許我和亞倫．特納的共通性多於李奧，我也派自己的一部分性格去追捕另一個。

勒卡雷對於特納／黑廷複合式局外人的認同感，以及預料到得替主子做事、卻從未被完全接納

為「我們一分子」，使他對自滿、自大的英國統治階級寫下了一些最憤怒的譴責。特納抱怨彼得・萊爾，一位時髦、開跑車的外交人員時，他的輕蔑便一清二楚：

老天爺，你在這裡代表的是誰？是你自己，還是可憐的納稅人？我來告訴你答案：俱樂部。**你們的**俱樂部。你代表的是外交部。……（中略）你們讓我想吐。你們每一個人。你們是他媽的馬戲團。

既然黑廷表面上的叛逃不只有英德關係崩潰的危險，也牽動到英國未來在歐洲的地位，參贊布拉德菲爾便對特納解釋，他預期對方能在陰暗的波昂政治世界裡小心翼翼：

如果可以證明——我沒有說一定可以，但如果從黑廷在這個大使館所從事的活動來看——如果可以證明是因為黑廷的緣故，使得這些年來我們最重要的祕密——英德間的共同祕密——一直都外洩到俄國人手裡，震撼之大，將會切斷那維繫我們在這裡的信用的最後一條線……（中略）在這裡，某些東西是在英國沒有的。那就是一個反蘇同盟。德國人對它很認真，如果嘲笑它，我們就是自取滅亡：**它是我們進入共同市場的門票**。二十多年來，我們把自己裝扮成穿著閃亮甲胄的護衛者。也許會破產，也許會央求貸款、現金和貿易；我們也許會偶爾……重新解釋我們對北約的承諾；一旦槍聲響起，我們甚至會把頭埋進毯子底下；我們的領袖也許就像他們的領袖一樣沒出息……（中略）儘管如此……（中略）我們仍然擁有一筆未說出口的雄厚本錢：一旦野蠻人從東邊殺過來，德國人就會需要

我們幫忙。

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布拉德菲爾口中「進入共同市場的門票」）是英國在六〇年代晚期的外交政策核心。英國拒絕簽屬一九五七年的羅馬條約，因為它大多數貿易都是跟自己的前殖民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今日歐盟前身）的會員進行。當歐洲經濟共同體變得更強大，蘇彝士運河危機後單方面強權受到的限制也浮上檯面時，英國人便轉變立場，但申請卻在一九六三年飽受恥辱地被查爾斯・戴高樂領導的法國否決。戴高樂將英國視為美國的代理人，希望限制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並於一九六七年二度否決其申請。英國直到一九七三年才獲得會員資格，那是戴高樂的總統位置被喬治・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取代後的事。

英國在取得歐洲經濟共同體會員的計畫中，最有力的盟友便是德國，而這種盟友關係的主要基礎來自於英國對北約組織的軍事承諾。在勒卡雷的虛構世界裡，黑廷既然有可能出賣祕密給蘇聯東方集團，喪失德國人的信任將會帶來致命打擊。在現實中，英國人腳下的政治立場經常迅速變換，人們內心深處也懼怕德國人不會再支持英國人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談判中對抗法國。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開始，西德的外交政策就由所謂的哈爾斯坦主義（Hallstein-Doktrin）支配，聲明它不會和任何承認東德的國家建立或維持外交關係。然而，早在一九五五年，康拉德總理就訪問過莫斯科和該政策僅有片段涵蓋的其他地區：西德雖在一九五七年與南斯拉夫斷交，卻未撤回大使。到了六〇年代中期，西德政治圈的共識與跟東方集團維持正常化關係是有益處的，這種友好立場被人們熟知的稱呼是Neue

Ostpolitik（「新東方政策」），最後在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擔任總理下開花結果，兩個德國簽署了所謂的基本關係條約（Basic Treaty），首次承認彼此的存在。英國擔心西德與東方集團的關係會增強，導致它對反共盟友的承諾會消褪。急於阻止英國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法國外交官則想盡辦法破壞英德關係。德國左翼分子痛恨英國軍事基地設在他們的土地上，尤其是英國政府支持過越戰。在英國外交部許多人眼裡，英國似乎是愈來愈孤立了。

《德國小鎮》極為忠於這種明確的歷史背景，僅加入一個虛構元素，勒卡雷稱之為「難以歸類的大眾仇恨運動、大眾抗議與零星的暴力」，由一位名叫卡爾費爾德的煽動性政客率領。這場「運動」似乎融合了APO與右翼民粹派國家主義者，儘管勒卡雷堅持「政治無關緊要」。發牢騷的英國外交官被困在塞車車陣中，給一場「運動」抗議擋住去路：「西方欺騙了我們，德國人可以大大方方向東邊學習。」「終結可口可樂文化，就是現在！」在這些外交官眼裡，這群抗議者是「人渣」，人群裡的長髮學生不過是「披頭士」。他們將之比作一九六八年三月、倫敦格羅夫納廣場上暴力的反越戰示威（這很符合時事，畢竟本書出版時離這件事發生才過了幾個月）。

卡爾費爾德是個千變萬化的角色，其中一個英國外交界對他的形容是「德國的布熱德」，引用自在一九五〇年代率領小企業主反課稅的一位法國文具店老闆。卡爾費爾德是「孤立主義者、沙文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也是復仇主義者。而他又想與俄國締結貿易同盟。他有進步的一面，這個很吸引到老年人；他有反動的一面，這個吸引了德國的年輕人。」他把一批「烏合之眾」和「亂七八糟的人」結合成這個運動，他有能力吸引社會主義者學生與國家主義者主婦之流，而他那毫無根源的政治立

場，看似是在替歐洲宣揚某種嶄新且令人不安的東西。英國外交官萊爾就譏諷地打量後民主時代的黎明：

> 我們和德國人都經歷了民主，但沒有人因此歸功於我們。就像刮鬍子。沒有人會感謝你幫忙刮鬍子，沒有人會感謝你給他們民主。現在我們從另一邊繞出來了。民主只有在階級系統裡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權階級恩准的——現在搞不下去了。民主，是封建時代和自動化時代之間電光石火的一瞬，如今已經過去了……（中略）沉默的政府——他們的標語是這樣控訴的。異化的政府。我想這個用不著我來告訴你，因為它是一種英國的產物。

這是勒卡雷最酸、最挖苦的表現，然而萊爾這席話卻有先見之明。冷戰結束以來，對於「自動化」之後意識形態政治的幻想——一個能有效率管理、務實且與理論無關的政治信條——占據了英德兩國，東尼．布萊爾和安格拉．梅克爾這樣的人物都將自己跟「第三條路」的概念劃等號，超越舊有的二極化政治。回顧一九六八年，歐洲的意識形態與地理分界一方面固定得無比僵硬，另一方面又會危險地流動；冷戰後的政治可以採取任何型態，包括法西斯主義。特納對黑廷失蹤案的調查，便有能力塑造未來的局勢。

在飽受歷史糾纏的德國，未來的問題將無可避免地與昔日的問題連結起來：有哪些事應該被記得，又有哪些可以被遺忘？這不是能明確回答的問題。這問題必須被一而再提出來：問題得在持續提

出的過程裡才能獲得解答。當特納深入大使館的檔案庫挖掘，試著調查黑廷打算怎麼利用他帶著逃亡的那堆奇怪檔案列表時，他的搜索遇上的可能性似乎無窮無盡；

這裡的所有檔案都互有關聯，也必然是如此。你從隔壁隨便拿一個檔案給我，我就可以找出一長串相關的檔案來；它們乍看之下南轅北轍，卻以某種方式牽扯在一塊兒。這是檔案的引人入勝之處，一開了頭就沒有終點。

說話者是檔案庫管理員梅多斯，一位對資訊著了魔的人，是官僚體系頂端階層的走狗。

「你以為是你在運作一個檔案室？」梅多斯說，「錯了，是它在運作你……（中略）檔案形同妻兒子女——我看過這樣的例子……（中略）而等你回過神，把身子抖一抖要上岸的時候，十天已經過去。你沒有變得更聰明，但也許同樣的病你兩年內都不會再發作。情形就像是中了邪。你可以稱之為一趟私人追尋之旅。」

大使館檔案庫有如波赫士筆下巴別塔圖書館的現實主義版，或是某種外人極少得知的卡夫卡式極權體系。波昂大使館在某些方面可說是史邁利系列小說中的「圓場」先驅，後者在英國現代文學中堪稱最偉大的官僚刻劃。大使館與圓場皆為國家的器官，但圓場是個在祕密與恐怖中發展的機構，大使

館卻有公開示人的一面。大使館不僅是階級至上的後帝國時代英國社會的縮影，也是一部文字作品，而特納這位貝文的手下、「懷疑詮釋法」的化身必須解讀它，才能在這世上尋得容身之處。他仔細檢查黑廷門上的手寫名牌，偏執狂瀕臨發作：「他仍然看得見當初用來限定字母上下高度的鉛筆痕跡，或許也界定了一個卑微人生的範圍；或者，是一種情非得已的欺騙人生。」

一如勒卡雷筆下的許多人物，透納住在一個主要由資訊構成的世界裡，讓人感覺更像是當下時代，而不是書中材料指名的時間地點。勒卡雷書中的一段對話也許會發生在船上、公園裡或者方向盤後面，但這些事的重要性永遠不及另一件事，就是這對話會以其他對話的子集合形式存在，是被觀察到或無人觀察的、被聽到或錄音、被舉報或懷疑。六、七〇年代小說裝滿了各種類型的錄音器材、傳訊系統與文件。在勒卡雷的冷戰裡，文字就是主要武器。槍枝不管出現在何處，事後想起來都會感覺是偶然、不重要的。

勒卡雷自己的文學創作未能逃過冷戰的利用。《冷戰諜魂》成為國際暢銷書後，勒卡雷離開政府單位，全職寫作。他在整個六〇年代於倫敦與紐約贏得名聲，被譽為冷戰衝突下人類代價的公正記錄者；蘇聯的觀察者則有不同的感受。西方間諜小說的「廉價浪漫主義」，特別是伊恩．佛萊明的詹姆士．龐德小說，長久以來都是被蘇聯文學評論界奚落的對象——他們將龐德視為不分道德的獵人，在性征服與奢華享受中打滾，根本只是資本主義者的粗糙宣傳戰。在一九六六年的《*Literaturnaya Gazeta*》（文學報）——蘇聯最頂尖的文學雜誌——刊出一篇《冷戰諜魂》與《鏡子戰爭》的書評，認為勒卡雷的小說儘管保持冷漠的距離、相對較為公正，仍然是宣傳內容無誤——只不過是更有效果

罷了。

勒卡雷選擇在《接觸》（*Encounter*）雜誌做出回應，這本雜誌後來（也許令人尷尬地）被揭露由美國中情局資助，當成對英美文學知識分子打預防針、抵抗共產主義染指的工具。他的文章寫成標題為〈致俄國，並致上問候〉的公開信形式。他回應蘇聯指控他不過是諷刺版的佛萊明，並對於個人的重要性提出有力證據：

> 在我筆下描繪的諜報行動裡，西方人會犧牲個人，好捍衛個人的權利不被共同體吞沒。這便是西方的偽善，我也譴責它，因為它將我們帶到太深入共產陣營、太近似共產黨估量個人在社會上地位的方式。

烏爾麗克．梅茵霍芙自然得出不同的結論。她在死前幾個月寫道：

> 共同體是游擊隊結構的關鍵，一旦在每個人決定挺身奮鬥的前提下了解何謂主體性，那麼共同體就會變成更重要的元素。共同體是個以群體思考、感受和行動的群體。

梅茵霍芙想將自己納入都市游擊隊的共同體經驗的渴望，以她的立場而言實在太過強烈。她與紅軍派的同胞囚犯們日益疏遠（顯然也遭他們霸凌），最後在史坦翰監獄的牢房自殺，追隨冷戰的衝突

性邏輯而走向冰冷的結局。勒卡雷筆下由孤寂、道德妥協、渴望建立人性關係的浪漫幻想所構成的文學世界，某方面而言正是梅茵霍芙激烈地想投入共同體的幻想的遊戲屋鏡像。兩者都仰賴著歷史中同樣的思想幽魂，還有遺忘教訓的可怕後果。兩者都發現真實的人際關係是可遇不可求的。勒卡雷回應《文學報》的控訴者時，他似乎對於他在各方身上看見的絕對主義感到絕望：

冷戰的問題在於，正如奧登❽寫過的，我們正在繼續糾纏一個已經摧殘的世紀。在我們揮舞的小旗幟背後，有年邁的臉龐在哭泣、有孩童因傳教士們的昏庸衝突而傷殘。我懷疑沃伊諾夫先生在我的作品裡嗅到了最大的謠傳：冷戰毫無勝利與美德可言，僅有人性的惡疾與政治痛苦。

——哈瑞伊・昆祖魯（Hari Kunzru）❾

二〇一三年

（王寶翔　譯）

憤怒的英國人——勒卡雷在波昂

英國人通常是不太動怒的，但勒卡雷卻在《德國小鎮》中給了我們兩個，一個是書裡的主角，英國外交部特派調查員亞倫．特納，一個是作者他本人。讓特納生氣的是英國和英國人，那其實也包括他自己。而讓勒卡雷火大的，卻是他一向視之為文學故鄉的德國，至少是二戰後艾德諾爾主政時期的西德政府。當其時他也正好在波昂的英國大使館任二等祕書，其實是從事間諜的工作，這是我們如今已經知道的。

特納是何許人也？既然勒卡雷已經說了，特納是「我私底下把這個角色編派給我自己」，那勒卡雷要給我們的，是怎樣的一個自我形象？

「他高大壯碩、金髮，相貌平平而臉色蒼白，一副登山家的寬肩和粗手指，而他的步伐像是緩緩向前推進的駁船——大幅、帶侵略性、警察一般的步伐，固執而不在乎精細。」顯然作者對自己是有信心的，舉止雖談不上優雅，卻絲毫不會卻步不前。

---

❽ W. H. Auden（1907-1973），英美詩人。

❾ 1969-，英國當代印度裔小說家與記者。

那麼特納有多老？或多年輕？勒卡雷寫得真令人激賞，每個男人都會愛死：

「他的年紀難於猜測。大學生會覺得他老，但只是覺得他比大學生老。他的實際年齡會嚇到年輕人，卻又年輕得會讓上了年紀的人嚇到。」這不就是我們每個自知不再年輕的老男人最希望永遠留住的年歲？

在同儕和上司眼中，他又是什麼德行？這個和勒卡雷一樣，似乎在愛情上不順遂的大男孩，惹得同性討厭似乎也是咎由自取：

「是什麼驅策你的？你在尋找什麼？一些絕對真理嗎？……也許你需要嘗一點點失敗的滋味。」

「我嘗得夠多的了。」

……

「放低身段吧。你們這種一流人才就是因為自命不凡才受罪。」

勒卡雷到底是頗有自知之明的。

我們在勒卡雷日後的作品中還能找到一些他的化身，其中當然以《完美的間諜》的平恩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特納當然比平恩強悍多了。也許就是憑著這份傲骨與敏銳的才能，讓作家勒卡雷終能跨過自己不幸的童年，走上和平恩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以創作而非自憐完成自己的救贖？

特納被倫敦派到萊茵河畔這個了無生趣、霧氣迷茫的小鎮波昂來，為的是要把失蹤的大使館臨時雇員黑廷及不翼而飛的一堆檔案找回來。表面上這似乎是一樁冷戰諜報案，所以黑廷極可能是共產黨

員，落跑到莫斯科了。但波昂畢竟不是柏林，六〇年代令英國的歐洲政策焦頭爛額的，也不是蘇聯，而是昔日盟友法國和手下敗將德國。法、德兩國看起來是要聯手把英國堵在歐洲共同市場之外，而且也頗有和莫斯科沆瀣一氣、瓦解北約的意圖。

調查員特納當然管不了這麼多，他只負責抓人，在英國人裡頭抓人。從他下飛機那一刻起，幾乎每個被他逮到問話的人都得忍受他怒火的煎熬，只有智力、年齡與他相當的犬儒主義者萊爾例外。萊爾把特納看成又一個怪胎，而特納也心知肚明，萊爾是他需要時唯一幫得上忙的人。

可是外交官兼間諜的勒卡雷卻無法對英國當時的困窘無動於衷。歷史學家也許對大英帝國何時開始走上衰亡之途，有其言之鑿鑿的論證和解釋，但勒卡雷及其父親兩代人肯定是帝國崩解的最後見證人。身為公僕，因沒落帝國而起的無奈只能藏諸於胸；作為作家，對於忘恩負義的納粹餘孽的不滿，倒大可發筆為文。

為了辦案，特納從不留情。他羞辱、激怒自己的英國同胞，連位高權重的參贊布拉德菲爾也無法倖免。甚至，唉，在全書達到高潮的〈星期四之子〉這一章裡，他還對美麗的參贊夫人海柔飽以老拳。這一章的結尾寫得真是劇力萬鈞：

「大使館停車場停滿了車，大鐵柵門處的守衛增加了一倍，大使的勞斯萊斯又停在大門前，像一艘準備駛進暴風雨的古老帆船。特納跑上臺階，雨衣下擺在他身後飛揚，鑰匙已經握在手裡。」

勒卡雷在本書序文裡頭說：「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計畫要寫的那部書。」看來事實也是如

此。隨著真相漸趨大白，這些慘遭特納修理的英國人反而贏得我們的同情與尊敬。參贊布拉德菲爾業雖已因討論英國加入歐市的英、德布魯塞爾會議瀕臨破裂而飽受折騰，但他在回答特納的質疑時卻不失忍辱負重的英國外交官本色：

「我們是一個腐化的國家……但我寧可以強者的身分失敗，也不願以無能者的身分苟活；我寧可被擊敗，也不要中立，寧可當英國人也不當瑞士人。」

若非真情流露，勒卡雷的小說很難得出現這麼斬釘截鐵的句子。帝國的這一代最後知識菁英早就習於以自我揶揄的口吻看待過往的榮光了。

再一次，德國人又充當起惡棍的角色，納粹式的暴力俯拾皆是。街上示威的群眾宛如三〇年代的暴民，西德警察動輒對手無寸鐵的百姓以拳頭相向，也與蓋世太保的殘暴行徑不遑多讓，只是身上穿的皮衣顏色變了。六〇年代的西德確實會讓人不安。經濟上她已經又是個巨人，政治上怎能容忍自己還是個侏儒，活在四強占領的陰影下？德國究竟是西方還是東方？這個古典的問題於今看來確屬庸人自擾，但時任駐波昂外館的勒卡雷及其同儕卻曾為之憂心不已。

勒卡雷不是有反德傾向的人，他的諸多小說都瀰漫著不言自明的德國文學鄉愁。《德國小鎮》不能說是冷戰小說，甚至算不上間諜小說。勒卡雷寫它，或是對他短暫外交官生涯的一個回顧，而且，到底也還是為親愛的英國說了句公道話。

——郭重興（讀書共和國出版人）

人物表——

□英國駐德國波昂大使館——

參贊處參贊：勞利・布拉德菲爾（妻／海柔；私人助理：皮特小姐）

檔案室：亞瑟・梅多斯（女／邁拉）

二等祕書（一年一聘的臨時雇員）：李奧・黑廷（叔／奧圖；未婚妻／瑪格麗特・愛克曼；友／哈利・普蘭施科）

資訊官：珍妮・帕吉特

密碼員：埃爾比諾・科克（妻／珍妮）

外交官：彼得・萊爾、米基・克拉布

前殖民地官員：傑克遜

警衛：強尼・岡特、麥克米倫（子／華特）

□英國外交部

安全室：亞倫・特納、蕭恩

西方司：拉姆利、蘭伯特
總務課：克羅斯

□德國

內政部聯絡委員會主委：路德維希・西布克龍
禮賓司：利夫
荷蘭領事：伯恩哈德・萬代隆格
法國領事：萊塞爾
記者：卡爾・薩布、山姆・阿勒頓
再造運動領袖：克勞斯・卡爾費爾德
學生領袖：哈爾巴哈

作者序

我對《德國小鎮》這書一向有惡感，也想不出能說它什麼好話。這情況直到我細想此書的三個主要人物之後才改觀。這三人是：前難民黑廷、尖刻的實用主義英國外交官布拉德菲爾、執著而不快樂的調查員亞倫・特納（我私底下把這角色編派給我自己）。憶起他們，我才不得不勉為其難承認：這小說畢竟已達成我當初想達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為的是個礙眼的作品。

我厭惡這部小說，出於好些理由。首先是，我原本打算寫一部近似譏刺英國政治風格的黑色喜劇，但寫出來的結果廣被認為是一部激烈的反德之作。

它大概也真是反德的。艾德諾爾❿主政時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標準來看都算不上可愛。政府裡處處可見希特勒時代的老面孔：艾德諾爾的幕後操盤手，格洛布克（Globke），是起草紐倫堡法令（即納粹歧視猶太人的法源依據）的人之一。自由民主黨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協助把法國猶太人從巴黎運到集中營。熱情洋溢的措格爾曼（Zogelmann）先前還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高幹，而這不過是距今（一九九一）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報界、軍隊、工業界、科學

---

❿ Adenauer，聯邦德國共和國（西德）第一任總理。

界和教育界裡，納粹舊人比比皆是。他們得以繼續留在政府裡工作，也許是因為沒有犯過值得清算判刑的大罪，也許被認為是西德戰後重建所不可或缺。但更多時候則是因為北約盟國出於默契而不提舊事，聽任他們的檔案塵封在某個人的抽屜裡。

對於我這樣一個從小就迷上德國歷史與文化的英國人來說，六○年代初期的波昂是個鬼影陰森的地方。波昂城市的街道，有時會讓人覺得是匆匆鋪設的，為了把不久前的恐怖往事給掩埋在薄薄的表層底下，就像貝爾森（Belsen）集中營裡的那些草墩——表面修剪得整齊漂亮，下面覆蓋著無辜死難者無法訴說的痛苦。如果你仔細觀察，隨處可見波昂的怪異：從那些年過五十的人緊繃的臉上（「媽媽，戰爭的時候妳在做什麼？」），從一棟你突然認出的、尚未拆卸的納粹建築，從德國官員或國會議員脫口而出的一句納粹用語。很多時候，那些呼籲人們忘掉過去的口號，就和波昂忙著遺忘的納粹口號一樣刺耳。在德國，說出「克服過去」這幾字是會發出調動軍隊那般的鏗鏘聲的。德國人與英國人一樣，說話帶有自己的調調。

彼時我在英國大使館擔任二等祕書，常常得坐在德國國會二樓的外交官旁聽席。手上拿著先印好的發言稿，耳裡聽著一段接一段的乏味發言；我會聽任思緒遊走，飄過牆壁地板，飄到坐在下方那些衣著暗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麼樣的集體記憶（光榮的、悲哀的、恥辱的）構成了他們的人生經驗。當他們陸續走上發言臺，我打量他們漠然的臉孔和有所自覺的舉止，心裡琢磨，如果他們可以暢所欲言，不知會說出什麼樣的話？

我因為是英國人，也因為多少吃過德國國家主義耀武揚威的苦頭，所以我們那時仍然疑惑：他們

現在是誰？他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他們有可能會在二十世紀裡發動第三次戰爭嗎？

這種疑惑纏繞不去，也許如今更為強烈。大眾報刊大聲說出這種疑慮，而我們的智庫或領導者則在白廳⓫那些祕密會議室裡小聲把它說出來。但也不總是那麼靜悄悄。才幾個月前，一個焦慮的對德瞭望者團體在契克斯⓬集會，討論這個難搞的德國問題（後來他們其中一個洩露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過這樣的集會）。他們的問題大致如此：統一的德國將會在歐共體裡取得超強的地位，到時她會是什麼樣子？我們能信任她嗎？她將會怎樣利用自己的力量？

會議的結論並不特別高明，而這結論反映出等量的英國人性格和德國人性格。

奇異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經過了冷戰多回合的交鋒之後，在我們（出於深信德國不可能統一）反覆重申英國支持一個統一的德國之後，我們也問自己同一組浮誇的問題，儘管用語有一點不同。德國統一的話，大地會裂開來嗎？我們這樣問著彼此。沉重的過往，會衝破紙一樣薄的表面嗎？德國的經濟奇蹟還能忍受戰敗的緊身衣多久，繼續聽命於北約？

而我們給自己的回答總是一樣：只要他們能繼續富有，他們就會忍耐；只要德國錢繼續淹腳踝，只要德國人能繼續到義大利度假、把皮膚曬成古銅色，我們就沒什麼好害怕的。

然而，當我們把免稅威士忌繼續灌進他們喉嚨，聆聽他們對德國問題的獨白並宣示永遠與英國友

⓫ Whitehall，英國的政府部會。

⓬ Chequers，英國首相的鄉間別墅。

好的承諾時，我們卻像盤旋的鷹隼，搜尋任何一個足以顯明德國人背信的徵兆。他們會背著我們去跟俄國人搞暗盤嗎？他們會答應用一個不結盟的德國來交換一個統一的德國嗎？他們不是沒試過這樣做，只是每一次都沒有充分的決心罷了。艾德諾爾與戴高樂之間的眉來眼去，是一個弱化英美對德國箝制的陰謀嗎？英國第一次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失敗後，我親耳聽過麥米倫⑬這樣說：「戴高樂想要的東西和我們相同，卻不想讓我們分一杯羹。」而每一次，當德國又冒出極右派的政治集團（不管是出現在巴伐利亞州、石荷州或任一個反猶太主義或泛日耳曼主義的溫床），我們就會立刻發電報向倫敦報告，評估此事對當前德國經濟會造成什麼影響。回想起來，那時我們實在單純。

但不能忘了，那時候的外交官都是業餘人士。他們不是政治家，不是受過訓練的分析家或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律師或歷史學家。他們大部分是劍橋牛津的文科畢業生，被當成專家派駐各地的大使館，而他們往往會執拗於錯誤的做法，實在不足為奇。

英國駐波昂的大使館，與英國駐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館沒有兩樣：都是一座不信任其所駐在國的英國要塞。它的風格和偏見，無異於從前英國鄉下人對城市的敵視。總之，是一個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一方面，英國大使館抱持「英國人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者」的心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個較謙卑而務實的角色，以爭取德國支持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此外，英國在德國的駐軍，以及英國以四強身分對德國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監管，在在讓事情變更複雜。那時英國大使館裡最高明的德國專家，是一位曾被關在寇地茲堡戰俘營（時位於東德）、後來逃出來的戰俘。我們的參贊（參贊處是大使館的政治部門）是領有多枚勳章的皇家海軍前潛艦艦長。我們很多本地雇員都是德國猶太

人，他們於大戰前逃離德國，然後像書中人物黑廷一樣，在戰後以英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身分返德。我經歷的兩位大使都曾任職於莫斯科，祕密參與過制定冷戰對策的最內部會議。因此，當時大使館的氣氛就像這部小說裡描繪的：在尼伯龍根[14]薄霧的濡溼重量下，每個人都神經兮兮、滿腹怨氣。

想要在這個世界裡抽出一根線頭、把它編織成一個故事，事實證明是極度困難的工作——困難之一是，這故事可以有許多種寫法。理論上，我想寫一個過去陰魂不散、緊緊纏住現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們對一個我們前不久才打敗的國家的日益依賴，而且要能道出我們對於一種在富裕表面底下悶燒的國家主義激情可能復活的焦慮。但這種復活會以何種形式出現？我當然不相信納粹會以赤裸裸的方式捲土重來，不相信守護納粹精神的人會戲劇性地重新得勢。我毋寧相信，如果有這種威脅，它是存在於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現形式會是一個以憤懣店東與小布爾喬亞為骨幹的群眾運動——類似於布爾熱在法國領導的那一個。我也察覺到失意德國年輕人的深深不滿，他們把怒氣的矛頭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對於北約的唯命是從——今天還有人記得紅色的丹尼[15]嗎？

我所臆測的這些潮流最終演變的樣子，現已明白是錯的。但我猜對了一點：會有一個學生運動把

---

[13] Harold Macmillan，英國首相。

[14] 此處指波昂。

[15] Danny the Red，一九六八年巴黎五月學運的領導人。

無力的怒火撥向德國建制——它後來發展出巴德邁因霍夫團夥⑯這種極端的形式——而且會得到德國知識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還猜對了另一點：這股力量本質上是不關心政治的：它的平臺包括了一種模糊、未完成的無政府主義修辭，沒有明確目的，唯一的信息只是行動本身。

但不管怎樣，我本來就不預期自己的預測是對的。我想提供的是一個有啟發性的夢魘，而非精確的預言。我想講一個政治的鬼故事。不管寫得好不好，我寫出來的也就是個政治鬼故事。

這個鬼故事裡的鬼，當然就是李奧．黑廷。亞倫．特納是他的招魂師，而勞利．布拉德菲爾則是倒楣的鬼屋主人。這三個角色在現實上都沒有原型人物：就我所知，從來沒有黑廷這個人，儘管在我任職於大使館的時代，德國各地有幾十個類似黑廷的人，繼續在他們小小的前管制委員會的辦公室裡——那時占領已經結束了——以別的名義發揮功能。也沒有戴綠帽的布拉德菲爾這樣的人指揮過我們的參贊處；沒有這麼一個來自倫敦的亞倫．特納，把我們的生活撕成碎片。至於旁觀這一切的那個慵懶而聰明的同性戀者萊爾，當然也並無其人。

但有這麼一個雲格爾先生倒是真的。他是真實的，不過你在這本書的任何地方都不會看到他的長相和姓名。雲格爾是英國大使館裡的兩位雜役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們今天還有這樣的人員嗎？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賭還有。雲格爾先生在大使館一樓有間辦公室，他的工作是為你的汽車申請外交官車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卷和優惠機票，還可以私下幫你買到打折和免稅的新收音機、電視機、洗碗機、荷蘭啤酒或蘇格蘭威士忌——黑廷那些吹風機當然不在話下。

雲格爾先生年紀大了，頭髮柔軟光潔、和藹可親，耐性過人，就算被外交官太太大聲使喚也不會皺一下眉頭。有別於所有人的猜想，我個人深信：雲格爾先生從未趁著幫我們忙之便而從中撈油水。他熱心助人，只因他急於討好別人。所以我就偷了雲格爾先生的吹風機，還有一點他與雇主的關係，放到李奧．黑廷身上，以便突出李奧為了生存而卑躬屈膝的一面。雲格爾先生是不是曉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過，十五年前我意外地在科隆機場與他重逢。

他比我記憶中的樣子老多了，但皺巴巴的皮膚不再粗糙，變得嬰兒般柔滑。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廳餐廳裡一張角落的桌子，小口啜飲啤酒，一面看著現代世界運轉，樣子就像已經坐了一整天。最後他終於看到我，伸出手，與我輕輕一握，輕輕喊出我名字。他身邊沒有行李，甚至沒有人人必備的德國手提箱。他穿著費爾島（Fair Isle）花樣的開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補丁，大概是多年前從他某一本郵購目錄購買的。他看起來英國味十足。

「你要去哪兒旅行，雲格爾先生？」我問他。

沒有要去哪兒，他微笑著回答。他說他每個星期六都會來這裡。有時星期天也來。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經過世。現在他一個人。

「所以你是來這裡收集寫小說的材料囉？」我開玩笑地問他。

不是，先生，我不寫小說；他帶著另一個微笑回答。

⑯ Baader-Meinhof，一九七〇年代的西德恐怖集團。

「但你一整天坐這裡，又不看書，你做些什麼呢，雲格爾先生？」我不解，「難道你是間諜不成？」

這時，他舉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聲。「聽。」他說，臉上仍然掛著微笑。

於是我不作聲，露出洗耳恭聽的樣子。接著你猜我聽到了什麼？我聽到一個男聲用幾種語言廣播說，要飛往某地的旅客請前往某某閘門登機。

「那是我兒子。」他說，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難忘。我這才明白，他舉起的手指是指著廣播喇叭。

本書的初稿寫成於維也納。在那裡，得到著名的納粹搜捕者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壞蛋角色卡爾費爾德的齷齪老底給拼湊了出來。我住的是已故指揮家卡拉揚（Karajan）的公寓。這純屬巧合。剛開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的門都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操縱似的，全部自動打開。我後來才知道，這個設計是因為那位大指揮家演出完畢往往脾氣暴躁，沒有耐心開門。

在維也納，我也有機會聽到原汁原味的反猶太主義語言，這讓我更知道應該如何描寫那些波昂老納粹的嘴臉。「如果你想研究這種疾病，」維森塔爾建議，「你就得住在沼澤裡。」他指的沼澤是維也納。帶著初稿回到英國，這小說仍然沒有完成。有好幾次我覺得自己只剩一步就可以把它寫完。那是我生命中的離婚時期，而這對我和我那可憐忠實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經驗。這書阻塞了我，而我也阻塞了這書。我不斷想著：我去過那麼多地方，幹麼要耗神去描述一個我想像出來的地方呢？如果你想要亞倫·特納向你解釋，大概你應該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們看過那麼多、感受過那麼多，卻又抗拒每一個我們得自感官的合理結論。

然後有一天，我極祕密地回到波昂，精良的德國製手提箱裡裝著好幾磅重的小說書稿。我住進雷馬根（Remagen）一個可以俯瞰萊茵河的飯店房間。記得雷馬根那座大橋嗎？但你們有必要記得它嗎？可是，這座大橋見證過美軍和德軍最激烈的一場戰事，而盟軍就是從這座橋度過了萊茵河。

我在雷馬根得到一位親切小天使的幫助，把小說竣工。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計畫要寫的那部小說。但我本來要寫的那部又是什麼樣子？

約翰．勒卡雷

一九九一年三月

目錄

序曲・獵人與獵物 037
1 梅多斯先生與科克先生 044
2 話筒裡傳來人群的尖叫 057
3 亞倫・特納 077
4 十二月是續約的時節 093
5 約翰・岡特 129
6 記憶人 151
7 萊爾 184

8 珍妮・帕吉特 211
9 罪惡的星期四 228
10 布拉德菲爾家的文化 247
11 國王之冬山谷 269
12 「李奧就在二等座。」 288
13 巴不得被當豬 302
14 星期四之子 324
15 光榮洞 347
16 「徹頭徹尾的假貨」 362
17 普蘭施科 385
尾聲 414

序曲・獵人與獵物

再十分鐘午夜十二點。這是五月一個神聖的星期五，薄霧從河面升起，漫入市集廣場。波昂是個巴爾幹的尋常城市，汙痕斑斑，隱密難解，電車纜線縱橫於城裡。波昂也是一幢漆黑的喪宅，籠罩在天主教的黑色中，由警察守衛。警察的皮革外套在路燈映照下泛著光澤，他們頭頂上方有黑色旗幟飄揚招展，彷彿這裡只剩下他們，其他人全都由於風聞那則警訊而逃離了。一輛車疾馳而去。一名路人匆匆走過。然後是長長的寂靜。遠處傳來電車聲響。雜貨店裡，堆成金字塔狀的罐頭堆上，手寫的紙卡道出事態緊急：「快！儲存備用！」糕餅碎屑之間，一隻隻豬形的杏仁蛋白糖霜點心像是無毛的老鼠，兀自表明這是個被眾人遺忘的聖徒節日⓱。

只有海報在說話。海報在樹幹上和路燈柱上打著它們徒勞的戰爭。所有海報都貼在同樣高度，彷彿出於規定。這些海報以亮光油墨印刷，貼在硬紙板上，下端綴有黑色紙帶，那些字句對著趕路的他迎面襲來：「把外勞送回家！」「賤人波昂，我們不要！」「先統一德國，再談歐洲！」最大的標語高

⓱ 聖徒節日為天主教的聖徒紀念日，通常是一個聖徒的逝世忌日。杏仁蛋白軟糖豬是豬造型的大型杏仁蛋白糖果，為聖徒節日的應景食品。

高在上，是一片橫跨馬路的橫幅：「打開往東邊的路，因為向西的路已經不通。」他的深色眼睛看也不看海報一眼。一個警察跺著靴子，朝他擺出苦臉，說了個有關天氣的冷笑話；另一個警察質問了他，但沒能提出證據；還一個警察喊了聲「晚安」，他並不回應。因為沒有心思管別的事，只緊盯著他前方一百步遠的一個壯胖身影。前面那人，在寬闊大道上往前疾行，時而隱沒在黑旗幟的陰影中，而後又現身於街燈之下。

天突然黑了下來，毫無預警，毫無由亮轉暗的過程。這夜又轉冷了，帶有冬天的氣息。在波昂，多數月份是沒有季節可言的。在這裡，所謂的氣候指的是室內天氣，一種頭痛的氣候，像瓶裝礦泉水一般溫軟乏味；一種等待的氣候，帶有從緩慢流動的河水撈起的苦味；一種疲憊而不願意生長的氣候。空氣是疲累的風降落於平原之後的氣息，而黃昏也只不過是從白日轉為黯淡，宛如在荒涼街道上點亮的日光燈。但在這個春天的夜晚，冬天回頭造訪，用凶猛的漆黑裹住整片萊茵河谷。這股寒氣也驅策著前後相隨的那兩名男子加快步伐，以出其不意的寒氣刺痛他們。小個子男人死盯著前方，眼睛被冷空氣刺得流淚。

馬路以弧形開展，把他們帶到大學的黃色圍牆。「民主派！報業大佬去死吧！」「世界屬於年輕人！」「讓那些英國老爺跪地求饒！」「把斯普林格[18]送上絞刑架！」「抗議即自由！」這些海報上的字是木刻字樣，用學生報的機器印刷出來的。在海報的上方，一片新綠的枝葉晃動，映在裂痕斑駁的綠色玻璃天篷之上。這裡燈光亮一些，警察少一些。兩名男子繼續向前走，腳步沒有加快也沒有減慢。走前面的那個看起來像在趕路，帶著一種低階官員的倉皇神色。他的腳步很快，卻造作而笨拙，

每一個步伐都像是從某個高處踩下來——儼然一個自負德國市民的姿態。他的手臂在身體兩側微幅擺動，背脊打直。他知道有人跟蹤他嗎？他的頭僵直而露出權威感，但這姿態極不適合他。他往前走，是因為看到了什麼，或是被後方的什麼催逼著呢？他是由於害怕才不敢轉身回頭看嗎？有份量的男人不會搖頭晃腦。走在後方的那人則步履輕盈：像個小精靈，如同黑暗一般沒有重量，滑行於光影之間，彷如走在一張網裡。這兩人好比一個小丑跟蹤著一名大臣。

他們走進一條窄巷，空氣裡充滿酸腐食物的氣味。兩旁的牆面再一次向他們吶喊，但這些叨絮絮的廣告詞：「強壯的男人喝啤酒！」「知識就是力量，請讀莫爾頓的書！」在這巷子裡，他倆的腳步聲首次交雜在一起，形成明確的挑戰；在這裡，那個有分量的男人似乎到這時才意識到背後的凶險。他原本行軍一般的堅定步伐出現了一點點凌亂；他離開陰暗的牆壁，移往人行道的邊緣。他似乎在稍微光亮的地方較為放心了，街燈和警察可以保護他。但追著他而來的人鍥而不捨。「到漢諾威與我們會合！」兩旁的海報又在吶喊。「卡爾費爾德（Karfeld）在漢諾威演講！」「星期天到漢諾威來！」

一輛電車嘎嘎嘎駛過，車廂上的窗戶都有鐵絲網保護。一口教堂的鐘響起單調的鳴響，像是在一座空城裡哀悼基督宗教美德的式微。他們繼續向前，兩人的距離更近了，但走在前頭的男人仍然不往回望。他們又繞過一個街角，眼前是大教堂的巨大尖頂，像金屬薄片似的嵌進空蕩蕩的天空。教堂鐘

---

⑱ Alex Springer，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聞出版集團的老闆。

聲開始此起彼落，直到整個城市迴盪著一串一串緩慢而並不協調的噹噹聲。是祈禱鐘聲？還是空襲警報？一名年輕警察站在運動用品店的門口，沒戴帽子。大教堂的門廊處，有一根盛在紅色玻璃碗裡的蠟燭燃燒著。教堂一側有家宗教書店，較為胖大的男子在此停了下來，探頭向前，彷彿在打量櫥窗裡的東西，然後又轉頭看馬路；就在這一瞬間，櫥窗整個亮起來，把他的五官照得通明。這時，那小個子男人開始飛奔，然後停住，接著又往前跑。為時已晚。

方才駛來一輛豪華轎車，「歐寶．紀錄」（Opel Rekord）車款，暗色窗玻璃裡面是個臉色蒼白的男人在駕車。後車門打開，又關上，接著車子加速，厚重龐大，毫不理會那一聲尖銳的吶喊——那聲吶喊裡充滿憤怒和指控，充滿失落與怨氣，像是被一股力量把它從發聲者的胸膛裡硬生生抽出來，陡然響徹空蕩的街道，突然又歇止。警察疾奔上前，打開手電筒。在光束的照耀下，那小個子男人動也不動，只是雙眼緊盯揚長而去的轎車，看它在圓石路上彈跳疾馳，在溼滑的電車軌上打滑，無視紅綠燈的存在，最後消失在往西朝向燈火點點的山丘那方向。

「你是什麼人？」

手電筒光束照著英國粗花呢大衣，這大衣對個子這麼小的人來說未免太過毛茸茸。他精美的鞋子上沾了泥巴，暗色的眼睛眨也不眨。

「你是什麼人？」警察又問了一遍。教堂鐘聲此時已是無處不在，而鐘聲的迴響盤桓不去。

一隻小手伸進大衣的內裡，掏出一個皮夾。警察一把抓過皮夾，以單手解開皮夾上的釦子，左手則勉強同時應付手電筒和他極不專業地握著的黑色手槍。

「怎麼回事？」警察把皮夾還給男子，問道：「你剛才幹麼大叫？」

小個子男人沒有回答。他在行人道上走了幾步。

「你以前沒有見過他？」他問，眼睛仍然望著車子開走的方向。「你不知道他是誰？」他的聲音輕細，彷彿生怕吵到在樓上睡覺的小孩。一種脆弱的聲音，對沉默充滿敬意。

「沒。」

原本線條緊綳的臉龐鬆弛下來，轉為一個和事佬般的笑容。「不好意思。我擺了個烏龍。我還以為我認識他。」他的口音既非英國腔，也不是德國腔，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三不管地帶。感覺上，他可以為了聽者的方便而把腔調往兩個方向加以調整。

「都是天氣搞的鬼。」小個子男人說：「天氣突然冷下來，讓人容易認錯人。」他說著，打開一盒荷蘭小雪茄，遞了一根給那警察。警察沒有接受，男子逕自為自己點燃一根。

「是因為那些騷動——」警察慢慢回答說：「旗幟、標語那些的，搞得我們神經兮兮。這個星期是漢諾威，上個星期是法蘭克福。他們搞得天下大亂。」這是個年輕人，盡忠職守。「應該要禁止他們這樣胡搞下去。」他說，用了一句流行語句：「跟共產黨沒兩樣嘛。」

他對小個子男人淺淺地敬禮致意。對方再一次微笑，這回他笑得比較久，也帶著感情和某種依賴感，暗示著彼此可以是朋友。男子的微笑逐漸收束、消失。那警察站在原地，諦聽漸行漸遠的腳步聲。然後腳步聲停了下來，又再次響起，轉為快步，而且變得——是他的錯覺嗎？——更有決心。那警察沉思默想了半晌。

「在波昂這裡，」他在心裡嘆了口氣，回想剛才那陌生人渾若沒有重量的腳步聲，「就連蒼蠅也是有來頭的。」

他拿出筆記本，仔細記下時間地點和此事經過。他不是腦筋轉得快的人，但他的一絲不苟很受人稱許。他寫下車牌號碼；不知為何他記住了這組號碼。突然，他愣住了，瞪著他剛剛寫下的東西看：那個名字和那個車牌號碼。他又回想起那個胖男人和他行軍般的大步伐，心臟開始猛跳。他想到他在育樂室公告欄讀過的那份祕密指示，和一張年代久遠的模糊照片。他抓著筆記本，以腳下靴子容許的最快速度飛奔，朝電話亭奔去。

在遠遠那兒
有一處德國小鎮
住了一個鞋匠
名字叫做舒曼*
我是一個音樂家
我為了祖國工作
我有一個大大的低音鼓
看我就是這樣打鼓

——英國士兵在德國占領時期所唱的飲酒歌，曲調用的是Marche Militaire

*Schumann，德文裡的意思即為鞋匠。

1 梅多斯先生與科克先生

「為什麼你不下車用走的？我在你那年紀就會；比坐這輛破銅爛鐵更快。」

「沒事的。」科克回答。科克是一名密碼員，患有白化病，焦急地看著坐他旁邊駕駛座的老頭子。「我們大可以慢慢趕路。」他以他最能安撫情緒的語調補了這麼一句。科克出身倫敦東區的工人家庭，聰明得像鬼，見到梅多斯的焦急，他倒是跟著擔心起來。「凡事也只能順其自然，該發生就發生，對不對，亞瑟？」

「我恨不得把這些渾蛋全扔進萊茵河裡。」

「你知道你不會真的那樣做。」

這是星期六早上九點鐘。從弗里斯多夫市到英國大使館的路上擠滿抗議的車輛，人行道上擺滿「再造運動」領袖的照片，橫幅標語像廣告似的跨過街道：「西方欺騙了我們，德國人可以大大方方向東邊學習。」「終結可口可樂文化，就是現在！」在長長車陣的中央，坐著科克和梅多斯，他們安安靜靜，但四周的汽車喇叭聲此起彼落，像在合奏樂曲。有時，喇叭聲彷彿波浪一樣，從車陣前頭往後面滾動，再從後面慢慢向前襲捲，就像是掠過頭頂的飛機聲響。有時，喇叭聲齊聲響起：一長聲，一短聲，再一長聲，加起來代表的是字母K，也就是他們領袖卡爾費爾德（Karfeld）的姓氏頭一個字

母。有時喇叭聲是即興演奏，任由各人自由發揮。

「他們到底想搞什麼？在尖叫什麼啊？頭髮長成那鬼樣子。這裡面有一半的人應該好好兒打一頓，丟回學校唸書。」

「他們是農夫。」科克說：「我跟你說過，他們是在抗議德國國會。」

「這些傢伙是農夫？我敢說他們裡面有一半的人光是把腳弄溼就會難過得半死。都是小孩子啦。看看那邊。噁心。只有噁心可以形容。」

在梅多斯和科克的右邊，有一輛紅色金龜車，坐著三個學生，二男一女。開車的人穿著皮夾克，頭髮很長。他凝視擋風玻璃外面，一隻手放在方向盤中央，等待按喇叭的訊號傳來。他的兩個同伴則扭成一團熱吻著。

「他們是配角，」科克說，「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嬉戲。你知道這些學生的口號是什麼嗎？『唯有為自由而戰鬥時，自由才是真實的。』但這跟我們英國那邊的情況差不多，對不對？知道他們昨晚在格拉斯哥廣場⑲幹了什麼嗎？」科克問，再一次想轉移梅多斯的心思。「如果這就是教育，我寧願保持無知。」

但梅多斯沒有因而分心。

「他們應該要引進國民兵制度的。」他瞪著那輛金龜車說，「那可以解決問題。」

---

⑲ Grosvenor Square，位於英國倫敦。

「他們有。二十年前就開始了。」

意識到梅多斯略微放鬆了，科克就挑一個最有可能讓他打起精神的話題。「邁拉的生日聚會熱鬧嗎？應該很成功吧？我敢打賭她一定很開心。」

但不知為何，這個問題更使得梅多斯愁眉不展。至此，科克心想：閉嘴才是明智之舉了。剛才他試過各種話題，一概無效。梅多斯個性正派，是個一絲不苟到已經絕種的人，值得所有人花時間去了解關心。不過，科克這種像是侍奉父母一般的耐性也是有極限的。他談了梅多斯為退休生活而買的新車——一輛免稅和打九折的「路華」。科克讚美它的外型、它的舒適、它的配備：好話說到口水都乾了，但只得到一聲咕噥的回應。他談了「放逐者汽車俱樂部」（梅多斯是它的熱心會員），也談了「大英聯邦兒童運動會」（當天下午將在大使館花園舉行）。現在，他甚至把昨晚的盛大派對都拿來當話題——他們夫妻並沒有參加，因為珍妮特臨盆在即。科克本來以為，梅多斯一定會對邁拉的派對感興趣，沒想到還是碰了釘子。法寶用盡了。一定是因為沒有休假的關係，科克想，梅多斯缺少一段陽光普照的長假好讓他遠離卡爾費爾德和布魯塞爾的談判⑳，遠離他女兒邁拉，所以才會陷入低潮。

「對了，」科克再試投一球，「『荷蘭蜆牌』又漲了。」

「而『蓋斯特．金』㉑連跌了三天。」

當初科克一心要買英國以外的股票，但梅多斯寧可為了愛國付出代價。

「會漲回來的，等布魯塞爾談判結束之後。你不用擔心。」

「開什麼玩笑？那個談判根本停擺了。我也許不如你聰明，但還能讀一點東西。」

其實，科克比誰都清楚，除了投資失利，梅多斯的抑鬱有各式各樣的事由。梅多斯從待了四年的華沙調派來波昂，幾乎沒有休息就開始工作，光這一點就足以讓人火大。這是他最後一個職務，而他即將在秋天退休。科克感覺得到，隨著退休日逼近，梅多斯的心情也每況愈下，絲毫不見好轉。更何況他有一個讓人擔心的女兒：雖說邁拉是逐漸在康復沒錯，但如果關於她的說法裡面有一半可信的話，那麼她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此外，檔案室的工作也把梅多斯壓得喘不過氣，得在這個空前緊繃的危機時期處理政治檔案，可真是棘手的難事。就連被發配到密碼室裡的科克，也能感受到事態緊急：額外的通車時間、加班，珍妮特又臨盆在即。他從自身過往的經驗來看，自知這些壓力已超出他的能耐。科克認為，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會把人逼瘋。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你才剛寫完一份關於不來梅暴動或明天將在漢諾威上場的示威緊急報告，下一分鐘就接到要求要提供有關淘金熱或布魯塞爾談判的說明，或是一個在法蘭克福或蘇黎世加碼數百萬英鎊的指令。如果說密碼室的工作很辛苦，那些蒐集檔案的工作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鑽進紙堆裡面、調出要用的檔案，為新進的檔案編號、放上適當位置備用……想到這個，科克不知為何突然想起，他應該打個電話給自己的會計師。要是「克魯伯」[22]的工會繼續

---

[20] 英國為了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與各成員國舉行條件談判。

[21] Guest Keen，英國主要的工程公司集團。

[22] Krupp，德國鋼鐵軍火集團。

這樣搞下去，他說不定應該買一點瑞典鋼鐵的股票，擺個幾天，讓小寶寶的銀行戶頭更充實一點……

科克眼睛一亮，「啊哈，有好戲可看了。」

兩個警察走下行人道，朝一個開賓士車的農夫而去。剛才那農夫搖下車窗，向兩個警察咆哮；現在他更是打開車門，再次對他們那麼做。眼見好戲就要上場，然而，兩個警察突然掉頭走了。科克失望地打了個哈欠。

他緬懷起過去：從前總是每隔一段時間才會碰上一次混亂局面：柏林走廊出現叫囂，俄國直升機在國境邊界挑釁，四強督導委員會在華盛頓發生爭執。或者是有火要滅：德國在莫斯科提出的某一樁可疑外交提案必須要擺平，或是去掩飾一次對羅德西亞禁運的破壞，或是壓制一場在明登發生的萊茵軍暴動。僅止於此。你每天吃飯，上班，把工作做完，下班時就是自由人一個。就這麼多。這就是人生。這就是波昂。不管你是像萊爾那樣的情報人員，還是只需要坐在辦公室裡面，情況都一樣：偶爾碰到激烈場面、玩一點股票，然後復歸於無聊，等待下一次調派。

直到卡爾費爾德出現，才改變了一切。科克悶悶不樂地打量那些示威海報。九個月以來，科克還記得，毫無生氣的氛圍，那些表面上的誠懇。自從九個月前梅多斯從檔案室的連接門走進了密碼室，就湧進各種消息：基爾發生示威、卡爾費爾德提名為領導人、學生靜坐抗議和其後各種他們逐漸習慣的零星暴力事件。這次倒楣的是誰？一些反示威的社會主義分子。一個被打死，一個被扔石頭……那時候，聽到這種事他們都會吃驚。那時他們還好嫩。天啊，感覺上像是十年前的事。但科克牢牢記得這九個月來每一天每一個時辰發生的事。

就是在基爾發生示威那天早上，大使館的醫生宣布珍妮特懷孕了。自那天起，事情再也不一樣了。

汽車喇叭再次狂野地響起；車龍開始移動，又猛地停下來，響起一片刺耳的輪胎與地面摩擦聲。

「那些檔案找回來了嗎？」科克探問，心裡多少明白了梅多斯可能是為什麼事在憂心。

「沒有。」

「那輛手推車現身了嗎？」

「沒，還**沒有**現身。」

滾球軸承股。科克突然想到，某種瑞典的輕鬆裝扮風格，某種可以迅速行動的公司，價值兩百金磅的事，做完我們就走。

「別在意了，亞瑟，沒必要為這種事心煩。這裡不是華沙。你現在是在波昂。你知道過去六星期來，大使館的食堂搞丟了多少杯子嗎？我不是說打破的，我是說不見了的。你猜多少個？二十四個。」

梅多斯毫不動容。

「誰會想去偷杯子啊？沒有人。現在大家都心不在焉。你要知道，現在是危機時期，人們是被拉了進來才會關心。這種事發生在大使館每一個角落。檔案的情形也是一樣。」

「但杯子不是機密，這是差別所在。」

「用來推檔案的手推車也不是機密，」科克語帶誠懇，「還有，本來放在會議室、後來不見了的電暖爐，也不是機密——管理組的人為這件事氣瘋了。還有，打字組那部不見了的長滑架打字機，也

不是機密——噢，沒人怪你的，亞瑟，你事情那麼多，不能怪你。你知道外交人員在寫電報草稿的時候都是什麼樣子。看看萊爾，看看加韋斯頓，他們都是夢幻派。我不是說他們不是人才，但他們有一半時間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們的頭是被雲遮住的。別人不能因為一些檔案不見就責怪你。」

「可以都怪我。我是負責的人。」

「好吧，你愛折磨自己就請便。」科克最後一分耐性消失了，「要說有責任也是布拉德菲爾的，不是你的。他是參贊處的頭頭；他要為安全事務負責。」

說完這番話，科克再次打量四周並不討人喜歡的景物。他認為，在不只一個意義上，卡爾費爾德要為很多事情負責任。

展開在面前的一切，對於一個有心事的人來說絕非美景。天氣很糟。萊茵區霧氣像是鏡面上的呵氣一樣，籠罩著官僚城市波昂已開發的空地。一棟棟尚未完工的巨大建築佇立在未耕種的田野，顯得陰鬱。前頭不遠處就是英國大使館，它坐落在一片褐色的歐石南之中，燈火通明，宛如蒼茫暮色中的臨時戰地醫院。大鐵柵門處，英國國旗不知為何降下一半，垂落於三五個德國警察頭上，流露幾絲悲傷氣息。

選擇波昂當做柏林的等候室，這個決定本身就是件怪事，而現在更成為一樁亂事。大概只有德國人才會把自己的首都擺在自己選出來的總理家的大門口。為了容納大批遷入的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雇員（也為了把他們安置在一個距離之外），波昂市民在城中心的外圍建設起整片的市郊住宅區。現

在，壅塞的車流正是為了要通過這個市郊區的南端。這片郊區是大雜燴，由庸俗的高樓和低矮的現代臨時營房構成，沿著一條汽車快速道路的兩旁，向南延伸到差不多可以通往巴特戈德斯貝格的怡人療養溫泉區——巴特戈德斯貝格以前的產業是瓶裝礦泉水，而今則變成是外交。沒錯，一些政府部門是獲准進駐波昂，並在鋪了石子的庭園蓋起仿磚房建築；而某些大使館落腳在巴特戈德斯貝格。然而，聯邦政府本身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使節團——更不用提各種遊說團體、報社、政黨、難民組織、德國高官的官邸，以及隱形的政府大本營——都分布在這條大動脈一般的公路兩旁，介於科隆主教前駐地與一處萊茵河礦泉區的維多利亞式別墅群之間。

在這個不自然的首都鄉村，在這島一般的狀態裡——缺乏政治認同和社會腹地，於是永遠處於一種過渡狀態——英國大使館是它不可分的一部分。想想看：一棟一棟毫無個性的工廠廠房綿延，就跟你在各種公路旁看到的工廠一樣，在廠房屋頂漆畫出自家產品的圖案，背景塗上萊茵河的陰鬱天空，再加一絲（難以捕捉的）納粹建築氣息，然後在後頭的空地放上兩根褪色球門柱，供低下階層踢球之用，那麼你就準確掌握了英國在德國的模樣和影響力。它四肢張開，一隻去抱緊過去，用另一隻安撫現在，再用第三隻在萊茵河的溼土裡探索，看看裡面埋著什麼東西可供未來使用。英國大使館建成於占領政策行將告終之際，這棟建物捕捉了英國人的矛盾心緒：它以一張石頭臉面對昔日的敵人，以一個灰色微笑向今日的盟友示好。隨著科克的車子駛進大使館的鐵柵門，他的左邊是紅十字會總部，右邊是一家賓士汽車工廠。在他後面，隔著馬路，是社會民主黨的黨部和一座可口可樂的倉庫。英國大使館與這些不相稱的鄰居隔著一片長條形的荒地：紅褐色土壤上草木不生，向著遠處的萊茵河延伸。

這片荒地乃是波昂的城市綠化帶，本是當初規劃者引以為傲的設計。

也許有一天他們會搬到柏林去。波昂這裡也偶爾會談及這個可能性。也許有一天，整座灰色的山脈會垮下來，沿著公路一直滑到人去樓空的國會大樓外面的停車場。但在這一天來到之前，這些混凝土的帳篷還會留著，謹慎地暫時抗拒夢想，也謹慎地無視於現實。它們會駐留、繁殖、生長，因為在波昂這裡，移動取代了進步，而凡是不成長的東西都會死亡。

梅多斯把車停在食堂邊他慣停的位置後，照例繞著車子走一圈，拉一拉門把看是否已上鎖，檢查車身有無被砂石擦撞的刮痕。他仍然滿腹心事，從前院走向前門廊。而也仍然為此不快的科克，走在他後面一段距離。待他走到大門的時候，梅多斯與兩個警衛已經交談了一陣子。

「你又是誰？」那個中士問道。

「我是檔案室的梅多斯。他為我工作。」梅多斯想要瞄一眼中士握在手上的出入名冊，但中士把小冊子往身體遮。「他昨天請病假，所以我想看看他好了沒有。」

「那他怎麼會在一樓工作？」

「他在一樓有個房間。他有兩個工作，兩種不同的職務。一種跟我做，一種在一樓做。」

「沒有。」那中士又看了出入名冊一眼。一群女打字員輕快地走上他們背後的臺階——裙子很短，逼近大使夫人能容許的極限。

梅多斯猶豫了一下，仍不願相信警衛的話。「你是說他沒來上班？」語氣像是渴望對方否定他的

說法。

「我就是這個意思。他沒有來。他不在這裡，可以了嗎？」

梅多斯和科克跟隨那幾個女孩往大廳走。走到地下室入口欄柵旁邊的時候，科克抓住梅多斯的手臂，把他拉往暗處。

「怎麼了，亞瑟？你擔心什麼？不只是因為那些搞丟的檔案對不對？你是怎麼了？」

「我沒有怎麼了。」

「那你說李奧生病了是怎麼一回事？他這輩子沒有生過一天病。」

梅多斯沒有回答。

「李奧是怎麼回事？」科克心中升起極大的疑問。

「沒事。」

「那你為什麼問起他？你不可能是把他也搞丟吧！他們二十年來就一直想把他弄掉。」

科克感受得到梅多斯的內心掙扎：他就要吐出實話了，卻又硬生生把話吞回去。

「你不必為李奧負責的。沒有人需要。你不可能當每一個人的爸爸，亞瑟。他大概是拿一些汽油卷去兜售了。」

科克話一講完，梅多斯就霍地轉身，怒容滿面瞪著他。「你說的是什麼話？你憑什麼這樣說！李奧不是這種人。『拿一些汽油卷去兜售』，你憑什麼這樣說？只因為他只是個……臨時雇員嗎。」

科克尾隨梅多斯走上樓，但保持在一個安全距離之外。他心裡想的事情寫在臉上：如果這就是年

紀帶來的影響，那麼六十歲退休絕不嫌早。至於他自己，退休後希望可以住在希臘某個島嶼。克里特島，他想，或是斯派采島。如果滾球軸承股都聽話，到四十歲我就拍拍屁股走人。唔，不超過四十五。

沿著走廊，檔案室與密碼室只有一步之遙。再過去，就是彼得．萊爾的明亮辦公小室。參贊處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單位，所屬的年輕人員個個是菁英。這裡比任何地方都更能讓優秀英國外交官實現夢想，其中又以萊爾最為接近。他優雅修長，近乎俊俏，已經四十出頭，但看起來依舊年輕。他的舉止慵懶，近乎無精打采，但他這是偽裝的。萊爾家族的人丁數目被兩次世界大戰給大大削減，繼而又遭接二連三的小災難打擊。他一個哥哥死於車禍，一個叔叔自殺，一個弟弟在彭贊斯度假時溺水身亡。因此，萊爾逐漸培養出倖存者常有的精力與責任感。他的行為舉止暗示著他本來是不當外交官的，因為別無選擇，只好繼承衣缽。

當梅多斯和科克各自走進自己的地盤，萊爾這時正在收拾他辦公桌上七零八落的藍色草稿紙，把它們大概理出秩序之後，他扣上背心釦子、伸懶腰，眷戀地看了溫德米爾湖的照片一眼——倫敦方面最近才同意開放這湖——接著才回過神，迎接新的一天。萊爾倚在長窗前，往下方看著那些黑色賓士的示威車龍和閃著藍色警示燈的警車車陣。

「這些人對鋼可真是熱情十足。」他對米基．克拉布說。克拉布是個邋遢的傢伙，眼睛瞇成隙縫，先前由於一樁醉酒故事而瘸了腿。他慢慢爬上樓，一隻手扶住欄杆扶手，薄薄的肩膀聳起。「我倒是

忘記了。我記得血，卻忘了鋼。」

「可不是，」克拉布喃喃說道，「可不是。」他的話語餘音，彷如他自己生命的殘餘。他只有頭髮不顯老，在他的小頭上生得烏黑濃密，就像是用酒精施肥過。

「運動會，糟啦！」克拉布突然停下來喊道，「該死的大帳篷還沒送來！」

「會來的，」萊爾安慰他說，「只是碰上農民暴動，暫時耽擱吧了。」

「後面有條路空的跟教堂一樣。這些該死的德國佬。」克拉布補了幾句語焉不詳的話，繼續吃力地把樓梯爬完。

萊爾尾隨他慢慢走過走廊，每經過一間辦公室，他都把門推開、探頭進去，喊一個名字或打聲招呼，直到參贊的辦公室門前。在這裡，他用力敲了門，然後推開、探身進去。

「全到齊了，勞利，」他說，「就等你有空。」

「我現在就有空。」

「對了，我的電風扇不會那麼巧是你偷走的吧?它憑空消失了。」

「幸好我沒有偷竊癖。」

「路德維希．西布克龍要求四點鐘和你碰面，」萊爾靜靜補上一句，「在內政部的辦公室。他不肯說原因。我追問，他顯得不高興。他只說想找你討論我們的安全部署。」

「我們上星期才討論過這事。他和我上星期四一起吃晚餐。我不認為我們還需要再做什麼。這地方已經布滿了警察；我不要看他為我們築起一座碉堡。」

他的聲音嚴峻自滿，一種學者的聲音，但又有軍人味道。

萊爾向前踏出一步，走進房間裡，然後轉身把門關上，帶上插鞘。

「昨晚進行得如何？」

「差強人意。如果你想知道詳情，可以讀一讀摘要。梅多斯會把它拿給大使。」

「我推想，這就是西布克龍要找你的原因。」

「我沒義務向西布克龍報告，也不打算這麼做。我完全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找我，也不知道幹麼要開會。你的想像力跑得比我的還快。」

「無論如何。我代替你接受了邀約。這麼做比較明智。」

「約了什麼時間？」

「四點。他會派人過來。」

布拉德菲爾不以為然地皺起眉頭。

「他是擔心交通壅塞。他想派人幫你開路。」

「我明白了。剛才我一度以為他是想替我們節省開銷。」

這是他倆才懂的笑話。

2 話筒裡傳來人群的尖叫

參贊處的每日例會都在早上十點舉行。在十點鐘開會，每個人有一點時間先處理郵件、瞄兩眼電報和德國報紙，也許也是為了讓大家從前一晚的應酬勞累中恢復過來。這會議就像某種儀式，而萊爾常常把它類比為某種不可知論教派的晨間禱告：它對於鼓勵士氣和指導工作的作用都不大，但可以為接下來一整天定調，像是點名，並且有一種團體活動的味道。曾經，星期六是閒散、隨意、半休息狀態的工作天，但那已成為往事。如今星期六就像星期一到五那樣處於緊繃狀態，需要服膺工作日的紀律。

他們魚貫走入布拉德菲爾的辦公室。帶頭的人是萊爾。習慣對每一個人都打招呼的，就對每個人打招呼，其他人則默默往圍成半圓形的椅子坐下——有人瀏覽面前五顏六色的電報，有人一臉茫然地往大窗子外頭看。晨霧消散了，黑雲聚集在大使館右翼的水泥後棟。天色昏暗，把裝設在平坦頂樓上的電視天線襯得像是超現實主義畫風下的樹木。

「我得說，這種天色對運動會可不是好兆頭。」米基．克拉布說。但他在參贊處地位不高，沒人理他。

布拉德菲爾坐在自己的鋼製書桌後面，面向他們，但頭低垂，無視於走進來的眾人。他屬於那種

什麼。

「誰可以告訴我，」他問道，沒有抬起頭，「*Geltungsbedürfnis*這個字怎麼譯？」

「虛榮心。」萊爾說，然後看著鋼筆像老鷹撲兔般俯衝、撲殺，再揚起。

「很好。我們可以開始了吧？」

珍妮．帕吉特是資訊官，也是在座唯一的女性。她唸報唸得像在發牢騷，彷彿在反駁一個流行的觀點。而且她也唸得一切毫無希望似的，因為她心裡知道這是女人的宿命：女人傳達的新聞都不會有人採信。

「除了農民示威，勞利，今天主要的新聞是昨天發生在科隆的事故。示威學生得到克魯伯公司鋼鐵工人的幫助，掀翻了美國大使的汽車。」

「應該說是**無人搭乘的**美國大使汽車。這有差別。」他在電報邊緣寫了些什麼。坐在門邊的克拉布以為這是笑話，緊張地乾笑了幾聲。

「他們又攻擊一個老人家，把他用鎖鏈鎖在火車站廣場的欄杆上。老人的頭髮被剃光，脖子上掛一面牌子，上面寫著：『我撕下了遊行活動的海報。』據信，他沒有受到嚴重傷害。」

「據信？」

「根據判斷。」

「彼得，你昨晚不是發出了一份電報？我們可以聽聽內容嗎？」

「我是在分析主要意涵。」

「關於哪些事情?」

萊爾這方面的能力很強。「抗議學生與卡爾費爾德的『再造運動』迅速結合的力量。惡性循環持續發展:不安引發了高失業率,高失業率反過來又造成不安。昨天在科隆,學生領袖哈爾巴哈與卡爾費爾德關室密談大半天。他們看來想一起搞些事。」

「哈爾巴哈?就是一月在布魯塞爾領導反英示威的那個學生代表、朝普賴德丟泥巴球的那個?」

「我在電報上有說明這點。」

「珍妮,請繼續。」

「大部分的大報都發表了評論。」

「給幾個例子。」

「《新魯爾日報》和它的相關報紙都強調示威者的年輕,認為不應該把他們歸類為納粹分子或流氓,而應該視之為對波昂政府不抱幻想的年輕人。」

「誰不是這樣?」萊爾喃喃說。

「謝謝你,彼得。」布拉德菲爾說,但語氣裡沒有一絲感激的味道,而珍妮.帕吉特則相當沒有必要地臉紅起來。

「《世界報》和《法蘭克福匯報》都拿這來比較最近發生在英國的事,特別是倫敦的反越戰遊行和伯明翰的種族暴動。兩家報紙都認為,兩件事皆反映了選民對他們選出的政府感到失望。《法蘭克福

匯報》說，如果納稅人認為他們的錢沒有得到明智的運用，就會覺得他的票是白投了。兩報形容目前的局面為『新的死水』。」

「哈，又造出一個新名詞了。」

萊爾由於專注了太長時間，又對這個話題無比熟悉，顯得心不在焉。……聯合政府愈來愈擔心來自左右兩翼的反民主情緒……聯合政府應該明白，唯有領導班底足夠強大——哪怕是必須犧牲某些放縱的少數族群的意願——才足以對歐洲的團結作出貢獻……德國人必須恢復信心，必須視政治為思想與行動之間的溶劑……

他納悶，德國這些政治語言是怎麼回事？即使經過了翻譯，這些話語仍然給人完全不真實的感覺。形而上的廢話，他在昨晚發出的電報中用了這個詞，對此他相當滿意。德國人遇到一個政治話題，很快就會把它抽象化……是因為抽象化了才會使得事情難以掌握嗎？明顯無比的事件變得令人難以置信。一樁極為可怕的事件，等它旅行到波昂這裡來的時候，也失去了原始的味道。他想像萬一被哈爾巴哈那群學生揍的話，會是什麼感覺，被掌摑臉頰直到流血會是什麼感覺，被剃光頭、鎖起來和被人猛踢是什麼滋味……感覺好遙遠。但科隆又在哪裡？十七英里之外，或是一萬七千英里之外？他應該多到現場查看的，他想。但他哪來的時間？每一個重大政策都要由他和布拉德菲爾一起草擬，他又有那麼多敏感事務要照應……

珍妮．帕吉特讀報愈來愈起勁。她說，《新蘇黎世人報》登了文章推測我們在布魯塞爾談判的機會。她認為那非常重要，這裡每一個人都應該仔細讀一讀。萊爾嘆口氣，心想：為什麼布拉德菲爾從

來不叫她閉嘴?

「寫文章的人說,我們已經不剩下一絲談判籌碼,勞利。一點都沒有。英國在布魯塞爾的處境一如在波昂:既得不到有投票權者的支持,也得不到幾個德國國會議員支持。英國政府把加入共同市場視為治療英國一切疾病的萬靈丹,但諷刺的是,它必須先得到另一個岌岌可危的政府出手幫助。」

「沒錯。」

「作者又說:更諷刺的是,歐洲共同市場已經幾近不存在。」

「沒錯。」

「文章的標題是〈乞丐歌劇〉。文中還指出,卡爾費爾德已經把德國支持我們加入共同市場的機會給消除殆盡。」

「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

「它說,卡爾費爾德所呼籲的波昂—莫斯科貿易軸心,也就是把法國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排除在外的貿易聯盟,這做法在某些圈子裡得到認真考慮。」

「我好奇是哪些圈子?」布拉德菲爾喃喃說,鋼筆再一次落下。「盎格魯撒克遜人一詞駁回,」他補充說,「我拒絕讓我的出生地看起來像是由戴高樂口述。」這笑話是丟給碩士以上程度的人聽,隨即引起一陣有學問的笑聲。

「**俄國人**怎麼看『波昂—莫斯科軸心』?」發問的人是傑克遜。他曾在殖民地政府當官,喜歡用常識來矯正知性過熱的空氣。「我的意思是,這種事總得你情我願,對不對?有人以聲明的形式向俄

國人提出過這個嗎？」

「你去看我們發出的上一份電報就知道。」萊爾說。

他彷彿仍然聽到從窗外傳來農民汽車喇叭的合奏聲。這是波昂，他突然想，窗外的這條路就是我們的世界。從墨倫到波昂短短五英里的路，一共有多少個地名？六個？七個？我們就是這樣：一場沒有人、為了無人想要的結果而打的詞語戰爭。反覆提出一些沒有意義的聲明和抗議。不管車型多新，車流多快，建築物多高，這條路都不會變，而路通往何處則是毫不相干。

「長話短說好嗎，米基？」

克拉布身體抽動了一下，像活了過來，開始報告一個冗長又晦澀難懂的小道消息。他說是在美國俱樂部從一個《紐約時報》特派員那裡聽來的，而那記者是從卡爾·薩布那裡聽來，至於卡爾·薩布的消息來源則是西布克龍辦公室的某人。據說：卡爾費爾德昨晚確實來過波昂，他前一天在科隆與學生代表會面後，並沒有如大家以為的回去漢諾威為明天的遊行作準備，而是自己開車，繞一條小路來到波昂，參加一個祕密會議。

「據說他和路德維希·西布克龍碰了面，勞利。」克拉布說。不管他的聲音本來可以有多少說服力，都被昨晚喝過的無數杯雞尾酒給抵銷了。

這個傳聞不知為何惹惱了布拉德菲爾，他猛地向椅背一靠。

「大家每次都在傳他們見過面了。但他們為什麼不能見面？西布克龍是負責公共安寧的，而卡爾費爾德又有一堆敵人。好吧，給倫敦發封電報。」他不勝厭煩，在紙上記下一筆。「告訴他們這個謠

言。反正死不了人。」一陣急雨拍打在鋼框的窗子上，憤怒的啪噠啪噠聲把所有人嚇了一跳。

「可憐的大英聯邦運動會。」克拉布喃喃說著，但他的關切引不起迴響。

「安靜，」布拉德菲爾繼續說，「明天漢諾威的示威會在早上十點半開始。選這個時間很奇怪，但據我所知，那裡下午會有足球賽。德國人都是星期天比賽足球。我不認為那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不過大使還是要求所有人員在晨禱之後留在家裡，除非他們在大使館裡有事要處理。應西布克龍的要求，星期天一整天都會在大門和後門增加德國警力。而出於他本人的特別考量，今天下午的運動會將會有便衣警察站崗。」

「便衣警察，」萊爾說，想到一個私人笑話。「沒有人穿得比他們更便衣了。」

「肅靜。是顧慮各位的安全。我們剛收到倫敦寄來的通行證，星期一會發給大家，以後每個人都要全時間佩戴。再來是火災演習；星期一中午將有火災演習。為了給資淺雇員做榜樣，我建議所有人都該參加。大英聯邦運動會今天下午在大使館後花園舉行，我同樣建議都要出席。當然是帶夫人一起。」他加上這句，彷彿是為了加重各人的負擔。「米基，幫我看好那個迦納人沙爾熱。別讓他接近大使夫人。」

「我可以說句話嗎，勞利？」克拉布緊張地扭動脖子，脖子上的血管像是硬化在鬆弛肌膚上的雞爪。「是這樣的，大使夫人會在四點出席頒獎。四點。大家可以在四十五分就到大帳篷集合嗎？抱歉，我是說三點四十五分。」據說，克拉布在大戰間曾經擔任蒙哥馬利將軍的副官，但現在也只是這副模樣。

「記下來好嗎，珍妮？」

她聳聳肩，好像在說她記下來也是白搭，因為沒有人會理會。

「我可以問一下是誰在使用《名人追蹤》嗎？梅多斯認為是我拿去了，老是跟我要，但我發誓我好幾個月都沒碰那東西。」

「最後一個簽名借走的人是誰？」

「嗯，顯然是我。」

「如果是你，」布拉德菲爾馬上說，「那理應在你那裡。」

「我不認為在我這裡，這就是重點。我樂於代人受罪，問題是我想不出來我要那東西幹麼。」

「那麼，誰把它拿去了？」

接下來克拉布說的話像是告解。

「簽名簿上也有我的名字，」他從靠窗的幽暗角落喃喃說道，「是這樣，沒錯，勞利。」

大夥兒等著。

「在彼得之前，大家認為是我借了那東西，然後又還回去。梅多斯是這樣認為。」

依然沒有人幫他的忙。

「兩個星期前，勞利。只可惜我真的沒碰它。梅多斯發了瘋似的來找我。我跟他說，他最好去問李奧。是他負責編的。」

他虛弱地微微笑了，逐個兒打量他的同事，直到窗子前面的空椅子才停住。突然間，所有人都朝

同一個方向瞧去，看著那張空椅子。但不是出於驚恐或恍然大悟，而是好奇，發現它破天荒第一次是空著的。椅子上面放著個小小的繡花靠枕。

「他人在哪裡？」布拉德菲爾馬上問。只有他一個沒有順著克拉布的目光看。「黑廷在哪裡？」沒人回答。沒有人望向布拉德菲爾。而珍妮．帕吉特臉色紫漲，低頭瞪著自己那雙放在大腿上的男人般的大手。

「他可能在碼頭上被堵住了，我猜。」萊爾說，「天曉得那些農民在河**那頭**做什麼。」

「誰幫幫忙，行嗎？」布拉德菲爾說，用的是最不在乎的語氣。「打電話去他家之類的，可以嗎？」

在場沒有人把這個指示當做是給自己的。他們以混亂的秩序離開，既不看布拉德菲爾，也不望向彼此或珍妮．帕吉特——她看起來則是窘迫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最後一項比賽結束。強風鞭笞著空地，斗大的雨滴衝擊鼓脹的帆布。溼漉漉的繩索吱嘎呻吟。在大帳篷裡，比賽得勝的孩子——大部分是有色人種——集合在主旗杆之前。大英聯邦各成員國的小國旗隨風亂舞，旗幟由於存放日久而皺摺斑斑，數目也比從前少了。在旗幟下方，克拉布由密碼員科克協助，把比賽獲勝的孩子集合過來，準備頒獎。

「姆布圖，姆布圖．阿利斯塔爾，」科克低聲說，「他不曉得跑哪裡去了。」

克拉布把麥克風舉到嘴邊。

「請姆布圖．阿利斯塔爾小朋友到前面來……老天，」他喃喃說，「我真分不出他們誰是誰。」

「還有凱蒂．德拉敘。她是白人。」

「還有凱蒂．德拉敘小朋友，請到前面來。」唸到最後一個音節「敘」的時候，他含糊帶過去；以前他有過一次慘痛經驗，唸錯別人名字可是一種天大的冒犯。

大使夫人身穿毛蓬蓬的貂皮大衣，和顏悅色地坐在一張折疊桌旁，她身後面是五顏六色的禮物。風又颳起，凶猛無比。迦納人沙爾熱（他自一開始就站在克拉布旁邊）冷得發抖，把大衣的毛皮翻領都豎起來。

「取消他們資格吧，」科克催促說，「把獎品頒給現在還在場的小孩就好。」

「我要扭斷他的脖子，」克拉布狠狠地說，「我要扭斷他的臭脖子。大家忙翻了他卻一個人躲在家裡偷懶。」

挺著大肚子的科克太太，找到了兩個到處亂跑的孩子，領他們到得獎者的行列中。

「星期一我要給他些顏色瞧瞧。」他低聲說，再把麥克風舉到嘴邊。

但他不會的。他不會給李奧任何顏色。因為事實是，他會放過李奧；他會低下頭，等待狂風吹過。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使夫人現在開始頒獎。」

掌聲響起，但不是獻給克拉布的。運動會接近尾聲。差不多像一艘船將要下海或是婚禮上執子之手那樣的悠哉自然，大使夫人走向臺前，讀出她的講詞。克拉布有一搭沒一搭聽著：這是一場家人之

間的盛事……大英聯邦平起平坐的各成員國就像一家人……但願世界的重大爭端都可以循如此友善的方式解決……由衷感謝運動委員會諸位先生：傑克遜，克拉布，黑廷，梅多斯……

有個在大帳篷邊站崗的便衣警察，從皮革外套口袋裡取出一雙手套，面無表情地看著一位同僚。海柔．布拉德菲爾，也就是參贊夫人，與克拉布四目相接。她燦爛笑開，設法對他暗示：好無聊，不過時間馬上就會過去，結束後我們說不定可以喝一杯。但克拉布立刻把頭轉開。他告訴自己，裝作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沒看見。快閃，他想，對，就是這個詞兒。快閃。他瞧瞧手錶。只剩一個小時，太陽就要落到桁端——在波昂這裡不是這樣，至少在格林威治是這樣。他會先來杯啤酒，提個神，再來烈一點的玩意兒。快閃。裝作什麼都沒看見，然後繞到後門溜出去。

「喂，」科克在他耳邊說，「記得你報給我的明牌嗎？」

「你說什麼，老哥？」

「『南非鑽石』。『聯合公債』。它們連跌六天了。」

「別放，會漲回來的。」克拉布完全言不由衷，然後小心翼翼地退到大帳篷邊緣。就在他發現了一道帳篷縫隙可以鑽時，有隻手揪住他肩膀，把他整個人像轉陀螺一樣轉了過來。他驚魂甫定，發現自己面前是一個便衣警察。「搞什麼……」克拉布破口大罵——他個子小，素來痛恨別人擺布他的身體。「搞什麼……」但那警察搖搖頭，喃喃說著抱歉，把他誤認為另一個人了。

不管萊爾本來是不是彬彬有禮的人，他現在都火大了。這趟行程讓他極為惱怒。他痛恨摩托車，

也痛恨前導車，兩者的吵鬧結合簡直超過他能忍受的限度。他也痛恨蓄意的無禮，不管那是衝著他還是其他人。他認為，他們現在所受到的對待就是一種蓄意的無禮。一等車子在內政部的前庭停下，車門就被一隊身穿皮夾克的年輕人拉開，他們同時高聲說：「西布克龍先生要馬上見你們！對，馬上！請！」

「走快走慢我會自己決定。」布拉德菲爾被趕鴨子一樣領進電梯，他厲聲說，「難不成你們敢命令我？」然後又告訴萊爾：「我要對西布克龍說這個。簡直像一隊猴子。」

不過，一走出電梯，布拉德菲爾和萊爾就平復了下來。那是他們熟悉的波昂：蒼白而功能性的室內裝潢，蒼白而功能性的複製油畫，蒼白而未經上光的柚木家具；再來是白襯衫、灰領帶，蒼白得像月亮的臉。包括布拉德菲爾和萊爾在內一共是七個人。西布克龍左右兩邊坐著兩個，都不認識。萊爾心想，說不定只是從樓下找上來湊數的。坐萊爾左手邊的是中看不中用的禮賓司的利夫；他對面，也是坐布拉德菲爾右手邊的，是波昂的警察局長。萊爾憑本能就喜歡這人：一個身經百戰的傢伙，臉上幾塊白斑像是肌膚上被蓋住的彈孔。盤裡有幾盒香菸。一位表情嚴肅的女孩端來一杯無咖啡因咖啡。等她離開，他倆才開始說話。

西布克龍**想幹麼**？這個問題，萊爾自早上九點接到他的簡短電話之後就問過一百遍。

會議一開始，就像所有會議一樣，先宣讀上一次會議的摘要。利夫以諂媚的語調唸出摘要，像在頒發獎章。他的言下之意是，這是個快樂無比的場合。老警察局長解開身上綠色外套的釦子，點燃一根長長的荷蘭雪茄，把它吸得像點了火的紙捻。西布克龍咳了幾聲，面有慍色，但老警察沒理他。

「你對這份摘要沒有異議吧，布拉德菲爾先生？」

西布克龍提問的時候總是微笑，儘管冷得像北風，萊爾也寧願看到。

「暫時沒有，」布拉德菲爾從容地回答，「我必須看過書面文字才會簽字。」

「沒有人要求你簽字。」

萊爾猛地抬頭。

「請容我閱讀以下聲明，」西布克龍宣布，「稍後會給你紙本的副本。」

那份聲明相當簡短。

他說，針對一小群示威者可能對各使館人身財產安全構成威脅一事，外交使節團團長與禮賓司利夫先生及美國大使業已交換過意見。西布克龍表示，他很遺憾，事情證明了還需要額外的預防措施，再說，他寧願防範未然，也不要亡羊補牢。他說他已經得到外交使節團團長的保證，各使節團的領導者都會全力配合聯邦當局的措施。英國大使本人也表示認同。西布克龍的聲音帶有不尋常的尖刻語氣，近乎憤怒。利夫和老警察特意轉向布拉德菲爾，看他臉上明白寫著敵意。

「我深信你們一定會接受這個意見。」西布克龍用英語說，把這份聲明的副本放在桌上。

布拉德菲爾沒說什麼。他從內袋裡取出鋼筆，扭開筆蓋，仔細插在筆屁股，然後用鋼筆尖一行一行指著那份聲明讀。「你說這叫做一份備忘錄？」

「對。待會兒給你的副本會附德文翻譯。」

「我看不出有什麼必要把它寫成書面。」布拉德菲爾態度輕鬆，「你知道的，西布克龍，在這一

類事情上，我們總是附和你。你我的利益一致。」

西布克龍沒理這番討好。「你很清楚，卡爾費爾德對英國人的態度並不友好。這就使得英國大使館陷於一個特殊範疇。」

布拉德菲爾的微笑沒有收起。「我們不會沒注意到這點。而這正是我們要倚重你的：不讓卡爾費爾德先生的情感表現在行為上。我們對你這方面的能力充滿信心。」

「正是如此。所以我想你理應可以體會我對英國大使館全體人員安危的關心。」

「路德維希，這算什麼？一份愛的宣言嗎？」布拉德菲爾的聲音近乎嘲弄。

接著，西布克龍把話說得很快，像是扔下最後通牒：「我必須請求你，在接到進一步通知前，所有領事級以下的英國大使館人員都應該留在波昂的範圍內。麻煩你告知他們，為自己安全著想——」他再次照著面前的聲明唸出聲，「——從今日起，在接到進一步通知之前，本地時間每晚十一點以後都應該留在家中。」

五張蒼白的臉透過團團菸霧打量他們。在混亂困惑中，只聽到布拉德菲爾的聲音，像戰場上的指揮官一樣，流暢而且毫不動搖。

他說，關於公眾秩序，英國從世界很多地方的慘痛經驗上學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愉快的事故往往是由過分鋪張的預防措施所激起的。

西布克龍不予置評。

布拉德菲爾繼續說：他深深感激西布克龍於公於私的關懷，但他感到有責任要強烈提醒西布克

龍，他反對採取任何會有引起外界誤解之虞的動作。

西布克龍還是沒說話。

布拉德菲爾繼續說：他和西布克龍一樣，有責任要維持大使館的士氣。在現階段，他不能支持採取任何一個會讓別人誤以為大使館在敵人面前畏縮的措施，更何況敵人根本還沒有開始推進……難道西布克龍樂於看到別人說他布拉德菲爾連幾個流氓都害怕嗎？

西布克龍站起身，其他人也隨即跟上。他微微一頷首，代替義務性的握手。房門打開，穿皮衣那幾個人快步把他們帶到電梯。摩托車的怒吼聲震耳欲聾。兩輛賓士車把它們趕向車道。我們究竟幹了些什麼，萊爾納悶，活該受到這種待遇？究竟是誰丟石頭打破了老師的窗戶？

快要到達英國大使館的時候，他終於忍不住開口問布拉德菲爾：「不會是和昨晚的事有關吧？」

「想不出有任何關聯。」布拉德菲爾反駁。他坐得筆直，表情僵硬，怒氣猶存。

然後他又補充，「不管西布克龍為何這樣對我們，他這條線，我不敢切斷。」他這麼說，更多是提醒自己，而非對萊爾傾吐心事。

「沒錯。」萊爾說，然後兩人離開車。運動會也剛好結束了。

在禮拜堂後方、位於樹木扶疏的山丘上，大使館仿照英格蘭南部的薩里小城蓋了一片小小的市郊版本。這裡有若干舒適的股票經紀人住家，內有大壁爐和多間僕人房，雖說如今他們已無僕人可供差遣，前方則有花叢掩映。空氣隨著英軍電臺的輕音樂聲而顫動。毫無疑問，英國純種狗兒漫行於長長

的花園中。人行道上停滿英國領事官夫人的敞篷小轎車。在這條路上，每到溫暖季節的幾個月份的每一個星期天，都會上演一場比參贊處會議更為怡人的儀式。快到早上十一點之前的幾分鐘，狗兒會被召回室內，貓咪被驅逐到花園去，頭戴各色帽子、手提與帽子相襯的皮包，夫人們各自從十幾扇前門走出來，後面跟著她們那些穿著稱頭星期日西裝的丈夫。

末幾，一小群人便聚在路上。有人講笑話，有人笑。他們也會焦慮地左右打量，看看有誰還沒來。克拉布夫婦會不會睡過頭了？是不是應該找個人打電話給他們？不用，他們終於來了。然後大夥兒慢慢走向山坡下面的教堂，女的走前頭，男的在後，雙手插在口袋裡。走到了禮拜堂的臺階時，他們會停下來，微笑地看著在場職等最高的一位女士，等她先走。而她則會露出一絲驚訝的表情，踏上臺階，消失在綠色布簾後面。然後，其他人陸續走上臺階，而相當偶然的，他們上場的順序就和他們在大使館裡的身分完全一樣，彷彿他們會在意這種事似的。

那個星期天早上，一如往常，布拉德菲爾在他漂亮太太海柔的伴隨下，走入教堂，坐進他們一向坐的那排長凳。旁邊坐的是蒂爾夫婦——基於世間的道理使然，蒂爾夫婦都比他們先走進教堂。布拉德菲爾在理論上是天主教徒，不過他把參加大使館的基督教禮拜視為鐵的義務。在這件事上，他不肯請示他所屬的教會或他內心的良知。布拉德菲爾夫婦是一對璧人。海柔的愛爾蘭血統鮮明，赤褐色頭髮在透過窗子照進來的陽光下閃閃發亮。在公開場合，布拉德菲爾對太太有一種特別的互動方式：既如騎士般殷勤卻又有霸氣。在他們正後方，檔案官梅多斯面無表情，坐在他神經質的金髮女兒邁拉旁邊。邁拉是個漂亮的女孩，但一群太太們總是納悶，她那拘謹的老爸怎麼會容許女兒濃妝豔抹到這種

程度。

布拉德菲爾在長凳上坐定，打開詩歌本（裡面有些詩歌是他基於品味而不肯唱的），翻找預定要唱的詩歌。然後他打量四周，看看那些人缺席。沒有。就在他要把視線移回詩歌本的時候，看到荷蘭領事的太太（又是國際婦女會的副主席）萬代隆格夫人從長凳上探身，帶點歇斯底里的聲音問別人：怎麼沒有風琴手？布拉德菲爾望向風琴的位置，只見一張空椅子和一枚繡花靠墊。同一時間，他意識到由於沒有音樂預奏聲所形成的尷尬寂靜，而這寂靜又因為米基·克拉布——今天輪到他當招待——關上一扇門時所響起的吱嘎聲而更為明顯。布拉德菲爾旋即起身，從過道往回走。站在唱詩班前排的強尼·岡特——他是參贊處的警衛——看著他，神情緊張。珍妮·帕吉特的坐姿直挺得像個新娘，眼睛僵直往前望著，除了上帝的亮光之外什麼都沒看見。密碼員科克的太太珍妮特坐一旁，心思完全繞著未出生的小寶寶。她先生今天在大使館裡值班。

「黑廷死到哪兒去了？」布拉德菲爾問，但只看了克拉布的表情一眼就知道是白問。他走出教堂，往山坡上走了一小段路，推開通向聖器室的小鐵門，沒敲門就走了進去。

「黑廷沒來，」他簡略地說，「還有誰能彈風琴？」

牧師是低教會派㉓的人，太太和四個小孩住在威爾斯。沒有人知道他們為什麼不跟他一道來。

「他以前從來不會缺席。」

㉓ Low Church，英國國教的一派。

「誰可以代他？」

「大概是碼頭關閉了。我聽說外頭很亂。」

「他可以繞遠路走橋過來啊。他以前不也常常這樣。有人可以代他嗎？」

「就我所知沒有，」牧師說，並以手指撥弄他金色聖帶的一端，心思遙遠。

「那你打算怎麼辦？」

「也許看由誰來起個音，」牧師猶豫地說，愣愣看著插在日曆旁邊的一張洗禮明信片。「也許這是個辦法。強尼．岡特是很棒的男高音，他也是威爾斯人。」

「很好，詩班必須有人帶唱。你最好馬上知會他們。」

「他們不會唱那些詩歌，布拉德菲爾先生。」牧師說，「星期五晚上的詩歌班練唱他也沒有來主持。看來他是不會來了。我們得自己湊合一下。」

布拉德菲爾走到外面、吸到新鮮空氣時，看見梅多斯迎面而來。梅多斯悄悄離開女兒身邊，尾隨布拉德菲爾走到教堂後面。

「他消失了，」梅多斯說，聲音平靜得嚇人，「我查遍所有地方。醫院的病人名單裡沒有他。我找過他的醫生，也去過他的住處。他的車還在車庫裡，牛奶擱著沒喝。自星期五起就沒有人看到過他或聽到過他的聲音。連我女兒的慶生會也沒參加。他答應過要送她吹風機當禮物。他從來不失信，布拉德菲爾先生，這完全不像他的為人。」

有那麼一剎那（只是一剎那），布拉德菲爾的沉著似乎離他而去。他怒目圓睜，瞪著梅多斯，然

後往回走，像是他決定不了究竟是要消滅自己的憤怒還是失望——就像他不管是憤怒還是失望他都要衝向禮拜堂、打開每一扇門，把這個消息吼叫出來，讓悠閒等在裡面的每一個人都知道。

「跟我來。」

早在他們剛走進使館的大鐵柵門，還沒有受到警察盤查以前，就可以嗅出危機的味道。兩輛軍用摩托車停在前草坪。密碼員科克等在前臺階，手裡拿著一本投資指南。一輛綠色的德國警用廂型車停在食堂旁邊，藍色警示燈閃爍不停。他們可以聽見無線電的劈啪聲。

「感謝老天爺你回來了，先生。」麥克米倫說，「我派了值班司機去找你。他一定是在馬路上和你錯過了。」

教堂鐘聲響徹整棟建築物。

「有電話從漢諾威打來，先生，是總領事打來的。我聽得不是很清楚。遊行失控了，先生；人群陷入瘋狂；他們攻擊了圖書館，現在正朝英國領事館而去。我不知道這世界怎麼了；比格拉斯哥廣場的示威還要亂。我可以在話筒裡聽到人群的尖叫聲，先生。」

梅多斯跟著布拉德菲爾匆匆走上樓。

「你說吹風機?他要送你女兒一支吹風機?」

這是故意裝出來的離題，是一種蓄意的放緩，是投入戰爭前一種神經質的姿態；至少梅多斯會這樣裝。

「他特別訂了一個。」

「不重要了。」布拉德菲爾說，就在他要踏入密碼室的時候，梅多斯再一次向他開口。

「檔案不見了，」他壓低嗓音說。「那個綠色檔案。星期五它就不翼而飛了。」

3 亞倫．特納

那是近乎自由的一天：是你待在倫敦卻遐想能身在鄉間的一天。在聖詹姆斯公園，夏天早到了三個星期。沿著湖岸，女孩兒像一朵朵鮮花似的躺著，沐浴在五月星期天下午不自然的炎熱裡。一名管理員點起火堆，燃燒的樹葉氣味四下瀰漫，與車流的回聲交織在一起。只有在湖中小島上晃遊的鵜鶘看起來有地方要去，也只有亞倫．特納看來是在趕路——他的大鞋子走在砂礫上，嘎嘎作響。這一次，就連湖邊的女孩都無法使他分心。

他腳下是厚重的粗革皮鞋，鞋緣已修補過好幾遍。他身穿一件有汗漬的夏天外套，手提一個也有汗漬的帆布袋。他高大壯碩、金髮，相貌平平而臉色蒼白，一副登山家的寬肩和粗手指，而他的步伐像是緩緩向前推進的駁船——大幅、帶侵略性、警察一般的步伐，固執而不在乎精細。他的年紀難於猜測。大學生會覺得他老，但只覺得他比大學生老。他的實際年齡會嚇到年輕人，卻又年輕得會使上了年紀的人嚇到。他的同僚從很久以前就懶得再猜測他的年紀。大家只知道他很晚才入這一行（這不是好兆頭），從前是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的研究員（那裡什麼人都收）。外交部的內部刊物對於其他「特納們」的背景都會交代得鉅細靡遺，唯獨對亞倫．特納的背景守口如瓶——彷彿考慮過所有事實以後，他們覺得沉默是最寬厚的做法。

「這麼說你也被找來啦，」蘭伯特從後面趕上亞倫．特納，「卡爾費爾德這一次真的把事情鬧大了。」

「他們想要我們做什麼？當人牆？補破網？」

蘭伯特個子小，精力旺盛，喜歡聽人家說他跟誰都處得來。他在西方司占了一個資深職位，並主持一支各級人員都可以參加的板球隊。

他們開始爬外交部外頭的克萊武臺階。

「你不可能改變他們。」蘭伯特說，「這是我的觀點。這是一個由多疑症病患構成的國家，總想著有人會對他們不利，要在背後給他們一刀。被迫害妄想症。這是他們的毛病。」

他給了特納一點時間來附和他的看法。

「我們整個部門都來加班。包括女孩子。」

「老天，他們看來是真的嚇到了。連後備隊都用上了。」

「你知道這事情可以讓布魯塞爾那邊泡湯的。一棒子打下來。要是德國內閣屈服於國內的壓力，我們就沒戲唱了。」他的語氣像是在品味這樣的前景，「那樣的話，我們就得找一個完全不同的辦法。」

「我不認為找得到別的辦法。」

「外相已經和他們的大使談過話。我聽說對方答應完全負責我們的損失。」

「那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對不對？我們可以繼續度週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睡大覺。」

他們走到了臺階頂端，有個銅像人物，印度的締造者㉔，一隻腳漫不經心踏在青銅基座上，眼神

越過他們頭上方，祥和地看著聖詹姆斯公園的林間空地。

「他們把門開著，」蘭伯特說，語氣溫柔，帶著敬意，「還是照平常工作天的作息。他們真的很拚。」語畢，沒有獲得迴響。「好吧，到啦，先這樣。」但馬上又一臉狡猾地補了幾句：「這對我們有好處：把歐洲其他國家團結在我們後面，將可以抵抗納粹的威脅。沒什麼比軍靴前進的腳步聲更能拉攏我們的老盟友了。」說完，蘭伯特點一點頭——神情裡的友善絲毫不減——走進了大樓[25]主入口威嚴的陰影裡。特納凝視他的背影，對比他的小身體與宏偉門廊的托斯卡納圓柱。特納的表情裡甚至有眷戀的味道，彷彿他很想成為蘭伯特這樣的人：小個子，整潔、圓滑，什麼都不放心上。最後他回過神，走向大樓邊上一扇較小的門。那扇門髒兮兮，玻璃後鑲著塊褐色的硬木板，上頭寫著：未經授權，不准入內。特納花了一點點力氣才把門推開。

「拉姆利先生要見你，」門衛說，「當然是**等你**抽得出一分鐘空的時候。」

他是個脂粉氣的年輕男子，原本更想在大樓的另一邊上班。「他特別問到你呢。噢，看你全副裝備妥當要去德國了，是吧。」

他的短波收音機全天開著：有個記者正在漢諾威做現場報導，背後是陣陣像大海洶湧浪濤的人群咆哮聲浪。

㉔ 這是指克萊武（Robert Clive），他是英國首任孟加拉行政長官，是英國在印度霸權的締造者。

㉕ 指外交部大樓，與聖詹姆斯公園隔著一條街。

「聽這聲音就知道你一定會受到很好的接待。他們鬧過圖書館了，正在向領事館進發；

「他們午餐時間就在圖書館亂搞。一點鐘的事。警察在領事館四周布下警戒線。三道防線。他們休想越雷池半步；

「他們打算在廣場上燒書，」門衛從後方大聲說，「等著看好戲吧！」

「我會的，他媽的我會等。」他的聲音極為平靜，但傳得很遠；一種約克郡的嗓音，尋常得像雜種狗。

「他幫你訂了去德國的票。你問問旅遊科就知道！是二等車廂的火車票。蕭恩先生出差都是坐頭等！」

特納推開辦公室的門，看到蕭恩懶洋洋地坐在桌子後方，他的近衛軍夾克掛在特納的椅背上，夾克上八顆鈕釦被從彩繪玻璃透進來的陽光照得閃閃發亮。他正在講電話。「他們得把必需品先準備好，」蕭恩的溫柔聲音，足以讓平靜的人所說的話也顯得歇斯底里。同樣的話他顯然說過好幾遍了，只是考慮到對方頭腦不好才再說一遍。「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所有**當地雇員都得回家去，我們可不想德國公民為了我們才受傷，而我們還得賠償。告訴他們這個，再打電話給我，老天！」他掛斷電話後尖聲向特納說，「你跟那傢伙打過交道嗎？」

「誰？」

「總務課那個光頭小丑。負責各種細節庶務那一個。」

「他叫克羅斯。」特納把袋子扔到牆角。「而且他不是小丑。」

「他有病，」蕭恩喃喃自語，失去了氣勢。「我敢打賭。」

「那就別說出去，否則他們會把他調來安全室。」

「拉姆利找你。」

「我不想見他，」特納說，「我壓根兒不想浪費時間。漢諾威是D級單位。他們沒有密碼員，什麼都沒有。我去那裡能幹麼？搶救他媽的皇家寶石嗎？」

「那你為什麼把袋子帶來？」

特納從桌上拿起一頁電報。

「他們幾個月前就知道會有這場遊行。從西方司到我們，無人不知。波昂的參贊處三月就報告過這事。我們為什麼不撤離人員？為什麼不把小孩送回來？沒錢，三等車廂的車票已經賣光。我猜就是這麼回事。叫他們見鬼去吧！」

「拉姆利說要馬上見你。」

「拉姆利也見鬼去吧。」特納說，坐了下來。「沒看完資料，我不見他。」

「是政策決定不送他們回來，」蕭恩接過特納的話。他認為自己被調到安全室來是暫時的，而非固定職務，只是兩個任務中間的一趟休息。他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可以展示自己熟悉政治事務的機會。「我們不能在暴民面前表現膽怯。再說，參加示威的畢竟是少數人。英國雄獅可不許自己被幾個流氓的三腳貓把戲給嚇到。」

「對啊，英國不會被嚇到的。它怎麼會？」

特納看完一份電報，推開，再看下一份。他讀得很快，而且不費力氣，眉宇間有一種學者的自信。他根據某些不公開的分類標準，把電報歸類成好幾疊。

「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怎麼會突然失去了矜持？」他問道，一面繼續讀電報，「為什麼要把我們召來？是怕西方司那些小娃娃心裡不平衡？他們為什麼就不能讓我們靜一靜？」

「因為這就是德國。」蕭恩軟弱無力地提出一個解釋。

「你再掰嘛。」

「希望這事沒壞了你的週末大計。」蕭恩發出討人厭的嗤笑聲。他一向懷疑特納的男女韻事比他自己的更多姿多彩。

第一份電報，由布拉德菲爾發出，標示著「急」。十一點四十分發報，兩點二十八分交到值班櫃檯。電報中說：漢諾威總領事，史卡登，已將所有英國職員和家人召集到使館區，也派了緊急代表與警方交涉。第二封電報，轉述了路透社在十一點五十三分的一則即時新聞：示威人群業已闖進英國圖書館；警察人數不足以維持秩序；圖書管理員愛希女士目前生死未卜。

緊接著一封來自波昂的急電：「據北德電臺報導，愛希女士已遭暴民殺害。」但這封電文馬上受到另一封否定：布拉德菲爾獲內政部西布克龍先生的協助（「我與西布克龍先生具有緊密關係」），已與漢諾威警方取得直接聯繫。根據他們的最新評估，英國圖書館遭到洗劫，其藏書受到公開焚毀。出現若干大型海報，寫著反英的標語：「德國農民不會為你們的帝國買單！」或「烤你自己的麵包，別偷我們的！」格爾妲．愛希女士現年五十一歲，住在漢諾威霍倫佐勒爾街四號。她在暴動中被示威者

拖下兩層石頭樓梯，臉部受到拳打腳踢，示威者又逼她把圖書館裡的書扔進火堆。騎馬的警察和鎮暴工具正從鄰近城鎮調集前來。

特納從一份檔案（是蕭恩從資訊檔案室調出來的，上有他的眉批）讀到關於可憐的愛希女士的背景。她是一名退休教師，曾為英國占領軍工作，也擔任過英德會社漢諾威分社的祕書，曾在一九六二年獲頒國際交流貢獻獎章。

「另一個倒楣的親英派。」特納喃喃說道。

接下來是一封很長而且倉促寫就的電文，內容是些電臺和報章報導的摘要。特納把它細讀了一遍。目前看來，就連在場的人也不清楚暴動是如何引發的，或群眾一開始是受到什麼驅使而衝向圖書館。雖然在如今的德國示威已屬司空見慣，但這種規模的暴動倒是前所未見。德國政府對事態的發展表示了「深切關注」，而內政部的路德維希．西布克龍先生也打破一貫的沉默，在記者會上表示「情況確實有值得憂心之處」。當局即刻做出決定，為聯邦德國境內的官方及半官方英國建築物都增加額外的警力保護。英國大使在最初的猶豫以後，亦已同意對其人員實施自願性的宵禁。

事故的來龍去脈，不管是警方、報紙或是學生代表本身的說法，都混亂得無以復加。有些人宣稱暴動是自發的，群眾由於看到圖書館大樓有「英國」字眼，受到刺激，便一湧而上。這很自然啊，他們說，因為布魯塞爾談判眼看就要做出結論，而「再造運動」的一貫政策就是反對共同市場，即所謂的反英。另外有人則一口咬定是群眾看到了某種信號——一條白色手帕伸出窗外揮舞——這才一湧而上；有個目擊者甚至說，他看到一支火箭從市政廳後面升空，然後在半空爆炸，迸射出紅色和金色的

星星。有人認為群眾是主動向前衝，另一些人則說群眾是被「人流」不由自主地捲著走。「那是由中心領導的，」一名資深警察報告說，「在中心部分移動之前，圓周部分本來是一動也不動的。」但西部電臺認定：「處在中心位置的示威者一直保持冷靜。暴亂是由少數站在前頭的流氓發動，其他人只是不得不跟從而已。」看來只有一個地方是各種說法都一致的，那就是事故在音樂聲最響亮的時候爆發。甚至有個女性目擊者認為，那音樂聲本身就是一個發動群眾向前衝的訊號。

另一方面，《明鏡》週刊的記者在北方電臺接受訪問時，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詳盡說法。這位記者說，示威開始前一小時，有輛灰色巴士把「三十個精壯的保鑣」載到漢諾威市中心，他們守在講臺四周，形成「保護圈」。這輛巴士是以「呂訥堡的邁爾先生」名義租下，那群保鑣部分是大學生、部分是年輕的農夫，就是這些人帶頭往前衝。由此可見，整個行動是出於卡爾費爾德本人的指使。「那是一個公開的宣告，」那記者說，「表示從此以後，『再造運動』會按自己的音樂邁進。」

「那個愛希，」特納終於開口說話，「有什麼最新消息嗎？」

「她像大家期待的狀況一樣好。」

「那是多好？」

「他們只告訴我這個。」

「帥。」

「幸好，不管愛希或圖書館，都不是英國人的責任。圖書館是占領時期興建的，但占領一結束就移交給德國人。它不是由土地所有者控制或擁有的。所以說圖書館和英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麼說，他們燒的是他們自己的書囉。」

蕭恩愣了一下，然後咧嘴一笑。

「對，確實如此，」他說，「這是個有用的說詞，我們甚至該對新聞部暗示這點。」

電話響起，蕭恩拿起話筒。

「是拉姆利，」他手蓋住話筒，「門衛對他說你來了。」

特納置若罔聞。他在讀另一封電報。相當短，只有兩段文字。它的抬頭寫著「拉姆利親啟」，標示為「緊急」。特納讀到的是副本。

「他要你接聽，亞倫。」蕭恩遞過話筒。

特納把電報唸了一遍，再唸第二遍。接著他走到鋼櫃前面，抽出一本沒用過的黑皮小筆記本，塞入他的外套暗袋。

「你這白癡，」他站在門邊靜靜地說，「為什麼你不自己讀電報？我們要打點的是一個叛逃者，你卻去張羅什麼滅火器。」

他把那張粉紅色的紙高舉到蕭恩面前。

「他們稱之為計畫性的離開㉖。四十三份檔案失蹤，沒有一份低於機密級。一個屬於最高機密的綠檔案從星期五起就不見蹤影。我說這一定是有計畫的。」

㉖ 委婉語，即有計畫性的叛逃。

特納不管手上還拿著話筒的蕭恩，大步踏進走廊，朝他老闆的辦公室而去。他有雙泳者的眼睛，顏色極淡，被無色的海水漂白過。

蕭恩瞪著特納的背影，心想：當你向別的層級敞開心扉時，就會是這種結果。他們拋妻棄子，在走廊裡使用汙言穢語，不把日常禮節當作一回事。他嘆口氣，掛斷電話。接著他再次拿起話筒，撥打到新聞科去。我是蕭恩，蕭邦的蕭，恩惠的恩。有關漢諾威的暴動，他想到一個很好的點子，說不定在記者會派得上用場：那件事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德國人燒的只是他們自己的書……他心想這說不定可以表現英國人的冷雋幽默感。對，蕭恩，蕭邦的蕭，恩惠的恩。不謝，哪天我們一起吃頓午餐吧。

在拉姆利面前，攤著一個文件夾，他蒼老的手按在文件夾上，像爪子。

「我們對他一無所知。外交部裡甚至沒有他的名字。對我們來說，他從不存在。他沒有經過安全審查，更不要說身家清查。我必須到人事部才挖得到他一點資料。」

「然後呢？」

「他有一點異味。外國味。難民背景，三〇年代移民來英國。讀農業學校，在皇家輕工兵服役，炸彈拆除小組。一九四五年跑回去德國。當過短暫的軍人，待過管制委員會。聽起來是那種在戰後回德國尋找機會的猶太人。占領時期的德國到處是這種人。裡面有人成功，有人漂流到各個領事館。其中有相當多人回流，有的消失在茫茫人海，有的則重新取得德國國籍。還有一些人走上歧途。這些人

大部分都沒有童年[27]，這是他們的問題所在。啊，抱歉。」拉姆利突然道歉，臉幾乎紅了。

「他搞出了什麼名堂嗎？」

「沒有值得一提的。我們查過他的近親。他有個叔叔住在漢普斯特德，名叫奧圖．黑廷，曾形同他的養父。沒有其他在世的親人。他叔叔是製藥的，但聽起來更像郎中，賣一些狗皮膏藥。死了，十年前死的。從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他叔叔是英國共產黨漢普斯特德分部的黨員。曾經因為性侵小女孩被判刑。」

「多小的？」

「這重要嗎？他和姪子李奧住過一段時間。我懷疑，就是那時候老頭把他吸收進來……對我們進行長期滲透。這很符合模式。也許是後來有人提醒了他。他們[28]從來不放人走的。就像天主教。」

拉姆利厭惡信仰。

「他是怎麼樣接近那些檔案的？」

「不清楚。他的職銜是『理賠暨領事事務』——先不管那是什麼意思。他有外交人員身分。二等祕書。你知道那是什麼樣的職位。沒得升遷、沒得調動，沒有退休俸。參贊處等於是給了他一個棲身之地。不算是正式的外交人員。」

---

[27]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國際有過一波救援德國猶太小孩的行動。這些小孩離開父母，遠度重洋，由寄養家庭撫養。

[28] 指共產黨。

「好命的傢伙。」

拉姆利沒管這話。

「交際津貼是……」拉姆利瞧了瞧資料，「一年一百四十英鎊，但是用在招待五十名以上的雞尾酒客人人次和三十四個吃晚餐的人次。都需要收據實報實銷。金額真是少得可憐。他是在當地受雇的，是臨時雇員。已經幹了二十年。」

「所以我還有十六年的事要做。」

「他一九五六年曾申請和一個叫愛克曼的女孩結婚。瑪格麗特．愛克曼。他們在軍中相識。但他顯然沒有跑完申請程序。自此以後是否有結婚我們無記錄可知。」

「說不定是他懶得申請了。那些失蹤檔案都與哪些事情有關？」

拉姆利猶豫了。

「只是大雜燴。」他敷衍地說，「一般性的大雜燴。布拉德菲爾在清點了，點好之後會開列清單。」門衛的收音機再一次在走廊裡震天價響。

「什麼樣的大雜燴？」

「與政策有關，」拉姆利說，「不屬於你的領域。」

「你是說不能讓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你無需知道。」他漫不經心地說。拉姆利的世界已在垂死邊緣，而他不希望其他人生病。「我必須承認他選擇了一個下手的好時機。那麼多事情正在發生。說不定他只是隨手往檔案堆

裡撈一把，抓了就跑。」

「紀律方面呢？」

「沒有太多記錄。他五年前在科隆跟人打了一架。夜總會的鬥毆。大使館千方百計把事情壓下來。」

「他們沒有因此炒了他？」

「我們喜歡再給別人一次機會。」拉姆利埋頭在檔案裡，但語氣滿是諷刺。

他可能已經六十歲了，也許更老；聲音沙啞，一身灰色：灰臉、灰西裝，像隻貓頭鷹，背微駝，整個人乾巴巴的。多年前他曾駐派某一小國擔任大使，但僅止一任。

「你現在開始每天打電報向我報告。布拉德菲爾會幫你安排。不要打電話，明白嗎？直接通話不安全。」他闔起文件夾。「我和西方司說好了，布拉德菲爾也與大使說好了。他們讓你去，但是有一個條件。」

「他們好精。」

「絕不能讓德國人知道。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不能讓德國人知道他跑了，也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們正在找他。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們一直有一條裂隙。」

「萬一他抱走的是危及北約安全的祕密資料，怎麼辦？」

「這種等級的事情不勞你擔心。我給你的指令是輕手輕腳。不要蠻幹硬幹，明白嗎？」

特納沒說話。

「不得騷擾或冒犯任何人。他們在那邊好比走在刀口上，任何閃失都有可能會打翻平衡。今天如

此，明天如此，任何時間都如此。要是德國佬懷疑我們玩兩手遊戲，與俄國人有暗盤，那就更糟了。一旦他們這樣想，一切就毀了。」

「看起來我們玩得很辛苦。」特納借了拉姆利的用語。

「大使館現在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既不是黑廷，也不是卡爾費爾德，更不是你。他們念茲在茲的是布魯塞爾的談判。你只要記住這一點就夠。而且你最好記住，否則就會被掃地出門。」

「為什麼不派蕭恩去？他圓滑得多，可以把他們迷得團團轉。」

拉姆利推開橫放桌上的一份備忘錄——備忘錄上條列了黑廷的個人特徵。「因為你會找到他，而蕭恩找不到。這並不代表我就讚許你。你這人會為了找到一顆橡樹子而不惜推倒一座森林。到底是什麼驅策你的？你在尋找什麼？一些絕對真理嗎？如果說我痛恨什麼事，那就是看到一個憤世嫉俗的人跑去尋覓上帝。也許你需要嘗一點失敗的滋味。」

「我嘗得夠多了。」

「有你太太的消息嗎？」

「沒有。」

「你應該原諒她的。你以前不也原諒過她嗎？」

「老天，你是在瞎猜，」特納呼吸急促，「你以為你對我的婚姻知道多少？」

「一無所知。因此我有資格給你忠告。我只希望你不要因為我們不完美而繼續懲罰我們。」

「還有什麼忠告嗎？」

拉姆利打量他，就像個已經沒有多少案子可辦的老警長。

「老天，你好容易瞧不起別人，」他最後說，「你讓我害怕。我就免費再給你個忠告好了。你最好是趕快喜歡人類，否則就來不及了。在你死以前，你會需要我們的——就算我們只是你的第二選項。」他把一份文件塞進特納手中。「走吧。把他找出來。但不要以為你是野馬，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如果我是你，我會搭午夜班車，在第二天午餐時間到達。」他一手掩著額頭，黃色眼睛看向陽光普照的停車場。「波昂是個霧茫茫的鬼地方。」

「如果可以，我希望搭飛機去。」

拉姆利緩緩搖頭。

「你等不及了，對不對？你等不及要撲向他。唉，真希望我有你的幹勁。」

「你有過。」

「給自己找件西裝或什麼像樣的東西穿上吧。讓自己看起來稱頭一點。」

「所以我看起來不稱頭，對吧？」

「你說不就不。」拉姆利不再在乎什麼。「放低身段吧。你們這種一流人才就是因為自命不凡才受罪。」

「有件事你還沒告訴我。如果不能兩者兼得，你想要哪一樣：人，還是檔案？」

「去問布拉德菲爾吧。」拉姆利回答說，眼睛迴避特納的目光。

特納回到辦公室，打電話到他太太的住處。接電話的是他小姨子。

「她出去了。」她說。

「妳是說他們還在睡覺？」

「你想幹什麼？」

「跟她說我要出國。」

他掛斷電話，心思又被門衛的收音機吸走。收音機的音量此時被轉到最大。一位字正腔圓的女士正在做新聞簡報。「再造運動」下一次的遊行將會在波昂舉行，她說；時間是本星期五，離今天還有五天。

特納笑了。聽起來有點像是一場下午茶的邀約。他撿起袋子，離開大樓，朝富爾翰而去。富爾翰以兩樣東西聞名：一是供膳宿的公寓，另一是被妻子掃地出門的男人。

4 十二月是續約的時節

來機場接他的人是萊爾。萊爾開一輛對他年紀來說略顯年輕的跑車，在鄉村公路上風馳電掣。車子相當新，但車身的烤漆在夾道的栗樹中顯得暗沉。早上九點鐘，但街燈還亮著。兩旁，平坦田野上的農舍和新建築薄霧繚繞，像是被大海拋到岸上的廢船。雨滴如刺針般打在小小的擋風玻璃上。

「我們在阿德勒飯店給你訂了房間。希望合適。我們不是很清楚你們這一類人員的住宿規格。」

「這些海報上面寫些什麼？」

「啊，我們不再讀它們了。統一……與莫斯科結盟……反美……反英。」

「真高興知道我們還在大聯盟裡。」

「也許你碰上一個道地的波昂天了。有時霧會再冷一點，」萊爾歡快地說，「那時我們就會說是冬天。有時會溫暖一點，我們就喊它夏天。你知道人們怎樣形容波昂的嗎：落下的不是雨就是平交道的柵欄。當然，兩者經常同時發生。被霧封鎖的孤島，這是我們英國大使館現在的處境。這是個非常形而上的地方，真實相當程度被夢境取代了。我們活在不久的未來與不那麼近的過去之間；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在這裡待了一輩子。」

「你一向都有隨扈的嗎？」

一輛黑色的「歐寶」跟在他們三十碼後面，不疾不徐。前座是兩個臉色蒼白的男人，車頭燈亮著。

「他們負責保護我們。至少理論上是這樣。我想你聽過我們和西布克龍會面的事吧？」他們向右轉，「歐寶」車跟上。「大使相當火大。但經過漢諾威的暴動後，他們現在當然是振振有辭了：英國人若沒有保護就都不安全。但我們的看法完全不是這樣。不過，說不定星期五之後警衛就會撤走。倫敦那邊有什麼新聞？我聽說史蒂德拿到了利馬的缺。」

「對，我們都很興奮。」

一個黃色路標指出：離波昂還有六公里。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繞遠路。現在進城和出城都很擠，有一些檢查崗哨之類的。」

「我以為你說過，卡爾費爾德對你們沒有影響。」

「我們嘴巴上都這樣說。那是我們的信仰。我們被訓練成要把卡爾費爾德視為討厭鬼而不是瘟疫。你會習慣的。對了，布拉德菲爾有口信要我帶給你。他為不能親自接你而感到抱歉，但他目前面對的壓力相當大。」

車子急轉彎，駛出大路，在電車軌上顛了兩、三下，開進一條小路。偶爾迎面撲來一張海報或一張照片，然後又快速沒入霧中。

「布拉德菲爾的口信就是這些？」

「還有個問題是，關於誰知道些什麼。他認為你大概會想先把這個弄清楚；處理掉，你們是這樣

說的嗎？」

「我也許會這麼說。」

「許多人都注意到，我們那位朋友失蹤了，」萊爾繼續以友善的語調說，「免不了的。幸好漢諾威的事件轉移了人們的注意，我們還來得及修補幾個破洞。對外的說法是勞利讓黑廷請了事假。他沒有公布細節，只暗示黑廷碰到私人麻煩。隨便那些基層人員愛怎樣想：精神崩潰、家庭煩惱；就讓他們造謠去。布拉德菲爾在今天早上的會議宣布了處理方式，我們都支持他。至於你……」

「怎麼樣？」

「我們打算說你是來這裡進行一般性的安全檢查。你覺得如何？在危機時期，聽起來很有說服力。」

「你和他熟嗎？」

「黑廷？」

「對。你和他熟嗎？」

「大概算熟，」萊爾說，在一盞紅綠燈前面停下，「但我想應該讓勞利先跟你談談。說一說我們可愛的約克老爺們有什麼新聞？」

「你在說誰？」

「抱歉，」萊爾不自在地說，「這是我們這裡給內閣取的稱呼。我真是夠蠢的了。」

他們正逐漸接近大使館。當他們左轉進入大使館的車道時，黑色歐寶從後面慢慢駛過，就像個看

著小孩安全過了馬路的老保姆。大堂裡一片混亂：公文信使、記者和警察人擠人。一道橘色的鐵柵欄封住通往地下室的樓梯。萊爾快步把特納帶上二樓。值班櫃檯一定已經有人打電話向布拉德菲爾報告了這件事，因為當他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布拉德菲爾已經站在那裡等著了。

「勞利，這是特納。」萊爾說，就像沒什麼事他可以做了，離開時細心地帶上了門。

布拉德菲爾是個身形結實，看起來並不張揚的人，顴骨不高，保養得很好，否則以他的年紀，不可能睡那麼少還撐得住。然而，過去二十四小時的緊繃還是留下了記號：他眼角處出現了不常見的細細瘀痕，臉色蒼白得不自然。他不發一語地打量特納：一隻大手抓著帆布袋，邋遢的淡黃褐色西裝，突出而顯不出階級的五官。有那麼一瞬，眼看布拉德菲爾身上就要爆發不由自主的怒氣，逼退他慣有的沉著。那是一種審美上的憤怒：為什麼在這樣的非常時期，竟然會有這樣一個刺眼、不協調的人出現在他面前。

特納聽到走廊外面忙碌的低語、踏踏的腳步聲、打字機快速地喀噠響、密碼機幽幽地搏動。

「在這種麻煩時候，有你來幫忙真好。袋子交給我吧。」他接過帆布袋，把它隨便扔到椅子後頭。

「老天，好熱。」特納說。他走到窗前，雙肘靠在窗臺上，往外凝視。他右手邊的極遠處，國王之冬山脈的七峰山披著一層薄雲，在無色天空的襯托下，像是哥德式的夢境。山腳下，隱隱可見呆滯的水光和靜止船舶的影子。

「他住在那邊，對不對？國王之冬山？」

「我們在河對岸有兩、三棟租來的宿舍。很少有人搶著去住。從碼頭過河是一樁麻煩事。」工人在飽受踐踏的草坪上拆解大帳篷，兩個德國警察在一旁看著。

「我猜你們在處理這類案子時，都有例行的程序吧。」布拉德菲爾對著特納的背說。「說一說你需要什麼，我們會盡所能提供給你。」

「好。」

「密碼員有個休息室，你可以使用，不會被打擾。那裡的人得到指示，你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就能發電報。我也交代了檔案室做一份失蹤檔案的清單。如果還需要什麼，我相信萊爾一定會盡量提供給你。至於社交方面……」布拉德菲爾猶豫了半晌，「我想邀請你明晚到我家裡用餐。相信萊爾會借你一套晚宴服。」

「有好些例行性的程序。」特納終於開口。他彎身靠在暖氣爐上，打量房間四周。「在一個這樣的國家，事情應該很簡單；問問警方，查查醫院、療養院、監獄、救世軍旅館；把他的照片發出去、在報上刊登尋人啟事。然後我會親自去找他。」

「找他？去哪兒找？」

「從其他人去找。從他的背景去找。查他的動機、政治上的聯繫、男朋友、女朋友、有接觸的人。查誰曾經涉入：知情的人、半知情的人，只知道一點點的人。查是誰幫他潛逃，他見過誰、在哪裡見面；查他是用什麼聯絡方法，有哪些藏匿點、接頭處，他計畫這件事情已經多久……也許還有必要查是誰掩護他的。這就是我的方法。然後我會寫一份報告，指出誰該對此負責，製造一些新的仇

家。」他繼續打量房間，看來，在他清澈而莫測高深的眼睛裡，沒有任何東西是清白的。「這是其中一種例行程序。當然，它只適用於和我們友好的國家。」

「你提到的大部分方法在這裡都相當難以接受。」

「噢，是的。拉姆利提醒過我了。」

「也許在你有所行動之前，我應該再提醒你一遍。」

「請便。」特納說，態度簡直像是故意要惹人生氣。

「我猜在你們的世界裡，祕密是最重要的。它們比任何事都重要。凡是能保密的，就是朋友，凡是洩密的人，就是你的獵物。但在這裡事情完全不是這樣。以目前的情況為例，政治的考量遠遠重於安全。」

特納突然咧嘴而笑。「一向是這樣，」他說，「這正是讓人驚訝的地方。」

「在波昂這裡，我們目前的首要任務是不惜代價、保持德國政府對我們的信任及友善，鞏固他們的決心，繼續不理會選民升高的批評聲浪。聯合政府生了病，最小的病毒都可能要了他的命。我們的任務是把這個殘障人士寵壞。安慰他、鼓勵他，有時恐嚇他，然後向上帝祈求他至少可以活到我們加入共同市場為止。」

「好感人的畫面，」特納再次看著窗外。「我們只有一個盟友，他卻是個瘸子，需要拄著枴杖。歐洲兩個病號彼此攙扶。」

「不管你喜歡與否，這不巧就是事實。情形就好比打橋牌。我們手上都是爛牌。我們的信用用盡

了、資源是零。我們能做的只有指望搭檔。我們向他微笑；他為了回報我們的微笑，會叫牌、主導大局。笑容是我們僅有的籌碼。英國政府與德國聯合政府的全部關係，就靠這個笑容維繫。我們的處境就是這樣的脆弱微妙。我們與歐洲未來的關係，再過十天就要決定了。」他停下來，顯然是期待特納說些什麼。「卡爾費爾德選擇下星期五在波昂遊行，這不是巧合。到了星期五，我們在德國內閣裡的朋友就得決定，是要屈服於法國的壓力，還是信守對我們英國的承諾。卡爾費爾德憎惡共同市場，一心想要擁抱東邊。短期內他會傾向巴黎，但長遠來說他會靠向莫斯科。透過在波昂遊行示威和加快運動的節奏，他這是蓄意在最關鍵的時刻向聯合政府施壓——你跟得上我的話嗎？」

「這麼簡單的話我還聽得懂。」特納說。一幅英國女王的彩色照片懸掛在布拉德菲爾的正上方。她的王冠無所不在：藍色的皮革椅上，銀菸盒上，甚至在會議桌的那些便條本上。彷彿女王陛下曾搭乘頭等艙來過這裡，留下了大堆免費禮物。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求你，務必以盡可能迂迴的方式行動。波昂是一座村莊，」布拉德菲爾繼續說，「儘管它擁有巴黎那般的儀節、遠見和氣度，但它仍是一個位於村莊內的國家。在這裡，我們最重要的便是取得東道主的信任。有跡象顯示，我們已經得罪了他們。而我根本不知道是為什麼。他們的態度在過去四十八小時明顯變得冷淡。我們受到監視、被監聽，連想要聯絡各政府部會裡的熟人都變得極端困難。」

「好吧，」特納聽夠了。「我知道你意思了。再來呢？」

「再來是，」布拉德菲爾說得爽快，「我們都知道黑廷或許是什麼，或他一向以來在做些什麼。

這不是沒有先例。他背叛的程度愈高，可能引起的尷尬就愈大，也更會動搖德國人的信任感。我們來做個最壞的假設。如果可以證明——我沒有說一定可以，但如果從黑廷在這個大使館所從事的活動來看——如果可以證明是因為黑廷的緣故，使得這些年來我們最重要的祕密——英德間的共同祕密——一直外洩到俄國人手裡，震撼之大，將會切斷那維繫我們在這裡的信用的最後一條線。等一等，」他把身體坐直，英俊的臉龐流露出一絲壓抑住的鄙夷，「聽我把話說完。在這裡，某些東西是在英國沒有的。那就是一個反蘇同盟。德國人對它很認真，如果嘲笑它，我們就是自取滅亡：它是我們進入共同市場的門票。二十多年來，我們把自己裝扮成穿著閃亮甲冑的護衛者。我們也許會破產，也許會央求貸款、現金和貿易；我們也許會偶爾……重新解釋我們對北約的承諾；一旦槍聲響起，我們甚至會把頭埋進毯子底下；我們的領袖也許就像他們的領袖一樣沒出息……」

這一刻，特納從布拉德菲爾的話語中聽出些什麼？自我厭惡？冷靜地察覺到自己即將走向敗亡？布拉德菲爾的樣子像個試過各種藥方之後、不想再多看一個醫生的病人。有那麼片刻，他們之間的鴻溝彌合，而特納聽到他自己的聲音從波昂的薄霧中傳出。

「儘管如此，以大眾心理學的用語說，我們仍然擁有一筆未說出口的雄厚本錢：一旦野蠻人從東邊殺過來，德國人就會需要我們幫忙。到時萊茵軍會急忙在肯蒂什崗集結，而英國的獨立核子嚇阻武力將就定位。現在你看出來，倘若黑廷落在卡爾費爾德這樣的人手中，會有什麼後果了嗎？」

特納從內袋拿出他的黑色筆記本，打開它，筆記本喀搭作響。「不，我看不出來。目前還看不出來。你不希望他被找到，你希望他就此消失。如果你有辦法，就不會找我來。嗯，我希望你知道：從

來沒有人這麼早就警告我不要亂來。老天，我根本還沒有坐下來呢。我也還不知道他的全名。你知道嗎，我們在倫敦根本沒聽過這號人物，外交部甚至沒有他的名字。他有可能被綁架、被一輛巴士輾過，或是跟個妞兒跑去哪兒了。但看看你，立刻就認定他是間諜。這樣的話，他可說是我們歷來最快被認定為間諜的人了。所以他到底偷了些什麼？有什麼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布拉德菲爾想插話，但特納不給他機會。「還是說我不應該問？我可不想讓任何人為難。」

他們隔著幾個世紀的猜疑互相凝視：特納聰明、凶猛而粗野，露出暴發戶的倔強眼神；而布拉德菲爾處於下風卻不退縮，他字斟句酌、措辭精準，要靠自己的才智扳回一城。

「我們最機密的檔案不見了，就在黑廷失蹤的同一天，檔案消失無蹤。它涵蓋了過去六個月以來我們和德國人最敏感的談話，正式的、非正式的都有。基於一些你不需要知道的理由，假如這檔案被披露，我們在布魯塞爾的談判就會泡湯。」

特納起初以為聽到的嗡嗡聲是飛機引擎的餘音，過一會兒才意會到那是馬路傳來的車流聲。波昂的車流聲像霧一樣遙遠。他凝視窗外，心中一凜，驀地想到：從現在開始，他看到或聽到的什麼都不會是清晰的了：他的五官將會被惹人厭膩的熱與無形無體的聲音所擁抱及淹沒。

「聽著，」他指著他的帆布袋說：「我是個墮胎師。你不想用我但又不得不用。你希望我把手術做得乾淨俐落，又沒有後遺症，是不是這樣？好，我會盡我所能。不過，在動刀以前，我們先來問一些基本的問題吧，好嗎？」

問答開始。

「他單身？」

「對。」

「一直都是？」

「對。」

「一個人住？」

「就我所知是這樣。」

「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什麼時候？」

「星期五早上的參贊處會議。就在這個房間裡。」

「之後就沒看到他了？」

「我聽說出納有看到他。也許還有其他人，但我不方便東問西問。」

「有其他人員失蹤嗎？」

「沒有。」

「你有清點過一遍嗎？」

「這裡天天都有人休假；沒有人會不事先請假就缺席。」

「為什麼黑廷不請假？如果說他們一般都會事先請假的話；可以逃得更輕鬆一點。」

「我不知道。」

「你們走得近嗎？」

「當然不近。」

「他的朋友怎麼樣？他們怎麼說？」

「他沒什麼值得一提的朋友。」

「有不值得一提的朋友嗎？」

「就我所知，他在大使館裡沒有走得近的朋友。我們多數人都是這樣。我們有熟人，但朋友寥寥無幾。這就是大使館的生態。社交應酬太多，我們都學會珍惜私人空間。」

「他有德國朋友嗎？」

「我不曉得。他一度和哈利．普蘭施科相熟。」

「普蘭施科？」

「我們在德國國會裡有一個對頭：自由民主黨人。普蘭施科就是他們之中最多姿多彩的一個。他和黑廷以前很有交情，不單只是同行的夥伴㉙。檔案裡記載他們曾是好朋友。我們都會把可能有用的關係人登記在案。我相信他們是在占領時期認識的。有一次我例行性地問起他關於普蘭施科的事，他說他們已經沒有往來了。關於普蘭施科，我能告訴你的就只有這些。」

「黑廷一度和一個叫瑪格麗特．愛克曼的女子訂婚。而這個哈利．普蘭施科，被指名為品德信譽

㉙ 指他們一起來德國。

見證人。」

「那又怎樣？」

「你沒聽過愛克曼這姓氏嗎？」

「沒印象。」

「那瑪格麗特這個名字呢？」

「我從沒聽說他訂過婚，也從未聽過那女人的名字。」

「他有什麼嗜好？攝影？集郵？廣播香腸族？」

特納一直在寫東西，像是在填一張表格。

「他喜歡音樂。他在禮拜堂裡彈風琴。我相信他收集了很多唱片。這點你最好問問基層人員。他和他們比較談得來。」

「你去過他的住處嗎？」

「一次。去吃晚餐。」

「他到過你家嗎？」

布拉德菲爾思考了一瞬，使對答的節奏有了片刻中斷。

「一次。」

「晚餐？」

「喝酒。他不是參加晚宴的那種料。如果這話冒犯了你的社交本能，請見諒。」

「我沒有什麼社交本能。」

布拉德菲爾並不顯得驚訝。

「但你還是去過他家，吃了晚餐，對不對？我是說你給了他希望。」他站起來，像隻一直被光吸引的大飛蛾那樣，再次踱步到窗前。「你有他的檔案嗎？」他的聲音很超然，彷彿也受到布拉德菲爾的感染。

「只有帳單、年度工作報告和軍方出具的一封推薦信。都是很公式化的東西。你想看？沒問題。」

見特納沒回答，他補充說：「我們很少會保留臨時雇員的資料；他們的離職率很高。黑廷是例外。」

「他在這裡待了二十年。」

「對，正如我剛才說，他是個例外。」

「而且從來不必接受安全審查。」

布拉德菲爾沒吭聲。

「在大使館待了二十年，大部分時間待在參贊處，卻從未接受過安全審查。連名字也沒往倫敦上報。真夠讓人吃驚的。」

「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都以為他接受過審查。他是從對德管制委員會過來的，我們很自然地認為，他已經通過某種安全標準。」

「但你對其他人不會這樣想。」

大帳篷拆除完畢。兩個像是遊民的警察在灰色的草坪上踱步，溼答答的皮革長外套下襬在靴邊擺

動。這是個夢境，特納心想，一個吵鬧而惹人厭的夢境。「波昂是個非常形而上的地方，」萊爾的悅耳聲音在他耳邊提醒他，「夢，取代了真實。」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事情嗎？」

「我不會阻止你。」

「你從一開始就警告我別亂來。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但其餘的部分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沒有提出一套說法。你和我碰過的、遇到部屬叛逃的其他上司都不同。你不恐慌，也不推測他的動機。為什麼？他為你工作；你了解他；現在你卻告訴我他是間諜，說他偷了最重要的檔案。他被說成垃圾。你們只要有人失蹤就這麼辦嗎？事情都這麼容易打發嗎？」他等著布拉德菲爾回答。「讓我來幫你想一個理由如何？『他在這裡工作二十年了。我們心裡都信得過他。現在還是一樣。』這個理由怎麼樣？」

布拉德菲爾沒說話。

「我再想一個。『自從那晚和他討論過馬克思以後，我就對他有了疑心。黑廷吞了一顆橄欖卻沒有把核吐出來。』這個會不會好一點？」

布拉德菲爾依然沒有回答。

「你瞧，這很不尋常。明白我的意思嗎？你把他說成小角色。你形容他不配參加你家的晚宴。你忙著撇清。你把他說成人渣。你指控他是叛徒。」

特納以他獵人般的淡色眼睛望著布拉德菲爾，等著他動一下或比一個手勢，又側著頭等待風。但什麼都沒有。「你甚至懶得去推測他為什麼這樣做。你對他一點興趣都沒有。就像你樂於判他死刑。」

「我不認為我應該做你的工作，」布拉德菲爾冷冰冰地說，「反過來，我的工作也不該由你來做。」

「卡布里島。這個怎麼樣？他帶馬子去了卡布里島。他趁大使館一團亂，偷走一些檔案，拿去賣給捷克人，然後帶馬子去享受人生。」

「他沒有馬子。」

「愛克曼。他去找她。說不定普蘭施科跟他們一道。兩男伴一女。新郎，男儐相，新娘。」

「我告訴過你，他沒有女人。」

「噢，這麼說你跟他很熟了？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你是知道的：他叛逃，而且沒有馬子。」

「他沒有女人是人盡皆知的事情。這個回答讓你滿意嗎？」

「他也許是個同志。」

「我很肯定他不是。」

「那是突然迸出來的。到我們這把年紀，人都會有點瘋，對不對？是男性更年期搞的鬼，你看這個推理如何？」

「這是個荒謬的假設。」

「是嗎？」

「就我所知，是。」布拉德菲爾的聲音因憤怒而顫抖。特納的聲音則僅僅比喃喃自語高一點。「但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對不對？他有沒有經手錢的事？」

「有，但我們沒短少什麼錢。」

特納轉身對著他。「看，」他說，眼睛閃著得意的光芒。「你查過。你用小人的心思忖度過他的動機。」

「也許他只是跳進河裡去了。」特納又提出一個假設，眼睛仍然盯著布拉德菲爾。「沒有性生活，他日子要怎麼過？不如跳河算了。你看這個假設如何？」

「荒謬。」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單身，性就是唯一的安慰。我不知道別人能忍多久，我自己就忍不了多久，頂多兩、三個星期就受不了。如果你是單身，性就是唯一的真實。這只是我的猜想。當然，有政治信仰是例外。」

「政治？黑廷？我不認為他一年會看報一次以上。在政治的事情上，他是個小孩子。一個低能兒。」

「他們[30]常常都是這樣，」特納說，「這正是讓人驚訝的地方。」特納再次坐下，蹺起二郎腿，背往椅背上挨，樣子像是準備追憶往事。「我從前認識一個人，他為了地鐵裡沒有空位坐而情緒失控。我想這一類人比信奉《聖經》的那些還容易走極端。會不會這就是他看不開的地方：沒資格參加你家的晚宴？他畢竟只是個臨時雇員，不是嗎？」

布拉德菲爾沒有回答。

「半個德國佬。他從不談政治嗎？」

「從不。」

「你感覺到他有政治傾向嗎？」

「沒有。」

「沒有過突然短路的時候？」

「沒有。」

「科隆打架那件事呢？」

「什麼打架？」

「五年前他在夜總會被人狠狠揍了一頓，在醫院躺了六星期。大使館企圖隱瞞這件事。」

「那時我還沒有上任。」

「他喝酒喝得凶嗎？」

「就我所知不會。」

「會說俄語或是學過俄語嗎？」

「不會。」

㉚ 指叛逃者。

「他休假都做些什麼？」

「他很少要求休假。如果休假，就我所知大多是待在家裡。他對園藝看來有些興趣。」

有好一陣子，特納毫不掩飾地掃視布拉德菲爾的臉，想要搜尋出他還不知道的事情。

「他沒有到處晃，」他說，「他不是同志。他沒有朋友，但又不是隱士。他沒有經過安全審查，而你也沒有他的相關資料。他是政治白癡，卻有辦法把你最重要的檔案弄到手。他從不偷錢，他在教堂裡彈風琴。他對園藝有點興趣，又愛鄰如己。是這樣嗎？他不好也不壞。老天爺，那他到底是什麼？大使館的太監？難道你一點想法都沒有？」特納用嘲諷的語氣說，「你就不能行行好，幫幫我這個孤單可憐的調查員？」

一條懷錶鍊垂在布拉德菲爾的背心上，粗細不超過一條金線。那是一個盡忠職守公僕的小小標記。

「你似乎刻意把時間浪費在一些不切題的事情上。我沒時間也沒有興趣玩你那個迂迴的遊戲。黑廷雖然職位不高，他的動機也許晦澀不明，但很不幸的是，他過去三個月以來有相當多機會接觸到機密資訊。我建議你，與其浪費時間猜測他的性向，不如注意一下他偷了些什麼。」

「偷？」特納輕聲重複，「有趣的字眼。」他把這個字用大寫字母寫在筆記本其中一頁的頂端，故意寫得又長又拙。波昂的天氣已經在他身上留下標記：幾塊暗色汗漬出現在他不體面的薄外套上。

「好吧，」他口氣突然暴躁起來，「我是在浪費你的時間。現在讓我們從頭開始，看看你為什麼會愛他愛得要命。」

布拉德菲爾端詳自己的鋼筆。如果你不是因為愛榮譽多些，特納的表情說，你就可能是男同志。

「你會把那寫進報告裡嗎？」

「從你的觀點告訴我，他的工作是什麼，他是怎樣的人。」

「我剛來的時候，他唯一的職責是處理德國平民對萊茵軍的索賠要求。坦克有時會輾壞農作物，流彈有時會超出射程，演習有時候會殺死牛羊。自從大戰結束後，理賠事務在德國就蔚為一門產業。在我接任參贊的兩年半前，他在這方面執行得很有聲有色。」

「你的意思是，他是專家。」

「可以這樣說。」

「聽你這樣講，我忍不住喜歡他。」

「總之，索賠是他的專長。他們一開始找他進大使館，就是為了這個。他對這件工作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不同單位做過這樣的事很多年。首先是在對德管制委員會，然後是在軍隊。」

「他在那之前是做什麼的？他早在一九四五年就來了德國。」

「他當然是以軍人的身分來到德國。下士之類的。然後他的身分就轉為民職人員。我不知道他負責哪方面工作；我想戰爭部可以告訴你。」

「他們不知道。我甚至到對德管制委員會的老檔案室去查過，所有東西都封存了。他們說要好幾個月才找得出他的檔案。」

「不管怎樣，他都選了份好工作。只要英軍一天駐守德國，演習就不會停止，而德國平民就會有

賠償的需求。你可以說他的工作雖然冷門，卻是受到我們的歐洲駐軍所保障。」

「老天，你知道有多少銀行願意貸款給這種人？」特納突然說，帶著一個有感染力的微笑。布拉德菲爾沒理他。

「他完全勝任，應該說比勝任還勝任。他對法律略知一二，不知是哪裡學來的。德國的法律和軍法他都懂一些。他是個有學習細胞的人。」

「他是個賊。」特納提醒他自己說過的話。

「如果有疑問，他就會請教大使館的法律參事。不是人人都能擔任德國農夫和英國軍隊之間的調解人，得要兩邊都能安撫，又要能擺平報社記者。那需要一些能耐。他有。」布拉德菲爾的語氣絲毫不掩飾他的藐視，補充一句：「在他那個層次，他是個談判高手。」

「在你的那個層次就不是？」

「沒有人是。」他迴避了特納的暗諷。「工作上他是獨行俠。我的前任認為讓他單獨行事是最好的，我上任之後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改變。他會在參贊處掛名，是為了讓他在紀律上受到約束，別無其他。他早上都會參加參贊處會議。很準時，從不製造麻煩。我想他某個程度上是受歡迎、被信任的。他的英語並不完美。他的交際手腕在某個範圍施展得很開，主要是針對一些歧視性不強的大使館。聽說他和南美洲國家的大使館很熟。」

「他的工作需要出差嗎？」

「常常，而且會去很多地方。跑遍整個德國。」

「一個人去？」

「對。」

「而他對軍隊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可以拿到演習報告，知道德軍的駐防地點、兵力多寡等等，對嗎？」

「他知道的遠遠不只這些。很多演習都是盟國之間的聯合演習，其中一些會測試新武器，也就可能會導致破壞，所以他也有責任知道它們的威力。總之他可以得到一大堆雜七雜八的資訊。」

「包括北約的資訊？」

「主要是。」

「他做這工作多久了？」

「從一九四八或四九年就開始了。我沒查過檔案，精確年月說不上來。總之是從英國一開始賠償平民的損失那時。」

「也就是幹了二十一年，加或減一點點。」

「那是我的估計。」

「對一個臨時雇員來說，這可是不短的時間。」

「我可以繼續說下去嗎？」

「可以，當然可以，請說。」特納說得客氣，但心裡想：如果我是你我就全盤托出。

「我接任的時候就是這情況。他是約聘人員，每年都要重新續約。他的約每年十二月到期，需要

重簽，而每次都會獲得批准。直到十八個月前。」

「也就是萊茵軍撤走的時候？」

「我們寧可說萊茵軍是被調到北約在英國的戰略預備隊去。不要忘了，德國人至今還在分攤萊茵軍的軍費。」

「我會記住。」

「不管怎樣，萊茵軍調走以後，英國在德國的軍力就只剩下空架子。撤離的決定來得相當突然，我記得我們大家都嚇了一跳。那之前對補償的問題就有過爭論，明登的萊茵軍也出現過暴動。『再造運動』那時已經開始了，學生愈來愈吵，萊茵軍成了他們做文章的好題目。撤軍是由最高層作出的決定，連大使也沒有與聞。命令一下達，一個月內萊茵軍就離開了。那時候我們都在東削西減。倫敦方面下達好多指令。他們把東西扔掉，稱之為節約。」特納再次瞥見布拉德菲爾的滿肚子怨氣，一種為自家人感覺丟臉的怒氣。

「而黑廷沒受到影響。」

「有一段時間是這樣。他很懂得看風向。」

「他仍然是臨時雇員？」

「當然。如果說他曾經有過轉正職的機會，到這時候機會也差不多流失得一乾二淨了。萊茵軍要撤走的消息一確定，他的離職通知就等於貼在牆上。單是這原因，我就覺得不該安排給他任何固定的職位。」

「噢，這樣，」特納說，「我明白了。」

「你當然可以說他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布拉德菲爾反駁道，「但你也可以說他撈夠了本。」

「你說過他負責管一些錢。」特納說。

「他偶爾會幫軍隊轉交支票。他的功能是郵箱，如此而已。他是個中間人。軍隊給他錢，他交給農人，收取收據。我固定會查他的帳戶。你知道，軍隊的查帳官是出了名的有疑心病。沒有你可以上下其手的機會。整個系統滴水不漏。」

「哪怕對黑廷也是？」

「我要說的不是這個。另外，他看來都過得很寬裕。我不認為他是貪婪的人，我沒有這種印象。」

「他的生活開銷有沒有超過他的能力許可？」

「我怎麼知道他的能力限度在哪兒？不過以他在這裡的收入，我想他的生活開銷是超過能力許可的。他在山那邊的房子非常大，顯然不是他這個等級的人住得起的。我猜他在那裡維持一定的生活排場。」

「明白。」

「昨晚我查了他失蹤前三個月提了多少錢。在星期五的參贊處會議之後，他一共提了七十一英鎊又四便士。」

「好怪的數目。」

「正好相反，一點也不怪，那是很合邏輯的數字。星期五是這個月的第十天，所以他領走的恰恰

是這個月薪水和津貼的三分之一——扣掉稅金、保險費和私人電話之後的數字。」他頓了一下。「他有一個方面是我迄今沒有強調的：他以前很謹慎。」

「你是說他現在也很謹慎。」

「我從沒逮到他說過一句謊話。他決定了要離開之後，似乎只拿走他應得的，沒有多拿。」

「有些人會說這叫高尚。」

「不偷錢就是高尚？我會說這是做表面工夫。他既然懂法律，或許會想到，如果他偷錢的話，我們就可以光明正大報警找他。」

「老天，」特納瞪著他說，「你連一點點品行分數都不願意給他。」

這時，布拉德菲爾的私人助理皮特小姐將咖啡端進來。她是個裝扮樸素的中年女性，表情嚴肅，一臉不以為然。看來她已經知道特納的來路，因為她是用一種高高在上的鄙夷眼神看他。特納很高興地察覺，她最看不順眼的是他的皮鞋，而他心想：拜託妳，鞋就是要這樣穿的啊。

布拉德菲爾繼續說：「萊茵軍一下撤離，讓他沒了工作。這就是癥結。」

「而且再也沒辦法接觸到北約的軍事情報？你是這樣說的。」

「那是我的假設。」

「哦。」特納裝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在筆記本裡寫上「假設」二字，彷彿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詞彙。

「萊茵軍撤走那天，黑廷進來找我。那是一年半前的事，距今不遠，所以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他陷入沉默，被自己的回憶震驚了。

「他好卑微，」他終於說，語氣輕柔，與他一貫的語氣相當不同，「你明白嗎？好輕量級。」這一點看來仍然讓他感到驚訝。「站在現在，我們很容易會忘了他從前有多麼的微不足道。」

「他再不會微不足道了，」特納毫不忌諱地說，「這一點也許是你得要開始習慣的。」

「當時他走進來，看來一臉蒼白，但除此沒別的異樣。他坐在那邊那張椅子。椅子上的靠枕就是他的。」他冷冷一笑，「靠枕是他的地盤標記。參贊處裡只有他有保留座。」

「也是唯一有可能會失去它的人。那靠枕是誰繡的花？」

「我完全不知道。」

「他有管家嗎？」

「就我所知沒有。」

「唔。」

「他沒有說任何關於自身新處境的話。我記得當時大家都在檔案室裡聽收音機轉播。部隊正在哨子的催促下登上火車。」

「對他來說，那可是一個深具意義的時刻。」

「應該是。我問他，我可以為他做些什麼。他說，他想當個有用的人，他注意到加韋斯頓的壓力很大，被柏林的擾攘和漢諾威的學生及各種壓力壓得喘不過氣，因此他想，說不定他可以為加韋斯頓分勞。我告訴他，他沒有資格處理內部事務，只有參贊處的固定人員才有。他說，他完全不是這個意

思，他沒有一分鐘有過非分之想。他只是想，他說不定可以分擔加韋斯頓一、兩件瑣事，比方說處理英德會社的事務——當時英德會社形同冬眠狀態。還有『遺失人口』的事㉛。這聽起來可行，我不得不同意。」

「所以你就說『好』。」

「我同意了。當然只是權宜之計。一個過渡的安排。我預估到了十二月、他工作合約屆滿時，我們就會給他離職通知；在這以前，他可以用他找到的任何工作來殺時間。我簡直是愚蠢才會聽他的話。」

「我沒這樣說。」

「不需要你說。是他得寸進尺。一個月不到，他就把參贊處所有雞毛蒜皮的雜事全攬到身上：協尋失蹤人口、處理訴願書、安排官方出訪事宜、接待突然來訪的賓客，過濾辱罵信、恐嚇信或任何壓根兒不該送進參贊處的東西。接著，他又把長才伸進社交領域：禮拜堂、詩歌班、膳食委員會、運動委員會。他甚至搞了個國民儲蓄會。這期間，他要求我給他使用『領事事務』的頭銜，我覺得沒什麼大不了，也同意了。你知道，我們這裡是沒有領事事務的，那全歸科隆的領事館管。」他聳聳肩，「就這樣，到了十二月，他又讓自己變成一個有用的人，於是獲得續約。」他拿起鋼筆，再次審視筆尖。「是我批准的。我又給了他一年。」

「你待他真好。」特納說，眼睛始終盯著布拉德菲爾，「稱得上仁慈了。」

「他在這裡沒有地位，沒有保障。他的處境等於站在門邊，他自己也知道。我想這部分是我同意

續約的理由。通常我們都會比較照顧那些我們能輕易踢走的人。」

「你為他難過。為什麼你不承認呢？這就是一個夠有力的理由。」

「對，對，我想我是為他難過。那是第一次我真的為他難過。」他露出微笑，但笑的是自己的愚蠢。

「他事情都處理得好嗎？」

「他的方法不正統，但並非沒有效率。他偏好打電話勝過寫信，但這很自然：寫東西不是他的強項。英語不是他的母語。」他聳聳肩，重複說了一句：「我又給了他一年。」

「去年十二月就到期了。聽起來真像執照。一張工作執照，一張讓他可以成為我們成員的執照。」

他繼續注視著布拉德菲爾。「一張給他當間諜的執照。而你再給他續了一次約。」

「對。」

「為什麼？」

特納再一次注意到布拉德菲爾的猶豫，而它看來意味著隱瞞。

「你不是又為他難過吧？這一次不是吧？」

「與我的感覺無關，」他啪一聲把筆放下。「把他留下來的理由，完全是客觀性的。」

「我沒有說不是。但這不代表你就不能為他難過。」

㉛ 即幫助尋找失蹤僑民的事務。

「我們這裡人手不足，而又工作過量。儘管我據理力爭，去年倫敦還是削減了我們兩名人員。津貼也減半。他們自有這樣做的理由。不只歐洲的局勢動盪，現在再也沒有哪裡是太平世界。羅德西亞、香港、塞浦路斯……英國部隊從一個地方趕去另一個地方滅火。我們半隻腳踏進了歐洲，半隻腳在外頭。還有人大談北歐聯盟；天曉得是哪個笨蛋出的餿主意！」布拉德菲爾的語氣極為鄙夷。「我們把觸鬚從華沙、哥本哈根和莫斯科都抽了出來。我們前一分鐘搞陰謀整法國，下一分鐘又與法國合作一起搞陰謀。一切沸沸揚揚，但我們還是找得到力氣去拆解四分之三的海軍和十分之九的核武。現在是我們歷來最糟的時候，也是最丟臉和最忙碌的時候。雪上加霜的是，卡爾費爾德接掌了『再造運動』。」

「黑廷用同樣的方法取得你的續約。」

「不是同樣的方法。」

「什麼意思？」

布拉德菲爾沉吟了一下。

「他有目的。我感覺得出來，但他沒有做什麼。我怪我自己。我意識到他有一種新的情緒，卻沒有追根究柢。」他繼續說，「我把他的新情緒解釋為受到外頭熾熱情勢的刺激，然後就沒有多想。我現在才明白他是在叫牌。」

「怎麼說？」

「他對我說，他覺得自己的能力還沒有完全發揮。他過了充實的一年，但覺得自己還有餘力可以

做更多。現在是多事之秋，所以他希望可以真正幫上忙。我問他想要幫什麼。他說：嗯，快十二月了，他很自然會關心《名人追蹤》的編輯進度。」

「名人什麼？」

「那是一部德國知名人物軼事的彙編出版品。我們自己的機密版《名人錄》。每年都會編一本，大使館裡每個人都會提供一些內容，例如商業科會提供商界聞人的小道消息。經濟科、參事室、新聞科、資訊科，大家各出一點力。很多材料都相當腥膻色，有些是得自祕密管道。」

「然後由參贊處負責編輯？」

「對。他又做了精準的選擇。這是另一件會妨礙我們正務的雜差。我們已經忙不過來了。編這東西的人本來應該是萊爾，但當時他人在柏林。」

「所以你把這工作交給了黑廷？」

「對，但只是權宜之計。」

「比方說，權宜到下一年的十二月？」

「可以這麼說。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很容易明白他為什麼專挑這件工作。這讓他等於得到一張進出大使館所有部門的通行證。《名人追蹤》的內容，涵蓋德國聯邦政府所有領域：工業、軍事、行政。一旦負責了《名人追蹤》的編務，他就可以打電話給任何人問任何問題，而且不用解釋理由。他可以從大使館的任何單位調檔案；商業科、經濟科、海軍室、武官室、國防室——全都會為他敞開大門。」

「而你還是沒有想到安全審查的問題？」

特納再一次聽到那種自責的語調：「沒有。」

「嗯，誰都有失察的時候。」特納平靜地說。「他就是這樣接觸到機密檔案的？」

「不只。」

「不只？」

「我們這裡不只有檔案，還有一個『檔案銷毀計畫』，目的是銷毀不再需要的檔案，以便騰出空間容納新的。它聽起來像個學術計畫，很多方面也確實是。不過，它並不是不重要。檔案室能容納的檔案有極限，而且一旦超過限度，就無法發揮最高效率。這個問題和交通壅塞很相似：我們不斷製造超過我們能消化的新檔案。這自然又是一件極度討厭的工作，我們只在抽得出空的時候才去做。有時候我們會忘記這件事，但每過一陣子，外交部就會寫信來問我們最新的數字。」他聳聳肩，「正如我說過的，道理很簡單。哪怕是像這裡的規模，我們也不能沒完沒了一直增加新檔案而都不銷毀舊的。現有的檔案室就幾乎要塞爆了。」

「黑廷毛遂自薦要做這工作？」

「正是。」

「而你同意了。」

「只是權宜之計。這工作迄今他斷斷續續做了五個月。我告訴他，有疑問就請教萊爾。但他從沒那麼做。」

「他做這件事的地方是在哪裡?他自己的房間?」

布拉德菲爾幾乎沒有猶豫。「在參贊處的檔案室裡，最敏感的檔案都存放在那兒。他知道保險庫的密碼鎖數字。他可以拿任何他想要的檔案。因為沒有記錄，我們甚至不知道他看過些什麼。除了檔案之外，還有些信件不見了;檔案室會給你明細。」

特納慢慢站起來，擦擦雙手，彷彿它們沾了沙。

「四十幾份失蹤的檔案中，有十八份是來自《名人追蹤》，其中包含一些德國高階政治人物最敏感的資料。如果仔細研讀，我們的消息管道就會公諸於世。其他的都是機密檔案，內容涵蓋英德在各種各樣議題上達成的協議，包括祕密條約和一些已公布協議的祕密條款。如果他是想要我們沒面子，簡直沒有比這更好的方式;有些檔案的日期可追溯到一九四八或四九年。」

「丟掉的還包括一份特別檔案——『與德國人正式暨非正式的談話』?」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綠檔案。需要特別的程序才能取得。」

「大使館裡一共有多少份綠檔案?」

「僅此一份。星期四早上它還在檔案室的保險庫裡。檔案官在星期四晚上注意到它不在，以為是誰調閱了。星期六早上他才開始擔心。星期日早上他向我報告了這件事。」

「告訴我，」特納說，「去年他碰到了什麼事?這兩個十二月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我是指除卡爾費爾德之外。」

「沒什麼特別的。」

「那為什麼你會開始注意他？」

「我沒有，」布拉德菲爾輕蔑地回答，「我對他談不上好惡，所以你的問題並不成立。我只是在這段期間了解到他的一些伎倆：他怎樣哄人，怎樣花言巧語。我看穿了他，就這麼回事。」

特納瞪著他。

「你看穿他什麼？」

布拉德菲爾的聲音俐落，像一條數學公式無法再簡化。「欺騙。他喜歡欺騙。這一點我想我現在已經看得很明白了。」

特納站起來。

「我要先看他的房間。」

「參贊處警衛有鑰匙。他們在等你。去找麥克米倫。」

「我想看看他的房子、朋友、鄰居。若是必要，我會去找他接觸過的外國人。我需要打破多少顆蛋我就會打破多少顆，不會多，也不會少。如果你不喜歡，可以向大使告狀。誰是檔案官？」

「梅多斯。」

「亞瑟．梅多斯？」

「我想是。」布拉德菲爾的聲音有一點點不確定，和他一貫的語氣相當不同。

「梅多斯在華沙待過，是嗎？」

「正確。」

「梅多斯會給我一份失蹤檔案的清單？」

「以及失蹤信件的清單。」

「黑廷是幫他工作？」

「當然。他也在等你。」

「我會先看看黑廷的房間。」語氣聽起來像是他已經下定決心。

「隨你便。你說你想到他的住處……」

「嗯？」

「目前恐怕不可能。從昨天開始它就在警察的保護之下。」

「這很尋常嗎？」

「什麼？」

「警察保護。」

「西布克龍堅持要這麼做。這個時候我不能跟他吵。」

「所有人員的住處都受到保護？」

「主要是較資深人員的住處。他們把黑廷的房子列入，我想是因為那裡地處偏遠。」

「你的語氣聽起來不是很肯定。」

「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那些鐵幕大使館呢？黑廷常常到他們那裡串門子嗎？」

「黑廷偶爾會去蘇聯大使館，但我不知道他多常去。」

「那個普蘭施科，他的朋友，你說他們以前是同行的夥伴？」

「十五年前的事了。」

「他們是什麼時候鬧翻的？」

「檔案裡有記載。大約五年前。」

「也就是他在科隆打架的那時期。說不定普蘭施科當時在場。」

「任何事都有可能。」

「再一個問題。」

「什麼事？」

「他的合約。如果……比方說，如果合約上星期四就到期……」

「怎樣？」

「你會再給他續約嗎？再一次？」

「我們目前的狀態非常緊繃。對，我會給他續約。」

「你一定很想念他。」

這時，萊爾從外面打開門，表情凝重。

「西布克龍打電話來過。接線生說你交代了，不接任何電話。所以我就接聽了。」

「有什麼事？」

「關於那個圖書管理員的，就是在漢諾威被打得半死的那個。愛希女士。」

「她怎樣？」

「她一個鐘頭前死了。」

布拉德菲爾默默琢磨這個消息。「查一查喪禮舉行的地點。大使必須有所表示；發一封電報給遺屬會比送鮮花有誠意。電報內容別太鋪張，只要表示他最深切的哀悼就好。找特助室談談，他們會知道怎麼措辭。英德會社那邊也應該有所表示，這事就交給你來發落。再發一封電報給圖書管理員協會，他們一直在問那位女士的狀況。另外也麻煩你幫我打個電話給海柔。她特別要求我隨時告訴她最新消息。」

布拉德菲爾指揮若定。「如果你需要什麼，」他又對特納說，「去找萊爾。」

特納看著他。

「沒別的事的話，我們就明天晚上見了。七點五十五分，可以嗎？德國人是很守時的。按照本地禮俗，我們應該在他們到之前就到齊。如果你想要進他的房間，麻煩把這個靠枕帶去。我看不出它繼續留在這裡有什麼意義。」

埃爾比諾．科克正彎身看著密碼機吐出條狀電報，這時聽到有什麼東西砰一聲落在地板上。他轉頭，粉紅色的眼睛立刻撞見站在門口的一個大漢。

「那是我的袋子。不要動它。我晚一點會再進來。」

「放一百個心。」科克說，心想：來一個搞笑的。真是走狗屎運，世界一團亂，珍妮特這幾天隨時都可能會生，漢諾威那個可憐女人翹了辮子，而現在他還得要跟一個搞笑的傢伙共用休息室。他不只嘀咕這些。德國鋼鐵工人的罷工潮迅速蔓延，而如果他是在星期五而非星期六思考過這件事，及早買進一點瑞典鋼鐵股的話，三天內就可以賺四個價位。只要每天賺百分之五，那麼想要在亞得里亞海買幢別墅就不是什麼難事。最高機密，他厭煩地讀著手上的電報，只限布拉德菲爾和密碼員閱讀。唉，這事情還會再持續多久？卡布里島……克里特島……斯派采島㉜。給我一個小島，他用高分貝唱起來，因為他的另一個夢想是出唱片。一個屬於我的小島。任何小島。除了波昂以外的任何一個小島。

5 約翰・岡特

大堂裡的人群散去。電梯門上方的大鐘顯示：十點三十五分。那些不敢溜到食堂去的人此時聚在值班櫃檯，先前警衛泡了茶，於是大家一面喝早茶一面低聲聊天，聽到腳步聲接近才噤口不語。這人的鞋跟有金屬片，踩在地板上的聲音迴盪在這仿大理石材質的牆面，像是槍靶在山谷裡引起的回音。那幾個發送公文的人員，輕輕把杯子放下，扣好束腰外衣上的鈕釦。

「麥克米倫嗎？」

這人站在樓梯的第一階，一隻手沉沉地壓著欄杆扶手，另一隻手則抓住一枚繡花靠枕。他身側左右各有一條走廊，愈往後看愈是暗沉，就像華麗城市裡通往猶太隔離區的兩條道路。

「先生，麥克米倫下班了；去三軍福利社。」

「你哪位？」

「我是岡特。我接他的班。」

「我叫特納，負責檢查空間安全。我想看看二十一號房間。」

32 前者位於義大利，後兩者則是希臘島嶼。

岡特個子矮小，是個信仰虔誠的英國威爾斯人，從父親口中繼承了對於經濟大蕭條的長遠記憶。來波昂以前，他在加地夫為警察開車。岡特領著特納走向幽暗的走廊，握住鑰匙的右手垂在身側，步姿方正，神態肅穆，像個礦工正要走進坑口。

「他們搞得有夠凶的，嚇死人，」岡特喃喃地說，讓聲音飄向在他後面的特納，「我朋友彼得．奧爾道克有個弟弟住在漢諾威，以前為占領軍工作，後來娶了個德國姑娘，開了間雜貨店。彼得當然怕得要命。他告訴我：他們都知道我弟弟喬治是英國人，怎麼辦？這裡比剛果那邊還亂——哈囉，牧師先生，你好。」

大使館的牧師坐在總機室對門的小房間裡，前方放一部手提式打字機，旁邊牆上掛著妻子的照片。他的房門大開，方便人們進來告解。「早啊，約翰。」牧師回答的口氣有一絲責備意味，讓這兩人同時想到威爾斯的上帝如何難於取悅。「你早。」岡特回應，但沒有放慢步伐。從各個方向傳來的聲音在在提醒著他們：這是一個多語的環境：清樣校對室裡以單調的德語誦讀新聞要求翻譯；旅遊科人員對著電話咆哮；各種非英語的聲音從其他走廊紛至沓來。特納聞到薩拉米香腸和第二頓早餐，又聞到新聞用紙和消毒水。他想：和蘇黎世完全不一樣；你終於身在外國了。

「在一樓工作的主要是本地雇員，」岡特提高分貝說話，「由於他們是德國人，所以不能上二樓。」他同情外國人，但是有限度——就像受專業訓練的護士對病人有克制的同情心。

他們左邊一扇門打開來，一束白光突然打在他們身上，也照亮了牆壁的粗糙灰泥和一面起毛的綠色報告欄，所有告示都是雙語。兩個女孩正要從資訊檔案室出來，看到他們便退後讓道。特納機械地

打量她們，心想：這裡就是他的世界了。次等，外國籍。兩個女孩一個提著熱水瓶，另一個抱著重重一大疊檔案。她們後方，隔著一個裝了鐵絲網的外窗，隱約看得見停車場，聽得見一個公文信差準備出發的摩托車怒吼聲。這時岡特已經轉向右，踏進另一條走道；他們停在一扇門前。就在岡特摸索著鑰匙時，特納從他肩膀後方看向門中央的名牌：「李奧．黑廷，理賠暨領事事務」。像是突然見證了一個活人的存在，或者是突然為一個死人立下紀念碑。

名牌上的「李奧．黑廷」字母約有兩英寸高，每一字母的邊緣都是對齊的，以紅綠兩色蠟筆用交叉斜線方式填滿。「領事事務」的字母大很多，而且字緣以重墨描畫出來，讓這個詞彙所代表的頭銜符合它應有的分量。特納彎身輕觸這塊名牌的表面；是用紙張裱貼在硬紙板上。儘管光線微弱，他仍看見當初用來限定字母上下高度的鉛筆痕跡，或許也界定了一個卑微人生的範圍；或者，是一種情非得已的欺騙人生。欺騙。我以為我已經看得很明白了。

「快點。」他說。

岡特打開門鎖。特納握住把手，推開門，又聽到他小姨子接電話的聲音和他自己的回答：「告訴她我要出國。」窗戶全關。熱氣從地板的油氈毯往上襲來，空氣中飄浮著橡膠與蠟混合而成的臭味。一扇窗簾微微掀開，岡特伸出手想把它拉上。

「別動它。離開窗口，留在門邊。不管誰經過都叫他走開。」他把繡花靠枕扔向一把椅子，瞇著眼打量房間。

辦公桌的抽屜都有鉻質的把手，把布拉德菲爾那張比下去了。牆上日曆的廣告在宣傳一家荷蘭進

口公司。特納儘管是個大塊頭，但他此時的動作非常輕，只審視而不碰觸任何東西。牆上一張老舊軍用地圖標示著各個占領區的範圍㉝：英國占領區塗成鮮綠色，在一片外國荒漠中像是一片沃土。像個小囚室，特納想，高度戒備；但說不定這只是鐵欄杆帶給他的聯想。一個多麼讓人想要逃脫的牢籠，不是嗎？特納嗅到一種外國氣味，但說不上來是什麼。

「嗯，好奇怪，」岡特說，「我敢說有很多東西不見了。」

特納沒有看他。

「比方說？」

「我不曉得。小玩意兒。各式各樣的小玩意兒。這是黑廷先生的房間，」他解釋說。「他很喜歡小玩意兒。」

「哪一類的小玩意兒？」

「嗯，他有一個沏茶機。會在早晨把你弄醒的那種。好可惜不在了。」

「還有呢？」

「一個暖爐。新款式，風扇形狀，上面有兩根橫杆。還有一盞燈，很妙，日本製的。燈罩可以往各個方向轉。你把燈罩往旁邊轉一點，光就會變柔和。價錢也很便宜，他說的。但我不想買一盞——現在津貼被削減了。」然後又像是安慰自己似的說：「但願他只是暫時拿回家裡用。你說他是不是在家裡休息？」

「對，應該是在家裡。」

窗臺處放著一臺短波收音機。特納彎下腰，讓視線與頻道錶板同高，並扭開收音機。他們立刻聽到一位英軍發言人令人反感的聲音，評論著漢諾威的暴動，又預期英國將在布魯塞爾談判取得成功。特納慢慢轉動頻道，豎起耳朵傾聽交替傳出的法語、德語及荷蘭語。

「我記得你說你要做空間安全檢查。」

「沒錯。」

「但你根本沒有檢查窗戶。或是鎖。」

「我會，我會。」他剛剛轉到一個斯拉夫語的電臺，現在正全神貫注聆聽。「你和他熟嗎？常進來這屋裡喝茶嗎？」

「滿熟的。喝茶的話，就要看忙不忙了。」

特納關上收音機，站直身體。「你去外面等，」他說，「把鑰匙串交給我。」

「他做了什麼？」岡特問道，猶豫了一下又說：「出了什麼事嗎？」

「做了什麼？什麼都沒做。他請了事假。我只是想單獨工作。」

「他們都說他惹麻煩了。」

「誰說？」

「大家。」

㉝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英法在德國有各自的占領區。

「哪一類的麻煩？」

「我不知道。也許是出車禍。他沒有來指揮詩歌班練唱，也沒去做禮拜。」

「他的駕駛技術很差嗎？」

「倒不能這樣說。」

部分是倔強個性使然，部分出於好奇，岡特依然留在門旁，看著特納把木頭衣櫃打開。櫃底有三個放吹風機的盒子，旁邊是一雙橡皮套鞋。

「你和他是朋友嗎？」

「不太算。主要是因為詩歌班才會有來往。」

「哦，」特納盯著他。「你是詩歌班的。我以前也是。」

「真的嗎？在哪裡？」

「約克郡，」特納以極為友善的聲音說，但眼睛繼續盯著岡特的臉，「我聽說他是很棒的風琴手。」

「我覺得很不賴。」岡特同意。

「誰是他特別要好的朋友？詩歌班裡的嗎？是女的嗎？」

「李奧和誰都不會太親近。」

「那麼他買這些吹風機做什麼？」

三個吹風機的品質和複雜度大異其趣：盒子上標示的價錢從八十馬克到兩百馬克不等。「買給誰的？」特納又問了一遍。

「我們所有人。外交官與非外交官。李奧喜歡幫人家的忙。不管你想買什麼，收音機也好，洗碗機也好，汽車也好，他都能用較便宜的價錢弄到。」

「他有門路，對吧？」

「對。」

「我想他也會從中得到點好處，對吧？」特納說。

「我沒這樣說。」

「他還會介紹馬子給你，對不對？比方說菲克斯特小姐，是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岡特回答，顯得相當震撼。

「他幫你們買東西，能得到什麼好處？」

「沒有；我不知道。」

「你們只是普通朋友，嗯？同類喜歡同類，是這樣嗎？」

「人都是這樣，不是嗎？」

「我們都是哲學家，對吧？」

「他總是樂於助人，」岡特繼續說，沒跟上特納態度的改變。「你去問亞瑟．梅多斯就會知道。李奧進檔案室工作還不到第二天，就開始幫他下樓收信。『你別費這個事了，』他對亞瑟說：『省省腿力吧。你不比從前年輕了，而且這裡有一大堆事你得忙。我去幫你把信拿上來就好。』李奧就是這樣。樂於助人。如果把他不幸的過去考慮進來，他真可以說是聖人了。」

「什麼信？」

「所有的信。保密級的，和非保密級的。他會下來一樓簽收，然後拿上去給亞瑟。」

「呃，我明白了，」特納若無其事地說，「那說不定他拿了信會順道回房間裡，喝杯茶什麼的。」

「對，他總是樂於助人。」岡特說，然後打開門。「我就不在這裡妨礙你了。」

「別走，」特納說，仍然凝視著他，「不礙事。你留著陪我聊天，岡特。我喜歡有伴。說說看他有什麼不幸的過去。」

他將吹風機放回盒裡，把一件亞麻料外套連同衣架一起取下——是酒吧服務生會穿的那種。鈕釦孔裡插了一朵枯萎的玫瑰。

「哪些不幸？」他把玫瑰扔進廢紙簍裡。「說說看，岡特。」他又一次聞到那種陌生的味道，一種他無法描述的衣櫃氣味：甜膩、熟悉、歐式，男性用的油膏和雪茄味。

「主要是他的童年。他有一個叔叔。」

「談談他叔叔。」

「沒什麼啦。他都只是說他叔叔有多笨，說他常常改變政治立場。李奧講故事的方式很可愛。他告訴我們，他和叔叔在轟炸時躲在地窖裡，用機器製造藥丸。把乾果壓碎，跟糖混合，做成一顆顆的，再裝進罐裡。李奧說他會對藥丸吐口水，當作是對他叔叔吐口水。我太太聽到這個非常震撼，但我告訴她別傻了，那是一種失怙心理。他不像妳擁有父母之愛。」

特納摸索了外套的幾個口袋後，小心翼翼地把它從衣架上拿下來，抓住兩個肩膀，往自己魁梧的

骨架子比了比。

「他是小個子嗎？」

「他很講究衣著，」岡特說，「總是穿得很稱頭。」

「跟你身材差不多？」

特納把外套拿向前，但岡特一臉厭惡地往後退。

「他比我矮，」岡特說，眼睛仍然盯著外套。「他是舞者的體型。走路像隻花蝴蝶。你會覺得他整天穿著舞鞋。」

「他是同性戀嗎？」

「當然不是。」岡特說，再一次感到震撼，而且臉紅起來。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

「他是正經高尚的人，這就是理由。」岡特怒沖沖地說，「你這樣問，好像他犯了什麼錯似的。」

「盡忠職守嗎？」

「非常。對人很有禮貌。雖然是外國人，卻從不會大小聲或傲慢無禮。」

「他還說了他叔叔什麼？」

「沒有別的了。」

「他的政治立場如何？」他望向桌子，端詳抽屜上的鎖。

把外套扔到一把椅子後，他伸手向岡特要鑰匙，岡特不情不願地交給了他。

「我不知道。我對他的政治立場一無所知。」

「有誰說他犯了什麼錯嗎？」

「你。你一直追問打聽他的事。我不喜歡這樣。」

「不知道他犯了什麼錯事，會讓我這樣一直查探他？我很好奇。」

「天曉得。」

他拉開最上一格抽屜。「你有這樣子的日記本嗎？」

日記本封皮是藍色的人造皮，壓印著金色的線框和王冠。

「沒有。」

「可憐的岡特，你會不會太保守了一點？」他翻動日記本，由後面往前翻。他一度停下來，皺起眉，在他的黑色筆記本裡寫了什麼。

「那是領事級以上人員用的，所以我沒有。」岡特說，「給我我也不願意收。」

「他曾經想送你一本，對不對？我猜這是他偷摸來的另一樣東西。他從檔案室弄來一疊這樣的本子，分贈他在一樓的老友們，對不對？『拿去用吧，小伙子們。樓上堆滿寶物呢，拿去當紀念品吧。』他說話是不是就這調調，岡特？但基督徒的操守讓你拒絕接受，對不對？」特納闔起日記本，拉開下一格抽屜。

「他這樣做了又怎麼樣？有人叫你去翻他的抽屜嗎？偷了幾本日記本又怎樣？有那麼大不了嗎？」岡特的威爾斯腔像脫韁野馬般跑了出來。

「你是基督徒，岡特。你比我更清楚撒旦的伎倆。小錯會引來大過，不是嗎？你今天偷一顆蘋果，明天就會想劫持一卡車的蘋果。你知道這個道理，岡特。他還告訴了你些什麼？還有其他童年回憶嗎？」

他找到一把拆信刀，銀質，刀柄寬扁。特納看到刀柄上的刻字。

「瑪格麗特贈與L・H・㉞。不知道誰是瑪格麗特？」

「從沒聽過這名字。」

「他訂過婚，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對方是愛克曼小姐。瑪格麗特・愛克曼。想起來了嗎？」

「沒有。」

「他有沒有談過他在軍隊裡的事？」

「他愛軍隊。他說在柏林的時候常常去看騎兵跳欄。他喜歡看。」

「他待的是步兵團，對嗎？」

「我不清楚。」

特納把拆信刀擱到一邊，放在藍色日記本旁，又在筆記本上寫了點什麼，接著從抽屜裡拿起一個

㉞ 李奧・黑廷的名與姓的第一個字母。

小而扁平的荷蘭雪茄盒。

「他抽菸？」

「他愛抽雪茄。他只抽雪茄。他身上總是帶著菸，不過我只看過他抽雪茄。我聽說參贊處有一、兩個人抱怨過；我是說抱怨雪茄的味道。他們不喜歡。但李奧有時很頑固。」

「你來這裡多久了，岡特？」

「五年。」

「他在科隆跟人打了一架。那時你來了嗎？」

岡特猶豫了一下。

「只是一點肢體衝突。他們說是他自找的，就這樣。」

「怎麼發生的？」

「我不知道。他們說是他咎由自取。這是從我上一任那裡聽來的，說有個晚上他被抬回來，簡直面目全非。順便說一件事，他這人有時候很好鬥，我不能否認這個。」

「誰？誰送他回來的？」

「我不知道。我沒問。我不想刺探別人的隱私。」

「他常常打架嗎？」

「不會。」

「有沒有牽涉到一個女人呢？比方說，瑪格麗特·愛克曼？」

「我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那麼好鬥？」

「我不知道，」岡特說，再一次被疑心與好奇兩種感情拉扯。「你幹麼追問這個？」岡特喃喃地說，語帶攻擊意味，但特納沒理他。

「沒錯。千萬別刺探別人隱私，千萬別說朋友閒話，上帝不會高興。我佩服堅守原則的人。」

「我不在乎他做了些什麼，」岡特鼓起勇氣說，「他不是壞人。他是有一點牛脾氣，但歐陸的人都這樣。這大家都知道。」他指指書桌和打開的抽屜。「但他沒有壞到應該被這樣對待。」

「沒人有這麼壞。知道嗎，沒有誰會壞成這個樣子。我們都是好人，對不對？讚美詩不就這樣唱的？他彈過的，你我也一定唱過的。讚美詩有一個奇妙之處：唱過了就不會忘記。就像打油詩一樣。我敢說，上帝創造讚美詩的時候故意這樣設計的。告訴我，他小時候還學了些什麼？他坐在叔叔的大腿上學到了什麼？」

「他會說義大利語。」岡特突然說，就像是打出一張一直保留著的王牌。

「哦，他會義大利語？」

「他在英國學的。在農業學校念書的時候。其他同學因為他是德國人而不肯跟他說話，所以他習慣騎腳踏車找義大利戰俘聊天。他學會義大利語以後就沒忘過。他的記憶力好得要命。從來不會忘記別人對他說過的任何一句話。我可以保證。」

「了不起。」

「他有一顆了不得的腦袋，只可惜沒有你那些優勢。」

特納面無表情看著他。「誰說我有什麼優勢了？」

這時他打開另一個抽屜，裡面塞滿各種任何辦公室裡都會看到的小東西：釘書機、鉛筆、橡皮擦、外國錢幣和用過的火車票。

「詩班多久練唱一次，岡特？一星期一次，對吧？你們一起愉快地唱詩歌、禱告，之後你們會找個地方喝杯啤酒，他會告訴你有關他的一切。另外你們還會外出，坐長途公共汽車出遊，我猜是吧？我們都愛這樣的活動，對不對？團體性質的精神活動。集體出遊，詩歌班。李奧都會來，對嗎？來認識每個人、聽點私房話、握握每個人的小手。聽起來他一定很能逗人開心。」

特納一面說話一面在筆記本裡記下他找到的東西：針線，一包針，各種顏色和藥方的藥丸。岡特按捺不住好奇心，走近了些。

「嗯，不只那樣。你知道嗎，湊巧我就住在頂樓，大使館頂樓的公寓住間。那裡本來是該給麥克米倫的，但他孩子太多了，總不能讓孩子在頂樓跑來跑去；我們每星期五練唱，在會議室——會議室在大堂另一頭，出納室旁邊。練唱完，他就會到我的住處喝杯茶。你知道，我有幾個杯子是專門喝茶用的。我想要回報他，他為我們做那麼多事，幫我們買這買那的。他喜歡喝茶。他也喜歡在壁爐邊取暖。我一直覺得他喜歡家的感覺。他是個沒有家的人。」

「是他告訴你的？說他沒有家人？」

「不是。」

「那你怎麼知道？」

「太明顯了，用不著他說。他也沒受過多少教育，很容易就套出話。」

特納找到一瓶黃色藥丸，他抖了一些到手掌，細細地嗅了嗅。

「幾年來都是這個樣子？練唱完後就到你家開心閒聊？」

「不是喔，以前他沒怎麼注意我。直到幾個月前。我也不想太主動接近他，他畢竟是外交官。直到近期我們才發現彼此有相同的興趣；都是『放逐者』的會員。」

「『放逐者』？」

「『放逐者汽車俱樂部』。」

「有多近期？他什麼時候和你熱絡起來的？」

「新年，」岡特顯得很困惑。「對，就是一月的時候。他從一月起就像變了個人似的。」

「今年一月？」

「沒錯，」岡特彷彿第一次意識到這點。「今年一月。也就是他開始幫忙亞瑟工作以後。亞瑟對他影響很大，使他變得更加沉默。我會說這是很大的改善。我太太也這麼同意。」

「他還有哪些改變？」

「主要就是變得會沉思。」

「一月起他和你熟稔起來；新年來了，而李奧砰一聲變得會沉思了。」

「對，變得更穩重。像是生了病似的。我們都很訝異。」

特納再次望向牆上的地圖，先是看正中央，然後望向兩邊，注意到幾個現已消失了的單位上的圖釘釘孔。舊書櫥裡堆著一落問卷調查報告、剪報和雜誌。

「你們都聊些什麼？」

「沒什麼重要的。」

「聊政治嗎？」

「我本人喜歡聊政治話題，」岡特說，「但不怎麼喜歡跟他談。你不太知道談到後來會怎麼樣。」

「他會生氣？」

剪報都是有關「再造運動」的報導，那些調查報告則顯示卡爾費爾德的公眾支持度持續增加。

「他很敏感。敏感得像女人。小小一件事就可以讓他難過，一句話就足以傷害他。他真的很脆弱，而且安靜。這也是我從來搞不懂科隆那件事的原因。我跟我太太說，如果是李奧挑起了那場爭端，那他一定是被鬼附身了。但他不是看過很多了嗎？」

特納翻到一張柏林學生暴動的照片。兩名學生抓住一個老年人的手臂，另一個學生用手背掌摑老人：整張手揚起來，光線把手指指關節照得分外分明，看起來宛如雕刻品。這幅照片被人用紅色圓珠筆圈了起來。

「我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碰觸到他的私事，隱痛之類的。」岡特繼續說，「我有時會想這件事情。我太太和他同處一室時從來不是太自在，但我對她說：『我可不想做李奧在做的那些夢。』」特納站起來。

「他夢到什麼？」

「就只是夢吧。我猜是他看過的事情。他們說他看過很多事。各種殘暴行徑。」

「誰說的？」

「好事者。大使館裡有一個司機，好像是馬庫斯。他已經走了。他四六年在漢堡和李奧看過一幕。嚇壞了。」

特納翻開書櫃裡一本過期的《星週報》，裡面登了幾張不來梅暴動的跨頁照片。在其中一張裡，卡爾費爾德站在一個高高的木平臺上演講，臺下學生如痴如醉地吶喊。

「我想，那些東西糾纏著他，」岡特說，從特納的肩旁打量雜誌裡的照片，「他不時會談到法西斯主義。」

「是嗎？」特納輕柔地說。「說一說這個，岡特，我喜歡這方面的話題。」

「嗯，只是有時候，」岡特的聲音有點緊張。

「有時候他會愈談愈激動。他說，歷史會重演，到時西方會袖手旁觀，而銀行家會下場來玩，然後一切就完了。他說，等到一切的決定都出自蘇黎世或華盛頓方面，那時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就都不再有意義。從最近事態的發展你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他說。唔，我得承認，他說得一點都沒錯。」

有片刻時間，聲音停止了。沒有車聲、機器響，或是人語。除了自己的心跳，特納什麼都聽不見。

「那麼解救之道是什麼？」

「他沒有方法。」

「比方說，他打算採取什麼個人行動嗎？」

「他沒說。」

「是靠上帝嗎？」

「不，他不是信徒。不是發自心底的信徒。」

「要靠良知嗎？」

「我說過了，他沒有講。」

「你有沒有暗示過，你們兩人可以合力扭轉局面？」

「他不喜歡那樣，」岡特不耐煩地說，「他不喜歡有拍檔。我是說，涉及他自己的事情時。」

「你太太為什麼不喜歡他？」

岡特猶豫了一下。

「他在我家的時候，我太太喜歡靠近我，只是這樣。不是因為他說了或做了什麼。她只是想靠近我。」他深情地微笑。「你知道夫妻都是這樣，這很自然。」

「他會待很久嗎？一坐好幾小時？他會向你太太送秋波？」

「不准這樣說！」岡特厲聲說。

特納離開桌子，再次打開壁櫥，注意到印在橡膠鞋底的號碼。

「況且，他不會待太久。他喜歡晚上工作。我是說最近，他對我說：『約翰，我想有一點自己的

貢獻。』他是有的。他為這幾個月來的工作自豪。他的工作真的很出色，有目共睹。他有時會工作到半夜，甚至一整晚。」

特納的淡色眼珠定睛看著岡特黝黑的臉。

「他會？」

他把鞋子丟回衣櫥，兩隻鞋子碰撞櫃子的聲音在一片寂靜之中顯得詭異。

「你知道的，他有很多工作要做。滿滿的責任感。他是人才，真正的人才。李奧就是這樣的人。他待在一樓真是浪費。」

「一月開始的每個星期五晚上都是這樣嗎？練唱完，就到樓上你家，喝茶聊天，等到整個地方都靜悄悄之後，他就下樓工作。是嗎？」

「規律得像發條。事前都會準備好。先是練唱，然後上樓喝茶，等所有人都走光了，再回檔案室工作。『約翰，』他會說，『我不喜歡在鬧哄哄的環境裡工作。我受不了。我喜歡寧靜祥和。我不年輕了，這點我不能否認。』他會帶一個袋子，裡面一應俱全：熱水瓶、三明治。他很有效率。」

「他會在夜間工作日誌上簽名嗎？」

岡特愣住了，終於如夢初醒，聽出特納單調低沉的嗓音裡所包含的殺傷力。特納把壁櫥兩扇木板門砰地闔上。「還是說你懶得管？要他登記是不對的，不是嗎？你不能對客人公事公辦，何況他又是外交官，紆尊降貴光臨了你家。所以你就讓他在三更半夜自由來去，對不對？你把他看成家人，是吧？家人之間是不講究繁文縟節的，不是嗎？基督徒不會這樣做的，不是嗎？我猜你也不知道他是什

麼時候離開大使館的吧？半夜兩點，還是四點？」

岡特必須屏息靜氣才能聽到特納的話，因為這些話說得非常輕，非常柔。

「還有他的那個袋子，」特納繼續用極低的嗓門說，「我猜，往袋子裡面看也是不得體的吧？比方說打開那個熱水瓶來看。上帝不會高興的，對不對？別擔心，岡特，這事死不了人的。沒有什麼事情是喝茶和祈禱解決不了的。」特納站在門邊，而岡特身不由己地看著他。「你們在玩快樂家庭的遊戲，對不對？他給你搥背，讓你舒服。」特納模仿他的威爾斯腔，繼續說，「『看看我們充滿美德……彼此相愛……我們是世上的鹽[35]……但抱歉不能讓她跟你上床，那是我的專利。』嗯，岡特，你這一回倒大楣了。別人說你只是警衛，但他只用了半個銅板就把你迷得一楞一楞。」特納把門打開。「他現在正在請事假。記住這一點，否則你就會惹上比現在更大的麻煩。」

「你來的世界也許是這樣，」岡特恍然大悟，瞪著特納說，「但我的世界不是。所以你別來這裡教訓我，特納先生。我只是對李奧做我該做的事，我不後悔。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讓你的腦子歪七扭八。毒藥，對，一定是毒藥。」

「去死吧。」特納把鑰匙串扔給他，但岡特沒有接，任由鑰匙落在自己腳前。

「如果你還知道他什麼事，最好現在就告訴我。嗯？」

岡特搖頭。

「好事者還說了些什麼？詩班裡有漂亮小妞，對不對？你可以告訴我，不會吃了你的。」

「我沒聽到什麼。」

「布拉德菲爾對他有什麼想法？」

「我怎麼知道？你自己問布拉德菲爾吧。」

「他喜歡他嗎？」

岡特的臉沉了下來。

「我沒有理由要告訴你，」他厲聲說，「我不會說我上司的八卦。」

「誰是普蘭施科？你聽過普蘭施科這個名字嗎？」

「沒聽過。不知道。」

特納指了指堆在書桌上的東西。「把它們拿去密碼室，我稍後用得上。還有剪報，把它們交給密碼員，要他簽收，明白嗎？把所有不見了的東西列一張清單給我。任何他帶回家去了的東西。」

他沒有立刻去找梅多斯，而是走到外面，站在停車場旁的草地邊上。光禿禿的野地上薄霧瀰漫，街上車流如同翻滾的怒海。紅十字會大樓在外覆的鷹架之下顯得暗沉，頂樓停著一部橘色的起重機。警察們一臉好奇地看著他，因為他一動也不動，愣愣地看著地平線。但地平線只是一片朦朧。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像回應命令那樣，轉過身，慢慢走回前庭臺階。

「你整天進進出出，」那個黃鼠狼臉的下士對他說，「應該去弄個通行證來戴。」

㉟《新約聖經》裡，耶穌把基督徒比喻為「世上的鹽」。

檔案室裡混雜著灰塵、火漆和油墨味。梅多斯在等他，神色憔悴而疲倦。特納在辦公桌與檔案之間找路走向他。他並未起身相迎，只是看著特納，露出鄙夷的神情。

「為什麼他們要派你來？」梅多斯問。「找不到別人了嗎？這一次你準備毀掉誰？」

6 記憶人

他們站在一個小密室裡，這裡既是保險庫，也兼辦公室。窗戶有兩道屏障，一道是細網眼鐵絲網，一道是鋼柱。密室旁邊的房間不斷傳來腳步聲和紙張窸窸窣窣的聲音。梅多斯身穿黑色西裝，翻領的邊緣別滿別針。沿著牆面有幾排貯藏櫃，每一櫃上都有編號名牌和密碼鎖。

「在所有我發誓絕不再見的人裡——」

「特納排名最前面。好啦好啦，不只你這樣想。我們趕快把事情弄完吧，好嗎？」

他們坐下。

「她不知道你來這裡，」梅多斯說，「我也不準備告訴她。」

「很好。」

「他倆見過幾次面，但兩人之間什麼事都沒有。」

「我會離她遠遠的。」

「好，」梅多斯沒有看特納，而是看著他背後的貯物櫃。「你最好這樣。」

「你要不要設法忘記在你面前的人是我？」特納說，「放輕鬆。」這瞬間，光影下他的表情看起來很柔和，感覺像梅多斯的臉一樣蒼老，也一樣疲倦。

「我會把事情一口氣都告訴你，」梅多斯說，「我會跟你說我知道的全部，然後你就離我愈遠愈好。」

特納點頭。

「事情要從『放逐者汽車俱樂部』講起。」梅多斯說。「嚴格來說，我是在『放逐者』才和他熟起來的。我喜歡車，一向如此。我買了一輛『路華』，三千CC，想在退休之後……」

「你來這裡多久了？」

「一年了。對，距今一年。」

「直接從華沙來？」

「我們在倫敦待了一段時間。然後他們就派我來這裡。我五十八歲了，只剩下兩年。我經歷過華沙的事情以後，什麼都看開了。我只想照顧她，讓她好起來……」

「好。」

「我很少出門，但還是參加了『放逐者』。會員大多是英國和大英聯邦的公民，都是正派的人。我主要是考慮到邁拉才會參加這個。『放逐者』一星期會有一個晚上的活動，夏天有大會師，冬天有團體出遊。我想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可以帶邁拉一起去，讓她有事做，我又可以看住她。她自己也想參加，至少最初是這樣。她很空虛，想要有伴。不是整天只對著我。」

「好。」特納說。

「我們參加的時候，那是很棒的團體。不過就像任何俱樂部都會有起有落，端看主事者是誰。人

對了，就可以很好玩；碰到一群糟糕的人，就什麼都可以亂。」

「黑廷在那裡是要角，是嗎？」

「你讓我照自己的節奏說話，行不行？」梅多斯的態度堅定，一臉不以為然，像個糾正兒子的父親。「不，他不是要角，那時還不是。他只是會員，單純的會員。我不認為他常常參加活動，可能六次裡還不到一次。到了十一月，我們舉行年度會員大會。對了，這次你沒有帶黑色筆記本來嗎？」

「十一月，」特納動也沒動，「年度會員大會。五個月前。」

「那時候的氣氛很特別。卡爾費爾德已經得勢了大約一個半月，我們都好奇他接下來會怎麼做。當時俱樂部的會長是勒克斯頓，但他就要調去內羅比了，而康樂祕書安特里也接到通知，說會被調去韓國。所以大家都浮躁不安，醞釀要選舉新的幹部，排好新的行程，敲定冬天的旅遊活動。李奧就在這個時候冒出頭，某個意義下也是他邁向檔案室的第一步。」

梅多斯陷入沉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這麼蠢，」他說，「一直不知道。」

特納等著。

「我從來沒注意過他這人，他並不熱中『放逐者』的活動。而且他的名聲不怎樣……」

「怎麼說？」

「他們說他有一點吉普賽人脾氣，老是喜歡騙人。還有一些關於他在科隆的傳言。老實說，我不喜歡我聽到的事情，也不希望他和邁拉攪和在一起。」

「科隆的什麼事？」

「只是傳言。他跟人打了一架；夜總會的鬥毆。」

「沒有細節？」

「沒有。」

「當時在場的還有誰？」

「我不知道。我剛才說到哪兒？」

「『放逐者』的年度大會。」

「對，冬季出遊。我們在大會上討論出遊的事。安特里問大家：『哪位有好建議嗎？』李奧就站起來。他坐在我們前三排。我問邁拉：『怪了，他站起來幹麼？』哦，原來他是想提議。他說他認識一個住在柯尼希斯溫特的老先生，擁有一隊駁船，非常有錢，並且對英國人很有好感；這老先生同意借我們兩艘駁船和兩組船員，把整個俱樂部的成員載到科布倫茨玩，再載回來。他說他這是為了回報對英國人在占領時期曾照顧過他。李奧認識很多這一類的人。」梅多斯深情地微笑，把他憂愁的五官襯得更形明顯。「李奧說，那老先生不但沿途會提供我們蘭姆酒和咖啡，到了科布倫茨之後還會招待一頓豐盛的午餐。李奧把整個計畫都擬好了，他估計每個人只要二十一馬克，就可以涵蓋全部的開銷，包括要送老先生的一份禮物。」梅多斯停頓了一下。「我無法長話短說，我沒有那種本領。」

「我可沒說什麼。」

「你不耐煩，我感覺得出來。」梅多斯暴躁地說，嘆了口氣。「大家都喜歡這個安排。你知道人都是這樣的：只要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他就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猜我們之中有些人認為他是在沽名釣譽，但沒有人在意。他這樣做可能是在為競選幹部鋪路，那又如何？他做了事而被選上，也是應該的。花費便宜得沒話說。安特里馬上就要走，沒有什麼好損失的。他附和李奧，提議交付表決，並獲得通過，沒有半句異議。大會一結束，李奧就逕自朝我和邁拉走過來，臉上堆著笑。『她會喜歡的，』他說，『邁拉會喜歡的。』好像他剛才的建議是為她而提似的。我說對，邁拉會喜歡，然後請他去喝了一杯。我覺得應該請他喝一杯；他做了那麼多事，卻沒有得到誰的誇獎。我為他感到難過，也對他心懷感激。」他補充說，「我至今還感激他。那趟出遊相當盡興。」

他陷入沉默。特納等著，看這老頭子與自己內心的衝突與困惑角力。波昂永不疲倦的心跳聲從裝了欄杆的窗戶透進來：遠處傳來電鑽和起重機的嗡嗡聲，與汽車徒勞飛馳的呻吟。

「老實說，我本來以為他想追求邁拉。」他終於開口，「我一直防著這個。但始終看不出一點跡象，兩方面都沒有這意思。自從華沙那件事之後，我變得很敏感。」

「我相信你。」

「我不在乎你相不相信，我只是說實話。」

「他在這方面的名聲不好，對吧？」

「是有那麼一點。」

「跟誰？」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按自己的方式講下去。」梅多斯望著自己的手，「我不準備略過那些廢話。特別是對你。我們在這個地方談話本來就夠荒謬的。」

「我會自己找出重點。」特納的臉色凝重得像個死人。「雖然會花我比較多的時間，但你用不著擔心。」

「出遊那天冷得要命，」梅多斯往下說，「小塊小塊的冰浮在河面上。景色好美——抱歉，我知道這個對你來說沒有意義。就像李奧所說的，沿途有蘭姆酒和咖啡招待，小孩則有熱巧克力喝，大家都愉快得不得了。我們從柯尼希斯溫特出發，上船之前還先在李奧家喝了一杯。從登船的那一刻起，李奧就把我們照顧得無微不至，我是說我和邁拉。他眼中只有我們兩個。這對邁拉很受用。他為邁拉圍上披肩，又說笑話趣事給她聽……離開華沙以後我沒看她笑得那麼開心過。她自己也反覆告訴我：『我好幾年沒這麼開心了。』」

「什麼樣的笑話？」

「主要是關於他自己的……一個接一個講不完。有件趣事發生在柏林。他推著一車子檔案要穿過閱兵場，當時場上有騎兵正在操練，軍士長坐在馬上。可想而知，想把手推車推過操練中的騎兵會造成何等的混亂……他能模仿各種聲音。一下子扮演軍士長，一下子扮演軍士長的護衛……最絕的是他還能夠模仿喇叭的聲音。真的很厲害，很神奇的天賦。很好玩的人……真的很好玩。」

他瞅了特納一眼，像是等著他反駁，但特納面無表情。「回程途中，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亞

瑟，我想跟你說句悄悄話。』說句悄悄話——這就是他。你知道他說話的調調。」

「不知道。」

「推心置腹。把每個人都當成特別的人對待。他對我說，『布拉德菲爾找過我，想派我到檔案室幫你一把，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之後再回覆他。』他是在暗示，如果我不喜歡，他就會拒絕。我不怕告訴你，聽他這樣說，我吃了一驚。我不知道該怎麼想。他畢竟是個二等祕書……身分似乎不適合。而且坦白說，我不認為我完全信得過他。所以我就問：『你有這方面的工作經驗嗎？』他說很久以前有過，而他常常夢想可以再做同樣的工作。」

「是什麼時候的事？」

「什麼什麼時候？」

「他什麼時候處理過文件檔案？」

「我猜是在柏林工作的時候。我沒有問他。我們從來不問他的身世背景，擔心會引發什麼。」

梅多斯搖搖頭，繼續說：「那個安排看來不太恰當，但我能怎麼說？『那要看布拉德菲爾的意思，』我對他說，『如果他要派你來檔案室，而且你也想來，那裡的工作就夠你做。』坦白說，我有點擔心。我甚至想去找布拉德菲爾談談，但我最後沒去。我想，最好的方法是讓事情不了了之。有一段時間也真是如此。那時，邁拉的情況又轉壞了，倫敦有內閣危機，布魯塞爾那邊為了黃金價格吵得不可開交，卡爾費爾德又在德國鬧得沸沸揚揚。還有英國代表團的人事任命問題、貿協的抗爭，再加上同志內鬨等等，檔案室忙得像蜜蜂窩，我根本沒空去想黑廷這個人。他那時是『放逐者』的康樂祕

書，而我很少在其他地方見到他。他其實是無足輕重的人物，而我有太多別的事要掛心。」

「我明白。」

「然後有一天，布拉德菲爾突然說要見我，就在聖誕假期前幾天，大約是十二月二十號。他先問我『檔案銷毀計畫』進行得如何。我有點吃驚，因為那幾個月我們忙翻了，誰都不會想到要弄『檔案銷毀計畫』。」

「現在起你把話說得詳細一點。每個細節我都想知道。」

「我說，進度落後了。然後他問，要是他派個人來檔案室幫忙做這個，我意下如何？他說有人給他建議了人選，但尚未定案，他想先知會我。有人說黑廷也許幫得上我的忙。」

「誰建議的？」

「他沒說。」

他們兩人同時一凜，各有各的困惑。

「不管是誰向布拉德菲爾提議的，」梅多斯說，「都毫無道理可言。」

「這正是我納悶的。」特納說完，陷入沉默。

「所以你答應布拉德菲爾了？」

「沒有。我告訴他事實：我不需要黑廷幫忙。」

「你不需要他？你對布拉德菲爾這樣說？」

「你別這樣激我。布拉德菲爾很清楚，我不需要任何人幫忙。至少『檔案銷毀計畫』不需要。我

十一月才去過倫敦的文庫署，那時卡爾費爾德剛剛開始作亂。我告訴文庫署的人，我有點擔心『檔案銷毀計畫』。我說進度落後了，是不是可以等危機過後再重新開始。他們說可以，叫我先放下銷毀計畫。」

特納瞪著他。

「布拉德菲爾知道這個？你確定他知道？」

「我給他送了一份談話摘要。但他絕口未提。我問他的私人助理，她說很確定已經把摘要送給布拉德菲爾了。」

「在哪裡？那份摘要現在在哪兒？」

「沒有了。那是一份普通等級的摘要，布拉德菲爾有權決定要不要保留。但文庫署的人全都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他們後來得知我們還在忙銷毀計畫，都相當驚訝。」

「你在文庫署是和誰談？」

「一次和麥斯威爾，一次和考德里。」

「你提醒過布拉德菲爾這件事嗎？」

「我試過一次，但我才開口就被他打斷。『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說，『黑廷會在一月中開始幫你的忙，他會負責《名人追蹤》和檔案銷毀計畫這兩個部分。』這意思是，我喜歡與否都得忍受。『你可以忘掉他的外交人員身分，』他說，『把他當成你的下屬看，愛怎樣對待他就怎樣對待他。』但他會在一月中開始到檔案室工作，這是既定事實。』你知道他是怎樣把人踢來踢去的，特別是黑廷。」

特納在筆記本上寫字，但梅多斯沒注意這個，繼續說：「這就是他進入檔案室工作的始末。我說的是實話。我不想要他。我不信任他，至少是不完全信任，而我從一開始就讓他知道這一點。他能幫我什麼呢？」

一個女孩端來咖啡，一塊毛織品蓋住茶壺，方糖則是一顆顆包裝好，外包裝紙上印有三軍福利社的標記。特納對女孩微笑，但她視而不見。他聽見有人大聲談起漢諾威。

「聽說英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糟，」梅多斯說，「暴行、示威、抗議。你們這一代是怎麼搞的？我們對你們做了什麼？我真是不明白。」

「現在，談一談他進入檔案室工作之後的事。」特納說。他想，有父親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你與他各有各的價值觀，鴻溝寬得有如大西洋。

「他一來，我就對他說：『李奧，別擋路。不要在我身邊轉來轉去，也不要去煩其他人。』他聽話得像隻綿羊。『放一百個心，亞瑟。你怎麼說我怎麼做。』我問他手頭有沒有事情可做。他說有，《名人追蹤》就夠他忙一陣子的了。」

「真是夢幻，」特納輕柔地說，也終於把眼睛從筆記本上移開，抬起頭。「先是赤手空拳打入了『放逐者』的核心，然後哄你說睡覺去，這些瑣事我來做；再來是去哄布拉德菲爾，而在幾個月內就得到了檔案室的差事。我想他應該會笑得合不攏嘴。他是怎樣的人？囂張嗎？」

「他很安靜。一點都不囂張，我會形容他低調。跟他們告訴我的是完全兩個人。」

「誰告訴你的？」

「唔……我不知道。很多人不喜歡他，更多人嫉妒他。」

「嫉妒他？」

「他是外交官，不是嗎？就算是臨時的，還是個外交官。他們說他只要兩星期就能接管檔案室，然後以九折出售檔案。你知道什麼叫閒言閒語。但他變了。就連科克和強尼都承認這點。你幾乎可以說出他是哪一天開始變的，他們說就是危機開始的那一天，他變了個人，靜了下來。」梅多斯搖搖頭，像是痛恨看到一個好人走上歧路。「他很有用。」

「我來猜：他的能力讓你驚豔。」

「我不知道他怎麼辦到的。他對我們這類的檔案室一無所知，可我想破腦袋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能接近參贊處裡面的誰、去打聽什麼。但是到二月中，《名人追蹤》就編好了，而『檔案銷毀計畫』也重新上了軌道。我們都在他四周忙得團團轉：卡爾費爾德、布魯塞爾談判、聯合政府危機，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李奧不動如山，一點一滴把銷毀計畫趕上進度。任何事情教過他一遍，他就不會忘，而我想這就是一半的祕密所在：他有超強的記憶力。我不認為他會忘掉任何人跟他說過的任何話。他會用眼睛聆聽。」梅多斯搖頭，「記憶人——強尼喜歡這樣稱呼他。」

「很方便的能力——對一個檔案管理員來說。」

「你看事情的角度完全不一樣，」梅多斯終於說了，「你分不出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我哪裡弄錯了，請隨時告訴我，」特納這麼說，一直在寫筆記，「我會很感激。」

「『檔案銷毀計畫』是個怪異的遊戲，」梅多斯用沉思的語調說，像是一個在評論自己技藝的人。

「一開始你以為很簡單：你挑出一個大檔案，比方說包含二十個卷宗的檔案。我給你一個例子：解除武裝。那是一個真正的大雜燴。你當然會先翻開較早期的卷宗，看看它們的日期與內容，對吧？你會找到什麼？《拆解魯爾區的工業設施，一九四六年》；《管制委員會對手槍執照的配額，一九四九年》；《重建德國的軍事潛力，一九五〇年》。有些文件實在太過老舊，你只會想笑。如果你翻開最近期的卷宗，會看到什麼樣的標題？《聯邦德國國防軍的導彈彈頭》。兩相比較，你會想，好吧，把舊的那些燒掉吧，它們已經毫無參考價值了。依照這個標準，至少有十五個卷宗是可以清掉的。但那個解除武裝的檔案掛名的負責人是誰？萊爾。所以你就跑去問他：『請問我們可以把一九六〇年以前的卷宗銷毀嗎？』『不反對。』好，搞定了，對吧？」梅多斯搖搖頭，「才怪。還早咧。你不可能就這樣把那十五個卷宗丟進火堆，因為你得考慮最開頭的地方：你得從建檔的索引系統開始清理。裡面包含條約嗎？有的。那就去徵求法律隨從官的同意。裡面涉及軍事上的參考價值嗎？去徵求軍事隨從官的同意。倫敦那邊有副本嗎？沒有。這樣，我們就得坐下來，再等兩個月，因為沒有文庫署的書面批准，任何原件都不能銷毀；懂我意思嗎？」

「懂。」特納等著他說下去。

「再下來還有互相參照的項目，也就是同一系列的姊妹檔案：它們會受到影響嗎？它們也可以一併銷毀嗎？還是為了安全起見該把部分東西留下來？為了搞定一個檔案，你得把整個檔案室都走遍，每個角落都翻遍。一開了頭就會沒完沒了，沒有東西是神聖到你不可碰觸的。」

「那我想這工作一定讓他愜意無比。」

「檔案室的工作是不設限的，」梅多斯說，像在回答一個問題，「也許你會不苟同，但這是我所知唯一行得通的原則。誰都可以看任何東西，這是我的原則。任何被派來這裡工作的人我都得信任。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讓這地方運作。我不可能整天跟在每個人屁股後面問他們正在看什麼檔案；我能嗎？」他說，不理會特納惱人的凝視。

「他如魚得水。我很訝異。他很快樂，這是第一點。而沒多久我也因為有他幫忙而樂起來。我們唯一真正介意的——」他停頓了一下，「是他抽的爛雪茄。我猜是爪哇雪茄。臭死了。我們常常為此奚落他，但他不為所動。如今我卻懷念起那股菸味來。」他態度平靜地繼續說：「待在參贊處是埋沒他，他和那些人不是同一類。據我所知，他在一樓的工作也時日無多。但這個地方正適合他。」梅多斯朝關著的門偏了偏頭。「那裡有時就像一家店，你有顧客也有店員：強尼、瓦萊麗……他們在李奧剛來檔案室的時候都排斥他，但不到一個星期就喜歡上他。這是實話。他真有兩把刷子。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我猜你是想說我在恭維自己。好吧，我承認是這樣。每個人都喜歡同類，而他是我們這一類。好吧，我承認我孤獨。邁拉是我心頭的重擔。我是失敗的父親，我也沒有兒子。我是有一點把他當兒子看的味道，雖然他只比我小十歲。」

「他曾想泡檔案室裡的女孩嗎？」特納這麼問，比較像是為了打破讓人不自在的沉默，因為他正在腦子裡準備問題。

「只會跟她們開玩笑。」

「聽過一個叫愛克曼的女人嗎？」

「沒有。」

「瑪格麗特．愛克曼，他們訂過婚——她和李奧。」

「沒聽過。」

他們仍然沒有望向彼此。

「他也喜歡這份工作。」梅多斯繼續說，「我不認為他從一開始就了解；和我們相比，他知道太多了，我是指對德國的認識。」

他像是在回憶五十年前的往事。「他也了解那個世界，」他補充說，「從裡到外。」

「哪個世界？」

「戰後的德國。占領時期。那些人們懶得多去了解的年頭。他對那段時間的了解，熟得像是自己的手背。他有一次對我說，『這些城鎮還是停車場的時候我就看過它們。我也在他們的母語還被禁的時候就聽過他們說話。』我見過他埋頭讀檔案的樣子：安靜得像老鼠，完全出了神。有時他會抬起頭，望向檔案室的其他地方，想找人分享他讀到的東西。他會說，『看到沒有？我們在一九四七年解散了那家公司。看看吧，這裡就有記載。』我有時覺得，知道那麼多事情對他是一種負擔，有時甚至會引起他的負疚感。有一次我們在銷毀檔案時，他說：『你們是在銷毀我的童年。』我回答說：『如果是這樣，那你就是還活著的人之中最幸運的一個。』我們都笑了。」

「他談過政治嗎？」

「沒有。」

「他對卡爾費爾德有什麼看法？」

「他很關切。這很自然，否則他不會樂意出手幫忙。」

「哈，他當然樂意。」

「那是一種信任，」梅多斯不屑地說，「一種你不會了解的東西。他說的是事實。那是他的童年，對他而言老東西是最重要的。」

「好吧。」

「聽著，我不是要為他辯護。他毀了我的事業，我知道等你結案之後我會有什麼下場。但我要說的是，他也有好的一面。」

「我不想跟你辯。」

「回憶真的是他的負擔。有一次他要我聽幾張唱片，我猜他是想要賣給我。他幫城裡一家公司推銷東西，對此也一向自豪。我對他說，『沒用的，李奧，你只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我聽唱片只能一次聽一張，因為等我聽第二張，就會把第一張忘光光。』但他馬上回答說：『那你應該當政治家，亞瑟，他們就是這樣做的。』相信我，他說的是心底話。」

特納咧嘴笑了。「真風趣。」

「如果他說這話的時候不是一臉凶相的話，就真的是風趣了。又一次我們談到柏林。我說：『算了，沒有人會想到柏林了。』我指的是柏林的舊檔案，已經不會有人認為它們有什麼參考價值而想調閱它們。『可不是，』他說，『我們有兩種記憶：小記憶和大記憶。我們用小記憶來記住小事，用大

記憶來忘記大事。』他就是這樣說的。這話讓我感動。現在很多人真的是把歷史忘得一乾二淨。」

「他會去你家吧？我是說有時候。你們會一起消磨晚上時光嗎？」

「偶爾。都是邁拉不在家的時候。有時我也會去他那兒。」

「為什麼都是邁拉不在家的時候？」特納追問，「你仍然不信任他，是不是？」

「有些謠言，」梅多斯不疾不徐地說，「傳一些關於他的閒話。我不想邁拉被扯進去。」

「關於他和誰的謠言？」

「女人。一般的女人。他是單身漢，有自己解決需要的方法。」

「跟誰？」

梅多斯搖搖頭。「你誤會我的意思了。」他手上耍弄著兩枚夾子，要讓它們互夾在一起。

「他談過戰時的英國嗎？談過他有位叔叔住在漢普斯特嗎？」

「他有一次告訴我，他抵達多佛時，脖子上掛著面牌子。這可不尋常。」

「什麼事不尋常？」

「他談起自己，是不尋常的事。強尼說他在李奧來檔案室工作之前的四年就認識他了，從沒聽他談過自己的童年。但他現在敞開心扉，強尼說一定是年紀大了的關係。」

「繼續說。」

「他剛到達英國時身上僅有的東西：一面牌子，上面寫著『黑廷李奧』。被剃個大光頭，驅除身上的虱子，把他送進農業學校。他顯然是可以選擇學家政或學農的。他想擁有一塊地，因此選擇了學

農。這在我看來是愚蠢的決定，但想弄一塊地當農夫是他的選擇。」

「他有沒有談到共產黨？有沒有談到他在漢普斯特的時候混過左翼的少年團？」

「沒有。」

「有提過一個叫普蘭施科的人嗎？這人是德國國會議員。」

梅多斯猶豫了半晌。「他有一晚告訴我，普蘭施科擺過他一道。」

「擺過他一道？怎麼個擺法？」

「他不願說。他說他們一起移民到英國，戰後又一起回到這裡。後來普蘭施科選擇了一條道路，而李奧選擇了另一條。」梅多斯聳聳肩，「我沒有追問。我有什麼必要追問？那次之後他再沒提過普蘭施科的名字。」

「從他談過的往事推斷，你認為他最牽掛的是什麼？」

「我猜是某種歷史性的東西。他花了很多時間在思考歷史。不過那是幾個月前的事了。」

「有什麼分別？」

「那時候他還沒有著了道。」

「還沒有什麼？」

「著了道，」梅多斯說，「我就是要跟你說這個。」

「我想多聽你說一說那些失蹤的檔案，」特納說，「還有不見了哪些信件。」

「那你得再等一等。有些事並非有日期或事件的具體事實，但如果你專心聽，說不定可以聽出端

倪。你和李奧一樣，問題都還沒聽見就想知道答案。我想告訴你的是，從他進入檔案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他在找某些東西。你感受得到——簡直摸得到——他在尋找某些對他而言很重要的東西。這樣的人在檔案室很少見。」

梅多斯說話的樣子彷彿傾盡了全部的生命力。

「檔案管理員就像歷史學家：有些年分時期是他情有獨鍾的，對某些君主王公和相關的人名地名如數家珍。這裡的所有檔案全都互有關聯，也必然是如此。你從隔壁隨便拿一個檔案給我，我就可以找出一長串相關的檔案來；它們乍看之下南轅北轍，卻以某種方式牽扯在一塊兒的。這是檔案的引人入勝之處，一開了頭就沒有終點。」

特納端詳梅多斯那張慈父般的灰臉和那雙滿懷憂慮的灰眼睛，感受得到梅多斯語氣中慢慢浮現的興奮。

「你以為是你在運作一個檔案室？」梅多斯說，「錯了，是它在運作你。檔案室的一個特徵是它有辦法控制你，讓你身不由己。以強尼來說好了，就是你進來時坐左手邊那個穿夾克的老頭。他是個知識分子，念過大學，讀很多書。他從行政組調來檔案室工作才一年，迷上了九九四號檔案，內容是聯邦德國與第三議會的關係。他可以坐在你面前，把與『霍爾斯太恩原則』有關的每一個談判日期地點背給你聽；或者以我為例好了，我是學機械的，喜歡汽車和各種發明。我猜我對於德國人侵犯了多少專利權這件事，比任何一個商業科的人員都清楚。」

「李奧著了什麼道？」

「等一等，我正在說的事很重要。過去二十四小時我花了很多時間思索這個，不管你喜不喜歡，現在都得仔細聽。檔案是可以控制人的：你就是不由自主會被它控制。如果你放任它們，生活就會被它控制。對某些人來說，檔案形同妻兒子女——我看過這樣的例子——有時它們會攫住你，那你就會在一條軌道上一直走一直走，下不來。李奧就遇到這樣的事。我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打個比方，你偶然讀到一份舊文件，內容涉及印尼泗水蔗糖工人的罷工。『咦？』你問自己，『為什麼上面沒有某某先生的批閱呢？』你往回查，發現某某先生從來沒讀過這份電報。但他沒有理由沒讀過的，因為事情距今才三年，而這位某某先生當時是駐巴黎的大使。於是你開始研究倫敦方面針對罷工採取的對策，他們諮詢過誰，以及他們為什麼沒有知會華盛頓？你查了查互見條目，找出原始檔案。也許這時你有了抽身的念頭，但已經遲了；你忘乎所以，其他正事都不管，單是往最初那份文件所引發的環環問題裡鑽；你被它捲著走，而等你回過神，把身子抖一抖要上岸的時候，十天已經過去。你沒有變得更聰明，但也許同樣的病你兩年內不會再發作。你可以稱之為一趟私人追尋之旅。檔案室所有人都有過這種經驗。」

「李奧也是這樣？」

「對、對，李奧也是。從他來這裡第一天我就有一種感覺：他在……唔……他在等待什麼。從他的眼神、拿文件的手勢就可以感覺得出來。他總是偷偷摸摸東瞄西瞄，一雙褐色小眼睛轉個不停。我

知道你會說我是疑神疑鬼，我不在乎。我後來沒有多想這事情。為什麼要想？誰都有自己的煩惱，而且當時這裡又忙得像間工廠。但他在等待什麼，這一點千真萬確。我沒有理由要注意他，但我就是注意到了。然後他就逐漸著了那個道。」

突然一陣鈴聲響徹整條走廊。他們聽見了開門關門的砰砰聲和奔跑的腳步聲。一個女孩在喊：「瓦萊麗在哪裡？瓦萊麗在哪裡？」

「只是火災演習，」梅多斯說，「目前我們一星期要演習兩、三次。別在意。檔案室不用參加。」特納坐下，臉色看來比原本還要蒼白。他用一隻大手從前往後梳攏頭上簇狀的金髮。

「我在聽。」他說。

「從三月起，他就開始處理一件大案子。是所有的七〇七號檔案。有兩百個卷宗甚至以上，內容主要是關於占領結束時的交接事宜。涉及撤退的條款、居住權、案卷移送與自治階段性的問題，還有天知道什麼鬼東西。都是一九四九到五五年間的事，與現在全不相干。如果說他是為了『檔案銷毀計畫』，那還有六、七個檔案是他可以下手的，但他看到了七〇七號檔案後，就完全被迷住了。『看看這個，』他說，『亞瑟，它們是為我量身訂做的呢。我從前學到的東西都派上用場了。我知道它們在說什麼，是我熟悉的領域。』我不認為過去十五年來有其他人打開過這些卷宗。裡面全部是專門術語，德文的英文的，都是法律條文。」梅多斯佩服地搖搖頭。「我看過其中一個卷宗，我肯定駕馭不來，也懷疑參贊處裡面誰有這個能耐。全都是關於普魯士刑法和地方司法權的文件，而且有一半是德文寫的。」

「你是說，這批東西讓他接觸到超過他預期的東西？」

「我不是這個意思，」梅多斯說，「別把不是我說的話放到我嘴裡。我是說他派上用場了。他腦袋裡有一大堆很長時間用不著的知識。然後，七〇七號檔案出現，他突然間可以把那些知識派上用場。」

梅多斯繼續說：「其實七〇七號檔案與『檔案銷毀計畫』無關：它預定是要送回倫敦收藏的。但在送走它之前，我們還是得先把它讀過一遍，讓它接受如同銷毀文件必須經歷的程序。過去幾個星期，他一頭栽進那裡面，栽得非常深。我告訴過你，他來了這裡之後就變得安靜，而投入七〇七號檔案以後，他更是一天比一天沉默。他著了道了。」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特納的筆記本後放著本日記，他已經把它打了開來。

「三個星期前。他愈陷愈深。沒錯，他還是一派樂天的樣子，蹦蹦跳跳，給檔案室這個女孩拿椅子、那個女孩遞鉛筆。他也還是愛打聽：誰都治不好他這毛病，他總是非要知道我們正在做些什麼不可。但你仍然可以看得出來他被什麼給攫住了，變得愈來愈沉默，愈來愈嚴肅。然後到星期一，我是說上星期一，他就變了。」

「一個星期前，」特納說，「五號。」

「七天前。啊，老天，才七天嗎？」突然傳來一陣熱騰騰的蠟味和一個大印章重擊包裹的悶響。

「他們在準備兩點鐘要送出的文件，」梅多斯說，又瞧了瞧自己的銀懷錶。「十二點三十分就得

先送到樓下去。」

「如果你想用餐，我可以晚一點再來。」

「我寧可先把事情說完，」梅多斯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他收起懷錶。「他到哪兒去了，你知道嗎？他去了俄國嗎？真是這樣？」

「你是這樣想的嗎？」

「他獨自一個人，去哪裡都有可能。他不像我們。他試過要和我們一樣，但沒辦法。我覺得他更像你，某個意義下是這樣。總是忙著，但又總是忙些別人不明白的事情。沒有哪件事對他來說是單純的。我猜這就是他的問題。太多童年記憶了，或也可說是沒有童年。這其實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我喜歡一個人是慢慢長大的。」

「告訴我上星期一的事。你說他變了，怎麼個變法？」

「向好的一面變。他把攫住他的東西抖掉了——不管那是什麼。他出來了。我走進檔案室的時候，他向我微笑，看得出來非常快樂。強尼和瓦萊麗也都注意到了。那時候我們當然都忙翻了，我星期六加了大半天班，星期日加了一整天。來調檔案的人絡繹不絕。」

「李奧忙嗎？」

「他一樣忙，這毫無疑問，但我們不常看到他。如果他有一個小時是待在這裡，就有三個小時是待在樓下……」

「樓下哪裡？」

「他自己的房間。他有時會帶幾份文件到樓下處理。那裡比較安靜。『我想讓房間保持溫暖，亞瑟，』他說，『我不想讓它變冷。』」

「所以他把文件帶到那裡處理？」

「然後他還要忙禮拜堂的事；他負責彈風琴。」

「他負責這事多久了？」

「好幾年了。他這個叫買保險，」梅多斯輕笑了一下，「只是為了讓人少不了他。」

「你說他上星期一變得很快樂。」

「靜謐。我找不到別的形容詞。『我喜歡這裡，亞瑟，』他說，『我想讓你知道這一點。』然後坐下來，開始工作。」

「直到失蹤以前他都是這個樣子？」

「多多少少。」

「什麼叫『多多少少』？」

「嗯，我們吵過一架。那是在星期三。星期二他還好端端的，快樂得像個沙灘男孩，然後星期四我就逮到他了。」梅多斯雙手合什，放在大腿上，眼睛看著手，頭低下。

「他想偷看綠檔案。那是最高機密。」他用一個神經質的小動作碰了碰頭頂。「我說過了，他愛打探。有些人就是這樣，他們控制不了自己。不管什麼東西，他們就是非要偷看一下才舒服。我敢說如果我把一封寫給母親的信留在辦公桌，而李奧有一絲機會偷看的話，他一定不會放過。他總是懷

疑別人搞陰謀整他。開始的時候他這行為簡直把我們搞瘋了；什麼都看：檔案、鋼櫃。他來了這裡不到一星期就幫我們到收發室收信。起初我不想讓他代勞，但他一副氣不過的樣子，我就由他去了。」他攤開雙手，像是想為自己找一個解釋，「到了三月，我們收到一些倫敦發給經濟隨從官的特別指示，有關新的投資配置和遠程計畫。結果，我逮到一整疊電報都在李奧的辦公桌，他正在看。我對他說，『你可以不看嗎？那是只限訂戶閱覽的，不是給你看的。』他面不改色，但我感覺得出來他火冒三丈。『我以為我能夠處理一切。』他說，恨不得揍我一頓。我對他說：『你弄錯了。』那是三月的事。我們有兩天都相敬如冰。」

「上帝保佑。」特納輕聲說。

「然後就來了那個綠色檔案。綠色檔案很罕見。我不知道裡面有些什麼，強尼不知道，瓦萊麗也不知道。它一直待在自己的公文箱裡。大使有一把鑰匙，布拉德菲爾有另外一把，和萊爾共用。每個晚上，公文箱都要送回這裡的保險庫。調出和調入都要簽收，這事由我一個人負責。然而，在星期三午餐時間，李奧一個人上樓來這裡；那時我和強尼都去食堂了。」

「他常常午餐時間一個人留在檔案室裡工作？」

「對，他喜歡這樣。他喜歡安靜。」

「唔。」

「那天食堂大排長龍，我不想等，就對強尼說：『我回去做點事，半小時後再來看看。』所以說我回檔案室是出其不意的。我看不到李奧，而保險庫的門開著。李奧就在裡面，連同那個放綠檔案的

公文箱。」

「連同？」

「他拿著公文箱。就我看到，他在端詳它的鎖。看到我時他面露微笑，冷靜得不得了。他很厲害，我告訴過你了。『亞瑟，』他說，『你逮到我了。你發現我的罪惡小祕密了。』『你搞什麼鬼？』我說，『你知不知道你手上拿的是什麼？』『你知道我這個人的，』他說，『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然後把箱子放下。『其實我是在找七〇七號檔案的東西，一九五八年三月分和二月分的。你會不會碰巧在哪裡看到過？』」

「接下來你怎麼做？」

「對他提出嚴重警告。除此我還能做什麼？我說我會把事情向布拉德菲爾報告，諸如此類的。我很火大。」

「但你沒有報告？」

「沒有。」

「為什麼？」

「你不明白，」梅多斯猶豫了好一陣子才開口。「我知道你以為我心太軟。但星期五是邁拉生日。另外李奧也要主持詩歌班練唱與參加一個晚宴。」

「晚宴？哪裡的晚宴？」

「他沒說。」

「他的日記裡沒提。」

「那不關我的事。」

「繼續說。」

「他答應過那天傍晚會來參加邁拉的派對，送她禮物。一把吹風機。是我們一起挑的。」他又搖搖頭。「我該怎麼解釋呢？我說過：我覺得自己對他有責任。他是那種會讓人覺得對他有責任的人。你我吹一口氣就可以把他吹走。」

特納瞪著他，一臉不可思議。

「我想還有其他理由，」梅多斯迎視特納的臉。「如果我向布拉德菲爾報告，李奧就完了。他沒有地方可去。明白我意思嗎？就像現在。我倒真的希望他是去了莫斯科，因為他沒有其他地方好去。」

「你是說你懷疑過他？」

「我猜我是。內心深處我是懷疑他的吧。這是華沙對我的影響。我本來很樂於讓邁拉在華沙住下來，讓她和她學生在一起。沒錯，我知道一定是他們唆使他的，唆使他去誘騙邁拉。但他答應過會娶邁拉，為了孩子。我本來可以愛那孩子愛到入骨，但你把他從我身邊帶走。從邁拉身邊帶走。你不應該那麼做的，不是嗎？」

特納現在倒是感激外面喧囂的車流聲了——他感激任何可以把梅多斯的平板指控淹沒的聲響。

「到星期四，那公文箱就不見了？」

梅多斯聳聳肩。「布拉德菲爾的私人助理在星期四中午把它還回來。我簽收、將它鎖回保險庫

裡。星期五就不見了。」

他停頓下來。

「我應該立刻向上面報告的。一發現這事，我就應該跑去向布拉德菲爾報告。但我沒有。我思考了星期六整天。我想再看情況。我對科克發脾氣，又跑到強尼家去弄得雞犬不寧；我快瘋了。我不想製造虛驚。這段日子，我們搞丟的東西夠多了。有人偷了檔案手推車，不知道是誰：可能是武官室的人，這只是我的猜測。又有人偷了一把旋轉椅。打字組不見了一臺長滑架打字機。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消失，甚至包括三軍福利社的杯子。我認為是有人用過檔案以後沒有把它們歸還回來，比方說萊爾、私人助理室……」

「你問過李奧嗎？」

「他那時已經不見了，不是嗎？」

特納再一次展開例行性查詢。

「他帶著一個公事包，對嗎？」

「對。」

「你准許他把公事包帶進檔案室？」

「他需要用來裝三明治和熱水瓶。」

「所以是你允許他的？」

「對。」

「星期四那天他有沒有帶著公事包?」

「好像有。對,有。」

「那公事包大得可以放下公文箱嗎?」

「可以。」

「他星期四那天有沒有在這裡吃午餐?」

「他十二點的時候外出。」

「有再回來嗎?」

「我說過,星期四是他的特別日,開會日,那是他舊工作殘餘的部分。他會到巴特戈德斯堡其中一個部會去開會。與索賠的事宜有關。但據我所知,他上星期約了人吃午餐,所以應該會吃過午餐再去開會。」

「他每星期四都去開會,是嗎?」

「至少來檔案室幫忙以後都是這樣。」

「他有一把鑰匙,對不對?」

「什麼用的?用在哪裡的鑰匙?」

特納略顯猶豫。「讓他可以進出檔案室的鑰匙。或者說他知道密碼鎖的號碼?」

梅多斯笑了起來。

「只有我和布拉德菲爾知道怎樣開這裡的門，沒有別人。一共有三組密碼鎖和半打防盜裝置，另外還有一個保險庫。沒別人知道號碼。強尼不知道，萊爾不知道。就我們兩個人知道，沒有別人。」

特納振筆疾書。

「告訴我還不見了些什麼。」

梅多斯拿鑰匙打開他辦公桌的抽屜，取出一份清單。他的動作輕快而奇特地充滿自信。

「布拉德菲爾沒有告訴你？」

「沒有。」

梅多斯遞上清單。「你可以留著。一共是四十三件。全是筐式檔案夾，從三月起就不見蹤影。」

「換言之是從他迷上什麼之後開始不見的。」

「安全級別從『機要』到『絕對祕密』不等，但大多數是一般的『祕密』級。關於組織的，關於會議的，關於人事的。有兩個是關於條約的。主題從一九四七年拆解魯爾的化學裝備，到過去三年英德雙方非官方交談的摘要，不一而足。外加那份綠檔案，內容是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對話……」

「布拉德菲爾告訴過我。」

「它們像是拼圖片，相信我，是一些可以拼出一幅完整圖畫的拼圖板……我從一開始就這麼想……我曾經在腦子裡挪動它們，想要拼出完整的圖形。一小時一小時過去，我就在腦子裡拼圖，夜裡甚至睡不著。偶爾……」他頓了一下，「我會以為自己找到了頭緒，拼出了一點圖樣。但是……」

他一股腦兒說下去。「但就沒有清晰的模式，沒有理路。它們有些是經過李奧簽名之後調閱出去的，有些在登記簿裡註明『準備銷毀』，但大部分就只是平白不見了。要不是經過清查，根本不可能知道。除非是有誰要調閱。」

「整籃的檔案夾？」

「剛才說過了，四十三個筐式檔案夾。我敢說它們裝的文件加起來總共有兩、三百磅重。」

「信件呢？不是說也短少了些信件嗎？」

「對，」梅多斯不情願地說，「我們短少了三十三封由外面寄來的信件。」

「從沒有進來過？它們都是隨便放著任人拿取嗎？是關於些什麼的？有記錄嗎？」

「我們不知道。這是實話。只知道是從德國各部門寄來的，這一點收發室有記錄。它們從未進到過檔案室。」

「你查過是哪些部門嗎？」

「不見的信件都和不見的檔案有關，」梅多斯聲音僵硬，「它們指涉的是相同的德國部門。這是我們唯一能確定的。而因為它們是德國各部門寄來的，所以布拉德菲爾吩咐，在布魯塞爾談判有結果之前，不得向有關部門要求副本，以防德國人警覺到黑廷的失蹤。」

特納把筆記本放回口袋，站起身，走到裝了欄杆的窗子，摸一摸窗上的鎖，拉了拉鐵絲網，測試它們的強度。

「他有什麼不對勁。有什麼特別之處，所以你才會防著他。」

從走廊傳來兩種音調的緊急警報聲，它們逐漸接近，然後遠去。

「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特納重複，「聽你一路說下來，我發現了。你一隻眼盯著他、感覺到他不對勁。我知道。為什麼？」

「沒這回事。」

「那些謠言是關於什麼？他們說了什麼讓你害怕他。他是誰的可愛小男友嗎，亞瑟？是強尼嗎？這就是為什麼大家談到他都忸怩不安的原因嗎？」

梅多斯搖搖頭。「你再也嚇唬不了我。我了解你，了解得徹底。這和華沙的事情無關。他不是那類人，我不是小孩，而強尼也不是同性戀。」

特納繼續瞪他。「你一定聽到過些什麼，一定知道些什麼。我明白你知道。你在檔案室的另一頭用一隻眼睛盯著他。他在檔案室裡幹的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但你談他的口氣像在談個大使。這裡一團亂——這話是你自己說的。李奧負責什麼工作？檔案銷毀。這工作可以讓他拿到他想要拿的任何東西。是你自己說的，不是我說的。所以他有什麼不對勁？為什麼你要盯著他？」

「你亂猜。你腦袋打結，所以你把任何直的東西都看成彎的。但就算湊巧給你猜對了，我也不會告訴你半個字，哪怕快要嚥氣也不會。」

密碼室門外貼著一張張便條：「兩點十五分回來，有急事請電三三三號房。」他猛敲布拉德菲爾的門，又試轉了門把：門鎖著。他走向欄杆扶手，憤怒地望向下面的大堂。在值班櫃檯，參贊處的警

衛正在讀一本工程方面的書。特納看得見那書右邊頁面的圖表。迦納人沙爾熱坐在鑲玻璃的接待室，若有所思，瞧著一幅從高處取景的風景照片。

「全都吃午餐去了，老哥。」一個聲音從他後面輕輕傳來。

「三點之前不會有德國佬上來這裡。」一個狐狸般的輕飄身影站在滅火器之間。「我是克拉布，」對方自我介紹，「米基．克拉布，不好意思。萊爾剛回來。他為了拯救婦人小孩，去了內政部一趟。勞利派他回來，帶你去用餐。」

「我想發一封電報。三三三號房間在哪裡？」

「那是無產階級的休息室，老哥。多事之秋，大家都需要找時間打個盹。就讓他們歇歇吧，」他建議說，「『沒有什麼事情急到會死人』，這是我的座右銘。」克拉布雖然這樣說，還是為特納在靜悄悄的走廊裡引路，像個舉燭帶貴客就寢的老邁侍臣。經過電梯，特納停下腳步，再一次睇視：一個掛鎖將電梯門鎖得牢牢的，告示牌上寫著兩個字：故障。

一件工作歸一件工作，特納告訴自己，何必不自在呢？華沙歸華沙，波昂歸波昂。華沙是一百年前，而波昂是今天。事情總要有人做，做完也就得向前走。他眼前又浮現英國駐華沙大使館那間洛可可風格的房間：枝形吊燈因布滿灰塵而顯得暗沉，邁拉．梅多斯獨自坐在沙發上。「下次跟妳老爸到另一個鐵幕國家去，」特納對她怒吼，「挑情人時他媽的給我把眼睛放亮點！」

跟她說我要出國，他想；我要去抓一個叛徒。一個三頭六臂、青面獠牙的叛徒。

來吧，李奧，我們是同一族的：你我都是地下人員。我會在下水道裡追逐你，李奧，這就是為什麼我聞起來會那麼香。我們都一身髒汙。我會追你，你會追我，你我會各自追逐自己。

7 萊爾

美國俱樂部的警戒不如英國大使館森嚴。「這裡不是美食家的天堂，」萊爾說，一面把證件遞給在門口站崗的美國大兵，「但這裡的游泳池很棒。」他預約了靠窗的桌位，可以遠眺萊茵河。他們游過泳，喝著馬丁尼，看幾架巨大的褐色直升機飛過，目的是河上游的降落區。其中幾架飛機掛有紅十字標誌，另一些則什麼標誌都沒有。霧中不時有白色客輪滑行而過，將擁擠的遊客帶向尼伯龍根㊱的國度，擴音機傳出的聲響隨著船隻前進而迴盪。有一群學童經過，他們聽到從手風琴奏出的歌謠〈蘿蕾萊〉㊲。在這裡，國王之冬山脈的七座山丘㊳較為緊密相連，然而薄霧模糊了它們的輪廓。

萊爾猶疑地指向彼得斯堡的位置，樹木繁茂的圓錐形山丘頂部，坐落著一家長方形大飯店。萊爾說，張伯倫三〇年代住過那兒。「當然就是他把捷克讓出的那一次。我是指第一次。」㊴戰後，這飯店成了同盟國高級委員會的總部，更近期的名人房客則是前來做國與國訪問的伊麗莎白女王。在飯店右邊的是龍岩，也就是齊格菲㊵屠龍浴血之處。

「黑廷的房子在哪裡？」

「這裡看不太清楚，」萊爾靜靜地說，手指不再指什麼地方。「在彼得斯堡的山腳下。所以可以說他生活在張伯倫的陰影之下。」說完，他把話題引到一般性的事情上去。

「身為客座救火員，常碰到的一個困擾就是：等你趕到現場，火已經燒完了。是不是這樣？」

「他常來這兒嗎？」

「比較小的大使館會來這裡開招待會，因為自家的接待室不夠大；小型的大使館就是他的標記。」[41]

他把聲音壓得更低。不過，餐廳裡也只有他們一桌客人，除了在入口處一個角落隔著玻璃的酒吧間裡，有群外國記者在比手畫腳，狼吞虎嚥。

「美國人都那個樣子嗎？」萊爾問道，「還是更糟糕？」他慢慢往回望。「不過我想，這倒是因此給了美國人一種時間向度。樂觀主義，這就是美國人的毛病，你說是不是？那麼看重未來，多危險。這使得他們不怕毀滅掉現在。我常想，回顧過去的人比較仁厚。我看不出未來這東西有什麼希望可

---

36 北歐神話中的侏儒族，後被華格納寫入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中。

37 傳說中的萊茵河女妖，專門用曼妙歌聲蠱惑水手，誘使他們把船駛向巖礁，最後船毀人亡。

38 與波昂一河之隔的國王之冬山脈（Koenigwinter），由七座山丘（又稱「七峰山」）構成，以下提到的彼得斯堡和龍岩是其中兩座。

39 英國首相張伯倫對納粹德國採取姑息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為第三次造訪德國，談判德國對捷克的無理要求。最後為了消弭英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他幾乎完全讓步，等於是把捷克拱手讓了給希特勒。

40 北歐神話人物、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裡的角色。

41 意指李奧只有資格與小國家的大使館打交道。

言，但這帶給我極大的自由感。也讓我們更關心彼此：關在牢房裡的時候你我會對彼此好一點，是吧？別把我的話看得太認真，好嗎？」

「如果你半夜想要調閱參贊處的檔案，你會怎麼做？」

「把梅多斯挖起來。」

「或是把布拉德菲爾挖起來？」

「那就很誇張了。勞利是知道密碼鎖的號碼，但他只是後備。除非梅多斯被巴士撞倒，否則我們不會去驚動勞利。你今天早上夠辛苦了，」萊爾語帶關懷，「我看得出來你還沒有適應這裡的天氣。」

「你會怎麼做？」

「唔，我會在下午就把檔案調出來。」

「然後一整晚把檔案放在身邊？」

「如果在危機時期，檔案室會整夜開著。但如果它關了，我們大部分人都有保險櫃，可以存放檔案一個晚上。」

「但黑廷沒有保險櫃。」

「我們從現在起都只用『他』來指稱，好嗎？」

「他會在哪裡工作？如果他在黃昏把檔案調出來，工作到半夜，那麼工作結束後他會把檔案放在哪裡？」

「我猜他會在自己房間工作，離開時再把檔案交給參贊處警衛。警衛有一個保險箱。」

「警衛會簽收嗎?」

「當然會啊。我們不是那麼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可以從警衛的夜間登記簿得知這點。」

「可以。」

「但他離開時都不會和警衛打招呼。」

「啊,老天,」萊爾說,顯得非常困惑,「你的意思是說他都把檔案帶回家?」

「他開的是什麼車?」

「迷你的旅行車。」

兩人都同時沉默了一下子。

「沒有其他地方是他可以晚上工作的?比方說一個特別的閱讀室或一樓的保險庫?」

「沒有,」萊爾斷然地說,「談些別的吧,好讓你的腦子散散熱。」

他把侍者叫來。

「我先前才在內政部和西布克龍那些無臉人度過了難熬的一個鐘頭。」

「為什麼?」

「悼念可憐的愛希女士。真夠無聊的。但也很怪。真有夠怪的。」他把話題轉開:「你知道有那種罐裝的血漿嗎?德國內政部說他們想貯存一些在食堂裡,以防萬一。那真是我聽過最充滿歐威爾小說情景的事情了㊷。勞利很火大,覺得他們搞得太誇張了。很顯然我們屬於哪一個團體都沒差了:聯

合血漿。我覺得這是為了公平。」他說，並且又補一句，「勞利對西布克龍真的非常火大。」

「怎麼說？」

「他為了我們這些可憐英國人的安全搞得太大陣仗了。就算卡爾費爾德是徹底反英和反共同市場，而布魯塞爾談判又進入到關鍵時刻，英國如果獲准加入，無疑會觸動民族主義者的神經和讓『再造運動』的人抓狂，而且星期五的遊行來勢洶洶，大家都處於精神緊繃狀態，這些都是事實。何況漢諾威那邊又發生過噁心事。但是，我們仍然不值得受到那麼大的關注。先是宵禁，然後是保鑣，現在是這些可惡的摩托車。我感覺他是故意這樣緊迫盯人。」他用一隻修長而女性化的手把大菜單遞過桌子。「來點生蠔如何？那才是活生生的人該吃的，不是嗎？這裡一年四季都供應生蠔。我猜是從葡萄牙或哪裡空運過來的。」

「我從沒吃過生蠔。」特納帶點挑釁意味地說。

「那你必須吃個一打來補償。」萊爾輕鬆地回答，再喝了一點馬丁尼。「能有個從外面來的人談談話真好。我猜你不會明白這種感覺。」

一隊駁船正順著水流前進。

「有件事讓人不安。我們並不覺得這些預防措施的出發點都是為我們好。不知道怎麼搞的，德國人突然開始提防我們，好像我們是在蓄意挑釁，當我們是搞示威遊行的人。他們幾乎不給我們商量的餘地。我們和德國的關係完全冰凍，被他們視為有敵意。在要求被愛的時候受到這種對待，挫折感當然更加倍了。」

「他星期五晚上參加了一場晚宴。」特納忽然說。

「是嗎？」

「但他的日記本上沒有記錄。」

「蠢才，」他轉身瞧，但沒人走過來。「侍者死到哪兒去了？」

「布拉德菲爾星期五晚上在哪裡？」

「別說了，」萊爾迅速接腔，「我不喜歡談這種事。」他若無其事繼續原來的話題：「再來還有西布克龍這個人，嗯，我們都知道他賊，知道他在耍聯合政府，有政治野心。我們也知道下星期五如何維持秩序對他來說是棘手問題，而好些他的政敵都等著看好戲。所以——」他向萊茵河的方向側著頭，彷彿這條河也以某種方式參與了他的困惑，「所以他為什麼還要在可憐的愛希女士病床旁耗上六個小時呢？她垂死的樣子很好看嗎？他又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在這地區每間小小的英國宿舍派駐守衛？他對我們有執念，我發誓一定是這樣。他對待我們比卡爾費爾德還糟。」

「誰是西布克龍？他是做什麼的？」

「唉，他是來攪和的。某個意義下他和你是同一個世界的——啊，抱歉，我不該這麼說。」萊爾臉紅起來，深感沮喪。侍者適時出現，把他從尷尬中拯救出來。那侍者相當年輕，但萊爾對他異常客氣，又請教一些超過他能力的事情；既接受他推薦的摩澤爾白葡萄酒，又仔細詢問他今天生蠔的肉質。

㊷ George Orwell，英國作家，著有政治幻想小說《一九八四》。

侍者離開後，萊爾繼續說：「波昂這裡有個說法：若你有了路德維希．西布克龍這個朋友，就不再需要敵人。他這種人是本土的物種，總是誰的左右手；他老說不想看到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死掉。而這正是他讓人害怕的地方：他把我們會死掉的這種可能性說得煞有介事。」他繼續說：「人們很容易忘記一點：波昂也許是個施行民主制度的地方，但這裡極度缺乏民主派人士。波昂不是個戰前的城市，不是個戰爭中的城市，甚至不是個戰後的城市。波昂只是一個德國的小鎮。你無法把波昂切成幾片，就像你不可能給萊茵河切片。它腳步蹣跚，而霧又抽乾了一切的顏色。」

說到這裡，萊爾突然又臉紅了。他扭開塔巴斯科辣醬的瓶蓋，給每隻生蠔淋一滴。這讓他全神貫注。「我們都為波昂感到抱歉。這是我們理解本地人的一種方式。真希望我有收藏火車模型的嗜好，」他口氣愉快，「我寧願多花點時間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你有類似的興趣嗎？我是說小嗜好。」

「我沒那個時間。」特納說。

「他掛名『內政部聯絡委員會』的主委。委員會這名稱是他自己取的，我知道。有一次我問他：路德維希，你是要跟誰聯絡啊？他當我在開玩笑。他當然是我們這個年紀。比戰後第一代少個五歲，沒趕上大戰而急著長大。他也跟美國中情局眉來眼去，但這麼做在這裡是一種地位的象徵。他的主要職責是調查卡爾費爾德的一切。誰想要與『再造運動』掛勾，西布克龍就去對付他。那是一種怪異的工作和生活。」萊爾往後靠，打量特納的表情，「但西布克龍樂在其中。看不見的政府。他喜歡這樣。第四權。他會非常適合進威瑪政府㊸。你也該對這裡的政府單位有所認識：所有政府單位的劃分都非常武斷。」

一聲催促下，那些外國記者離開了酒吧間，魚貫走向餐廳中央一張為他們鋪排好的桌子。一個大塊頭的記者瞥見了萊爾，把遮住右眼的一綹頭髮向後撥，然後伸出一隻手，行了個納粹致敬禮。萊爾舉一舉酒杯，作為回應。

「他是山姆．阿勒頓，」他壓低聲音向特納說明，「是個不折不扣的豬玀。我剛才講到哪裡？喔對，政府單位的劃分。這種劃分法讓人一個頭兩個大。在這個灰濛濛的世界，我們竟然還追求一清二楚：誰反對法國、誰支持法國；誰是共黨分子、誰是反共派。無聊透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始終搞不懂卡爾費爾德。明明應該爭論事實的時候，我們卻去爭論定義。波昂這裡可以為了該用多粗的繩索吊死我們而討論半天。我不知道你怎樣定義卡爾費爾德；說他是德國的布熱德44？中產階級革命家？如果他是，我們就毀了，因為在德國，所有人都是中產階級。就像美國人其實不想要平等；誰想？他們就是中產階級。」

侍者把葡萄酒端上來，萊爾請特納試酒。「我深信你的味蕾比我的敏銳。」但特納婉拒，所以他自己來。「明智的推薦，」他語帶讚賞，對侍者說，「好酒。」

「所有的聰明定義都適用在他身上。就像精神分析，先設定了病徵，你就總能為這些病徵找到名稱。他可說是孤立主義者；沙文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也是復仇主義者。而他又想與俄國締結貿易同

43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皇遜位後在威瑪（Weimar）成立的德國共和政府。是一個野心家如魚得水的政府。

44 Poujade，法國群眾運動領袖人物。

盟。他有進步的一面，這點很吸引老年人；他有反動的一面，這則吸引了德國的年輕人偏好清教徒作風：想要摒除財富的汙穢，也要弓箭和巴巴羅薩㊺。」他隨手指著七峰山。「他們想要一切現代化的東西。這就難怪會把老一輩打成享樂主義了。但年輕人——」他頓了一下，「年輕人，」語氣帶著深深的不滿，「發現了一條最殘酷的真理：報復父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模仿他們。卡爾費爾德可說是那些學生收養的大人……抱歉我話那麼多。這是我的小嗜好。你快叫我閉嘴……」

特納看來沒有在聽。他望著步道上等距離布署的警察。其中一個在岸邊找到一條拴著的小舢舨，此時正在玩帆索，把它像跳繩一樣搖晃，盪上盪下。

「倫敦方面反覆問我們：是誰在挺他？他的錢哪兒來的？他們要我們定義這、定義那。我能告訴他們什麼？有一次我寫道：『街頭的這些人，傳統上來說是最難以掌握的社會階級。』他們欣賞這個答案，直到研究部才被打回票。我又寫：『這些夢想幻滅的人，是一個已死的民主體制之下的孤兒，是聯合政府的受傷人口。』那些認為自己被出賣給保守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那些自認被出賣給紅色思想的反社會主義者。那些太過聰明到根本不去投票的人。卡爾費爾德的立場是唯一可以覆蓋全部政治光譜的選項。你要怎樣去定義一種情緒？老天，他們好遲鈍。他們後來沒有給我們任何指示，只會丟問題。我對他們說：『難道你們在英國不是碰到相同的問題嗎？同一種憤怒情緒在其他所有地方也都見得到。』沒有人懷疑巴黎的示威群眾搞什麼顛覆世界的陰謀，那為什麼要在這裡找一個呢？情緒……無知……無聊，就那麼回事。」他傾身靠向桌子。「你投過票嗎？肯定有。那是什麼感覺？感動，對不對？覺得自己被改變了，像是參加了彌撒，對不對？你離開的時候，是不是誰都不理會了

呢？」他又吃了一隻生蠔。「我想是因為倫敦被轟炸過。但這就是答案嗎？而你不過是個想逗我們開心的瞎子。或許倖存的只剩波昂了。多麼可怕的想法。一個被放逐的世界。儘管這正是我們的處境：連定居者也被放逐了。」

「卡爾費爾德為什麼恨英國人？」特納問，他的心思飄向遠方。

「我承認，這問題是個未解之謎。我們在參贊處千方百計想搞懂。我們談它、讀這方面的資料，彼此辯論。但沒有人能回答。」他聳聳肩，「誰今天還相信有動機這回事，更何況是一個政客的行為？我們試過去定義它。說不定英國人曾經給他吃過苦頭。童年記憶是最難磨滅的。順道一問：你結婚了嗎？」

「這跟我們談的事有什麼關連？」

「老天，」萊爾欣賞地說，「你好容易生氣。」

「他的錢打哪兒來的？」

「他是個化學工業家，在埃森郊區經營一家大工廠。有人猜，英國人在占領時期讓他吃過苦頭，拆了他的工廠，毀掉他的事業。我不知道這個猜測有多接近事實。我們做了好些研究，但收穫甚微，而勞利又禁止我們向外調查。這是很正確的決定——」他微微一聳肩膀，「天曉得假如我們玩的是這種遊戲，西布克龍會作何感想。報紙上只說卡爾費爾德恨英國人，彷彿這件事不需要解釋。或許他們

㊺ 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羅薩是他的別號，意指紅鬍子。

是對的：不必解釋。」

「他什麼背景？」

「很常見。在戰前念完書，被徵召為工程師。在俄國前線擔任爆破專家，曾經在史達林格勒受傷，最終逃了出來。對和平感到幻滅。經過激烈掙扎，緩緩建立起自己。非常浪漫的過程。精神上死了一次，又逐漸活過來。有一些無聊謠言說他是納粹祕密警察頭子希姆萊[46]的玩物情人。沒人把這說法當真。當東德那邊開始捏造關於你的無稽傳聞，這就表示你來到波昂啦。」

「難道這些謠言沒有絲毫真實的成分？」

「總是有幾分真實，但也總是不夠充分。不管怎樣，除了我們以外沒有人當一回事。他說自己是慢慢走向政治的，說自己有過沉睡期和一個覺醒期。」

「你和他本人碰過面嗎？」

「我只讀過有關他的報導，聽過他在收音機轉播裡的講話。但某個意義下，他就在我們左右。」

特納的淡色眼睛轉回到彼得斯堡。太陽斜斜照在山丘之間，光線打在那家灰濛濛大飯店的窗戶上。其中一座山丘像個採石場，有若干罩著塵土的小機具在山麓下移動。

「你不得不佩服他。六個月內就把整個運動給改頭換面，幹部、組織、口號那些的。之前是一群烏合之眾：吉普賽人、流浪牧師、希特勒餘黨，什麼亂七八糟的人都有，現在變成了有教養的高學歷團體。他不要衣著隨便的群眾，不要社會主義那一套胡說八道，除非是大學生嘴巴裡講出來的社會主義主張。卡爾費爾德很懂得如何容忍那些大學生。他也知道，攻擊警察的和平主義者和攻擊和平主義

者的警察這兩者之間只有一線之隔。但最重要的是，巴巴羅薩[47]是穿乾淨襯衫、擁有化工博士學位的人。他們現在都喊他：『巴巴羅薩博士先生』[48]。在德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統計學家、律師受到高度尊崇，又特別是律師——你知道律師有多麼不合邏輯。律師是德國的偉大導師，一向如此。但這裡面不包括政治人物，他們完全不受人敬重。在卡爾費爾德看來，政治人物反過來證明了代議制度有多麼糟糕。卡爾費爾德不想要任何人代表他，敬謝不敏。他們吶喊要求的是沒有約束的權力——有權知道更多，有權不用負責任。這是民主的終點，不是起點，你明白嗎？」他說，語氣裡帶著一種與他無精打采的神態完全不相稱的自信。「我們和德國人都經歷了民主，但沒有人因此歸功於我們。就像刮鬍子。沒有人會感謝你幫忙刮鬍子。沒有人會感謝你給他們民主。現在我們從另一邊繞出來了。民主只有在階級系統裡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權階級恩准的——現在搞不下去了。民主，是封建時代和自動化時代之間電光石火的一瞬，如今已經過去了。還剩下什麼呢？選民和國會脫節，國會和政府脫節，而政府則與每一個人脫節。沉默的政府——他們的標語是這樣控訴的。異化的政府。我想這個用不著我來告訴你，因為它是一種英國的產物。」

---

[46] 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1900-1945。納粹德國的一名重要政治人物，曾任內政部長、親衛隊隊長，對歐洲六百萬猶太人、同性戀者、共產黨人和二十至五時萬羅姆人的大屠殺以及許多武裝親衛隊的戰爭罪行負有主要責任。二次大戰末期企圖與盟軍單獨談和失敗，在拘留期間服毒自殺。德國《明鏡》週刊中對希姆萊的評價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劊子手」。

[47] 指卡爾費爾德；有諷刺意味。

[48] 博士先生（Herr Doktor）在德文裡是一種敬稱。

他停下來，希望特納有所回應，但特納陷入沉思。那群外國記者在他們的長桌子另一頭爭論。其中一個威脅說要揍另一人，第三人則揚言要拿一個的頭去撞另一個。

「我不知道我是在為什麼辯護，或是代表誰。誰又知道呢？他們在倫敦對我使眼色說：『紳士為了國家而撒謊。』我回答：『我願意，但得先告訴我哪些真相需要隱藏起來。』他們連一絲想法都沒有。在外交部外面，可憐的大眾都以為我們有一本鍍金的書，封面寫著『政策』兩字……老天，要是大眾知道了事實會怎樣？」他把杯中的葡萄酒一飲而盡，「也許你知道他們的政策？我的角色應該透過最少的摩擦去獲取最大的利益。但他們所謂的利益又是什麼意思？大概我們是合該走向衰落；也許英國也需要一個卡爾費爾德，一個新的摩茲利㊾？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我們這裡的日常飲食。歇斯底里的冷漠。再來一點白酒吧。」

「你想可不可能，」特納說，仍然凝視著山丘，「西布克龍已經知道了黑廷的事？會不會是這件事讓他們對我們產生敵意？這是不是可以解釋他對我們的額外關注？」

「待會兒再說，」萊爾靜靜地說，「在小孩子面前不適合談這個。」

太陽升到河的正上方，像一隻金黃色的大鳥展開雙翼，覆蓋整片河谷。河面上閃爍著愉快的閃光。萊爾交代侍者，把他最好的兩瓶威士忌送到網球場花園，然後以優雅的步伐走過一張張空桌，邁向側門。餐廳中央那群記者此時陷入沉默，由於喝多了酒而悶悶不樂，各自癱在皮革椅子裡，大剌剌等著新的政治災難的刺激。

「可憐的傢伙，」萊爾走出戶外以後說，「我是說我這無聊的人。你到哪裡出差都會碰到我這種

人嗎？我們這種人，喜歡把滿腹牢騷傾倒給陌生人。到頭來我們說不定都會變成一個小號的卡爾費爾德：愛國的中產階級虛無主義者。在你看來一定很恐怖吧。」

「我必須去他的房子看看，」特納說，「這樣才能找出真相。」

「你的要求駁回，」萊爾心平氣和地說，「西布克龍在那裡派駐了警力。」

時間是下午三點。一道白色陽光掙出了浮雲。他們坐在花園的大遮陽傘下，手裡拿著白蘭地，看著外交官的女兒們在網球場的紅土地上打球、嘻笑。

「我懷疑普蘭施科是個壞蛋。」萊爾說，「很久以前他是我們的人脈，後來卻不再理睬我們。」他打了個呵欠。「他從前是相當危險的人物，是個政治海盜。沒有哪個陰謀是完全與他無關的。我見過他好幾次。他目前隸屬自由民主黨——那是各種失意政客的大本營，裡頭有一些很怪的怪胎。」

「但他曾經是朋友。」

「你很天真，」萊爾懶洋洋地說，「就像李奧。我們可以認識一個人一輩子而沒有成為朋友，也可以認識一個人五分鐘此後就交朋友一輩子。普蘭施科有那麼重要嗎？」

「他是我唯一的線索。」特納說，「唯一可以追查下去的。他是就我所知唯一認識李奧而又是大使館以外的人。他本來要在他的婚禮上當男儐相的。」

㊾ Oswald Mosley，二十世紀初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同盟的領袖。

「婚禮？李奧？」萊爾坐直了身體，臉上的從容不見了。

「多年前他與一個名叫瑪格麗特．愛克曼的女人訂過婚。他們似乎是在李奧來大使館任職以前認識的。」

萊爾退回到椅背，像是鬆了口氣。

「如果你是想接近普蘭施科，只怕……」

「我沒有這樣想，別擔心；有人提醒過我了。」特納喝了口酒。「但有人給過李奧警訊。我肯定。李奧嚇傻了。他知道自己是活在借來的時間裡，所以就把抱得走的所有東西都抱走，包括檔案、信件……而當他最後逃開的時候，慌忙得甚至沒有時間請假。」

「勞利不會批准的，在這個節骨眼不會。」

「但他不是依然得到假了嗎？特許休假——布拉德菲爾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

「手推車也是他偷的嗎？」

特納沒有回答。

「我猜我那把可愛的電風扇也是他自行取走的，他在莫斯科當然會用得著。」萊爾往椅背挨得更深一點。天很藍，太陽熾熱得像是隔著一面玻璃照下來。「如果這種天氣持續下去，我就得去買一把新的了。」

「有人警告過他。」特納還是要談原來的話題，「這是唯一說得通的解釋。他慌張了。這就是我為什麼想到普蘭施科的原因：他有一個左翼的歷史背景。用布拉德菲爾的話來說，他和李奧是同行的

夥伴。大戰期間他們甚至一起在英國度過。」他凝視天空。

「我知道你準備提出一個理論，」萊爾說，「我聽得見它在滴答作響。」

「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一起回到德國，在軍隊裡從事什麼工作，然後分道揚鑣。李奧保持英國人的身分，以此掩飾他的目的。普蘭施科回復德國籍，並打入政界。他們是有用的搭檔，就像那些長期潛伏的特工一樣。說不定他們是同時在玩同一個遊戲……也許他們是在英國被同一個人所吸收，在俄國人還是我們盟友的時期。漸漸的，他們疏遠了。這是標準模式，對不對？保持連絡變得不再安全。但他們暗中聯繫，然後有一天，就是幾個星期前，普蘭施科得到消息。他從波昂的人脈裡得知：西布克龍盯上了李奧。也許是什麼舊線索提醒了西布克龍，也許是有人告了密。收拾行李吧，普蘭施科對李奧說，帶上你能帶的一切東西，遠走高飛。」

「你的心思好可怕，」萊爾說，「多麼有想像力的一個腦袋瓜子。」

「問題是，這個推理說不通。」

「說不太通，對吧？我很高興你意識到這一點。李奧不會慌張，這不是他。他一向相當自制。也許你會覺得我在說蠢話，但他愛我們。他和我們是同一類人，亞倫，他不是他們那種。他對生活的期望少得可憐。掉落坑裡的矮種馬——這是他還窩在一樓爛馬槽的時候我對他的感想。他就算後來上了二樓工作，還是帶著些憂鬱。別人都以為他是個樂天的人……」

「跟我談過話的人，沒人說他是樂天的。」

萊爾轉過頭，興味盎然地看著特納。

「沒有嗎？那可真糟糕。我們都以為別人在背後笑他，把他當成悲劇裡的小丑。」

「好吧，」特納退讓一步，「就說他不是共產主義信徒好了，但說不定他年輕時曾經是。」

「也許。」

「然後他的信仰睡著了……他的政治意識睡著了。我是說……」

「啊。」

「直到卡爾費爾德再次把他喚醒——新的國家主義……舊的敵人……砰一聲把他喚醒。『咦，怎麼回事？』他看到歷史正在重演。他告訴別人：『歷史正在自我重複。』」

「『歷史會自我重複，第一次是以悲劇的形式上演，第二次則是以喜劇的形式。』這話真是馬克思說的嗎？一個德國人竟然有這麼風趣？不過我得承認，卡爾費爾德真的是讓共產主義變得極端有魅力。」

「他是什麼樣子？」特納問道，「他到底像什麼樣子？」

「李奧？老天，我們每一個人又像什麼呢？」

「你了解他，而我則否。」

「你這不是在訊問我吧？」萊爾這樣說不全然是開玩笑。「如果我請你吃飯，結果是換來一番盤問，那我真是該死了。」

「布拉德菲爾喜歡他嗎？」

「他喜歡誰了？」

「他緊盯著他嗎？」

「工作方面是這樣。勞利的要求很高。」

「勞利是天主教徒，對不對？」

「老天，」萊爾的語氣激烈得出人意表，「你不能用這種方式把人分類，行不通的。人生並不只是由許多牛仔與許多印地安人所構成。外交界尤其不是這樣。如果你認為人生是那樣二分，倒不如背棄自己好了。」說完這話，他頭往後一靠，閉上眼睛，任由陽光把他修復。「畢竟，」他語氣恢復平穩，「這正是你不能苟同李奧的地方。不苟同他依附某種愚蠢的信仰。上帝已死。你不能希望兩者兼得，那太中世紀調調了。」他再一次退回到一種滿足的靜默中。

「我對李奧有一個很特別的想像，」萊爾過了一會兒終於再開口，「以下我要說的，值得你記在你的小筆記本裡。有一個美麗的冬天下午，我參加一個無聊透頂的德國會議之後——時間是四點半，而我也沒有太多事可做——就開車到巴特戈德斯堡後面的山丘去透氣。太陽，霜，一點雪，一點風……當時我想，天堂就是這個樣子了。然後突然間，我看到了李奧。無庸置疑、不需爭辯，就是李奧。他全身裹在黑色大衣裡，衣領翻起，蓋住耳朵，頭戴一頂示威學生戴的那種洪堡帽。他站在一個足球場的邊上，看著小孩子踢球，抽一根那種人人抱怨的雪茄。」

「單獨一個人。」

「完全一個人。我本來想停車的，不過我看不到他的車，而那裡距離有人煙的地方又好幾英里遠。但我突然想到：不，別停下來，他在懷舊。他在看著他從未有過的童年。」

「你喜歡他，對不對？」

看來萊爾本來是會回答的，因為特納的問題並沒有讓他驚惶失措。不過一個不速之客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哈囉。一個新來的馬屁精？」聲音含糊而粗礪。這聲音的主人直接站在陽光下，特納必須瞇起眼睛，才能看清楚來者的長相：是那位方才向他們行納粹致敬禮的英國記者。他的身體輕輕擺動，一頭蓬亂未經梳理的黑髮。儘管指著特納，但從他頭的角度判斷，他的問題是對萊爾。

「他是誰？」他追問，「皮條客還是特工？」

「你想當哪一種，亞倫？」萊爾愉快地問，但特納沒有回答。「這是亞倫·特納；這是山姆·阿勒頓。」萊爾介紹雙方，一臉不以為意的樣子。「山姆代表好幾家報紙，對不對，山姆？山姆大權在握。這不表示他在乎權力，記者從來不在乎權力。」

阿勒頓繼續盯著特納看。

「他是打哪兒來的？」

「倫敦城。」

「倫敦城的哪個部分？」

「農漁部。」

「騙鬼。」

「好吧，他是外交部來的。你不是已經猜到了嗎？」

「他要在這兒待多久？」

「只是來走走。」

「多久？」

「你知道『走走』的意思。」

「我知道他來做什麼，」阿勒頓說，「他是隻獵犬。」他死沉的黃眼睛慢慢把特納全身上下端詳了一遍：粗大的皮鞋，漠然的臉，淡色而不閃爍的眼睛。

「貝爾格勒㊿，」阿勒頓說，「你就是打那兒來的。大使館裡哪個笨蛋搞上了女間諜又被拍照了，是不是？『我們趕快把事情擺平，否則大使就不會再給我們酒喝了。』是不是這樣，專管安全問題的特納先生？貝文的手下。你在華沙也幹了件漂亮工作。我記得這個。有個女的企圖自殺，你把她修理得太狠了。沒辦法，見不得人的事總得掃進地毯下面。」

「走遠點吧，山姆。」萊爾說。

阿勒頓開始笑。相當可怕的一種笑聲，沉鬱而惡毒。這笑聲確實使人痛苦，他坐下的時候冒出低沉而褻瀆的尋常叫聲。他油膩膩的黑髮像一頂不合適的假髮；他的大肚子在腰帶上晃來晃去。

「我說彼得，西布克龍怎麼搞的，要把我們保護得完好無缺是吧？還是要拯救我們的帝國？」

萊爾和特納不發一語，站了起來，穿過草坪走向停車場。

㊿ Belgrade，南斯拉夫首都。

「順道一問，你聽到那消息了嗎？」阿勒頓在他們背後高聲說道。

「什麼消息？」

「你們馬屁也不知道一個，對不對？德國外交部長剛剛啟程去莫斯科了。要就蘇德之間的貿易協定進行高層級的洽談。德國準備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51]並簽署華沙公約。一切都稱了卡爾費爾德的意和搞砸了布魯塞爾的談判。英國人出局、俄國人進場。你有何感想？」

「我的感想是：你是個騙人精。」萊爾說。

「偶爾被人幻想一下也不賴，」阿勒頓回答說，故意使用帶有同性戀暗示的字眼，「但可別告訴我那不會發生，美男子，因為總有一天會。總有一天他們會那麼做。他們別無選擇。給媽媽一巴掌，然後為祖國找一個爹地。誰會成為新的爹呢？反正不會是西方，對不對？」他們走得愈遠，阿勒頓的聲音就提得愈高。「這是你們這些愚蠢的馬屁精不會了解的！卡爾費爾德是全德國唯一說實話的人：對大家來說冷戰已經結束，只有外交家不這麼認為！」他們關上車門時，還聽得見阿勒頓最後的砲擊：「放輕鬆，甜心，有特納在這裡，我們全都可以睡個安穩的覺了！」

小跑車慢慢駛過美國僑民區一條又一條潔淨的拱廊。教堂鐘聲響亮，歡慶著陽光普照。在新英格蘭禮拜堂外，一對新人面對著閃閃發亮的攝影機。車子進入科布倫茨街，人聲車聲像一陣大風襲向他們。在他們上頭，電子顯示器閃爍著偵測到的車速。卡爾費爾德的照片增加了很多。兩輛車牌上有埃及文字的賓士車超車，切入車陣，再蕩出，然後遠去。

「那部電梯，」特納突然開口，「大使館裡的那部，故障多久了？」

「什麼電梯？我想是四月中吧。」

「你確定？」

「你不是想到那輛手推車吧？也是四月中不見的。」

「你不賴嘛，」特納說，「真不賴。」

「如果你自認為是專家，那就犯了最可怕的錯誤，」萊爾反駁，帶著特納先前見識過的那種突如其來的力量。「千萬不要以為你是穿白袍的，而我們是你實驗室裡的標本。」他猛打方向盤，閃避一輛卡車，一陣憤怒的引擎加速聲隨即在他們後方響起。「也許你沒察覺到，但我正在拯救你的靈魂。」他微笑，「抱歉說這些。西布克龍把我弄得神經緊張。只是這麼回事。」

「他在日記裡提到一個叫P的人。」特納突然說，「在聖誕節之後開始出現。『與P碰面』、『拿給P』、『與P吃晚餐』，然後這個P就慢慢減少了。P指的有可能是普蘭施科。」

「有可能。」

「巴特戈德斯堡那邊，有些什麼部會？」

「建築部、科學部、健康部。就我所知只有這三個。」

「他每個星期四下午都會去巴特戈德斯堡開會。他去的會是哪個部？」

51 一個由蘇聯主導的經濟組織，總部設在莫斯科。

萊爾在紅燈前停車，照片中的卡爾費爾德像獨眼巨人一樣皺眉俯視——他一隻眼睛被某隻不表苟同的手給撕了下來。

「我根本不認為他有什麼會議要開，」萊爾用詞謹慎，「至少最近是這樣。」

「你這話什麼意思？」

「就是剛才說的那意思。」

「拜託你說清楚！」

「誰告訴你他去開會的？」

「梅多斯。是李奧跟梅多斯說，他每星期四要去開會。經過布拉德菲爾批准，去處理和索賠有關的事。」

「哎，老天。」萊爾輕聲說。他把車子開出去，占住右線道，硬是不給一輛猛閃燈的白色保時捷讓路。

「你這個『哎，老天』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事情大概不是你想的那樣。根本沒有什麼會議，至少沒有要給李奧開的會。不會在巴特戈德斯堡，也不會在任何其他地方；不在星期四，也不在一星期的任何一天。沒錯，勞利上任之前，李奧會參加建築部一個低階層的會議，討論賠償遭盟軍演習損毀的德國房舍。李奧只是橡皮圖章，建築部怎麼說，他怎麼做。」

「勞利上任以前？」

「對。」

「發生了什麼事?那會議停止了?就像他的其他工作?」

「或多或少。」

萊爾沒有往右轉、準備駛入大使館的車道，反而把車開到了左線道，準備再兜一圈。

「你這話什麼意思?什麼叫或多或少?」

「勞利取消了。」

「取消了那會議?」

「我告訴過你:那是很形式化的會議。用通信的方式討論，效果也一樣。」

特納簡直可說是失望了。「為什麼你們要防著我?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到底是取消了那會議沒有?他在這件事情上扮演什麼角色?」

「慢慢來，」萊爾說，從方向盤舉起一隻手安撫，「別著急。勞利改派我去參加會議。他不希望代表大使館出席會議的是像李奧這樣的人。」

「像李奧這樣的人?」

「他不想讓一個臨時雇員代表大使館。就這麼簡單!勞利覺得這麼做不對，所以就要我代替他。那之後，李奧不再跟我說話，他以為是我搞的鬼。你問得夠多了，到此為止。」他們再次經過亞拉公司的加油站，朝北而去。加油工認得這輛車，向萊爾愉快地揮手。「我也不準備和你討論布拉德菲爾，哪怕你粗著脖子威嚇我。他是我的同事、我的上司，同時又是——」

「同時又是你的朋友！老天爺，你在這裡代表的是誰？是你自己，還是可憐的納稅人？我來告訴你答案：俱樂部。你們的俱樂部。你代表的是外交部。我敢打賭，要是你看到布拉德菲爾為了額外的退休金而在西敏寺橋把一些祕密檔案交給了誰，你也一定會往其他方向想。」

特納並沒有吼叫出聲，使得他這些話顯得有力的反而是他語氣裡的沉重緩慢。

「你們讓我想吐。你們每一個人。你們是他媽的馬戲團。李奧還在大使館工作的時候，你們沒給過他兩毛錢的關心。他平凡得像泥巴，不是嗎？他沒有背景、沒有童年，什麼都沒有。把他推到河裡都不會有人發現！他只夠格和其他德國雇員擠在地下墓穴裡！請他喝一杯可以，但請他吃晚餐免談！現在卻又是怎麼回事？他跑掉了，帶走你們一半的祕密，而你們開始覺得內疚。你們臉紅得就像被陌生男人搭訕的處女。你們都這樣：你、梅多斯、布拉德菲爾。你們知道他怎樣鑽漏洞，怎樣欺騙和偷竊；你們肯定還知道一些別的：例如他和誰是朋友、和哪個女的有過一腿；不然你們不會對他特別感興趣。他有一系列的人際關係，但你們連一個名字都不肯給我——他每星期四下午到底去了什麼鬼地方？是誰在掩護他？誰給他命令、給他錢的？他可是個特工，老天爺！他把手伸進了錢箱裡，但你們發現這件事之後，卻全都站在他那一邊！」

「不，你錯了，」萊爾說，車子此時開進了鐵柵門，警察圍攏上來，輕叩車窗。萊爾沒有馬上理會。「你和李奧才是一國的。你們站在鐵絲網的同一邊。這就是你的問題。不管用什麼定義來看，用什麼標籤來說，你跟他是一國的。這就是為什麼你問不出東西。」

他們開進停車場，萊爾把車繞去食堂旁，就是特納今天早上遠眺田野的地方。

「我得到他的住處看看，」特納說，「我非去不可。」兩人同時看著擋風玻璃的正前方。

「我記得你提過一次了。」

「好吧，當我沒說。」

「你為什麼要我同意呢？據我所知，你是一定會去的，只是早晚的問題。」

他們下了車，緩緩走過柏油碎石路面。公文信差躺在草坪上，他們的摩托車在旗杆四周圍成一圈。威風凜凜的天竺葵沿著草地邊緣排開，像一個個小小衛兵。

「他愛軍旅生活，」萊爾走上臺階時說，「真的很愛。」

他們停下來，將通行證遞給那個長得像黃鼠狼的中士檢查。這時，特納不經意回頭望向車道。

「看！」他突然說，「是在機場尾隨我們的那兩個人。」

一輛黑色歐寶緩緩開進了左轉待轉區，兩個男的坐前座。特納由於是站在臺階上，一眼就看見了在陽光中閃爍的多角度長型後視鏡。

「西布克龍派人護送我們去吃午餐，」萊爾帶著苦笑說，「又派人護送我們回來。就像我告訴你的：別以為自己是專家。」

「那你星期五晚上人在哪裡？」

「躲在柴棚裡，」萊爾厲聲說，「等著要謀殺安妮夫人，好拿走她的無價鑽石。」

密碼室的門又是打開的。科克躺在一張帶輪子的矮床上，旁邊地板上有一本加勒比海別墅指南。

休息室的書桌上，放著個大使館的藍色信封，收件人是「亞倫．特納閣下」。這名字是用打字機打的，字體僵硬，相當笨拙。信上說：有好幾件與特納先生波昂此行有關的事，也許是他想要知道的；如果方便，還請特納先生不吝於今日傍晚六點半大駕光臨信上的地址，享用一杯雪莉酒。地址位於巴特戈德斯堡，寫信人是新聞與資訊科的珍妮．帕吉特小姐。她簽了名，又為清晰起見，在簽名下面用打字機把名字再打了一遍。姓氏的首字母P字，簽得相當大。特納翻開藍皮日記本，面露詭異的笑容。普蘭施科是P，帕吉特是P，日記本裡的人名縮寫也是P。來吧，李奧，讓我們來看看你罪惡的小祕密吧。

8 珍妮・帕吉特

「我猜，你是負責處理敏感事務的吧。」珍妮・帕吉特以準備好的開場白揭開談話。

雪莉酒就放在他們之間的玻璃桌面茶几上。公寓又暗又醜，維多利亞式的籐椅、德國式的厚重窗簾。飯廳牆上的壁龕，掛著幾幅康斯坦伯風景畫的複製品。

「你像醫生一樣，有套專業的保密標準。」

「這是當然。」特納說。

「今天早上的參贊處會議提到，你正在調查李奧・黑廷失蹤的事。我們接到命令不可以談這件事；連自己人之間都不能談。」

「但是妳獲准和我談。」特納說。

「當然。但我自然會想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大的保密保障。比方說，你和人事部之間的關係會到多密切？」

「那要看妳提供的資訊而定。」

她把雪莉酒杯舉到眼前，彷彿在測度它的內含物。這明顯是一種姿態，用來顯示她的老於世故及不慌不忙。

「假如說有人……就說是我本人好了，做出了不明智的判斷——在某件私人事務上。」

「那要看妳做出不明智判斷的對象是誰。」特納回答。珍妮．帕吉特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

「聽著，」特納瞧著她，「如果妳找我來是要私下告訴我，妳把一疊文件忘在了巴士上，那我就非得向人事部詳細報告不可。但如果妳是來跟我說，妳不時會跟男朋友外出，那我就半個字都不會說出去。主要是——」他把酒杯推過茶几，讓她斟滿。「人事部不想知道我們的存在。」他的態度很隨意，彷彿毫不在意。他懶洋洋地坐著，身體占滿整張椅子。

「我的顧慮是要保護別人。第三者無法為自己出面說話。」特納繼續說，「但那也是個安全問題，對吧？如果妳認為這件事不重要，壓根兒不會想找我。說或不說，隨妳便。我不能給妳任何保證。」

她以急速而生硬的動作點燃一根菸。她長得不醜，只是她的衣著不是太年輕就是太老氣，所以不管特納多大年紀，她看起來都不像是和他同輩。

「我接受，」她陰沉地瞅了他片刻，像在評估特納能夠吸收多少她即將要說的話。「不過，你誤解了我請你來這裡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這個：你想必聽過很多有關我和黑廷的謠言，所以我想不如由我自己來告訴你事實。」

特納放下酒杯，打開筆記本。

「我是去年聖誕節前才到這裡的。」珍妮．帕吉特說，「從倫敦過來。那之前我派駐在印尼雅加達，回倫敦是打算結婚。你也許在檔案裡讀到過我曾訂婚的事？」

「我想我一定是漏看了。」特納說。

「我的未婚夫在最後一刻認定我們不適合在一起。這是非常有勇氣的決定。接著我就被派來波昂。我們認識很多年，大學時代都愛看同一類的書，所以我一直以為彼此有很多共同點。但他不這麼認為。訂婚就是有這種好處。我尊重他的決定。所以沒有人需要為我難過。」

「妳聖誕節前來到波昂？」

「這是我特別要求的。除了派駐雅加達那段時間，我都和他一起過聖誕。這個……分手對我來說無疑很痛苦。我急著換個環境，沖淡傷心氣氛。」

「很自然。」

「恢復單身後，我在聖誕節自然受到很多邀請。幾乎參贊處的每一個同仁都邀我和他們一起過聖誕。布拉德菲爾夫婦、傑克遜夫婦、克拉布夫婦、加韋斯頓夫婦，他們全都邀請我。包括梅多斯。想必你見過亞瑟．梅多斯了。」

「見過。」

「梅多斯是鰥夫，與女兒邁拉同住。事實上他是B3級幹部，儘管現在已經不用這種等級制度了。能夠得到一名資深幹部的邀請，我深感榮幸。」

她說話有一點外地人的鄉下土腔，儘管她百般掩飾，但這腔調還是在她說話的同時嘲笑著她。

「這是我們在雅加達的傳統。我們比較常打成一片。但在波昂這樣大一點的大使館卻不是這樣，大家自成小圈圈。我不是認為所有人都應該像一家人——我甚至認為這樣不好。但在波昂這裡，界限

卻太嚴格、也太多了，A級只和A級來往，B級只和B級來往，部門與部門之間又是另一條界線。經濟室如此，武官室如此，參贊處也是如此。各自形成小集團。我不認為這麼做是對的。還要來一點酒嗎？」

「謝謝。」

「於是我接受了梅多斯的邀請。另一個客人是黑廷。我們度過了愉快的大半天，直到黃昏才離開。邁拉．梅多斯不在家。她病得很厲害，據我所知，她在華沙跟一個本地人發生了私情，而收場可說相當悲劇。順道一提，我個人是反對婚前性行為的。那天邁拉參加一個年輕人的聚會，而梅多斯本人則應邀到科克夫婦家吃晚餐，所以我們只能留到黃昏。離開時，黑廷邀我去散步。他說不遠處有個好地方，適合酒足飯飽後開車上去，呼吸新鮮空氣。我一向喜歡運動，所以答應了。沒想到，散步過後，他又邀我到他家用晚餐。他很堅持。」

她望著特納，兩手交握成杯狀，擱在大腿上。

「我覺得拒絕不大得體。那對女性而言真是個艱難的決定。我想早點回家，但又不想讓他難堪。那天畢竟是聖誕節，而他在散步時的言行舉止又無懈可擊。另一方面，在那天以前，我又可以說是完全不認識他。最後我答應了，也說我不希望太晚回家。他答應了這個附帶條件，於是我就開車，跟著他的車到國王之冬山那邊。讓我吃驚的是，他事先準備好了一切：桌上放著兩人份的餐具。他甚至事先請司爐工來為壁爐生火。晚餐後，他告訴我他愛我。」她拿起香菸，猛抽了一口。她現在的語調比先前更接近於陳述事實。「他說他這輩子從未感受過那麼強烈的情緒，說自從我在參贊處會議出現

的第一天，他的靈魂就出了竅。他指著萊茵河上駁船的燈火說：『我站在臥室的窗前，看著它們一艘艘開過，徹夜不眠。一朝復一朝，我看著太陽從河上升起。』這全是為我神魂顛倒的緣故。聽他這麼說，我整個人愣住。」

「妳怎麼回答？」

「我根本沒機會開口。他說他想送我禮物。他說，即使此後無緣再見，他還是希望送我一份聖誕禮物，作為愛的表白。他去書房拿回來一個盒子，是包裝好的，上面有張紙條寫著：『送給吾愛』。我當然是呆住了。『我不能收，』我說，『我不能拿你的任何東西。那會讓我感到虧欠。』我向他解釋說，他儘管很多方面都完全英國化了，但在這種事情上，英國人的作風相當不同。接受旋風式求愛固然在歐洲大陸很普遍，但在英國，女性卻會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才會接受別人的求愛。我們必須先了解彼此，知道彼此的價值觀是否一致。再說，我們有年齡上的差距，而我又必須考慮到我的事業。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中性的語氣轉為無助和軟弱。「但他只是反覆說著：『不管怎樣，今天都是聖誕節，妳把它當成一般的聖誕禮物就好。』」

「盒子裡裝了什麼？」

「一支吹風機。他說我全身上下，他最愛的就是我的頭髮。他說他每天早上都會打量陽光照耀在我頭髮上的樣子；他是指在參贊處會議的時候。」她急速吸了一口氣。「那吹風機至少售價二十英鎊。從來沒有人送我這麼貴重的東西，就連我前未婚夫在我們最親密的時候也沒有。」

她重演一套儀式，把手伸進香菸盒，略帶猶豫地再挑出一根菸，皺著眉頭把菸點燃。「我們坐下

來，他把唱片放進唱機。我不是有音樂細胞的人，但心想音樂說不定可以分散他的心思。我為他難過，也極不情願在那樣的情況丟下他一個人。他只是看著我。我卻不知道要看哪裡才好。最後，他走上前想擁抱我，我便說我要回家了。他送我到車子裡。幸好接下來還有兩天假期，讓我有時間思考怎麼辦。他打過兩次電話邀我晚餐，我都拒絕了。等到假期結束，我做出決定。我寫了一封信，連同禮物一起交還他。我不覺得我有其他選擇。我一大早就到大使館上班，把信和禮物交給參贊處警衛。信上，我說我仔細考慮過他的話，但認為自己永遠無法回報他的感情。而因為我們是同事，以後還會常常見到面，所以明智之舉是馬上做個了結，以免……」

「以免什麼？」

「以免引起閒言閒語。」她突然激動起來。「我不知道它們後來是怎麼出現的；你知道沒有地方逃得掉流言這種東西。」

「他們說了你們什麼？」

「天曉得，」她說，「天曉得。」

「妳把禮物交給哪一個警衛？」

「華特，比較年輕的那個。他是麥克米倫的兒子。」

「他有告訴其他人嗎？」

「我特別交代他，要當成機密。」

「我想妳這樣一說一定更讓他印象深刻。」

她憤怒地瞪著他，臉因為困窘而發紅。

「好吧，妳快刀斬了亂麻。他怎麼回應？」

「那天早上，出現在參贊處會議的時候，他對我說聲早安，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則對他微笑，就這麼多。他臉色蒼白，不過很勇敢……傷心，但還撐得住。我感覺，最糟糕的時刻已經過去……再說，他馬上就要去檔案室幫忙了，我想這說不定可以讓他找到別的寄託。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我沒有和他說過話。他不管是在大使館裡還是社交場合，樣子都像很快樂。他沒有再提起聖誕節傍晚或是吹風機的事，連暗示都沒有。只有偶爾在雞尾酒會上，他會故意走近我，而我知道他只是為了……親近我。有時我會意識到他正看著我；女人有這種直覺。我知道他還沒有完全放棄希望。他有一種可以捕捉別人眼神的方法，我納悶自己以前為什麼會沒注意到這一點。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給他任何鼓勵。一來是我心意已決，二來是我知道，要是我對他好一點，短期也許可以減低他的沮喪，但長遠來說對他只有壞處。我也深信，他這種突如其來的……又是非理性的感情，一定會迅速過去。」

「結果是這樣嗎？」

「我們以這種方式過了大約兩星期。他開始顯得神經緊張。不管我參加任何派對或邀約，總會看到他在場或者就在附近。他不再跟我說話，只是看著我。不管我走到哪裡，他的眼神都跟著……那是一雙非常深的眼睛，我會形容成深沉。深褐色，讓人感到一種深深的依賴……最後，我甚至害怕外出了。我甚至出現一個要不得的想法，懷疑他是不是偷看過別人寄給我的信。」

「妳現在知道答案了嗎？」

「我們在檔案室裡各有自己專屬的郵件格位，供收電報和收信用。檔案室裡每個人員都會順手幫忙把寄入的東西分到收件人的格子裡。當然，這裡一如英國，邀請函都是不封口的。因此，他非常容易就能看到內容。」

「為什麼妳認為這個想法要不得？」

「因為那不是事實，」她回答說，「我質問過他，而他保證絕無此事。」

「原來。」

「他說他絕不會幹這種事。那不是他的個性，他從不會有這一類的念頭。他指天發誓向我保證他沒有……跟蹤我。這是我質問他時的用語，但一出口我就後悔了。我搞不懂我怎麼會用這麼荒謬的字眼。他說他的舉止只是出於他一貫的社交禮儀，如果我覺得困擾，他會改變，或是婉拒所有邀約。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讓我感到負擔。」

「所以自此你們又重新是朋友了，對嗎？」特納看著她搜索字眼說這些事、看她勉強控制情緒，實情眼看就要在她舌頭上吐了出來、卻又硬生生地吞回去。

「而一月二十三日之後，他又開始不跟我說話了。」哪怕是在黯淡的燈光中，特納也看得見眼淚沿著她兩頰流下；她一隻手迅速舉起，遮住淚水。「我受不了。我無時無刻不想著他。」特納站起來，打開酒櫃的門，往一個大玻璃杯斟了半杯威士忌。

「來吧，」特納輕聲說，「妳需要這個：把它喝掉，別再裝了。」

「都是因為工作太累了，」她接過杯子，「布拉德菲爾從不讓人休息。他不喜歡女人。他恨女

人，巴不得把女人都趕去一樓工作。」

「現在告訴我，一月二十三號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她身體側向籐椅一邊，背對著他，聲音不受自己控制地升高。

「他不理我。他假裝埋首於工作。即使我去檔案室拿文件，他也不會抬起頭。即使抬起頭也不是看我。他從來不像這樣專心工作——只要看他在參贊處會議上的樣子就知道。他骨子裡是懶洋洋的。但聽到我的腳步聲時，他卻會裝得無比專心。即使我向他打招呼，他還是一副視而不見的樣子。即使我在走廊裡直直走向他，他也一樣不注意我，當作我不存在。那段時間我覺得快要瘋掉了。我搞不懂自己為什麼會那樣。他畢竟只是個臨時雇員，又算什麼；他一點分量也沒有，這你只要聽別人怎麼說他就會知道……廉價品，他們都這樣說他，腦筋轉得快，想法卻不扎實……我寫信給他、打電話到他家。」

「大家都知道了，對不對？妳表現出來了，對不對？」

「是他先追求我的……用他愛的宣言來圍困我……像個舞男一樣百般恭維我。然後又對我忽冷忽熱，他以為自己是誰？」

她伏在椅背上，頭埋在臂彎裡，肩膀隨著啜泣的韻律抖動。

「妳得告訴我，」特納站在她前面，一隻手抓住她的手臂。「聽著，妳必須告訴我一月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對不對？他要求妳為他做什麼。和政治有關。他設好圈套，讓妳往裡面

跳。他給妳一個驚喜……然後就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一樣他無法靠自己拿到的東西。到手之後，他就不要妳了。」

啜泣開始。

「妳告訴他一件他想知道的事。妳幫了他一個忙——他需要得到的眾多協助之一。算了，別放在心上，不是只有妳。其他好幾個人都以某種方式這樣幫過他。所以到底是什麼事？」他跪在她旁邊。「所以妳做了什麼不明智的判斷？告訴我！是一件讓妳嚇破膽的事，對不對？告訴我究竟是什麼！」

「天呀，我把鑰匙借給他；我把鑰匙借給他了。」她說。

「快點說。」

「是我當值夜官那天晚上。他來求我……不是求。不是。」

她坐直身體，臉色慘白。特納把她的酒杯斟滿，放回她手中。

「我當天值班，當值夜官。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李奧沒有資格當值夜官，有些東西是臨時雇員不能看的，比方說特殊指示……應變計畫等等。那時一定是七點半或者八點了。我離開密碼室……要去檔案室，而我看見李奧就站在走廊上，像是在等我。『珍妮，』他微笑著說，『好巧。』我高興極了。」

啜泣聲又起。

「我高興極了。我一直盼著他再次跟我說話。他在等我；我知道他在等我，卻假裝是湊巧碰到。

我說：『李奧。』我以前從未這樣喊過他。我們站在走廊上說話。他反覆說這樣巧遇真好。他說想邀我吃晚餐。我提醒他，我正在值班。可是他不以為意。『好可惜，明天晚上怎麼樣？再不就週末？』他說星期六早上會打電話給我。我說好，那樣很好。他說吃晚飯之前我們可以先去上次那個足球場散步。我好高興。但我手上還抱著一大疊電報，就說我得走了，要把這些東西拿給亞瑟・梅多斯。他說要幫我拿，我說不用，我自己拿得了。我正想轉身……我想先走，因為我不想看著他離開我。我正想轉身，卻聽到他說：『啊，珍妮，等一等……』——你知道他說話的調調——『剛剛發生了一件荒謬事兒。詩班的人都來了，等在樓下，但不知道誰把會議室的門給鎖上了。我們找不到鑰匙，心想妳說不定會有一把。』這聽起來有點怪，因為我想不出誰會無聊到把會議室給鎖上。我回答說：有，我待會兒下樓去開。他知道我有會議室的鑰匙，因為值夜官會拿到大使館每一個房間的備份鑰匙。『妳別費事多走一趟，』他說，『把鑰匙串給我就好。我兩分鐘後就還妳。』他看見我猶豫的樣子。」

她閉起雙眼。

「他很敏感，」她大哭了出來，「輕易就會受傷。而我又曾經錯怪他偷看我的信。我愛他……我發誓我從未愛過任何人……」哭聲漸漸平息。

「所以妳給了他鑰匙？一整串？各個房間的鑰匙，各個保險箱的鑰匙……」

「所有辦公桌抽屜和鋼櫃的鑰匙，包括大使館前後門，以及關閉檔案室警鈴的鑰匙。」

「包括電梯的鑰匙嗎？」

「當時電梯還沒上鎖……地下室入口也還沒有裝上鐵柵門……那都是隔一星期之後的事。」

「他多久以後還妳鑰匙？」

「五分鐘後。也許更短。這時間不夠長吧？」她抓住他的手臂追問。「夠長嗎？」

「夠時間做印模嗎？如果他事先有準備的話，五分鐘夠他做五十把鑰匙了。」

「他會需要用到蠟或是代用黏土之類的。我後來問過人。」

「他在房間裡全部準備妥當，」特納冷漠地說，「他是在一樓工作的人。不過別擔心，說不定他真的只是為了讓詩班能進去會議室。別讓妳的想像力跑太快。」

她停止哭泣，聲音恢復平靜。「那天晚上不是詩班練唱的日子。練唱是每個星期五，而那天是星期四。」

「這麼說妳後來有查過？妳問過警衛？」

「我知道！我把鑰匙交給他的時候就知道了！我在心中告訴自己不要給他，但還是給了。我得信任他。那是一個信任的動作。你不明白嗎？那是一個付出、一個愛的動作。雖然我不期望你會懂。」

「但在妳付出以後，」特納說，站了起來，「他就不要妳了，對不對？」

「男人不都是這樣嗎？」

「他星期六有打電話給妳嗎？」

「你知道沒有。」她說，臉仍埋在前臂裡。特納闔起筆記本。「妳聽得見嗎？」

「聽得見。」

「他曾向妳提過一個叫瑪格麗特．愛克曼的女人嗎？他和她訂過婚。她也認識哈利．普蘭施科。」

「沒提過。」

「沒提過其他女人？」

「沒有。」

「他有在妳面前談過政治嗎？」

「沒有。」

「他有沒有讓妳覺得他是個政治立場左傾的人？」

「沒有。」

「有見過他和可疑的人在一起嗎？」

「沒有。」

「他有沒有談過他的童年？談他住在漢普斯特的叔叔——把他養大的共黨分子？」

「沒有。」

「奧托叔叔，聽過嗎？」

「沒有。」

「他提過普蘭施科嗎？有沒有？有沒有提過普蘭施科？」

「他說普蘭施科是他唯一的朋友。」她說，然後再次陷入沉默。

「他提過普蘭施科的政治立場嗎？」

「沒有。」

「他說過他們仍是朋友嗎？」

她搖頭。

「上星期四，也就是他失蹤前一天，他和某人在馬特努斯吃午餐。那個人是妳嗎？」

「我說過了！我發誓不是我！」

「是妳嗎？」

「不是！」

「他的日記本上是這樣寫的。他把妳的名字縮寫為一個P。其他提到妳的地方也是寫P。」

「那不是我！」

「這麼說是普蘭施科囉？」

「我怎麼知道！」

「因為妳跟他上過床！妳只告訴了我一半，卻隱瞞另一半！妳一直跟他睡！睡到他離開那一天！」

「這不是真的！」

「為什麼布拉德菲爾要掩護他？他恨李奧入骨，但他又為什麼那麼照顧他？不只給他工作，還讓他管錢，為什麼？」

「請你走吧，」她說，「以後不要再來了。」

「為什麼？」

她坐起身。

「出去。」

「妳和他星期五晚上還吃過晚餐。就是他離開的那天晚上。妳一直跟他睡卻不承認！」

「沒這回事！」

「他問到妳綠檔案的事！他要妳把公文箱弄給他！」

「沒有！沒有！快走！」

「我要一輛計程車。」

她打電話叫車的時候，他在一旁等著。「立刻，」她說，「立刻！」快點過來把他帶走。

他走到門邊。

「你們找到他的話會怎麼做？」她問，淡然的聲音裡隱藏著關切。

「不關我的事。」

「你不關心？」

「我們永遠不會找到他，所以我何必關心？」

「既然這樣，你何必還要找他？」

「有何不可？我們就是這樣消磨人生的，不是嗎？追尋一些我們永遠找不著的人。」

他慢慢走下樓梯，來到公寓入口。從另一間公寓傳來雞尾酒會的低沉人聲笑語。一群喝得爛醉的阿拉伯人在他身邊一窩蜂擠過。萊茵河對岸，張伯倫飯店的燈火像是溫暖黑暗戴著的一串項鍊。一棟新建的大樓聳立在他正前方。他覺得自己曾經從另一個角度看過它。一條鐵路橋跨在大道盡頭，當火

車隆隆經過鐵軌，特納看見餐車裡的乘客默默凝視他們的食物。

「去大使館，」他說，「英國大使館。」

「英格蘭大使館？」

「不是英格蘭，是英國。我趕時間。」

那計程車司機沿途叫罵，數落外交人員在波昂的囂張跋扈。車子開得飛快，有一次差點撞上一輛電車。

「拜託你好好開車，行嗎？」

下車時他要求司機給他收據。司機從置物箱裡拿出橡皮圖章和一本簿子。他蓋章的時候用力很猛，整張收據都皺了起來。大使館是一艘船，所有窗戶燈火通明。黑色人影在大堂裡移動。停車場停滿了車。特納把收據扔掉。拉姆利不會幫他付計程車費的。這是在上一次經費削減以後的新規定。他不可能從任何人那裡要求補償。唯一例外是黑廷，黑廷欠他的債是愈積愈多了。

布拉德菲爾正在開會，皮特小姐說。他大概天亮之前就會偕同大使一起飛去布魯塞爾。她正在收拾文件，又翻弄一個藍皮的文件籃，接著按位階高低把名牌繞著餐桌排好，而她說話的態度一副令特納感到挫折是她分內職責的樣子。萊爾現在人在德國國會，旁聽戒嚴法的辯論。

「我想看看值夜官的鑰匙。」

「恐怕你得先取得布拉德菲爾先生的同意。」

他與她爭執，而這正中她下懷。他最後把她擺平了，而這也稱了她的心意。她給了特納一張行政科簽署的授權書。他把授權書拿去值班櫃檯，值班的警衛是麥克米倫：高大穩重，在愛丁堡警隊當過巡佐。而不管他聽說過特納些什麼，那些話都只讓他對特納沒有好感。

「還有夜間登記簿，」特納說，「我要看一月以後的夜間登記簿。」

「請。」麥克米倫說，並在特納翻閱登記簿的時候，一直站在他前面，以防特納把登記簿帶走。時間是八點半，大使館裡空蕩蕩。「老哥，」克拉布路過，喃喃地說，「明天早上見。」

夜間登記簿上沒有黑廷的名字。

「把我的名字登記上去，」特納說，將登記簿推過值班櫃檯，「我一整晚都要待在這兒。」

我一整晚都會待在這兒，他心裡想，就像李奧。

9 罪惡的星期四

一共有五十把鑰匙，其中只有六把貼上了說明標籤。他站在李奧駐足過的二樓走廊，身處柱子的陰影當中，凝視密碼室的門。時間是七點三十分，李奧的時間；他想像珍妮．帕吉特抱著一疊文件正走過來。走廊現在很吵，密碼室大門上的鋼鐵活門隨著收發信件的女孩進進出出而開啟又關上，有如斷頭臺上的大刀起落。但那個星期四晚上，這裡靜悄悄的，像是暴風雨前的寧靜，當時李奧就站在這裡，對她說話。他看了錶，又看一次手上的鑰匙串，心想：五分鐘。李奧在這五分鐘裡做了什麼？四周的聲音震耳欲聾，比白天還要吵；連同密碼機在內的各種聲音宣示著世界正進入緊急狀態。但那個晚上卻是靜謐一片；李奧是喜愛安靜的生物，他等在這裡，準備攫取獵物，然後加以摧毀——在五分鐘內。

他沿著走廊一直來到大堂上頭，從天井往下看，觀察到一些下班的女打字員腳步輕快地走出去，像沉船的劫後餘生者。李奧當時的步履應該是輕快卻不慌忙的，因為珍妮看得見他的背影，而岡特或麥克米倫也會看到他下樓梯的樣子。輕快，卻沒有得意洋洋。

特納走下樓，站在大堂裡。這是多大的冒險啊，他突然想，多危險的遊戲。人群往兩旁分開，好讓兩位德國官員通過。他們手提黑色公事包，走路的樣子高傲自負，彷彿是來執行一項行動。兩人都

繫了灰色領巾，像是俄國式樣的領巾打結法。那是多大的冒險啊，他想，她說不定會改變主意，說不定會跟著下樓來，一旦下樓，她幾分鐘內就會發現真相──假設她本來不知道真相──就會知道李奧是在說謊。她只要走到大堂，聽見會議室裡沒有傳來歌聲，看到夜間登記簿裡沒有詩班成員的名字、衣帽間的掛鉤上沒有帽子大衣，就會知道愛情騙子黑廷．李奧為了取得鑰匙串而欺騙她。

「那是一種付出，一個愛的動作。然而我不指望你會懂。」

進入走廊以前，他停下來研究那部電梯。漆成金色的電梯門上了鎖，門正中央的玻璃窗片從裡面封起，漆黑得看不穿。為了增加安全性，兩根粗鋼桿以水平方向橫放，將這片窗口封死。

「這封了多久？」

「不來梅暴動之後加上去的，先生。」麥克米倫說。

「不來梅暴動是什麼時候？」

「一月，先生，一月底。這是外交部建議的，先生。他們派了專人過來。地窖門和鋼桿都是那位加裝的。」麥克米倫說話的樣子，像是在愛丁堡的高級市政官面前作證：一氣呵成，呼吸間歇規律。「他工作了整個週末。」麥克米倫補上一句，語帶敬畏，因為他一廂情願認定自己也是個願意鞠躬盡瘁的人。

特納慢慢走向黑廷的房間，心中思忖：當時，這些門應該都是關上的，燈光熄滅，這些個房間全部安靜無聲。有月亮從鐵欄杆照進來嗎？還是說只有幾盞藍色夜光燈為這個廉價的英國人點亮，而他的足音迴響於地窖中？

兩個女孩打他身邊走過，身穿便裝。其中一個穿牛仔褲，她正眼瞅著特納，掂估他的份量。哇，他心想，過不久我一定要追一個。他用鑰匙打開黑廷房間的門，走進去，站在黑暗中，想著：你當時在搞什麼把戲，你這個小毛賊？

若要製作鑰匙印模，黑廷得使用一些盒子。雪茄盒就行，在盒子裡填上膠泥，或者從雜貨店玩具店買回來的兒童玩具用橡皮泥。加上一點白色的滑石粉，可以讓印模更清楚。複製包含三個動作：複製正面，複製反面，再把鑰匙直插進膠泥裡。務必注意的是：凹凸處一定要印清楚。依照印模做出來的鑰匙，不見得能與鎖密合，但只要用軟一點的金屬，它就能配合凹凸來調整……來吧，特納，軍隊裡士官長不是都說，只要發現幾根毛，就一定能找到它。他早就準備好了吧，是把五十個雪茄盒都用上呢，還是只用了一個？

就只是為了那一把鑰匙。是哪一把呢？在這棟紛擾嘈雜的英國房子裡，是哪一個阿拉丁山洞裡藏著祕密寶藏？

黑廷，你這個毛賊。他從黑廷本人的房間開始測試鑰匙，純粹是一種示威，他要向那個缺席的賊顯示，他自己的房間也一樣會被人潛入。接著，他沿著走廊一扇門又一扇門測試，每試對了一把鑰匙，就把它從串環上面解下，放進口袋裡。大部分的門根本就沒上鎖，所以這一大串鑰匙裡很多是多餘的。他進到急救室，聞到酒精味，看見一個供電線接線用的接線箱。

竊聽？這就是你的專業興趣，毛賊？你把那些個吹風機和小玩意兒帶來大使館，為的就是用來掩護一些你偷運進來的竊聽器材嗎？「狗屁想法。」他大聲說出來。這時他褲子口袋裡已經裝了十二把

鑰匙。他又爬上一層樓，直接走進了大使私人祕書的辦公室。這位祕書先生趾高氣昂，對人對事諸多挑剔，經常狐假虎威。

「大使一分鐘內就會出發，如果我是你，我就會戰戰兢兢。」他拿著電話說，語氣冷颼颼，「他對你們這些人不夠嚴格。」

多數走廊還是白日光景。商業科正在慶祝蘇格蘭週。一隻披著蘇格蘭呢的淡紫紅色松雞標本，放在一張女王的照片旁邊。照片中，女王也穿蘇格蘭服飾。夾板木盒裡裝著迷你的蘇格蘭威士忌，盒上印有跳舞的人群和風笛。在這裡的開放工作區，臉色蒼白的文書人員死板板地坐在機器前面加減數字。「布魯塞爾揭曉在即！」牆上一張標語提醒他們，但那些機器似乎無動於衷。他走上一層樓，來到侍從與隨扈的「白廳」；大門上標注了每個隨扈官所屬之部會和他本人的名字。

「你上來這裡是搞什麼鬼？」一名職員問他，而特納叫他說話客氣點。從某處傳來威武的軍人聲音，在口授什麼內容。在打字區，女性打字員像女學生上課似的排排坐，她們的女性主管，一頭藍髮，六十多歲，獨自坐在最前面的講臺上，正在檢查一塊蠟紙板。只有她一個人嗅到敵人的氣味，猛抬起頭看著特納，鼻尖朝上。她背後的牆上掛滿其他部門女主管寄來的聖誕卡。

「我來檢查門鎖。」他低聲說。女主管的回應眼神像在表示：「你愛幹什麼就幹什麼，但別打我這些女孩的主意。」

媽的，我會搞到一個的，我向妳保證。幹麼不饒了其中一個，讓她享受一下快速掉進天堂的滋味？黑廷，你這個毛賊。

十點鐘。他已經把黑廷可以靠鑰匙進入的每一間房都巡了一遍，但除了頭疼，一無所獲。不管黑廷想要的是什麼，那東西都不在原處了，或是還得搜索幾個星期才能找到，否則就是它太顯眼了，反而讓人視而不見。他感覺到那種隨著緊繃而來的噁心感，腦中奔騰著各種不協調的記憶片段。老天，才過了一天。一天時間就足以讓人從滿腔熱忱掉到挫折沮喪。從飛機上到密碼員的休息室，線索無所不在，卻也跟沒有一樣。今天只是星期一，我卻像活了一輩子。他瞪著桌上空白的電報表格，不知道能報告什麼鬼。科克在打瞌睡，密碼機一片安靜。鑰匙串在他面前堆成一團。他一把一把將鑰匙都套回鑰匙環裡。把事情拼湊起來，他對自己說，去建構一個什麼。除非找出一個最起碼的方向，否則不要上床睡覺。他的狗屁導師告訴過他，一個讀書人的任務，就是從混亂中理出秩序。試定義何謂混亂狀態：那是一種沒有系統的心靈。對不起，老師，那請問什麼是一個沒有心靈的系統？他在一張紙上隨手畫了表格，把一週分成七天，每天分成二十四小時。然後他打開藍皮日記本。重組碎片，把所有方塊湊成一整塊。你會找到他，而蕭恩不會。黑廷．李奥，索賠暨領事事務，竊賊暨獵人，他會獵到你的。

「你不會湊巧懂一點股票吧？」科克剛睡醒，問他。

「不，我不懂。」

「我要出的謎題是，」他揉揉微紅的眼睛，繼續說，「如果美國華爾街和德國法蘭克福股市都大跌，而我們又無法在這一回合加入共同市場，這將會對瑞士的鋼鐵股有什麼影響？」

「如果我是你，」特納說，「我會把所有錢押在紅色上面52，不再想它。」

「我有這種決心就好了，」科克說，「我們想在加勒比海買一小片土地——」

「安靜。」

建構。把你的想法全寫在黑板上，看看會出現什麼。來吧，特納，你是個哲學家，來說說世界是怎樣運轉的。事實。建構。來吧，親愛的特納，你當初放棄學院裡的沉思人生，不就是為了想要這種公務員的實務生活？建構：建構幾套說得通的推理，到時萊爾就會說你是個活生生的人。

從星期一開始吧。星期一是出外赴宴的日子。通常是自助餐會——萊爾在美國俱樂部餐廳裡告訴過他——因為那可以省去主人安排座次的煩惱。星期一是客場比賽的日子。英國人對中東佬。另一種形式的奴隸制度。黑廷基本上是個次等人。次要的大使館。接待空間不夠大的大使館。星期一，是二軍的遊戲。

「……如果是女孩，我們就會僱一個有色人種的保姆，一個印傭。她可以幫我們教小孩，至少教到國中。」

「你就不能保持安靜？」

「但前提是我們有一筆基金，」科克補充說，「沒有錢什麼都不用談。」

---

52 這是指在玩輪盤賭戲時，將籌碼押在紅色格的數字，賭中的機會約為二分之一。特納這裡應是建議科克，選定一種股票就不要再去想它。

「我正在工作，你聽懂了嗎？」

我在努力建構，他想著，但心思飄到了別處。他看見自己與走廊裡遇到的那個女孩在一起，她沒塗口紅的雙唇輪廓線不明，與柔嫩的肌膚連在一起。她睇視著他微凸的小腹，笑聲就像他的太太：亞倫親愛，你娶我難道是為了跟我爭吵打架的嗎？這種事是講韻律的，就像跳舞，你不明白嗎？像湯尼就是個曼妙的舞者。對了，亞倫心肝，我今天會晚一點回來，明天整天不在家，我要和我的星期一情人進行客場比賽。住手，亞倫，不要！求你不要揍我！我不會再碰他，我發誓，星期二之前都不會。

黑廷，你這個毛賊。

星期二是在家裡招待客人的日子。特納把應邀賓客列成清單：萬代隆格夫婦（荷蘭人），卡納爾夫婦（加拿大人），奧布圖夫婦（迦納人），科爾特贊尼夫婦（義大利人），阿勒頓夫婦，克拉布夫婦，還有一次是（當然是）布拉德菲爾夫婦。這些乏味的邀宴總共不下四十八次：奧布圖夫婦七次，阿勒頓夫婦三次，布拉德菲爾夫婦一次。你對他們可真是下足功夫，不是嗎？「我猜他在那裡維持一定的生活排場。」那個晚上的菜單是香檳和兩樣蔬菜，外加俄國納稅人付帳的鵪鶉蛋。他太太又侵入了他的思緒：親愛的，今晚我們怎麼不招待威洛比夫婦到外頭用餐？他們不會介意的。他們知道我討厭下廚，而湯尼又超愛義大利菜。噢，當然好，當然好，只要能讓湯尼高興，我都沒意見。

「……如果是個男孩，」科克說，「我就會自己教他。哪怕是在這個地方，也總有些讓男孩上的才藝班吧。」

星期三是康樂日。乒乓夜。歌唱夜。士官長們的狗屁：「來一點琴酒加威士忌吧，特納先生，很來勁的。報告長官，你知道阿兵哥都說你什麼嗎？今天是聖誕節，我想你一定不會介意我轉述。他們都喊你先生。他們可不是人人都會喊先生的，報告長官。他們都說：『特納先生很倔強，特納先生很難搞，但特納先生很公道。』所以，請問長官，有關我的休假……」放逐者之夜。一點一點鑽進大使館內裡的一夜。回來，女孩，脫掉妳的牛仔褲。一個賣力經營的晚上。特納仔細研究黑廷參加了哪些康樂活動，心想：我得承認，你為你的計畫做了真多事啊。你是在兜售自己，對不對？蘇格蘭舞、九柱戲、放逐者汽車俱樂部、運動委員會。你真的有目標，對不對？你帶球閃過一堆人，你這個毛賊。然後，由於日記上寫下的週末活動除了園藝和兩、三次漢諾威之旅外，什麼都沒有提，所以就只剩下星期四了。

罪惡的星期四。

星期四這個標題的四周被畫了一個框：打電話給阿得勒問他們適合的時間，他們沒有時間適合。在那個線框外面又畫了一個框，長一寸半、高半寸，線條框上面畫了彎曲的蛇形，蛇信在尖端分了岔，正舔著以歌德字型標記的星期四這字的第一個字母T，充滿情色暗示。等著一顆受盡折磨的腦袋被密碼室的機器嗒嗒聲響淹沒。結果是？

無聲。可惡的靜默。

結果是一個迷霧繚繞的星期四。星期四的日記鉅細靡遺地記下了一條條項目，出自一隻百無聊賴的手，寫的人看來沒有其他事可做，所以不在乎要花多少時間。「別忘了瑪麗・克拉布的咖啡研磨

器。」特納在約克郡家鄉那位信仰虔誠的市長提醒為他作傳的人。哼，我看是別忘了操瑪麗・克拉布才對吧？你這毛賊。「與亞瑟談到邁拉的生日。」他彷彿聽到以講道無聊馳名整個約克郡的克拉爾牧師在他耳邊低語。「英德會社為『漢堡自由市之友』舉行自助餐會。」「國際婦女會午餐會，會上有各國服裝表演，每位出席者餐費一千五百馬克，含酒錢。」當你這個典禮官在日記裡這樣講，心裡想的八成是怎樣毀了珍妮・帕吉特的事業吧。還有梅多斯的退休。或許還有岡特的、布拉德菲爾的？之後輪到誰？邁拉・梅多斯？你這個毀人不倦的傢伙，黑廷。

「你可以把這些鬼機器關掉嗎？」

「我也想，」科克說，「可是有東西正在傳進來，別問我是什麼。上面寫著：請交由布拉德菲爾親自解碼……看來是他的生日。」

「我看是忌日吧。」特納粗聲說，再次埋首於日記。

但星期四黑廷明明有事，某些尚未成真但他在進行的事。某些他守口如瓶的事。緊急而重要、祕密的，令一個星期裡的其他日子變得值得忍耐的事。每個星期四，李奧・黑廷都會碰觸到那個東西，但把嘴巴閉得緊緊的。他甚至懶得在日記裡撒謊說他去開會。只有上一個星期四的日記有實質內容：「馬特努斯。一點鐘。P.」此外一片空白，純潔而守口如瓶，就像一樓走廊上那兩個小處女。

或是說，像她們一樣由於做了什麼而心懷罪咎。

黑廷的所有生活都發生在星期四。他從一個星期四活到下一個星期四，就像別人是從這一年活到

下一年。他見的是什麼人？他的主子？他們碰面是為了做什麼？在哪裡碰面？他在哪裡打開那些檔案和信件，屏息靜氣讀出它們的內容？在一棟有板岩屋頂的別墅邊間閣樓？在一張鋪了亞麻布床單的床上，旁邊躺著個肌膚光滑如絲的女孩，她的牛仔褲就掛在床柱上？還是在一條火車陸橋底下？在巴特戈德斯堡哪家飯店的漂亮巴洛克風格房間裡？在新市鎮一棟灰色的大樓裡？特納努力去想像黑廷和他主子交頭接耳、低聲竊笑的模樣。看看這個，色情書刊販子在他耳邊低語，這本很正點，我捨不得賣呢。你很喜歡，對不對？「偶爾性幻想一下也不賴呀。」阿勒頓說。會不會他們會面時都是不慌不忙的，一面喝酒，一面商量下一個目標，而助手則在他們後面輕輕翻動文件，按下相機的快門？再給我一次，親愛的，但要溫柔一點，像湯尼那樣。你自信不夠，親愛的，你沒有讀過使用手冊，沒有把來福槍的各個部分搞懂。

還是說他們只是匆匆碰頭？在小巷子裡交換東西，開車離去時心中向上帝禱告不會出車禍？還是在一處山丘頂？或者在一個足球場的旁邊——例如黑廷戴著洪堡帽、穿著灰色大衣流連過的那個地方？

科克正在和皮特小姐通電話，聽出她聲音裡有一種恭敬。「準備面對華盛頓的七百個團體。倫敦方面要轉話給妳，請妳自行解讀：妳最好現在就警告他。聽著，親愛的，我不管他是不是正在和女王陛下交換意見，但這封電報是最高優先件，而我的職責是要讓他知道這個，所以如果妳不告訴他，我就自己去說。哎，她是個婊子。」

「所見略同。」特納說，難得地露出了笑容。

「我猜她以為自己是足球隊隊長。」

「率領英國隊和全世界對打。」特納表示同意，兩個人一起笑了起來。

他上星期四是去和普蘭施科碰面嗎？如果是，那麼普蘭施科就不會是他固定的接頭人，因為黑廷對行程保密到家，斷不會在日記裡老老實實地寫上個P；再說，他們既然費了那麼大工夫假裝疏遠，就絕不可能約在公眾場所吃午餐。這麼說，普蘭施科和黑廷之間是不是一直有一個連絡人？還是說，就在那天，這整個運作方式出了狀況？穩住思路，特納，繼續推理，因為一旦陷入非理性，你就會全盤皆輸。從混亂中理出秩序來。這個P，是不是代表普蘭施科提議要親自見他，想要警告他西布克龍已經盯上他，並命令他不惜任何風險和代價，在叛逃之前先把綠色檔案偷到手？

星期四。

他用一根手指勾起鑰匙串，輕輕搖晃。星期四是他的見面日……壓力天……收到警告的日子……他出走的前一天……是每週一次的簡報與接任務的日子……是他向珍妮·帕吉特借到鑰匙的那天。老天，他真的和珍妮·帕吉特上過床嗎？恐怕有些犧牲是連俄羅斯祖國也無法逼李奧·黑廷去做的。

沒有用的鑰匙串。黑廷認為這些鑰匙可以帶給他什麼？打開那只公文箱嗎？鬼扯。他應該清楚，值夜官沒有公文箱的備用鑰匙。為了進入檔案室？這也是鬼扯。他只要瞄一眼就會知道檔案室的鎖非同一般，不是這串鑰匙的任一把可以打開的。

所以他想要的是哪一把鑰匙？

哪一把鑰匙是他那麼巴望得到、甘冒身分暴露的風險去弄一個印模的？是打開電梯門的那一把嗎？好讓他可以把檔案偷偷運送到頂樓，堆在隱蔽處，再好整以暇、分成幾次用公事包把它們帶走？這是不是就可以解釋手推車為何會不見？

一個狂想的畫面在他眼前展開：他看見黑廷小小的身影推著手推車，朝電梯的方向在走廊裡奔跑；他看見堆成塔狀的檔案在手推車上層顫巍巍翻動，下層則放著雜物：文具、火漆、日記本、打字室的長滑架打字機。他看見一輛小廂型車停在大使館的側門，而黑廷那位不知名的主子扶住門，說道：「他媽的你快一點。」就在這時候，皮特小姐過來要收電報。她嘆了口氣，像是吐出禁慾的宣言。

「他會需要解碼手冊。」科克提醒她。

「不用，碰巧他精通解碼的方法。他不需要。」

「現在情況如何？布魯塞爾那邊的進展怎麼樣？」特納問。

「只有謠言。」

「什麼樣的謠言？」

「如果他們想讓你知道這種事，就不會制定各種程序，對不對？」

「你不了解倫敦。」特納說。

皮特小姐走開了，努力用她的步姿——跨出長步，那種英國式的什麼都不碰觸、什麼也沒感覺

的、暗示「下等人才需要性」的味道──來傳達她對特納及其工作的鄙夷。

「我真想宰了她。」科克說，「切斷她的臭脖子，半秒鐘都不會後悔。她來這裡三年了，只笑過那麼一次，是在看到老頭子的勞斯萊斯刮花了的時候。」

荒謬。他知道一切毫無疑問很荒謬。照理說，像黑廷這種層級的間諜不會偷東西，只會抄寫、默記和拍照。黑廷這類的間諜都是深思熟慮的，不會憑衝動行事。他們會隱藏自己的行徑，以便繼續刺探。

他們也不會說那種一戳就破的謊話。

他們不會在珍妮．帕吉特只花五分鐘就可以查出詩班練唱時間是每星期五的情況下，跟她說詩班要在星期四練唱。他們不會在布拉德菲爾和萊爾都知道他們沒有會議要開的情況下，告訴梅多斯他們每星期都要去巴特戈德斯堡開會。他們不會在叛逃之前就先領走自己的薪水和津貼，因為那可能會引起某個多疑者的注意。他們也不會冒險引起岡特的懷疑，夜間還留在大使館裡。

他是在哪裡工作的？

他需要私密。他想要在晚上做一些他白天所不能做的事。什麼事？用照相機為他藏在某間房裡的檔案拍照？那輛手推車去哪裡了？那臺打字機呢？還是說就像梅多斯說的，它們的不見與黑廷無關？目前只能肯定一件事：黑廷白天把檔案藏在某個祕密處，晚間為它們拍照，第二天早上再物歸原處……問題是他並沒有物歸原處。他為什麼要用偷的？

間諜是不偷東西的。這是最高守則。一間大使館一旦發現有祕密文件失蹤，就會採取各種對策，比方說更改或取消計畫，將傷害程度減到最低。最銷魂的女人是你得不到的女人。最有效的欺騙是不會被發現的欺騙。那麼，黑廷為什麼要偷呢？理由已經清楚了：黑廷是迫於壓力。儘管他的行動透露出他的深思熟慮，但也都反映出他必須與時間賽跑。他為什麼這麼匆忙？最後的時間底線是哪一天？

慢一點，亞倫；輕柔一點，亞倫；學學湯尼，亞倫。像兩人對話那樣，可愛、迂迴、有節奏，有來有往。學學溫柔體貼的湯尼．威洛比夫，他是高級夜總會的上賓，以床上工夫了得聞名。

「我其實希望是個男孩；我是說頭一胎。」科克說，「先有了兒子，就不必擔心傳宗接代的事。而且我得說，我不怎麼主張大家庭。除非是請得起傭人。對了，你結婚了嗎？啊，抱歉，我不該問的。」

不妨假設他在檔案室的一切祕密行動是出於對共產主義的認同。這種認同本來蟄伏著，被去年十月的一連串事件所喚醒。假設這就是背後驅策他的動力——那他為什麼要這麼慌忙呢？只是為了趕上一個性急主子下達的時間底線？不難推敲黑廷的思想是從哪個階段開始轉變：卡爾費爾德從去年十月得勢，國家主義政黨開始普及，甚至也變得可能可以是國家主義政黨執政了。黑廷為此沉思了一、兩個月。他在看板上看到卡爾費爾德的照片，每天聽到那些他熟悉的口號。正如萊爾所說：「卡爾費爾德真的讓共產主義變得極端有魅力。」黑廷的甦醒，緩慢而且並非出於自願。本來，他對共產主義的舊感情與認同埋在深處，因此這個浮上表面的過程也非常緩慢。然後，來了一個決定性的時刻。若不是他個人自己的決定，就是受了普蘭施科慫恿，他決定變節。普蘭施科對他說：把綠檔案給弄出來，

讓我們倆再次為過去的職志奮鬥……在布魯塞爾談判最吃緊的關頭把綠檔案弄出來……布拉德菲爾說過，綠檔案的內容可以抵銷我們在布魯塞爾的一切努力……

還是說他被勒索了？是不是他必須為自己的不檢點而付出代價？例如，科隆的肢體衝突是不是就反映出他這人有弱點：女人？他曾經挪用萊茵軍的錢嗎？他有沒有非法販賣過免稅菸酒？他捲入同性戀的糾葛嗎？他碰過那些對外交人員來說有如家常便飯的典型陷阱嗎？女孩，馬上給我把牛仔褲脫掉。

看來不像。萊爾說得對，黑廷的行動不只是出於自保，還有一股驅力：它們具有侵略性和不帶感情的特質，比一個屈服於威脅的人能做的更熱切而積極。特納從現在的調查看來，黑廷在他自己的地下世界裡，不是奴才，而是主子，他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是個獵人，一個追逐者。至少在這一點上，特納和黑廷是相同的。但特納的獵物很具體，路徑清晰，至少清晰到某一個點，之後才隱沒在萊茵河的薄霧裡。最讓人困惑的是：黑廷單槍匹馬出獵，特納回想，卻從不缺乏協助……

黑廷握有布拉德菲爾什麼把柄嗎？

特納突然問自己這個問題，身體坐得筆直。這可不可以解釋，布拉德菲爾為何不得不保護黑廷？他為何要安排黑廷到檔案室工作、允許他每星期四下午可以自由外出，帶一個公事包在大使館裡四處晃？

他再一次翻開日記本，心想：問些最基本的問題。老師，請教幾這位同學什麼是基本問題，認識主要成分，把書翻開從頭開始讀……別問基督為什麼在聖誕節出生，該問的是究竟有沒有基督這樣一

個人生出來過。如果上帝給了我們智慧，親愛的特納，上帝也給了我們智慧去看穿祂的簡單。所以，為什麼要在星期四？為什麼是下午？為什麼要固定碰面？黑廷為什麼非要在白天上班時間在巴特戈德斯堡與連絡人碰面，害自己非得說謊不可？這很荒謬。黑廷大可在其他任何時間地點與連絡人碰面。比方說，晚上在柯尼斯溫特；比方說，在彼得斯堡的山坡森林裡；比方說，週末在科隆、盧森堡、科布倫茨或荷蘭邊界的另一頭，那他就不需要找藉口了。

他扔下鉛筆，大聲罵了一句髒話。

「碰上麻煩了嗎？」科克問。幾部密碼機此時響聲大作，而科克像照顧飢餓小孩一樣照顧著機器。

「沒有什麼問題是禱告解決不了的。」特納說，回想起今天早上他對岡特說過類似的話。

「如果你要發電報，」科克提醒他，「最好快點給我。」他快速在幾部密碼機之間來回移動，彷彿他的工作就是要讓這些機器保持運轉。「布魯塞爾的氣球看來要爆掉了。德國佬威脅說，如果我們不願提高農業基金的分攤比例，就要完全退出談判。普賴德說，他認為那只是藉口。如果事情以這個速度演變下去，半小時後我就可以去訂六月的度假機票了。」

「什麼藉口？」

科克把電報大聲唸出來：「一個好用的理由，讓他們得以離開布魯塞爾，直到聯邦德國的局勢恢復正常為止。」

特納打了呵欠，把電報單推開。「我明天早上再發。」

「已經是早上了。」科克說。

如果我抽菸，我就會抽一根你的雪茄。目前我只想搞個女的，他想，如果搞不到其中一個，我就會抽根雪茄。他知道，他的整個推理從頭到尾都錯了。

沒有說得通的部分，沒有互相嵌得起來的地方，無法解釋黑廷為何賣力，沒有事情解釋得了那件事本身。他構築了一條鏈子，鏈子上的每一環節卻都無法與另一環連接起來。他一手支頤，聽任心中的憤怒釋出，看它們以古怪的慢動作在他疲倦的想像力面前起舞：普蘭施科，這面目模糊的特務頭子，他從國會議員的有利位置操控著一個由難民特工構成的間諜網。西布克龍，他自我期許為公共安寧的維護者，懷疑英國大使館把大量情報洩露給俄國人，所以時而保護、時而迫害那些他認為該為此負責的人。布拉德菲爾，一位嚴峻自持的外交官，痛恨間諜卻也保護著間諜，滿肚子不可告人的祕密，掌管檔案室、電梯、公文箱的鑰匙，通宵加班過後就要飛去布魯塞爾。珍妮．吉怕特，被大使館所有人閒言閒語，只為了一段虛情假意而陷進邪惡的陰謀裡。梅多斯，一個滿心挫折的父親，被他自己對小黑廷的父愛所蒙蔽，不知不覺把四十份檔案的最後一份放到手推車上去。萊爾，這個講求倫理道德的男同志，竟說黑廷有權利背叛朋友。這幾個人，每一個都被放大、扭曲了——他們望著他，圍著他跳舞，又在他的冷眼之前一一消失。那些他幾個小時前才得知的事實，眼看就把他帶到了想通的邊緣，如今又把他拋入困惑的森林裡。

然而，他對自己說：牧師不是說過，若不是有疑惑要解開，智慧該要如何成就，基督徒的生命又要怎樣鍛成？特納把東西鎖入鋼櫃時心想：這可是克拉爾牧師用一隻大手把餅掰成小塊時說過的話。

困惑無疑是上帝賜給追求信仰者的大禮，不是嗎，親愛的特納先生？他步出走廊，覺得頭暈眼花，病懨懨。他再一次問自己：那個綠檔案裡包含著哪些祕密？誰可以發發慈悲告訴我這個臨時雇員？

露水從田野升起，像蒸汽一樣翻滾過車道。馬路在濡溼的烏雲下發亮，車流洶湧，汽車輪子在潮溼的空氣中摩擦出刺耳聲響。回到灰濛濛裡去吧，他疲倦地想，今天不要再出獵了。沒有一個小天使分配給我這隻無毛老猴子。追蹤到了盡頭，還是沒有找到絕對：沒有什麼可以使我成為自己的背棄者。

阿德勒大飯店的夜班門房神情親切地看著特納。「盡興嗎？」他問，將鑰匙遞給特納。

「不怎麼盡興。」

「去科隆。那邊就像巴黎。」

萊爾的晚餐禮服搭放在扶手椅上，袖子上塞了個信封。桌上有瓶三軍福利社的威士忌。「如果你想看看那地方，」信中說，「我會在星期三早上五點來接你。」信末，萊爾附上一筆，祝他在布拉德菲爾家有個愉快的夜晚，又打趣要特納喝番茄湯時格外小心，別濺上西裝，以免政治傾向遭誤判[53]——因為內政部的路德維希．西布克龍先生將應邀來作客。

特納洗過澡，從水槽拿了個大玻璃杯，倒上半杯威士忌。為什麼萊爾會改變主意？是因為同情一個迷失的靈魂？還是為了拯救我和他自己？而且，反正他問了自己一整晚的蠢問題，就再用一個笨問

---

[53] 意思可能是衣服沾上了紅色的番茄湯，會讓人誤以為他是赤色分子。

他題為今天作結也無妨，他問：為什麼自己會被邀請去見西布克龍？他爬上床，半睡半醒直到下午。他夢見伯恩茅斯和荒山禿嶺上那些難以攀爬的針葉樹。夢裡他聽見太太把孩子們的衣服裝進行李箱時說的話：「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看看誰會先到達天堂。」他又聽見珍妮·帕吉特的哭聲，沒完沒了的，向一個空虛的世界乞求憐憫。別擔心，亞瑟，他想，我不會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而接近邁拉的。

10 布拉德菲爾家的文化

「你應該阻止他們這樣亂搞下去，西布克龍，」薩布先生肆無忌憚地說，滿口勃根地紅酒的酒氣。「他們都是發瘋的蠢蛋。一群突厥。」薩布說的話和喝的酒比在場每一個人都多，眾人被逼得只能尷尬地沉默不語。只不過，他的妻子——一個國籍不明的金髮小洋娃娃——和她半露的酥胸，使他得以繼續享有別人豔羨的目光。客人們插不上話，只能呆坐在薩布先生冗長乏味的絮語之中。兩個匈牙利僕人在賓客後面穿梭走動，像護士在照顧一床又一床的病人；特納深信，這兩位僕人事前被交代過，西布克龍需要得到的照顧得比其他病人全部加起來還要多。西布克龍也真的需要照顧：他黯淡的大眼看來已經被抽乾了生命力，無精打采得像等著人來抬走。他蒼白的雙手交疊著，整齊得一如他餐盤旁邊的餐巾。

海柔．布拉德菲爾與她丈夫分坐長桌兩頭。兩人之間，有一串鑽石般連起來的四個、帶八角形基座的銀蠟燭架，這是拉梅爾一七二九年的作品，用布拉德菲爾父親的話來說，它們是尊貴身分的一個標記。特納坐在中間位置，介於第二位和第三位客人之間。他被萊爾的晚宴服束得緊繃，襯衫對他而言也太小了——那是飯店領班幫他從巴特戈德斯堡買來的，價錢比他買過的任一件襯衫都要貴。現在，這襯衫半漿過的領子勒住他的喉嚨，領口扎著他的脖子。

「他們已經從各個村莊出發了。一共是一萬兩千人，最後要集結在那個該死的市集廣場。知道他們正在搭什麼嗎？在搭Schaffott。」他再一次被自己的英語打敗。「Schaffott的英文是什麼鬼？」他問在場各人。

西布克龍像是喝了杯白開水一樣，精神一振。「鷹架。」他喃喃地說，死沉的眼睛抬起，往特納的方向略微閃爍，接著又熄滅了。

「西布克龍的英語頂呱呱！」薩布快樂地大喊，「西布克龍白天夢想當帕默斯頓[54]，晚上夢想當俾斯麥[55]。現在是傍晚，所以囉，他是兩個夢想各有一半！」這個評語一出，西布克龍渾身不自在。「對，是鷹架。我希望他們把那個該死的傢伙吊死在上面。西布克龍，你對他太寬厚了。」薩布向布拉德菲爾舉起酒杯，然後說了一長串包含肉麻恭維的祝酒詞。

「你也能說一口頂呱呱的英語麼，卡爾。」小洋娃娃說，「你太謙虛了。你的英語和西布克龍先生不相上下呀。」在她的乳溝深處，特納瞥見一道微弱的反光。是一條手帕？還是一封信？薩布太太沒有把西布克龍放在眼裡，也沒把在場其他男人當回事。事實上，她不能容忍任何人得到的稱讚超過她丈夫。她這樣一插話，使談話像斷線風箏一樣往下墜。有一會兒，就連她丈夫也沒能讓風箏再次飛起來。

「你說要阻止他們搞下去，」西布克龍拿起銀質的堅果箝，輕輕在燭光裡轉動，尋找箝子上的瑕疵。他面前的盤子像是被貓舔過那樣一乾二淨。他是個陰沉而蒼白的人，梳洗得很乾淨，年紀不比特納大，神態有點像飯店老闆——一個經常走在別人地毯上的人。他的五官圓潤但神情固執；他的唇會

自動開闔，張開時執行一種功能，合起時執行另一種。他的話不是一個幫忙而是一個挑戰，屬於靜默式盤問的一部分——由於疲倦或心情冰冷的緣故，才令他未能出聲。

「對，阻止他們。」薩布把身體向前傾，讓自己更靠近他的聽眾一些。「禁掉那些集會。禁掉那些遊行，禁掉一切，就像對付共產黨那樣。這是他們唯一聽得明白的語言。*Siebkron, Sie waren ja auch in Hannover!*（你當時也在漢諾威的，西布克龍。）你為什麼不阻止他們？他們簡直像野獸。老天，這種事我以前見多了。」薩布是老一輩的人，曾在好幾家報紙任職，但這些報紙多數都在戰後消失了。沒有人不知道薩布先生以前見多了哪些事。「但我從來不恨英國人，西布克龍，*Das konnen Sie ja bestatigen.*（你可以確信這一點。）我寫文章評論這個神經的共和國已經二十年。我很有批判性，有時候太批判了，但我從來沒有跟英國人過不去。從來沒有。」

「卡爾好迷英國，」小洋娃娃說，「他吃英國菜，喝英國酒。」她嘆了一口氣，彷彿她丈夫生活的其他部分也都相當英國風。她吃了很多，說話時還有食物在嘴裡，兩隻小手就又拿起接下來準備吃掉的食物。

「我們欠你一個感激。」布拉德菲爾極為愉快地說。「但願你對我們的愛護能這樣持續下去，卡

---

54 Viscount Palmerston，英國首相，任期為一八五五至六五年。他曾說過英國沒有永恆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55 Otto von Bismark, 1815-1898，人稱鐵血宰相。原為普魯士王國的首相，追求國家的強大與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後成為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

爾。」他半小時前才從布魯塞爾回來，一雙眼睛沒離開過西布克龍。

荷蘭領事夫人，萬代隆格太太，把渾圓肩膀上披著的披肩拉緊。「我們每年都會去一趟英國，」她自鳴得意地說，「我們女兒在英國念書，兒子在英國念書……」她數個沒完。她喜愛的、珍視的或擁有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帶有英國色彩。她丈夫——一個枯澀皺摺的男人——碰了海柔．布拉德菲爾美麗的手腕，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

「真的，一向是這樣。」他輕聲地說，彷彿是在發誓。海柔從思緒中回神，慎重地對他微笑，但打量著那隻仍握著她手腕的灰手，不帶情緒。「啊，伯恩哈德，」她溫柔地說，「你今晚對我真好。其他女士會嫉妒我的。」這不是個讓人自在的玩笑話。她的聲音裡帶有難看的尖銳。特納心想：她可以當他女兒了，但她對幾位平凡得多的姊妹也真不厚道。薩布此時重又恢復了獨白。「我是不是坐在李奧的位子？」特納納悶，「吃著李奧那份食物？」但李奧每星期二晚上都待在家裡……此外，李奧也不能來這裡，除了喝兩杯。特納舉起酒杯，回應薩布的敬酒。

薩布的話題奇蹟似的仍然是英國，但這次在讓人不舒服的轟炸之外還加上一些自傳性的材料。「你們知道他們怎麼講漢堡人嗎？『請問：一個英國人和一個漢堡人的差異何在？答案：漢堡人講德語。』你們知道從前我們在地窖裡躲空襲的時候怎麼說的麼？『幸好炸下來的是英國炸彈，謝天謝地！』布拉德菲爾，祝你健康，乾杯！永遠不要再發生了。」

「真的永遠不要再發生了。」布拉德菲爾回答，然後用德國人的方式回應敬酒：先從杯沿看薩布，然後把酒喝掉，並再看一次。

「布拉德菲爾，你真是最棒的了。你的祖先在滑鐵盧打過仗，你太太漂亮得像女王。你是英國大使館裡最好樣的。你沒有邀請該死的美國人來參加晚宴，也沒有邀請該死的法國人來。你真是好夥伴。法國人都是王八蛋。」他的結論讓大家嚇一跳，有片刻時間鴉雀無聲。

「卡爾，你這樣說可不夠朋友啊[56]。」海柔說。這時在她這端的餐桌迸出一聲輕笑。發笑的是那個在最後一分鐘被拉來充當特納女伴的年長女伯爵。突然，在這群人頭上亮起不受歡迎的電燈。匈牙利傭人像是值班似的跨大步走了進來，收拾空瓶和精美瓷器。

薩布把身體湊得更前，揚起一根粗大而不盡乾淨的手指，指著宴席的主賓。「你們知道嗎？這個路德維希．西布克龍，是個滑溜得要命的傢伙。我們報界的人都景仰他，因為我們只會景仰我們抓不住的人。但你們知道我們為什麼抓不住他嗎？」

薩布很為自己這個問題洋洋得意。他快樂地打量了餐桌上每個人一眼，黝黑的臉龐閃爍著愉快的光芒。「因為他忙得要命，整天忙著招呼他的知己和……Kumpan。」他在挫折中打了個響指。

「Kumpan？」他重複說，「Kumpan的英文是啥？」

「酒友。」西布克龍說。薩布愣愣地看著他，對於會從意料之外的角落得到幫忙感到不解。

「酒友，對，」他喃喃說，「酒友，克勞斯．卡爾費爾德。」然後陷入沉默。

「卡爾，你可不能忘了酒友。」他太太說。他點一點頭，微笑看著她。

---

[56] 法國和德國同是北約和歐洲共同市場裡的夥伴。

「你大老遠來啊，特納先生？」西布克龍忽然問道，眼睛看著手上的堅果箱。所有燈光瞬間全部打在特納身上，而西布克龍則從他的病床站了起來，準備執行一趟罕見的私人外科手術。

「我只是來待幾天。」特納回答。觀眾聚集得很慢，有片刻時間說話的這兩人只有彼此，其他人還各談各的。特納聽到布拉德菲爾和萬代隆格提到了越南。這時，薩布突然回到談話的戰場，把這個話題據為己有。

「洋基佬願意在西貢打仗，」他說，「卻不願在柏林打。他們沒有在西貢建一道柏林圍牆，真是可惜。」他的聲音更響，話語也更不客氣，但特納像在黑暗中聽著，因為西布克龍的眼睛毫不閃爍地盯著他。「洋基佬突然間迷上了自治制度。他們為什麼不在東德搞搞看？所有人都為該死的黑鬼而戰。所有人都為該死的叢林而戰。看來我們身上不長羽毛真是可惜。」他這話似乎是為了刺激萬代隆格而說的，但一點效果也沒有：那位荷蘭老頭的灰色皮膚平滑得像副棺材，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在它上面激起一點漣漪。「柏林沒有棕櫚樹，這或許有一點可惜。」他們聽到他停下來喝了口酒。「越南是狗屎。但這一次至少他們不能說戰爭是我們發動的。」

「戰爭好可怕，」女伯爵嘶啞地說，「我們失去了一切。」但她這話是說在帷幕已經升起之後。路德維希．西布克龍先生打算發言，他把堅果箱放下，以表明決心。

「你打哪兒來的，特納先生？」

「約克郡。」沉默一下之後又說：「大戰期間住在伯恩茅斯。」

「西布克龍先生是問你，來自哪個部門。」布拉德菲爾輕快地說。

「外交部，」特納說，「和其他人一樣。」然後滿不在乎地看著西布克龍。西布克龍的淺色眼睛既無譴責也無欽佩之色，只等著時機到來，就要把解剖刀插下去。

「容我問一問特納先生，外交部哪個部門有幸得到他的服務呢？」

「研究組。」

「他同時也是位優秀的登山家。」布拉德菲爾的聲音從遠方插進來，而一聽到這話，那小洋娃娃就以德語發出一聲如同性高潮的喊叫：「山！」特納從眼角看到，她一隻手正在撫摸洋裝上的肩帶，彷彿是因為興奮而想要把衣服脫下來。「卡爾……」

「明年，」薩布輕聲安撫她，「明年我們一定去山上走走。」西布克龍對特納微笑，彷彿那是一個他們可以分享的笑話。

「但特納先生目前是待在山谷裡。你待在波昂哪裡呢，特納先生？」

「巴特戈德斯堡。」

「住飯店嗎，特納先生？」

「阿德勒飯店。十號房。」

「我很好奇，哪一類的研究是可以在阿德勒飯店十號房裡進行的。」

「路德維希，你果然看到一個間諜就可以一眼認出來。亞倫就是我們的瑪塔．哈里，他在臥室裡

就能娛樂內閣閣員57。」布拉德菲爾打趣地說，但聲音顯得很空洞。

西布克龍的表情像在說：盡情笑吧，笑不了多久的。「亞倫．特納，來自約克郡，為外交部研究組服務，住在阿德勒飯店，是個傑出的登山家。請原諒我的好奇，特納先生。你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像熱鍋上的螞蟻。我的職責是保護英國大使館的實體安全，所以很自然會對我所保護的人感興趣。你來這裡一定是先向人事部報告過了的，對不對？我看報告時一定是看漏了。」

「我們把他列為技術人員。」布拉德菲爾說，顯然是對西布克龍當著其他客人的面詰問特納而動怒了。

「好明智，」西布克龍說，「那就省事得多。他幹的是研究工作，而你把他列入技術人員。這麼說你們的技術人員全是來做研究的。真是個省事的安排。對了，特納先生，你的研究是實用性質的嗎？你是統計專家？還是從事學術性研究？」

「只是一般性的研究。」

「一般性的研究？那真是無所不包的責任。你會待很久嗎？」

「一個星期。也許再長一點。要看計畫的進度而定。」

「研究計畫？噢，這麼說你是有一個計畫了。我還以為你是來接替誰的位置，比方說瓦爾德貝爾。他做的是商業研究——我有沒有記錯，布拉德菲爾？又或者你是來接替麥克里特，做科學發展計畫的？又或者是黑廷——你不是來接替黑廷的吧？真可惜他走了。他可是你們最資深也最有價值的工作夥伴。」

「黑廷！」萬代隆格太太嚷嚷著接過這個名字，顯然是有強烈的意見要發表。「你知道別人怎樣說他嗎？他曾經在科隆喝醉酒，跟人大打出手。」她很開心這番話引起了眾人的興趣。「他每個星期都戴著天使翅膀，像基督徒一樣彈風琴和唱聖詩，但一到週末，他就去科隆喝酒打架。我敢打賭，他這個人有雙重人格。」她縱情大笑。「他這個人好壞。你還記得霍赫吧，勞利？就是他告訴我的。黑廷在科隆狠狠打了一架，在一家夜總會裡。全都是為了一個壞女人在跟人家爭風吃醋。哼，他這人神祕得很。但現在我們沒有人可以彈風琴了。」

西布克龍在一片菸霧裡又說了一次他的問題。

「我不是來接替誰的。」特納回答，他聽得見海柔的聲音從他左手邊傳來，這聲音儘管明快，卻隱隱帶著一股怒氣。

「萬代隆格太太，妳知道我們英國人的蠢習慣；我們都把開玩笑的時間留給男人。」

一群女士不情願地離席了。芳心不悅的薩布太太，吻了丈夫的脖子，要求他保證不喝醉。女伯爵抱怨說，在德國，人們用餐後都預期會有一杯白蘭地：可以幫助消化。唯一沒有出言抱怨的只有西布克龍太太：一位文靜的美女，婚後不久就知道乖乖聽話是會有回報的。

布拉德菲爾站在餐具櫃前，手上拿著細頸瓶和帶輪銀盤。匈牙利傭人先前已經把咖啡端進來，放

---

57 Mata Hari，荷蘭名妓，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以女色為法國人套取德國情報，後又反過來成為德國間諜。

在長餐桌海柔先前坐過的那頭。小個子的萬代隆格站在落地窗前，俯視幽暗草坡下方巴特戈德斯堡的燈火，沉湎於回憶裡。

「我們有波特酒可喝了，」薩布向大家保證，「和布拉德菲爾一起，總是有最高級的享受。」他這話是對著特納說。「告訴你，我在這裡喝過年紀比我老爸還要老的波特酒。今天晚上我們要喝哪一種，布拉德菲爾？柯本？也許他會給我們來一瓶克魯夫特。布拉德菲爾知道所有品牌。他是個richtiger Kenner（正牌的鑑賞家）。西布克龍，Kenner的英文是啥啦？」

「connoisseur。」

「那是法文！[58]」薩布生氣地說，「難道英語裡沒有自己的Kenner？他們只能用法文嗎？布拉德菲爾，你給我發一封電報！今晚就發！標題是『致女王陛下的最高機密，來自薩布的良心建議』，內容這樣寫：『一律禁止使用connoisseur此詞！從此只許Kenner一詞通行！』對了，你結婚了嗎，特納先生？」

布拉德菲爾在太太先前坐過的椅子坐下，把波特酒向左傳遞。那帶輪銀盤是一般的兩倍大，帶著一條精緻的銀鍊。

「沒有。」特納回答說，語氣冷硬得任誰都受不了。但薩布耳中只有自己的音樂。

「荒唐！英國人應該繁殖的。多生些小寶寶。然後讓英國、德國和斯堪地那維亞組成一個小歐洲，形成自己的文化。叫法國人見鬼去，叫美國人見鬼去，叫非洲人見鬼去。小歐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特納先生？」他舉起前臂，拳頭緊握。「又強大又善良。愛怎麼想就怎麼想，愛說什麼話就說

什麼話，有自己的文化。文化。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接著喝了一口酒。「頂呱呱！」他喊道，「我喝過最好的波特酒！第一名。」他朝蠟燭舉起酒杯。「顏色就像是心臟的血。這什麼牌子的，布拉德菲爾？一定是柯本，但他常跟我唱反調。」

布拉德菲爾面有難色。他看看薩布的杯子，看一看細頸瓶，又看看自己的杯子。

「很高興你喜歡這酒，薩布，」他說，「但，我想你正在喝的是馬特拉（Maidera）。」

站在落地窗前的萬代隆格笑了起來。那是一種報復性的爆笑聲，維持了一段時間。他全身隨著笑聲抖動，兩片老肺葉激烈地一收一張。

「好吧，薩布，」他好不容易笑完，慢慢走回桌子前。「或許你可以把你的『文化』帶一點點到荷蘭去。」

他再次笑起來，笑得像個小學生，用瘦骨稜稜的手掩住嘴巴。特納為薩布難過，對萬代隆格則不以為然。

西布克龍沒有喝波特酒。

「聽說你今天去過布魯塞爾，布拉德菲爾。我衷心希望這一趟很成功。可惜，遺憾的是，我聽幕僚告訴我，紐西蘭的問題造成嚴重阻礙。」

---

[58] 英語中的connoisseur一詞是從法語引入的外來語。

「綿羊！」薩布驚呼，「誰會吃綿羊？英國人在那裡搞了個農場，現在沒有人不吃綿羊了。」

布拉德菲爾的聲音聽起來更深思熟慮了。「布魯塞爾那邊沒有出現新問題。紐西蘭和農業基金[59]的問題多年來一直就在檯面上。在朋友之間，它們都不是不可解決的。」

「以下我的話只對朋友說：但願你是對的。也但願這份友誼足夠堅固，而那些問題足夠微小。讓我們這樣希望吧。」西布克龍再一次凝視特納。「那麼說來，黑廷走了。」他把兩隻手合在一起，像是在祈禱。「這對我們的圈子來說真是個大損失。特別是對教堂而言。」他直視特納，補充道：「我的幕僚告訴我，你認識傑出的英國記者山姆．阿勒頓先生。聽說你們今天談過話。」

萬代隆格給自己倒了一杯馬特拉。薩布一臉陰沉，望向西布克龍，又望回特納，絲毫不明白怎麼回事。

「路德維希，你怎會有這種奇特的想法？你說的『黑廷走了』是什麼意思？他只不過是請事假。我不明白那些胡說八道的謠言是怎麼傳開的。可憐的傢伙。他只錯在沒有知會牧師。」布拉德菲爾的笑聲聽來很虛假，但那是一種勇氣的表現。「他請了事假。你得到的是錯誤消息，路德維希。奇怪，你消息一向很靈通的。」

「你曉得，特納先生，我在這裡有許多棘手事務得處理。可以說是我自討苦吃，我的職責是在示威期間維護公共秩序。我要向我的部長負責。我能力有限，但責任並沒有因此減少。」

他謙遜得像個聖徒；只要給他一件白長袍，他大可以去黑廷的詩班獻唱。「我們預期，將有一場小小的示威活動將在星期五舉行。我恐怕目前聯邦德國有少數人對英國人並不十分友好。我不希望看

到任何人受傷，所以很自然會希望知道每一個人的位置，以便保護他們。但布拉德菲爾先生常常因為工作太忙而忘了告訴我。」他停下來，瞧了布拉德菲爾一眼，「我不是在責怪他。他為什麼應該告訴我呢？」他鬆開原本疊起的雙手，表示讓步，「本來就有很多小事，甚至一、兩件大事，是布拉德菲爾沒告訴我的。他沒有義務告訴我，因為那違反他外交官的職志。我說得對嗎，特納先生？」

「那不需要我來傷腦筋。」

「但是我需要。讓我來解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的同事們都是觀察力敏銳的人。他們常常會東張西望，點算人數。但最近他們發現少了一個人。他們進行調查，詢問他的僕人和朋友之類，得出的結論是他平白消失了。我馬上就為他擔心起來。我的同事們也是如此，他們都是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們不喜歡有人走失。他們很多都是年輕人，心腸很好。黑廷去了倫敦嗎？」

最後一個問題是直接對著特納發問，但特納心裡很感謝布拉德菲爾把問題了接過去。

「他家裡出了點事。我們當然不能把他的家事公開。我不會為了滿足你的好奇心而把別人的私生活攤在桌上。」

「真是個好原則，我們人人都應該遵守。只不過，不曉得特納先生知不知道，」他的語氣變得極為強烈，「他玩的那個文書追逐遊戲意義何在？」

「你幹麼老是聊黑廷？」布拉德菲爾像是在說玩笑話那樣回應：「我都沒想到你竟然聽過黑廷這

---

59 歐市成員國認為，英國可以從紐西蘭等大英聯邦國家輸入廉價農產品，也就應當分攤較多的歐市農業基金。

個人；我們喝咖啡去吧。」

他站起來，但西布克龍坐在原地沒動。

「我們當然知道有他這個人，」西布克龍說，「我們都欽佩他的工作能力。真的非常欽佩。以我的部門為例，黑廷先生別出心裁的做事方式就贏得我相當多同事的欽佩。他們常常提起他。」

「你在說什麼？」布拉德菲爾怒形於色，「他做了些什麼？什麼工作？」

「你知道，他從前幫俄國人工作，」西布克龍向特納解釋，「他在柏林的時候。當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深信他從那裡學到了許多。你是不是也這樣認為，特納先生？說不定學到了一點專門技術，一點意識形態。學到他們有多緊追不捨。俄國人從來不放人走。」

布拉德菲爾把兩個細頸瓶放在托盤裡，站在門邊，等著大家跟上。

正當西布克龍不情不願地從椅子裡起身，特納問他：「他幫俄國人做什麼工作？」

「研究。只是一般性的研究，特納先生。你和黑廷有共同的興趣。這也是為什麼我剛才會問你，你來這裡是不是為了接替他。我的同事從阿勒頓先生那裡得知，你與黑廷有很多共通點。」

他們走進了起居室。布拉德菲爾太太焦慮地抬起頭。她和丈夫只交換了一個眼神，就知道事態緊急。她的四位女客坐在同一張長沙發裡。萬代隆格夫人正在撫弄一個刺繡樣本；穿黑衣的西布克龍夫人雙手平放在大腿上，望著壁爐裡的火出神；女伯爵由於被迫要陪伴一群沒有封號的同伴而悶悶不樂，啜著一大杯白蘭地，臉上的小紅點像是開在戰場上的一朵朵罌粟花。唯有剛剛在胸部補鋪了粉的薩布太太看見一群男人走進來時面露微笑。

他們各自坐下，聽任無聊包圍。

「伯恩哈德，」海柔拍拍旁邊的靠枕說，「過來坐我旁邊，我感覺你今晚特別惹人喜歡。」老先生帶著狐狸般的笑容，順勢在她身邊坐下。「好，現在來告訴我，星期五那天可能會有哪些恐怖事兒。」她在扮演被寵壞的小美人角色，而且非常稱職。但她的聲音裡卻有一股壓制住的焦慮，即便受過布拉德菲爾的調教也未能完全掩飾。

西布克龍獨自坐在另一張桌邊，像個搭頭等艙的旅客。布拉德菲爾和他太太聊天。她說，她沒去過布魯塞爾；她不常與丈夫一起出遠門。「妳得開口要求啊。」他說，然後開始描述布魯塞爾一家大飯店的種種。阿米戈大飯店。到布魯塞爾就應該住在阿米戈大飯店，它的服務是他碰過最好的。但西布克龍太太對大飯店沒有興趣。她喜歡去黑森林度假，孩子們也最喜歡黑森林。布拉德菲爾表示他也喜歡黑森林：他有好朋友住在那裡。

特納聽著，即使不情願也得佩服布拉德菲爾可以如此滔滔不絕地閒話家常。他不需要任何人幫忙。他的眼睛因疲倦而失去神采，但他說的話卻始終清新、體貼而閒散，就像是度假時的閒談。

「來一起聊聊吧，伯恩哈德，你是隻聰明的老貓頭鷹，而且又沒有別人願意跟我說點事情。我只是個家庭主婦，只該看《時尚》雜誌和整天做餅乾。」

「妳沒聽過那句話嗎？」萬代隆格回答，「『發生在波昂的事，沒一件是以前沒發生過的。』他們變不出我們沒看過的花樣。」

「他們可能會踩壞我所有的玫瑰。」海柔說，給自己點了根菸。「他們會在晚上偷走我老公。現在連白天都得去布魯塞爾！看看他們在漢諾威做了什麼。要是他們把這些窗戶全打破該怎麼辦？找工務部的人來修理嗎？他們是出了名的慢。萬一真弄成那樣，我們就得穿著大衣、坐在這裡等他們幹活兒。那就太糟糕了。但感謝主，現在有特納先生在這裡保護我們。」說這話時，她的眼神停在特納臉上，感覺既焦慮又探詢。「薩布太太，妳丈夫最近還是到處出差嗎？我深信新聞工作者是比外交官更為理想的丈夫人選。」

「他很真實。」小洋娃娃紅了臉，不快地說。

「他的意思是我很忠實。」薩布深情款款地吻了太太的手。

她打開小小的手提袋，拿出粉盒。「明天就是我們結婚一週年。好美的日子。」

「*Du bist noch schoner.*（妳現在更美了。）」薩布喊道，把話題轉到他們新近蓋好的房子。對，他們在上溫特附近買了一片土地。就在去年訂婚的時候，如今每 Quadratmeter 已經漲了四馬克。

「卡爾，Quadratmeter 英文怎麼說？」

「一樣的，」薩布斷言，「quadrate meter.（四百平方米。）」他瞪著特納，以防他膽敢糾正他。

突然間，薩布太太開始滔滔不絕，把她的整個人生、所有的希望和失望攤開在眾人面前。剛剛撲在她頰上的胭脂，儼然是性事愉悅時的紅暈。

她說他們一直希望卡爾可以得到報社總編的職位，這樣他的薪水就會多一千馬克。但結果呢，報社把職位給了弗里茨多福。但弗里茨多福只是個小伙子，沒有經驗，什麼都不懂，而且還是個不折不

扣的同性戀。卡爾為現在這家報社工作了十八年，人脈那麼豐富，卻還是只能屈居第二，怎能不讓人抱怨？為了增加收入，他不得不給一些起司報刊寫寫稿。

「是黃色報刊[60]啦。」她丈夫糾正她。但這次她沒有理會。

那之後，她說，他們經過商量，還是決定去貸一筆款——儘管利息高得嚇人——把房子給蓋起來。然而，他們才剛把工程款付清給建築師，就發生了一件可怕得要命的事：有非洲黑人搬進了上溫特。卡爾寫的文章一向對非洲黑人沒什麼好話，而現在就有黑人住在隔壁，你們說可怕不可怕？把隔壁土地買下來的是某個非洲國家，他們要蓋一間大使官邸。每兩個星期，一行人就會來到工地，吼著說要改這個改那個；不多久，他們就會在這裡形成一個殖民區，開凱迪拉克，帶著小孩，通宵達旦唱歌跳舞。她很害怕，因為等到搬進新房子之後，遇到卡爾晚上加班的日子，只有她一個人在家。他們已經給每扇門加裝了一把特別鎖，以防那些黑人會對她……

「他們談得可起勁了！」薩布大喊，聲音大得使西布克龍和布拉德菲爾猛地回頭。先前他們兩人離開了大夥兒，走到窗邊對著夜色低聲私語。「但我們沒有喝的了！」

「卡爾，我可憐的人，我們冷落你了。」布拉德菲爾對西布克龍說完最後一句話，就走到放著細頸瓶的地方。「還有誰想要來杯睡前酒？」

萬代隆格想要，卻被太太制止。

[60] yellow press，不是指色情報刊，而是指格調不高的小報。

「得十二萬分小心，」她用極為響亮的聲音提醒薩布太太，「否則他可能會心臟病發。吃太多、喝太多和吼太多，都會影響到心臟。加上有個不容易滿足的年輕老婆，」她心滿意足地補上一句，「如果不知節制，他很容易就會死翹翹。」說完，她堅定地挽著瘦小丈夫的手，走向門廊。同一刻，海柔．布拉德菲爾向萬代隆格太太空下來的椅子探了身。「特納先生，」她輕聲說，「有件事你幫得上我的忙。可不可以借一步說話？」

他們站在日光室㊿裡。窗臺上放著些盆栽和網球拍。瓷磚地板上擱著一輛玩具拖拉車、一根彈簧單高蹺和一捆藤條。不知從那裡傳來一股蜜味。

「我了解你在查黑廷的事。」她的聲音俐落而有官威，果然是布拉德菲爾的太太。

「是嗎？」

「勞利擔心死了。我知道一定和李奧．黑廷的事有關。」

「原來如此。」

「他不睡覺，也不願跟我談這件事。過去三天他幾乎沒和我說過話。有什麼事情也是請別人轉告我。除了工作，他把自己隔絕起來。他就快要崩潰了。」

「他倒是沒給我這個感覺。」

「他是我丈夫。」

「他很幸運。」

「黑廷拿了什麼？」她的眼睛裡閃耀著怒意與決心。「他偷了什麼？」

「妳為什麼認為他偷了東西？」

「聽好，為我丈夫福祉負責的人是我，不是你。我有權知道勞利是不是陷入了麻煩。告訴我黑廷做了什麼。告訴我，他在哪裡。現在人人都在竊竊私語，講科隆那個荒謬的謠言，談西布克龍；為什麼我就不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很納悶。」

他想她說不定會打他，而他知道，如果她打他，他一定會打回去。她長得漂亮，但現在像個受了委屈的有錢人家小孩，憤怒地扁起嘴。她的聲音和姿態有什麼地方讓特納覺得無比熟悉。

「出去，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我不管妳是誰。如果妳想知道官方祕密，就得照規矩來。」特納等著她反駁。

但她沒有，而是快步經過他，走進門廊，上了二樓。特納站在原地，困惑地打量各種兒童和大人的玩具：釣魚竿，槌球戲組，還有那些屬於一個他所不知道世界的浪費裝備。他慢慢走回起居室，仍然沉浸在思緒裡。而當他走進了起居室，並肩站在落地窗前的布拉德菲爾和西布克龍不約而同轉過身，盯著他看，眼神裡有著共同的鄙夷。

---

❻❶ sun room，用玻璃圍建起來的日照起居室。

午夜了。女伯爵已經喝醉，被送上了計程車。西布克龍先一步離開，只向布拉德菲爾夫婦告別。他太太一定也是和丈夫一起走了，儘管特納沒注意到。她坐過的椅墊還扁扁的。萬代隆格夫婦也告辭了。現在剩下五個人，圍坐在壁爐前面，處於一種歡宴過後的落寞狀態。坐在沙發上的薩布夫婦，手牽著手，看著逐漸熄滅的煤炭。布拉德菲爾靜靜啜著杯中所剩無幾的威士忌。海柔換上一襲粗花呢綠色長裙，像美人魚般綣曲在扶手椅上，在逗弄一隻俄羅斯藍貓，刻意模仿一齣十八世紀戲劇裡的一幕。雖然她很少望向特納，卻也沒有完全冷落他，偶爾會對他說一、兩句話；她可不願意為特納這種無足輕重的人物，犧牲自己的社交禮儀。

「漢諾威那邊太瘋狂了。」薩布喃喃說道。

「拜託，別再談那件事了，」海柔央求，「我聽都聽膩了。」

「他們為什麼要跑呢？」薩布問自己，「西布克龍也在那裡。他們就這樣跑了起來，瘋了似的衝向圖書館。為什麼他們要那樣？突然間全部人一湧而上。」

「西布克龍也老是問我這個：他們為什麼開始跑起來？」布拉德菲爾太疲倦了，鬆開了心防，「如果有誰知道原因，那就非他莫屬。待在那個愛希女士病榻旁邊的人是他，不是我。我想她應該對他說了些什麼。我真不知道他吃錯什麼藥，再三對我說：『絕不可以在波昂重演漢諾威的事。』當然不可以。但他看起來像是認為我需要為發生在漢諾威的事情負責。他以前不會這樣。」

「問你？」海柔說，語氣中是毫不掩飾的輕藐。「他有什麼鬼理由應該請教你？你根本不在那裡。」

「但他就是問我，」布拉德菲爾站了起來，對太太突然變得非常配合，非常溫柔，特納不禁猜測

他們的關係究竟有多好。「不管妳喜歡與否，他就是來問我了。」布拉德菲爾把空酒杯放進餐具櫃裡。「他反覆問我：『他們為什麼會跑起來？』和薩布一樣。『圖書館裡面有什麼吸引他們的東西？』我只能回答說那是一家英國圖書館，而我們都知道卡爾費爾德對英國人有什麼想法。好啦，薩布，你們年輕人該上床睡覺了。」

「還有那幾輛灰色巴士。」薩布喃喃說，「你曉得當時有兩輛巴士嗎？你有讀到報導嗎？灰色的，布拉德菲爾，灰色的。」

「那對現在還重要嗎？」

「對那時候很重要，布拉德菲爾。大約一千年前這點重要，非常重要，我親愛的。」

「我恐怕沒抓到你的重點。」

「一如往常。」他太太說。沒有人把這當成笑話。

他們站在門廊。兩個匈牙利僕人只剩下那個女侍還在。

「你對我很好，太好了，布拉德菲爾。」告別之際，薩布惆悵地說，「也許我說太多話了。但我不信任西布克龍那傢伙。沒錯，我是一頭老豬，但他卻是一頭嫩豬。你要防著他點！」

「為什麼我不應該信任他，卡爾？」

「因為他從來不會問他不知道答案的問題。」說出這謎樣的回答以後，薩布熱烈親吻女主人的手，然後由他愛妻的年輕手臂攙扶，步向屋外的黑暗中。

薩布把車子緩緩地開到馬路左邊，他的妻子倚著他肩頭睡了，小手仍深情地抓住丈夫脖子翻領上的黑毛皮。特納就坐在後座。

「他們為了什麼開始跑起來？」薩布喃喃地說，車子繞過對向來車，「為什麼那些該死的白癡會跑起來？」

特納回到了阿德勒飯店，交代櫃檯，早上四點半把咖啡送到他房間。門房露出會意的微笑，彷彿知道那是英國人一向的起床時間。上床後，他把西布克龍那些謎樣的詰問拋開，以便集中心思在更為惹人喜歡的海柔．布拉德菲爾身上。這樣一個漂亮、聰慧的女人，竟然可以忍受波昂這種無聊透頂的外交生活？真是費人疑猜。要是湯尼．威洛比夫曾經勾搭過她，布拉德菲爾會怎麼做？然後，他在昏昏欲睡之際又想到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要邀請他去參加今晚的宴會？

是誰要求布拉德菲爾這麼做的？「我要邀你星期二晚上到我家裡用餐。」話可是你自己說的，布拉德菲爾，所以發生什麼事都不要怪到我頭上。

我聽得出來，布拉德菲爾！我聽得出來你有壓力。我第一次見到你就感覺得到你的軟弱。我看得見抵在你背後的刀子，聽得見你在用我的聲音說話。海柔，妳這賤人；西布克龍，你這豬玀；黑廷，你這毛賊。他聽到相公萊爾向他耳語：如果你認為人生是「那樣」，倒不如背棄自己。上帝已死。你不能想兩者兼得，那太中世紀作風了……

他不是把鬧鐘調到四點嗎，但它怎麼現在就響了。

11 國王之冬山谷

萊爾開車來接他的時候，天還沒亮。特納得請夜班門房打開大門的鎖才出得去。街道寒冷而不友善，一片荒涼。小團小團的薄霧不時迎面撲來。

「我們得繞遠路，上橋過河。這時間沒有渡輪可搭。」萊爾的口氣近乎無禮。

他們的車開上馬路。兩旁是些由瓷磚和玻璃蓋成的新大樓，乍看像是趁夜從荒廢田地裡冒出的野草。他們經過大使館。潮溼的混凝土陰陰鬱鬱，猶如戰爭過後的餘燼。英國國旗從旗桿上無精打采地垂下，好似一朵插在士兵墳上的花。在燈光疲憊的前門廊，獅子和獨角獸兀自昂首挺胸。荒地上，兩根足球門柱在暗光中醉醺醺地傾斜著。

「布魯塞爾那邊熱起來了。」萊爾的語氣暗示著還有下文。十幾輛汽車停在前庭，其中包括布拉德菲爾那輛停在專屬停車格裡的白色捷豹。

「對我們有利還是不利？」

「你怎麼想？」萊爾說，「我們要求跟德國人私底下談，法國人也這樣要求。但他們不是真的有興趣和德國人談。他們只是喜歡拔河。」

「誰贏了？」

萊爾沒有回答。

和每一個破曉前的城市一樣，這個荒涼小鎮籠罩在詭異的粉紅色暗光中。街道潮溼空蕩，房子髒得像穿舊的制服。在波昂大學的拱門前面，三個警察擺設出一長條的路障。萊爾的車子開近，警察揮手示意他停下，然後沉著臉，繞著小跑車走了一圈，記下車牌號碼，又站在後保險桿上踩了幾下，測試車子的懸吊系統，最後透過起了霧的擋風玻璃窺視車裡的人。

「他們剛才在喊叫什麼？」車子開出去後，特納發問。

「要我留意那些單向的路標，」萊爾說，隨著一個藍色箭頭的指示向左轉。「這樣跟著走是要去什麼鬼地方啊。」

一輛電動廂型車的車輪緣刮擦著街道邊的水溝，引起兩名穿綠色皮大衣警察的疑心，注意著那部車的動靜。商店櫥窗裡，有個女孩正在幫人體模型穿上沙灘裝：她抓住模型的一隻塑膠手，把袖子套進去。她腳上的靴子毛茸茸的，走起路來像是銬著腳鐐。此時他們已來到火車站前的廣場。一張張黑色的橫幅跨過整條路，也沿著車站的遮雨棚展開。「歡迎克勞斯．卡爾費爾德！」「致上獵人的問候禮，克勞斯！」「卡爾費爾德！你為我們的自尊發聲！」在一面新搭的大看板上，高懸著特納迄今看過的最巨幅的卡爾費爾德照片，上面寫著：「週五！」四周的泛光燈全往外照，令照片中的人臉幽暗一片。

「他們今天會來。蒂爾希特、洛特林根、卡爾費爾德。他們會從漢諾威來這裡準備場地。」

「這一次由西布克龍作東。」

接下來的路，時而往左，時而往右。穿過了一條更為黑暗的小橋下方通道，他們進入另一個廣場，停在幾個臨時架起的交通號誌前面。兩人不約而同地突然把身體向前傾，一臉驚訝地注視從市集廣場通向市政廳的那個緩坡。

就在正前方，無人的攤子一字排開，像營房裡的一張張行軍床。在攤子後面，那些長得像糖果屋的房子，朝發光的天空伸出鋸齒狀的山形牆。但特納和萊爾此時看著的是山坡上面俯視廣場的那棟粉紅與灰色相間的市政廳。幾架梯子靠在市政廳牆面，露臺上豎滿一列列細長的旗子，前方的圓石路面停滿賓士車。在市政廳的左側，一家藥房的前面，十幾盞泛光燈照著一個白色的大型鷹架，外型酷似中世紀的塔樓，高度可達市政廳的天窗，它巨大的腿架像是在黑暗裡生長的根部，在自己的暗影裡以猥褻姿勢跨開。工人已經群集在鷹架的基部。特納聽見隱隱傳出的鐵鎚敲打聲和電鋸嗚咽聲。一落木材正用滑輪組賣力但安靜地往上運送。

「旗子為什麼都降下一半？」

「誌哀。這是個挖苦。他們哀悼國家尊嚴喪失。」

他們開過長橋。「好多了。」萊爾說，發出一聲滿足的咕嚕，然後拉開領口，像是進入了一個較為溫暖的世界。

他車開得非常快。車子經過一個又一個村莊，沒多久就來到郊區，循一條傍著河東岸的新路前進。他們右邊是巴特戈德斯堡的石山，被一層層的霧氣切分成好幾層，冷冷俯視著下方沉睡的小鎮。他們沿著葡萄園的邊緣前行，在迷濛的幽暗襯映下，葡萄園裡的一道道土溝顯得很醒目，像是一條條

縫線，縫出了鋸齒狀的紋路。葡萄園上方就是七峰山的森林；森林再上去，是抵在黑色天際線上的破敗城堡與哥德式愚蠢建築。然後他們離開大路，轉入一條小徑。路很短，盡頭處是一片由不亮的路燈和路樹鑲了邊的河濱空地。再過去，就是陰鬱朦朧的萊茵河。

「左邊第二棟，」萊爾扼要地說，「看到有人站崗就叫我。」

一棟白色大宅聳立在他們前方。一樓的百葉窗板全部關上，鐵柵門開著。特納下車，沿人行道走了一小段，撿起一塊石頭，猛地拋擲出去，準確擊中屋子的側邊。回音往河面蔓延，也往彼得斯堡的黑色山坡上揚。他們在細霧中張望，等待著那裡發出喊叫或是腳步聲。但什麼都沒有。

「你把車在馬路邊停好再過來。」特納說。

「我就在車上等。你需要多久時間？」

「你了解那房子。過來幫我忙。」

「那不是我的專長，抱歉。我不介意帶你來，但不打算進去。」

「那你為什麼要帶我來？」

萊爾沒有回答。

「不想弄髒你的手，對吧？」

特納沿著草地邊緣循車道走近房子。即使光線昏暗，仍然察覺得出他在黑廷房間感覺到的那種秩序。草坪非常整齊，玫瑰花圃經過修剪，也除了草，每叢玫瑰樹都修剪成圓形，各有金屬標籤標示它們的品種。廚房門口有三個垃圾桶——分別編了號，也附有許可證——按本地規定放在一個混凝土框

框裡。就在特納要插入鑰匙時，他聽到腳步聲。

明確無疑是腳步聲。儘管模糊，但絕無疑問是人的腳步聲，因為那是由連續的一起一落構成：先是腳跟著地，緊接著是腳趾。

「彼得？」說不定萊爾改變了心意，特納想，他是個軟心腸。「彼得？」

沒有回答。

「彼得，是你嗎？」他彎下身，迅速從旁邊的板條箱抓起一只空瓶，然後靜止不動，豎起耳朵搜尋各種細微的聲響。他聽見七峰山上有公雞啼叫。他聽見溼土的擾動，像是樹林裡松葉的窸窣聲。他聽見薄浪拍打河岸的沙沙聲。他聽見萊茵河本身遙遠的悸動，它像一部神祕機器那樣運轉，從一個調子生出很多調子，然後又匯合起來。他聽見看不見的駁船的呢喃、突然的下錨聲；他聽見一頭彷如在沼澤裡迷了路的牛隻發出低鳴。但他沒有再聽見另一次腳步聲，也沒聽見萊爾殷勤有禮的聲音。特納轉動鑰匙，猛力推開廚房門，然後再次站直不動、仔細聆聽，手裡還緊緊握著玻璃瓶。淡淡的酸腐雪茄氣息飄進他的鼻孔。

他等著，讓房間從陰暗寒冷中向他顯示自己的輪廓。慢慢地，他聽到了新的聲響。先是來自傳菜窗[62]的玻璃杯輕碰聲、來自大廳的木頭吱嘎；地窖裡，有一口空箱子被拖曳過混凝土地板；還有一下

[62] 開在廚房與飯廳間的窗口，用以傳遞飯菜。

鏗啷聲，雖然只有一響，卻清晰分明。接著，四方八面都響起了聲音。那是種振動的、有機的嗡嗡聲，模糊卻非常接近，向他逼來，每過一分鐘就更響一些，就像整棟房子被一隻大手狠狠一拍而抖動起來。特納跑到大廳，衝進飯廳，手掌一揮打開所有燈，弓著背，空瓶子緊緊攥在相當可觀的拳頭裡。

「黑廷！」他高喊，「黑廷？」他聽到身後傳來稀疏而拖沓的腳步聲，於是立刻衝回中隔門[63]。

「黑廷！」他再喊了一次，但回答他的只有煤灰滑落壁爐的聲音，和一扇百葉窗板拍打外牆的聲音。他走到窗前，望向草坪外的萊茵河。在對面的河岸，美國大使館輝煌得像座發電廠，一道道黃色光柱穿透細霧，刺進飄渺的河水。然後，他終於發現了折磨他的人的真面目：那是一隊六艘的駁船，上頭旗幟招展，頂上閃爍的雷達燈光像是釘在桅杆上的藍色星星。它們迅速沒入霧中。隨著最後一艘駁船消失，那奇怪的室內交響樂隊也擱下它的各種樂器。玻璃杯不再碰撞，樓梯不再格格作響，煤灰不再滑落，牆壁不再顫抖。屋子再度恢復平靜，但不是完全放鬆，而是帶點忐忑，等待下一回合的攻擊。

特納把瓶子擱在窗臺上，站直身體，慢慢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這是一棟材料單薄的房子，像座營房。萊爾告訴過他，這房子是用賠款的錢蓋給一位上校住的，當時同盟國高級委員會的總部就設在彼得斯堡。他們想在這裡蓋一個殖民區，但這構想從未實現，因為占領時期一結束，計畫就擱置了。所以說，這是棟留給像剩菜一樣的人所住的、剩菜一般的屋舍。它有向陽的一面和陰暗的一面，端視房間的窗戶是面朝河水還是彼得斯堡。灰泥牆面極為粗糙，本來只該用在戶外牆面的。家具

的等級和品味難以捉摸，彷彿安排這些家具的人無法判斷黑廷能配上什麼等級的家具。如果說客廳裡有什麼重心，就一定是那部電唱機。它的電線向四方延伸，喇叭位於壁爐兩旁，就裝在支軸上，可以調整方位。

餐桌上擺著兩人份的餐具。

桌子中央，有四個搪瓷小天使圍成一圈，各自代表一個季節；春天追著夏天跑；夏天對秋天退避三舍；冬天則把另三個全部拉過來。在小天使的兩邊，各有一個用餐的座位。未使用的蠟燭、火柴，和酒籃裡一瓶尚未開啟的勃根地紅酒。一叢玫瑰凋謝在一個銀碗裡。所有東西都蒙著薄薄一層灰塵。

他在筆記本上快速做了筆記，然後走進廚房。這廚房的設置與配備，像是供女性雜誌拍照用的；特納從未見過一個廚房有那麼多的小器具：攪拌器、刀具、烤麵包機、開瓶器、開罐器。一個塑膠托盤放在吧檯上，上面還有早餐的殘餘。他揭起茶壺蓋，是一壺香草茶，顏色鮮紅。茶杯裡有茶碴，小調羹染上了紅色。另一個茶杯倒扣著放在杯托上。冰箱上立著一部短波收音機，外觀與特納在大使館看到那部差不多。特納記下收音機的頻道波長，然後走到門邊，聆聽外面的動靜。之後他開始打開一個個櫥櫃，把櫃內的瓶瓶罐罐抽出來，瞧瞧都是些什麼。他偶爾會在筆記本上記個兩筆。冰箱門內側的層架上整齊排列著幾盒購自三軍福利社的半公升盒裝鮮奶。他拿出一盤法式餡餅，輕輕聞了聞，研判它的日期。兩塊牛排並排放在白色的大淺盤裡，牛排裡插著幾片大蒜片。特納突然想到，這是黑廷

---

63 指飯廳與大廳之間的出入口。

在那個星期四晚上準備的。換言之，在那個晚上，他還不知道自己隔天就會叛逃。

二樓的走廊地板鋪著長條形的薄椰子蓆墊。粉紅色的家具看來都不甚牢靠。他把衣櫃裡的西裝一件件拿下來，手伸進口袋裡，再扔到一旁，就當它們已經報廢了。它們的剪裁和這房子的格局一樣是軍事風格：外衣都有腰身，右半身近中間位置有個小口袋；褲子上寬下窄，沒有褶邊。在搜索口袋的過程中，他偶爾會找到一條手帕、一片紙條或一截鉛筆。這時，他就會細細端詳，或是記錄在筆記本裡，然後才把套裝往一旁扔。房子再次顫抖起來。從某個地方——這一次看來是從房子下面很深的深處——傳來一種鏗噹聲，就像一列載貨火車的煞車聲，一層一層往上傳。在這陣震動聲差不多要停息之際，特納又聽到另一下腳步聲。他立刻丟下手上的套裝，一躍到窗邊。然後再聽到腳步聲。兩次，他聽到了兩次扎扎實實的足音。他推開百葉窗板，探身到室外的昏光裡，瞪視車道。

「彼得？」

在移動的是黑暗，或是一個人影？他先前沒有關掉大廳的燈，它們在車道上投下了一片光影。山毛櫸微微搖晃，但是沒有風。那麼說，是一個人囉？一個在室內從窗戶前匆匆走過的人？剛才是不是有一個人的影子在砂礫上搖曳？

「彼得？」

沒有回答。沒有汽車，也沒有警衛。鄰居的房子仍然兀自站在黑暗中。在他頭上方，張伯倫山丘緩緩迎向破曉。他把窗戶關上。

他加快動作。另一個衣櫃裡，有另外五、六件西裝套裝在迎接他。他毫不顧惜，把它們一件件從衣架上扯下來、摸摸口袋、扔到一旁。接著，有第六感警告他：慢下來。他看到一件深藍色的華達呢西裝，比其他套裝皺一些，而且掛在離它們稍遠的位置，像是等著送洗或是隔天打算要穿。他在手上掂估這上衣的重量，然後平放在床上，摸索它的口袋。他找到一個小心對折的、英國政府專用的褐色信封，用來申報所得稅之類的。信封正面沒有寫字，封口曾經封起過但又被撕開來。信封裡面放著一把鑰匙。一把開耶魯鎖的鑰匙，鉛灰色，不是新打的，由於年深日久或用得太勤而略見磨蝕。一把老式的長鑰匙，為開複雜的鎖而打造的複雜鑰匙，與值夜官鑰匙串上那些標準鑰匙相當不同。是用來打開公文箱用的？特納把鑰匙放回信封，夾在筆記本裡，然後仔細檢查其他口袋。有三根小牙籤，其中一根的尖端有汙垢，像是被用來剔過指甲。幾塊橄欖石。幾枚小幣值的零錢，加起來總共四馬克八十便士。還有一張收據，沒有日期，由雷馬根一家飯店所開具。

他把書房留到最後檢查。書房不大，擺滿了威士忌外裝紙盒和罐頭。一塊燙衣板豎在關上了百葉窗板的窗子旁。在一張舊牌桌上，堆滿了型錄、廣告小冊子和價目表。一本小記事本裡記有若干商品項目，顯然是黑廷想要進的貨品。特納把本子從頭到尾瀏覽一遍，然後放入口袋。一個木箱裡放滿一盒盒荷蘭雪茄，至少有十二打。

鑲玻璃的書架上了鎖。特納彎著膝端詳書名，然後站起來，再次聆聽有無動靜。接著他從廚房找來一把螺絲起子，往書架門縫裡一插，再用力一扳，銅鎖應聲把木頭擠爛，翹了起來，宛如骨頭從肉

裡戳出；書架門自動盪開了。上面幾層的七、八十本書都出版於戰前，採德國裝幀方式，厚重的書背上壓有稜紋，鍍金線。他看不懂所有書名，但有些可以猜出來：史廷丁格的《萊比錫刑法法典註釋》；《管轄權》；一本在談論有效追溯期限法規。每本書的扉頁都簽了名：黑廷．李奧。在其中一本的扉頁，特納看到一句話寫在一頭柏林熊的圖案上，它的字母曲線非常淡，向下的筆畫非常粗：*Fur meinen geliebten Sohn Leo*（給我的愛子李奧）。下層書架則是大雜燴：一本駐德英國官員的行為守則；一本談萊茵旗幟的平裝本德文書；一本戰前出版的英德句法，上面寫滿註記，看得出來被翻爛了。特納從右手邊抽出一疊書背細長的布面刊物，那是一九四九至五二年之間同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的月報，但短少了幾個月分。他打開第一冊，書脊吱嘎作響，灰塵撲向他的鼻孔。封面上寫著：「漢諾威：第十八號田野調查單位」，字體工整，向下的筆畫粗壯，曲線優雅，使用一種政府專用的粉狀黑墨水。有條細線把這行標題劃掉，在下面另寫了一行字：「不來梅：第六號一般調查單位所有」；在它下面又有另一行字（因為不萊梅也被畫掉了）：「明興格拉德巴赫：軍法處財產」。再下面又寫著：「漢諾威：特赦委員會所有。不得攜出。」[64]特納順手翻開一頁，不由自主被文中回顧柏林空運行動[65]的敘述所吸引。鹽包宜綁在機翼下面，絕不可放入機艙……汽油運輸在飛機起飛和降落之際都有高風險……為經濟理由和鼓勵士氣之故，宜空運煤與穀物而非已烤好的麵包……宜空運脫水馬鈴薯而非新鮮馬鈴薯，如此，每日只需要空運七百二十噸而非九百噸，即足敷全部人口一日所需。特納看得入迷，慢慢翻動黃色紙頁：「同盟國高級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業已於九月二十一日於波昂附近的彼得斯堡召開，」一個德國旅遊辦事處將於紐約揭幕……拜魯斯市和上阿默高的戲劇節將在許可範圍內盡

快恢復舉辦。他看了那些同盟國高級委員會的會議摘要：「會中探討了如何擴大聯邦德國參與外交與經濟事務的機會與責任……於占領時期決定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外貿方面的擴權，定義為……德國直接參與另兩個國際性組織的要求獲得批准……」

第二冊月報，特納一翻開的頁面就談到了德國戰俘的問題。特納又不由自主往下讀了：目前計有三百萬德國人被俘……那些被拘留的德國人比獲得自由者的營養狀況要佳……同盟國面臨無法鑑別良莠的問題……煤斗計畫將會把他們送往礦坑，麥穀計畫將會送他們去收割……其中一段文字被人用藍色圓珠筆在空白側邊畫上深深的線：因此，為展現仁慈，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通過了第六十九號法令，明令自此以後，所有納粹黨衛軍的成員——除了曾在集中營擔任警衛工作者——將不再列入當然的拘捕範疇。在「為展現仁慈」幾字下面畫了底線，墨色看來很新。

把全部月報都翻過一遍之後，特納將它們一冊冊拿起，像扭斷鳥的兩個翅膀那樣，狠狠把封面和封底沿著書背撕成兩半，再把它們抖一抖，看看裡面有沒有夾藏東西。然後他站起來，走到門邊。

震動聲又開始了，這一次比前幾次都更響亮。但他一動不動，偏著頭，淺色的眼睛在幽暗裡搜索。他聽到低沉的嘯聲，是一種長長的單聲調，像在哀悼些什麼。起風了，那當然是風的聲音。他聽

---

64 表示這些月報曾先後收藏於不同單位。

65 一九四八年六月，占領東柏林的蘇聯軍隊因故對西柏林實施封鎖，切斷西方與西柏林之間的水陸交通，英美兩國為維持西柏林居民的生活，實行了長達十一個月的物資空運行動。

到百葉窗板再次拍打外牆的聲音：但他剛才沒有關窗嗎？應該是風的緣故，來自河谷的風。但也是一陣強風，把樓梯弄得吱嘎作響，一如吃滿了風的帆船繩索。飯廳裡的玻璃杯誇張地叮噹作響，比前幾次更大聲。

「動作快。」特納低聲說。他是對自己說的。

他拉開書桌的抽屜；都沒有上鎖。有些抽屜空著，有些放了各種雜物：電燈泡、保險絲、縫紉工具、襪子、後備袖釦。有張沒裝框的圖片，是一艘全速前進的大型帆船。他把照片翻過來，看到照片背後寫著：「瑪格麗特給親愛的李奧，漢諾威，一九四九。懷著深情。」字體是清晰的歐陸體。特納把照片摺了兩次，收進口袋裡。圖片的下方放著個盒子，正方形，觸感很硬，用黑色絲手帕包裹得像件禮物，以別針別著。特納解開別針，小心地拿起一個黯淡無光的銀色小盒。盒子以前一定上過漆，從盒面的黯淡和微微凹凸的紋理來看，它的表面曾被什麼細器刮削過。他打開盒蓋，瞧了瞧，然後溫柔地——近乎虔敬地——把盒裡的東西倒入絲手帕裡：落下五顆鈕釦，每顆的直徑大約一英寸，同一式樣，木頭材質和手工製造的，未經過加工但作工極為仔細，彷彿製造這些鈕釦的人對它們別有安排。釦孔都鑽得很大，可以容納很粗的線穿過。盒子下方放著一本德文書，是波昂一家圖書館的財物，蓋有館章，也有圖書管理員的註記。他看不懂內容，但似乎是一本談軍用毒氣的專門著作。最後一個借閱者在當年二月把它借走。有些段落被畫上線，空白處寫有註記：「毒性會即時作用……症狀在冷天會延遲出現。」特納把桌燈調整到正對整本書，坐下來，一手托腮，以最大的專注力研究書中的內容。所以說，只能解釋成是本能驅使他突然轉身，面對站在書房門口那個高個子。

是位年紀頗大的老先生。身穿束腰外衣，頭戴德國學生過去愛戴的鴨舌帽。他的臉沾了煤塵，顯得暗沉，雙手拿著一把生銹的煤鍬，像三叉式飛機那樣橫在他身前，在他手裡抖得厲害。他的紅色眼睛望著地上一堆堆的書本殘骸，看來非常憤怒。特納站起身，動作非常慢。老人沒有移動，但煤鍬抖得更加厲害，指關節在煤灰裡顯得更白了。特納放膽向前邁出一步。

「早安。」他說。

一隻黑漆漆的手從鍬柄鬆開，下意識地舉起手，壓了壓帽頂。特納走到角落堆著威士忌盒子的地方。他拿起最上面的盒子，撕開盒蓋，拿出酒，再撕開瓶蓋封皮。老頭喃喃自語，搖著頭，仍盯著地上的書。

「來，」特納柔聲說，「來喝一杯。」然後把酒瓶伸向老頭的視線前面。

老頭鬆開手上的煤鍬，任由它掉落地面，接過酒瓶，湊往薄薄的嘴唇上。特納從他身邊跑進廚房，打開門，用最大的嗓門喊道：

「萊爾！」

回聲狂野四散，傳過荒涼的街道，直朝河的方向而去。

「萊爾！」

他還沒回到書房，左鄰右舍的燈光就已經亮起。

特納先前就推開百葉窗板，讓日光完全透進來。現在書房裡共有三個人。老頭瞪著撕碎的書本，發抖的手緊抓著威士忌酒瓶。

「他是誰？」

「司爐工。我們每家都會有一個。」

「問他最後一次見到黑廷是什麼時候。」

老頭沒有立刻回答，而是拿起酒瓶又喝了一口，然後把酒瓶遞給萊爾——看來他是從本能上信任萊爾。萊爾把酒瓶放在書桌上的絲手帕旁邊，平靜地用德語問了特納要問的問題。老頭看看他，看看特納，然後又看著地上的書。

「問他最後一次見到黑廷是什麼時候。」

他終於說話了。他的聲音是沒有時間性的：一種農民的溫吞緩慢，像告解者的叨叨絮語，充滿牢騷卻又不敢發作，是一個希望被尊重卻明知無望的受壓迫者的聲音。他一度伸出黑手指，觸摸了書架被撬壞的門緣；他又一度往河的方向抬了抬頭，就像他住在河裡似的；但那些伴隨他姿勢動作而出的喃喃自語就像是發自另一個人。

「他是為遊覽船賣票的，」萊爾低聲說，「每天五點下班後會來這裡一趟，還有早上上班前。來為爐子加煤，倒垃圾，清掉空瓶。在夏天，他會在大型遊覽車開到渡口之前先把船清理乾淨。」

「再問他一次，他最後一次見到黑廷是什麼時候？看著——」特納拿出一張五馬克的鈔票，「告訴他，如果回答我的問題，這錢就是他的。」

老頭看到了鈔票，用乾澀和布滿血絲的眼睛打量特納。他整張臉布滿皺紋，而且凹陷空洞，像是在什麼時候被餓出來的，而積在臉上的煤灰像染在帆布上的顏料。他把鈔票仔細對折，放進鼓鼓的褲子後口袋裡。

「什麼時候？」特納追問，「Wann?」他又用德文問了一次。

老頭開始謹慎地說，一個字一個字，像是在談判中議價。他脫掉了帽子，露出一頭被煤煙熏黑的短髮。

「星期五。」萊爾靜靜地翻譯。他眼睛看著窗外，似乎另有心事。「李奧在星期五下午付他工錢。李奧特地去了他家一趟，在門階上付他錢。李奧說他要出遠門。」

「去哪兒？」

「他沒說。」

「什麼時候回來？問他。」

再一次，在萊爾翻譯他的問題時，特納聽出了一、兩個他半熟悉的德文字：*Kommen zuruck*（回來）。

「李奧給了他兩個月工錢。他說有東西給我們看，但要五十馬克。」

老頭來回輪流打量他倆，看起來既害怕又期待。同時他一隻長手緊張地摸索他的束身外衣。那是水手穿的，褪了色又鬆垮，與他的瘦骨架毫不相稱。找到了想要的東西後，他就仔細翻起外衣下襬，手伸進去，從脖子上解下什麼東西。他一面動作一面喃喃說話，但比先前說得快一些，緊張卻比較

流利。

「他星期六早上在垃圾堆裡找到的。」

那是個綠色的網狀槍套，軍隊的東西，放點三八手槍用的。槍套裡印有「黑廷・李奧」幾個字。

「在垃圾桶裡找到的，就在最上頭。他一揭開蓋子就看到。他沒有給那些人看。那些人向他咆哮，威脅說要踢他的臉。那些人又提醒他，他們在戰時就教訓過他。」

「什麼那些人？誰？」

「等一下。」

萊爾走到窗邊，隨意看了一眼。老頭仍在說話。

「他說他戰爭期間賣過反納粹的小冊子，」萊爾的眼睛仍然望著窗外。「但他不是故意的。他以為那些只是一般的報紙，結果被那些人抓起來，把他上下倒吊。看來他說的就是這些人。他說他最喜歡英國人。他說黑廷是真正的紳士。他說他想把威士忌留著。還有雪茄。小小支的荷蘭雪茄，店裡買不到。是李奧特地請店裡送來的。上一個聖誕節，李奧送了他太太一支吹風機。他還說如果再給他五十馬克，槍套就歸我們……」然而，幾輛汽車這時開進了車道，小小的房間頓時充滿警笛的藍色閃光。接下來，吆喝聲和沉重的腳步聲逼近，然後幾個綠色的身影就圍到窗戶外面，用槍口指著室內。門打開，一個穿皮大衣的年輕人走了進來，手上拿著槍。司爐工開始哭叫，等著挨揍；藍色閃光轉個不停，像是供人跳舞的燈光。「什麼都別做，」萊爾已經交代過特納，「也別聽他們的吩咐。」

萊爾和那個穿皮大衣的年輕警官交談，又把外交人員的紅色證件交給他檢查。他的聲音平靜卻非

常堅定，是一種談判者的聲音，不卑不亢。年輕警官表情木然，就像西布克龍。漸漸地，萊爾看來占了上風，轉為一種生氣的語調。他開始提問，而那小伙子則變得妥協，甚至支吾。特納慢慢猜到了萊爾的說詞。萊爾指一指特納手上的筆記本，然後指一指那老頭。清單，他說，他們在開列清單。難道外交人員不能清點自己大使館的財產嗎？正值英國人財產受到破壞威脅的當下，清點更是必要之舉。黑廷先生度長假去了，所以需要幫他處理一些事，比方說付給司爐工五十馬克工錢……從什麼時候開始，萊爾質問說，英國外交官被禁止進入英國大使館的產業了？根據什麼法條，警察可以這樣大舉侵入有治外法權者的私宅？

他和年輕警官又互相交換了一些證件，抄下對方的姓名和電話號碼。那警官說他很抱歉，但這時期麻煩多多，他們才特別緊張。他凝視特納好一陣子，像是認出了一個同僚。不管現在是不是麻煩多多——特納聽到萊爾似乎這樣說——外交人員的權利都必須受到尊重。危機愈大，愈有必要保障外交人員的豁免權。兩人握了手。還有人行了個敬禮。警察逐漸退下。綠色制服散開，藍色閃光燈消失，警用廂型車開走。萊爾找來三個玻璃杯，倒入威士忌。老頭還在嗚咽。特納已經先把五顆鈕釦放回盒子，這時他把盒子連同那本小書一起放進口袋。

「就是他們嗎？」他問道，「盤問他的人就是他們嗎？」

「他說就像是剛才那個警察那樣的人，但是更老一點，白一點，而且更有錢。我想我們知道他說的是誰。拿去，這東西最好還是你自己保管。」

他從褐色大衣的衣縫抽出槍套，塞進特納等著的手裡，臉上並無得意之色。

渡輪上飄揚著聯邦德國的國旗。國王之冬山的山巔像是釘在了長橋上不動。國民兵集合在船頭處，頭戴正方形鋼盔，臉色蒼白而憂鬱。他們安靜得不像那個年紀的年輕人，橡皮靴沒有在鋼甲板上摩擦出半點聲響。他們注視著河水，像是被叮囑要牢牢記住河水的容顏。特納站得稍遠，看著船員們各自忙碌。他因為疲倦而害怕，也因為時間仍是大清早，他什麼都聽得清楚、看得分明。各種聲音傳入他耳朵：一輛輛汽車從斜道開上船的沉重震動聲；引擎咆哮；鏈具喀答喀答作響；蓋住了小鎮上教堂鐘聲的刺耳開船鈴聲。當汽車駕駛們從車子上下來，在小皮包裡掏零錢時，個個臉上都滿是不悅，彷彿他們是同一個祕密會社的成員，只是不好在公共場所彼此相認。沒有車的乘客——都是些窮人——則站在分隔區，對著他們買不起的車子垂涎三尺。河岸往後退，小鎮一個個向山丘聳峙的尖頂慢慢縮小，就像歌劇舞臺上的布景。漸漸地，船在河面畫出一個長長的弧形，避開從對岸開來的姊妹渡輪。船速極慢，近乎停止，而載著一墩墩細煤的「約翰．甘迺迪號」則從旁疾馳而過，它的尾流把他們這艘船弄得搖搖晃晃，一些女乘客開心地大呼小叫。

「他還告訴了你一些別的什麼。他提到一個女人。我聽他提到 Frau（小姐）和 Auto（汽車），一個女人和一輛汽車。」

「抱歉，老哥，」萊爾冷冷地說，「他滿口萊茵地區的腔調，有時我也會被打敗。」

特納往回凝望山邊的萊茵河岸，抬起戴了手套的手蓋在眼睛上方。雖是料峭的春天，但河面反射的陽光仍然很強烈。好不容易他看到了他想找的東西：在七峰山兩旁那些用來自魯爾工業區的財富所蓋起來的帶角樓褐色別墅之間，有一片掩映在河濱空地樹木之間的白色。那是黑廷的房子，在細霧中

漸離漸遠。

「我在追逐一個鬼魂，」他喃喃說，「一個可惡的影子。」

「是你自己的影子，」萊爾反唇相譏，憎惡感溢於言表。

「唔，當然，當然。」

「我會把你載回大使館，」萊爾繼續說，「自此以後請你另找司機。」

「既然你這麼不舒服，又為什麼要帶我來？」特納說，然後突然笑起來。「哈，我真是超級白癡！你是怕我找到綠檔案，所以就守在附近。那東西不是臨時人員該看的。老天！」

科克聽完八點鐘的晨間新聞廣播。德國代表團昨晚離開了布魯塞爾。根據聯邦政府的官方說法，此舉意在「重新思考談判過程中浮現的若干技術性難題」。但實際上，就像科克所說的，這表示他們不玩了。他面無表情，看著電報結結巴巴從滾筒吐出來，掉進籃子裡。距離早上的會議時間還有十分鐘。有人敲了門，皮特小姐的笨腦袋瓜出現在小活門上。她告訴特納，布拉德菲爾要立刻見他。她不懷好意的眼神裡洋溢著快活，彷彿是說：你沒戲唱啦。特納尾隨她走進走廊，瞥見科克那本巴哈馬的房地產指南，心想：在布拉德菲爾結束之後，這本子我會用得著。

「我和拉姆利談過了。你今晚就回國。旅遊科會幫你把票訂好。」布拉德菲爾桌上堆著高高一疊電報。「我也用你的名義向西布克龍道歉了。」

「道歉？」

布拉德菲爾把門閂帶上。「需要我把話說開嗎？你和黑廷一樣是政治低能兒。你現在是以臨時外交人員的身分在這裡行動，要不是這樣，你早就在牢裡蹲了。」布拉德菲爾的臉色因憤怒而蒼白。「天曉得萊爾吃錯什麼藥。我會單獨和他談談。你蓄意違背我的指示，哼，你們這類人都我行我素。而且我猜，你對我也一樣抱持懷疑。」

「你太抬舉自己了。」

「然而，在這個案子裡，根據拉姆利、大使和這裡情勢的要求，你歸我管，而我特別命令過你，別做任何會引起外界反彈的事。你不但沒有對我的要求表示最起碼的尊重，反而在凌晨五點跑到黑廷家裡，把他的傭人嚇出魂、驚醒他的鄰居、大聲呼喊萊爾，最後又引來大規模的警察突擊行動。不出幾個鐘頭，這件事一定會成為圈子裡的話題。這樣你還不滿意，居然笨到向警察撒謊，說你是在清點大使館的財物。我猜，西布克龍聽了你的藉口八成會微笑。」

12「李奧就在二等座。」

「還有嗎？」

「還有很多，謝謝。不管西布克龍原先懷疑黑廷做了些什麼，你現在都證實了他的懷疑。你親眼看過他的態度。天知道現在他們怎樣推想我們的下一步行動。」

「那就告訴他啊，」特納說，「有何不可？讓他安心。老天，他知道的比我們多呢。何必把他們全知道的事情弄得神祕兮兮？他們現在全面防備，所以我們最不該做的就是刺激他們動手。」

「我絕不會把事情說出來！做什麼都好就不能說出來。他們怎麼懷疑是他們的事。我絕不會在這個節骨眼承認我們大使館過去二十年來一直有蘇聯來的臥底。你到底懂不懂一點點情況啊？我絕不會告訴他們！他們愛怎樣想就怎樣想，沒有我們的配合，他們只能瞎猜。」

這是一番個人信仰宣言。他的坐姿直挺，像個守護國家聖堂的哨兵。

「你說完了嗎？」

「你們這類人不是應該祕密行動、有一定標準的謹慎嗎？我跟你說過一點點這裡該有的行為舉止，你卻完全不當一回事。你在大使館裡留下的爛攤子，需要花很長時間收拾。你以為我什麼都聽不到？我已經避掉岡特和梅多斯的詢問了。一定還有其他人是我要去安撫的。」

「看來我最好今天下午就走。」特納說，眼睛盯著布拉德菲爾的臉。「我搞砸了，對不對？真遺憾。真遺憾我的服務沒有讓你滿意。我會寫一封道歉信，拉姆利會喜歡我這麼做。一封文情並茂的信。我會寫的。」他嘆了口氣。「我看來有點像約拿[66]。把我踢走真的是最佳做法了。不過，這會讓你有一點難過，你不喜歡叫人走路的，對不對？你寧可給他們一份合約。」

「你想要說什麼？」

「你太有理由堅持要謹慎行事了。我曾經開玩笑問過拉姆利，他想要檔案呢，還是想要人？你呢，你想要哪樣？你前一分鐘給了他工作，下一分鐘又裝作不認識他。要是說他的屍體現在被人抬進來，我猜你根本不管他死活，只會往他口袋搜索文件和祝他好運！」

他注意到布拉德菲爾的鞋子。是手工製的。

「你到底在說什麼鬼？」

「我不知道是誰把手指頂著你腦袋，給你壓力：對我沒差。但大概是西布克龍吧，從你巴結他的樣子就看得出來。如果你那麼害怕得罪他，為什麼要安排那天晚上讓我和他碰面？還是說他命令你如此安排？你先別回答，現在是我的發言時間。你是黑廷的守護天使，難道你自己不知道？我站在一里之外都聞得出來。回倫敦之後，這件事夠我寫一份厚度有一個人那麼高的報告。不是你讓他續約的嗎？你看不起他，卻給他工作。不只給一份，還製造給他。你明知外交部根本不在乎檔案銷毀計畫的進度，或者說根本不在乎《名人追蹤》有沒有編出來；你別告訴我，你這麼做是因為同情一個無所歸屬的人。」

「不管那些是什麼，現在都不重要了。」布拉德菲爾說，露出失望甚或是自我鄙夷的神色，特納注意到他偶爾會出現這種神情。

「那星期四的會議又是怎麼回事？」

明顯的痛苦神色掠過布拉德菲爾的臉。

「你真是讓人受不了！」布拉德菲爾這樣說，不盡然是要侮辱特納，而更像是吐露心聲，是他內心對特納此人的評價。

「根本沒有什麼星期四會議！是你把黑廷這工作拿掉，交給了萊爾。但黑廷仍然每星期四下午外出。你曾阻止他嗎？我看你根本就知道他要去哪裡吧。」他舉起從黑廷西裝口袋找到的那把銅錫合金鑰匙。「他有一個特別的藏身之處。也許你早就知道這個。他在那裡跟誰碰面，你也知道嗎？我一直以為那對象是普蘭施科，後來才想到，是你把這想法餵給我的。所以我開始對此謹慎起來。」

特納向辦公桌探身，對著布拉德菲爾低垂的頭咆哮。「至於西布克龍，他有一整個情報網絡，有幾十個情報員為他工作。你無法控制西布克龍可以知道什麼、不可以知道什麼。我們要面對的是現實，不是外交。」他指著萊茵河對岸霧茫茫的山丘。「他們在那邊販賣馬匹！他們到處晃，與朋友聊天，出外旅行。他們到過森林的邊緣之外，知道世界是什麼樣子！」

「聰明人不用費多大勁兒就可以知道那些。」布拉德菲爾說。

「這是我回倫敦後要告訴拉姆利的。黑廷不是單獨行動！他有一個保護者和一個控制者，依我猜，兩者是同一個人！李奧．黑廷是勞利．布拉德菲爾的男友；兩個人都有一點點公校惡德[67]。」

布拉德菲爾站起來，由於憤怒而繃緊了臉。「你愛告訴拉姆利什麼隨便你，」他低聲說，「但你

---

[66]《舊約聖經》裡的先知。

[67] 指兩人有同性戀傾向。英國公校常傳出男同性戀醜聞，故云。

現在就走，永遠不要回來。」這個時候，克拉布那張漲大的紅臉從皮特小姐房間的連接門探了進來。

他神情困惑，帶有一點憤慨，薑黃色的八字鬍跟著嘴唇開闔而蠕動。「勞利，咳，」他像發了一個錯誤的八度音那樣自我修正，「抱歉我擅自闖進來，勞利。我試過走廊的門，但門閂是帶上的。抱歉，勞利。我是想告訴你有關李奧的事。」他接下來的話倒是說得乾淨俐落。「我剛才在火車站看到他。悠哉悠哉在喝啤酒。」

「說快一點。」布拉德菲爾說。

「我是要幫萊爾的忙才去那兒，不為別的。」克拉布辯解。特納聞到他的呼吸有酒味，混雜著胡椒薄荷的味道。

「萊爾去了德國國會。那裡正在辯論戒嚴法，顯然是大事，已經進入第二天。所以他請我代他去火車站瞧瞧熱鬧。『再造運動』幾個領袖要從漢諾威來波昂。他叫我去看看；你知道，我常常幫萊爾幹些雜事。」他像道歉似的補充說，「結果，像是一場倫敦市長就職的花車遊行。報社、電視台的人都來了，馬路上車擠車，連計程車停車格也被占用。計程車停車的地方，勞利，你知道的。」他緊張地瞥了布拉德菲爾一眼，「到處是人，嗶啦啦唱著歌，揮舞黑色的旗子。音樂好大聲。廣場上貼滿海報。」他像是感到不可思議般的搖頭。

「你說看到李奧，」特納催他說，「在人群裡嗎？」

「差不多。」

「什麼意思?」

「唔,我只看到他的後腦勺。頭與肩。只是一瞥。來不及抓住他:一眨眼就不見了。」

特納一雙大手揪住了克拉布。「你說你看到他喝啤酒!」

「放開他。」布拉德菲爾說。

「嗳,冷靜!」有一瞬間克拉布可說是目露凶光。「嗯,我後來又看到他一次。在人群散去之後。這一次差不多是面對面。」

特納放開他。

「火車開進站的時候,眾人大聲歡呼,震耳欲聾。大家推來擠去,想看一眼卡爾費爾德。角落裡甚至有人打起來,但主要是記者吧。都是些爛人。」他深惡痛絕地說,「阿勒頓也在裡頭。我敢說就是他挑起的。」

「老天,拜託你!」特納喊道,克拉布直視他,表情相當感冒。

「最先出現的是洛特林根,然後是蒂爾希特。警察用圍欄圍起一條通道給他們走。再來是哈爾巴哈。人群鬼吼鬼叫的,彷彿是披頭四來了。」他一臉不解的樣子,「主要都是些小伙子,留長頭髮,死命從圍欄伸出手,想要摸一摸偶像的肩膀。卡爾費爾德沒有出現。我旁邊有個傢伙說卡爾費爾德一定是從另一頭下車了。他不喜歡人群靠太近,這是為什麼他去哪裡演講都要搭個高臺。人群有一半散到別處找他,其餘的留在原地,以免他真的出現了。然後從擴音器傳來廣播:大家可以回去了,因為卡爾費爾德仍然在漢諾威。當時我心想,波昂今天真是走運。」克拉布咧嘴而笑。「你們怎麼看?」

沒有人說話。

「那些記者很火大，覺得被擺了一道。我想到應該打個電話給勞利，讓他知道卡爾費爾德沒有現身。你曉得，倫敦方面喜歡隨時知道他的行蹤；我是說卡爾費爾德的行蹤。」他這話是對特納說的。「他們喜歡盯緊他，不讓他和陌生人說話。大堂旁邊有一間不打烊的郵局，我打完電話出來，突然想到乾脆去喝杯咖啡、整理一下思緒。餐廳就在郵局旁邊，有桌子讓人坐。我是說讓人坐，不是說讓人喝酒。」他解釋，彷彿那是他偶爾會碰到的怪人怪事，「餐廳分成兩邊，頭等座在一邊，二等座在另一邊，各有各的玻璃門。」

「拜託你長話短說行不行！」特納嘆口氣。

「李奧就在那裡。在二等座，坐桌邊。身上穿風衣，看來是軍用風衣。他氣色看來很不好。」

「他喝醉了嗎？」

「我不知道。早上八點鐘喝醉未免太誇張了吧？」他看來一臉無辜樣，「但他看上去很疲倦，一點都不端正，完全不像他平常的樣子：光鮮、有活力。不過，」他愚蠢地補充說，「我猜我們全都懷念他從前的樣子。」

「你沒跟他說話？」

「沒有，敬謝不敏。我知道他在那種情緒下是什麼樣子。我趕緊離開，回來告訴勞利這件事。」

「他有帶什麼東西嗎？」布拉德菲爾迅速問起，「公事包？任何可以裝文件的東西？」

「沒有，勞利老哥，」克拉布喃喃說，「沒有，抱歉。」

三個人靜靜站著。克拉布瞄一眼布拉德菲爾，又看一眼特納。

「做得好，克拉布。」布拉德菲爾終於說。

「做得好？」特納大喊，「糟透了！他為什麼不上前跟他說話，不勾著他脖子把他拖來這裡？做得好？他可能會去任何地方。那是我們最後一個機會！他身邊有其他人嗎？」特納打開門，「我問你，他身邊有沒有人？快說！」

「一個小孩，」克拉布說，「小女孩。」

「一個什麼？」

「六、七歲左右。某人的小孩。他跟她在說話。」

「他有沒有認出你？」

「應該沒有。」

特納一把抓起掛在衣帽架上的防雨外衣。

「我寧可留在這裡，」克拉布看出特納的打算，便說，「抱歉。」

「那你呢！你還站著幹麼？走吧！」

布拉德菲爾沒有動。

「拜託！」

「我要留在這裡。克拉布有車，讓他帶你去。他說不定認錯人了。就算沒認錯，他看到李奧也至少是一小時前的事，他一定已經走了。我不想浪費時間。」他沒理會特納的驚愕瞪視，繼續說：「大

使交代過我不可離開大使館。隨時會有布魯塞爾發來的消息。他很可能會需要我陪他去拜會總理。」

「你這樣以為？一個三方會議？他手上可能帶著一大把機密的。你到底怎麼搞的！難道你希望西布克龍先我們一步找到他？你希望他被人贓俱獲？」

「我剛才說過：祕密不是最最重要的。能夠保住祕密當然最好，但是比起我們目前面對的事情……」

「可是，那些祕密檔案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啊。那個綠色檔案，不重要嗎？」

布拉德菲爾神情猶豫。

「工作上，我對他毫無權力，」特納喊道，「我甚至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我見到他的話該怎麼辦？告訴他你想找他談談？你不是他的老闆嗎？你希望西布克龍先找到他？」荒謬的是，特納竟然泛起眼淚，而他的聲音是在哀哀求告。「布拉德菲爾！」

「他只有一個人。」克拉布喃喃地說，沒有看布拉德菲爾。「他完完全全一個人，老哥。小女孩不算的話。我很肯定。」

布拉德菲爾看看克拉布，看看特納，臉上再一次籠罩著壓抑的私人痛苦。

「你說得對，」他終於說，口氣非常勉強，「我是他的上司。我有責任。我還是去一趟比較好。」他小心把門鎖上兩道鎖，又交代皮特小姐，他不在的時候由加韋斯頓代理他的工作，然後帶頭走下樓。

五個新滅火器剛從倫敦運到，沿著走廊牆壁一字排開，像一排紅色哨兵。在樓梯間，一批鋼床的

組件等著人去組裝。幾床灰色毯子堆在檔案手推車上面。大堂裡，兩個男的各站在一把梯子上，打算架設一道鋼屏。岡特一臉迷惘，看著他們一行三人——克拉布帶頭——快步穿過玻璃門，走向停車場。布拉德菲爾以極傲慢的方式開車，把特納嚇一跳。車子闖黃燈，一直占住左線道，以便轉入通往火車站的路。遇到檢查崗哨，布拉德菲爾幾乎不停下來——他和克拉布把紅色證件舉到窗邊就疾馳而過。車子行駛在溼漉漉的圓石路面上，時而在電車軌道上打滑。布拉德菲爾靜靜握著方向盤，耐心等待車子進入最佳狀態。來到一個十字路口，號誌燈要求他們停下，但他們沒有，卻從一輛駛近的巴士前方一竄而過。接下來車子變少，路上擠滿了人。

有些人舉起橫幅，有些人身穿灰色雨衣、頭戴黑色洪堡帽，這是「再造運動」支持者的標準服裝。他們不情願地讓路，怒目回望車子的車牌和閃閃發亮的外國烤漆。布拉德菲爾沒有按喇叭也沒有換檔，只是把他們甩在後頭。有一次，他因為一個既不聾又沒喝醉的老人煞車，又有一次一個小伙子用手拍打車頂。火車站臺階上撒滿五彩紙屑，柱子上貼滿標語。有個計程車司機像挨了揍似的大叫。他們把車停在計程車停車格裡。

「左邊。」克拉布向跑在他前頭的特納喊道。一個高高的入口門廊把他們接往大堂。

「還是往左。」特納第二次聽到克拉布的喊聲。

有三道柵欄通往月臺，三個收票員坐在各自的玻璃籠子裡。以三種語言標示的告示，警告特納別想坐霸王車。一群神父竊竊私語，用不以為然的眼神看他，彷彿是說：匆忙不是基督徒的美德。一個揹帆布背包和抱滑雪靴的金髮女孩從特納身旁驚險地拐過，他看見她的套頭毛衣一顫。

「他先前就坐在那裡面。」克拉布低聲說，特納這時推開了門，走進餐廳，透過菸霧輪番打量每一張桌子。擴音器宣布往科隆的火車誤點的消息。「走了，」克拉布說，「那傢伙溜了。」

菸霧繚繞，凝聚在日光燈管四周，繾曲在幽暗角落。空氣中混雜著啤酒、醃肉和消毒水的味道。遠端的白瓷磚櫃檯閃閃發光，像是霧裡的一片冰牆。在一個褐色木頭的小隔間裡，坐著一戶就要搬家的窮人家庭：幾個女的都是老婦，穿黑衣，行李箱用繩子綁著，男人全在看希臘報紙。在另一張桌子，一個小女孩把啤酒杯墊滾向一杯飲料。那就是克拉布指著的桌子。

「就是那小孩在的那張桌子。李奧當時在喝一瓶皮爾森啤酒。」

特納沒管小女孩，逕自拿起幾個空酒杯，打量它們。三截雪茄菸蒂留在菸灰缸裡。有一截還微微悶燒。小女孩看著他彎腰搜查地板又兩手空空站起來，看著他走過一張張桌子，打量一張張臉、捉住一個肩膀、推開一份報紙、碰觸一隻手臂。

「是他嗎？」他高聲說。一名孤獨的神父正在角落讀報，在他旁邊的桌子，一個黑臉的吉普賽人在吃一袋烤栗子。

「不是。」

「這個呢？」

「抱歉，老哥，」克拉布顯得非常緊張，「運氣不好。我說過了，他走了。」

兩個坐在彩色玻璃窗旁邊的士兵正在下棋。一個蓄鬍的男人嘴在咀嚼，但他前面沒有食物。一列火車剛剛抵達月台，杯盤都微微震動。克拉布問了女侍什麼。他傾身向前，輕聲細語，一隻手抓著她

裸露的上臂。她搖頭。

「我再問問另一個。」克拉布對走近的特納說。他們走到餐廳另一頭，而這次對方的則點了點頭。她為自己的記憶力自豪，說了很長一番話，指了指那小孩，又反覆提到「小紳士」幾個字，但有時又會用「小個子」來代替，似乎「紳士」一詞是對來問話的人說的，而不是對黑廷的禮數。

「他幾分鐘前還在這裡，」克拉布帶點困惑地說，「但那只是她的說法。」

「他一個人離開嗎？」

「她沒看到。」

「她對他有印象嗎？」

「一點點。她不是細心的人，老哥。別指望她會記得太多。」

「他為什麼離開？是看到了誰嗎？有人從門外向他示意嗎？」

「你說到哪兒去了，老哥。她沒有看見他離開。她何必留意他，畢竟他點的每一樣東西都付過錢了。不過她說他一直是一副隨時要走的樣子。像是在等火車。那些傢伙坐火車抵達的時候，他出去看了一會兒熱鬧，然後又回來，抽另一根雪茄，喝另一瓶啤酒。」

「怎麼回事？為什麼你要露出這副表情？」

「真夠怪的。」克拉布喃喃說，莫名其妙地皺起眉頭。

「什麼地方怪？」

「他一整晚都在這裡。一個人。喝酒但沒醉。部分時間跟那個小孩玩。一個希臘小女孩。他最喜

歡小孩。」他給了女侍一個銅板，她千恩萬謝。

「幸好我們沒碰上他，」克拉布說，「這種時候，他都會狂性大發。他發起火來就會六親不認。」

「你怎麼知道？」

克拉布回憶往事，露出一臉苦相。「你沒看到他在科隆那晚的樣子。」他喃喃說著，眼睛仍然盯著女侍的背影。「恐怖。」

「他打架那次？當時你在場？」

「我告訴你，」克拉布說，「當那小子真的火大起來，你最好避開他。瞧瞧這個。」他伸出手。他手掌心裡放著一顆木頭鈕釦，就跟特納在山那邊的房子裡搜到的五顆一模一樣。「女侍在桌上撿到的。為了怕他回頭找，她把鈕釦留了下來。」

布拉德菲爾從門口慢慢走進來，臉色緊繃，但沒有表情。

「我猜他不在這裡了。」

沒有人說話。

「你仍然堅持你看到的是他？」

「錯不了，老哥。抱歉。」

「嗯，我想我們必須相信你。我建議我們現在就回大使館——」他瞧著特納，「除非你想留下來，或是你還有進一步的理論想要驗證。」他環顧餐廳。每一張臉此時都轉向他們。在吧檯處，一部機器乏人照顧，冒著水蒸汽。沒有一隻手在動。「看來你們在這裡已經留下了烙印。」他們慢慢走

向車子，布拉德菲爾說：「你可以回大使館收拾東西，但午餐時間一到就得走。如果你要帶走任何文件，把它們交給科克，我們會用郵包寄給你。晚上七點有一班飛機。你就搭它。如果訂不到機位就坐火車。總之就是給我走。」

布拉德菲爾向警察出示他的紅色外交官證件，其他兩人在一旁等著。他的德語有很重的英國腔，但文法無懈可擊。警察點了頭，敬個禮。車子緩緩往回開，穿過一群漫無目的群眾一張張陰沉的臉。

「李奧會在那種地方待一個晚上，真是太奇怪了。」克拉布喃喃自語。特納伸手去觸摸放在信封裡的那把合金鑰匙，雖然覺得一事無成，還是想知道這把鑰匙可以打開哪一扇門。

13 巴不得被當豬

他坐在密碼室的書桌前，身上仍舊穿著雨衣，正在打包他在這段調查過程中找到的無用戰利品：軍用槍套、折起的照片、雕花裁信刀、只提供給領事以上層級使用的藍皮日記本、裝著五顆木頭鈕釦的錫盒，最後則是第六顆鈕釦和三截雪茄菸蒂。

「別放在心上，」科克親切地說，「他總會現身的。」

「當然囉，就像你的股票和加勒比海美夢一樣，總會實現的。李奧是每一個人的摯愛，是離家出走的兒子。哪怕他割斷我們的喉嚨，我們依然愛他。」

「他這人說話沒有半句認真。」科克坐在活動矮床上，正把運動鞋穿上。他的襯衫袖子捲起，手肘以上戴著金屬袖環，而他的襯衫看來像是地鐵站廣告上的款式。走廊外鴉雀無聲，「就是這樣說沒錯。他很安靜，卻是個鳥人。」

密碼機格格作響，科克皺起眉頭看它。

「滿嘴花言巧語，」他繼續說，「這就是他的德性。他像是會施魔法，說什麼鬼話都可以讓人相信。」

科克把傳進來的電報放進紙簍裡。紙簍上的標籤寫著「機密」，必須有兩個獲授權的見證人在場

才可以處理。

「我想請你把這包東西寄給拉姆利。」特納說。科克簽了張收據。

「我忘不了第一次見到他的情形，」科克的聲音歡快，「當時我好嫩，真的好嫩。結婚才六個月。要不是因為早早就識破了他，我一定會……」

「一定會照他報的明牌買股票。一定會把解碼手冊借他在床上讀。」

「不是讀解碼手冊，他在床上讀的會是珍妮特。」

特納最後一次把釘書機狠狠往下壓。「萊爾在大使館裡嗎？」

「我猜不在。倫敦傳來一份有你手臂粗的指令。所有外交人員都出動了。」他笑著說，「去遊說議員。賣力對各層級下工夫，不讓任何一枚可用的棋子閒著。而且也去爭取另一筆貸款。我有時真不知道德國佬哪來那麼多錢。你知道李奧有一次對我說什麼嗎？『跟你說，比爾，我有辦法取得一項重大外交勝利。我們——就你和我——跑去德國國會，說要借給他們一百萬英鎊。我猜他們一定會馬上昏厥。』他說得沒錯。」

特納撥打了萊爾的號碼，但沒有人接聽。

「告訴他我打過電話向他道別，」他才對科克說完這句，立刻又改變主意，「算了，別費事。」接著他打電話給旅遊科，問機票的事。對方回答一切都安排妥當：布拉德菲爾先生親自交代過，機票現在就放在值班櫃檯。旅遊科的人看來對這件事印象深刻。科克拿起自己的外套。

「你最好幫我打個電報給拉姆利，告訴他我幾點抵達。」

「恐怕已經有人辦好了。」科克說，臉幾乎就要紅起來。

「喔好的，謝謝。」特納站在門邊，回頭打量密碼室，像是此生不會再看到這地方。「祝小寶寶順利誕生，祝你夢想成真。祝所有人夢想成真，祝他們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看開點嘛，不妨換個方式看事情。」科克語帶同情，「有些事情你就是永遠放不下，對不對？」

「沒錯。」

「我的意思是，不是什麼事都能有完滿結局。人生不是這樣的。那種說法只能用來騙女孩子，只是言情小說裡的鬼話。在這方面你真像李奧：什麼事都放不下。你下午打算怎麼過？美國電影院有很棒的日間音樂會……算了，不適合你。那裡太多鬼叫的小孩了。」

「你說他什麼事都放不下？怎麼說？」

科克在密碼室裡東轉西轉，一下檢查密碼機，一下檢查書桌，又探一探裝機密文件的紙簍。

「有仇必報。他和弗雷德．安傑之間曾經有過節。弗雷德是行政組的主任。聽說這個仇維持了五年之久，直到弗雷德被調任。」

「原因是什麼？」

「小事，」科克撿起地上的一張紙片，開始讀。「雞毛蒜皮的小事。弗雷德砍了李奧花園裡的一棵菩提樹，說它會危及籬笆。弗雷德告訴我：『比爾，那樹不砍的話，到秋天鐵定會倒下來。』」

「李奧對土地有感情，」特納說，「他想擁有自己的土地。他不想生活在過渡狀態。」

「知道李奧怎樣報仇嗎？他用樹葉做了個花圈，帶進大使館、釘在弗雷德的辦公室門外。釘子足

足兩英寸長，夠用來把人釘上十字架了。大使館的德國雇員看到，還以為弗雷德死了。但李奧不是開玩笑，他是認真的。看到沒，他這人有暴力傾向。但那些外交官都看不出來，被他耍得團團轉，覺得他幫得上忙。我不是說李奧這人沒能力，只是說假如李奧生氣了，我可不希望是我惹到他。」

「他追過尊夫人？」

「我讓他死了心。」科克說，「這種事我看多了，見怪不怪。兩、三年前吧，他突然開始參加土風舞社，接近珍妮特，說要送她一支吹風機什麼的。我把他找出來說，『你吹乾自己的頭就好，她是我老婆。』但你不能怪他，對不對？聽過一句形容難民的話嗎？『他們除了腔調，失去了一切。』簡直說得太對了。李奧的問題在於他想把一切都要回來。我想這就是他為什麼會偷走一些文件，待價而沽。不過我猜他要回來的並不比我們欠他的多。」科克對自己的檢查工作感到滿意後，將小冊子疊好，走向門邊特納站著的地方。「你是北方人，對不對？」他問，「從你的口音就聽得出來。」

「你和他有多熟？」

「李奧嗎？就像與這裡的其他人一樣熟。我會跟他買這買那，偶爾給『荷蘭人』下張訂單。」

「『荷蘭人』？」

「一家進口公司。專從阿姆斯特丹進口各種物品。如果你不嫌麻煩，就可以得到比較便宜的價錢。任何東西都買得到：牛油、肉品、收音機、汽車。」

「包括吹風機？」

「任何東西。他們有個業務代表，每星期一都會打電話來。只要填好訂單、交給李奧，隔一星期

就會收到你訂的貨。我猜他一定從中得到好處。但你休想問出他得到什麼。哪怕你問得臉紅脖子粗，他也不會說。不過我猜就是那些臭雪茄吧。真的很臭。我不認為他真的喜歡抽它們。他抽雪茄只因為它們是免費的。也因為我們向他抱怨。」他笑了笑，「他對我們的心理很有研究。我想你也是。好了，我得去忙了。再見。」

「你剛才說，你忘不了第一次見到他的情形。」

「有嗎？啊，對。」他又笑了起來，「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信他的任何一句話。我來這裡的第一天，米基．克拉布帶著我到處打招呼，去過好些地方之後，他說：『走吧，去拜最後一個碼頭。』然後就帶我去一樓見李奧。『這位是科克，』他這樣介紹我，『剛加入我們，他在密碼室服務。』說完就先離開了。」科克在門邊的旋轉椅坐下，背向後靠，儼如一個他嚮往多年的有錢經理人。「『來杯雪莉酒吧。』李奧說。我們在這裡據說該滴酒不沾，但李奧不太管這規定，儘管這不表示他就很愛喝酒。『別客氣，有新同事加入當然要慶祝一下。』他說，『對了，科克，你不會那麼巧也愛唱歌的吧？』我說，『只會在洗澡時唱。』然後我們都笑了。他是在為詩班找人，而他這一招常常讓對方印象深刻。那時我想，黑廷先生真是個信仰虔誠的紳士。其實他虔誠個鬼。『抽雪茄嗎，科克？』不抽，謝謝。『來根香菸怎樣？』『那我就不客氣了，黑廷先生。』於是我們就像外交人員那樣，坐下喝雪莉酒聊天。我心想：『唔，你在這裡可真像個小國王吶。』家具、地圖、地毯……各式各樣的小擺設。順道一提，弗雷德在調走之前找遍理由想要清掉李奧房間一半的東西。『倫敦那邊情形怎樣？』李奧問我，『還是和從前一樣吧？』這個無恥的鳥人是想鬆動我的心防。『那個大門的老門衛還是對

那些無任所大使無禮嗎，科克？』給他說對了。『還有那些壁爐，每天早上還是照樣生起火、弄得烏煙瘴氣嗎？』我回答說：『沒錯。但也沒有太烏煙瘴氣啦。就像其他事情一樣，改進是需要時間的。』『這可讓你說對了，』他說，『我幾個月前才收到尤安．瓦爾特的信，說他們準備要安裝中央暖氣系統。那老頭子以前都會在樓梯間禱告，日禱告夜禱告，他現在還這樣嗎，科克？但看來他的禱告對我們沒用，你說是不是？』他一點也沒說錯。尤安．瓦爾特當時掌管西方司，我們都喊他長官。他是個凡事都交託給上帝的人。然後李奧再次談到詩歌班，談到『丹麥人』和兩、三件別的事，並說不管我有什麼事他都願意幫忙。出來之後，我去找米基．克拉布，把李奧說過的話轉述給他；你知道他什麼反應嗎？他笑彎了腰。『李奧？』他說，『李奧這麼說？他這輩子從沒走進過外交部。他甚至從一九四五年起就沒有回過英國。』」科克搖了搖頭，「但就像我說的，你不能怪他，對不對？」他站起來，「我的意思是，我們全都看穿他，卻又全都上他的當。所以只能怪自己了，還能怪誰？亞瑟是這樣……大家都是這樣。就像我的夢中別墅，我明知它不會實現，但還是相信它。我的意思是，人非得有某些幻想，否則活不下去……至少在這個地方不能沒有。」

特納兩隻手從雨衣口袋裡抽出來，先瞧了科克一眼，再瞧著大手掌裡的銅錫合金鑰匙，看起來混亂、苦惱、猶豫不決。

「米基．克拉布的電話幾號？」

看著特納拿起話筒，科克一臉驚恐。

「他們並不預期你會去找他，」科克焦慮地說，「我真的這麼認為。」

「我不是要去找他。我是要約他吃午餐。我要坐晚班飛機，而世界上沒有任何鳥事可以叫我在這個夢幻盒子裡多待一小時。」他砰一聲掛上電話，大步走出房間。

萊爾的辦公室門大開，裡頭沒人，桌上留了張字條：「知道你打過電話來道別。再見了，亞倫・特納。」他抓著字條的手由於憤怒和羞辱而顫抖。在大堂裡，人們三三兩兩往外走，到室外去吃三明治，上食堂用餐。大使的勞斯萊斯禮車就停在大門外，前導的摩托車警察耐心等候著。值班櫃檯處，岡特在向梅多斯低語，看到特納走近就轉為沉默。

「拿去，」他把一個信封遞給特納，「裡面是你的機票。」表情彷彿是說：「回到你原屬的地方去吧。」

「我都準備好了，老哥，」克拉布從他慣常站立的陰影處說，「就等你。」

侍者都靜悄悄的，而且極端謹慎。克拉布點了蝸牛，說這家餐廳的蝸牛料理得非常好。桌旁的牆上掛著幅牧羊人與水仙共舞圖，只有些微的性暗示。

「科隆那天晚上，你和他在一起。他打架那晚。」

「那天很怪，」克拉布說，「不是普通的奇怪。你想加點水嗎？」他在兩個酒杯裡各加進一點點水，但只不過像一滴為求清醒而流下的淚。「我不知道他中了什麼邪。」

「你常和他一起出去玩？」

克拉布想裝出笑容，卻沒有成功。兩人舉杯喝了口酒。

「五年前的事了。那時瑪麗因為母親生病，三天兩頭往英國跑；我等於是個分居中的男人。」

「所以你偶爾會和李奧去找樂子：喝兩杯，把幾個辣妹。」

「多多少少。」

「在科隆？」

「慢慢來，老哥，」克拉布說，「你真像個討厭的律師。」他又喝了口酒，等酒精流到胃裡，他像個反應遲鈍的滑稽演員那樣抖了抖。「老天，那天真夠刺激的。」

「科隆的夜總會是最好的，對不對？」

「你不能在這裡搞，老哥，」他緊張兮兮地說，「除非你想搞掉半個政府。在波昂這裡你得千萬小心。」又重複一句「得千萬小心」，然後猛一扭頭，表示同意：「對，科隆是比較好的選擇。」

「妞兒比較好？」

「我不行，老了。我很久不來這套了。」

「但李奧會去追女人？」

「他喜歡女人。」克拉布說。

「所以說那天晚上你也去了科隆。你太太在英國，而你則和李奧去狂歡。」

「我們只是坐在同張桌子一起喝酒。」他調整姿勢來配合他說的話。「李奧談到軍隊裡的事，回

憶起陳年往事。他熱愛軍旅生活，真的很愛。他應該繼續待在部隊裡的，這是我的感覺。在我看來，他需要管束。我這樣說不是因為現在他們終於覺得他不是一般人。你可以說他就是個頑童，就像我。年輕時候是這樣沒關係，你也不會在意。但之後就不同了。在舍伯恩[68]的時候我常常挨揍。他們把我按在水龍頭下面，或是把我的臉按進洗臉盆裡，然後一票人輪流揍我。當時我不在意，以為人生就是這樣。」他一隻手搭上特納的手臂。「老哥，」他喃喃說，「但我現在恨死他們了。從前我不知道心裡面有恨意，但它們現在全浮上來了。我恨不得回到那裡，拿槍掃射那些爛人。我是說真的。」

「你是在部隊裡認識他的？」

「不是。」

「那你剛才說的是什麼人？」

「我最早是在德國公民索賠組與他有一點認識。在明興格拉德巴赫。第四組。」

「那時他已經在擔任索賠官了？」

克拉布一旦遇到騷擾，一貫的反應就是慌張膽怯。就像他名字的發音一樣，他會喀喇一聲把兩片蚌殼闔起來、躲進去，靜待危險過去。他把頭垂下，低到了酒杯上方，停住、聳肩，用一雙粉紅色的瞇瞇眼窺伺特納。

「你說你們一面喝酒一面聊天。」

「只是靜靜地喝酒聊天。等著看歌舞表演。我喜歡看精彩的歌舞表演。」接下來他把話題一轉，談到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他怎樣在上一次舉行於法蘭克福的自由民主黨大會上追到一個女孩。

「真是敗給她，」他自豪地說，「她像隻猴子一樣爬在我上面，我根本沒辦法反抗。」

「所以那場肢體衝突是發生在歌舞表演之後？」

「衝突之前，有一小群德國佬在吧檯唱歌喧鬧。李奧不高興，就瞪他們，一副七竅生煙的樣子。然後他突然喊結帳。*Zahlen!* 就像這樣子喊。好大聲。我說：『老兄，怎麼回事？』他沒理我。我又說，『我不想走，我想看豔舞。』侍者拿來帳單，李奧算了算，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顆鈕釦，放進收銀盤。」

「什麼樣的鈕釦？」

「就是鈕釦。和火車站餐廳女侍撿到的那顆一模一樣。木頭鈕釦，中央有孔。你不能用鈕釦來付帳，對吧？」克拉布說，語氣中猶有怒氣，「我以為他開玩笑，還笑了呢，問說：『那你拔掉她其餘的鈕釦嗎？』但他不是開玩笑。」

「繼續說。」

「他對侍者說：『拿去，不用找零。』然後站起來，跟我說，『走吧，米基，這地方好臭。』接著夜總會的人就撲向他了。老天，不可思議。我從不知道他這麼能打。三個人被他撂倒，一個逃了，然後有誰拿起玻璃瓶朝他一砸。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事。沒有人出來說話。下一件我知道的事就是我們跑到街上。李奧跪著，手撐地上，夜總會裡面的人走出來，又修理了他一頓。我則在一旁咳得都要把腸

---

⑱ Sherborne，英國地名。

子吐出來了。」

「你喝醉了?」

「我清醒得像法官,老哥。是因為我的胃挨了一腳,就這麼回事。」

「他們為什麼踢你?」

克拉布湊向酒杯。「因為我試圖把他拉開,試圖攔住其他人,讓他脫身。只可惜——」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我已不復當年勇。普蘭施科早就跑了。」他咯咯笑起來,「李奧才把鈕釦放到收銀盤上,他就跑到了門邊啦。看來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怪不得他。」

「那段日子,普蘭施科常常和你們一道玩?」特納的語氣像是提到一個老朋友。

「老兄,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也是最後一次。那件事之後我們沒再見過。不能怪他。他還得擔心憲兵和其他事情;對他的身分不利。」

「事情後來怎樣收場?」

「我猜是普蘭施科打了電話給西布克龍。警察把我們抬回大使館。警衛叫來計程車,送我們回我的住處,找來醫生。然後尤安.瓦爾特就來了,那時他是參贊。接著,西布克龍坐著他髒兮兮的賓士車出現。他在我的起居室裡盤問李奧,問了一堆。想想,外交人員大鬧夜總會又襲擊平民,這種事可是很嚴重的。有很多洞要補。」

侍者上菜,端來一盤以醋和酒烹調的腰子。

「老天,」克拉布說,「看看,美味啊,吃完蝸牛之後再來一客腰子。」

「李奧告訴了西布克龍什麼？」

「沒說。啥都沒說。你不曉得李奧這個人。口風緊還不足以形容他。不管是對瓦爾特、西布克龍，還是對我，他都沒有吐露半個字。瓦爾特對外宣稱李奧休假去了。他換了新的牙齒，縫了幾十針。天曉得他身上還有什麼零件換過。他告訴每個人他是在南斯拉夫游泳時受的傷，說他在一塊淺水區跳水，把臉撞傷了。」

「你認為李奧為什麼鬧出這種事？」

「我毫無頭緒，老哥。自此之後我就不敢和他出去了。不保險。」

「沒有看法嗎？」

「沒有，抱歉。」他臉色一沉，沉入他臉上毫無理路可循的皺紋裡。

「見過這把鑰匙嗎？」

「沒見過，」克拉布咧嘴笑，「李奧的嗎？以前他是跟哪個女的都睡。現在乖多了。」

「可以說幾個名字嗎？」

「譬如說，邁拉·梅多斯可能是其中之一。」

「怎麼說？」

「她自願奉陪。她生過一個小孩。在倫敦的時候。據說大使館有一半的司機每星期都會找她一次。」

「他曾經提過一個姓愛克曼的女人嗎？」

克拉布流露出苦苦追憶的表情。

「愛克曼？」他說，「有趣啦。那是陳年往事之一，柏林時代的事。他談過她。那時他們在幫俄國佬工作。愛克曼是其中一個中間人。先是在柏林，後來是在漢堡。那幾個破爛靠枕就是她幫他繡的，照顧過他一段時間。」

「他幫俄國人做什麼事？」特納稍事停頓，接著又問，「是什麼樣的工作？」

「四方機構㊾，或是兩方機構……這兩者其中一種。柏林自成一國，懂嗎？那是個不一樣的世界，特別是在那段日子。柏林是一座島。」

「愛克曼呢？」

「布蘭特小姐、埃特林小姐、愛克曼小姐。」

「這三個人是誰？」

「三位小美女，跟著李奧他們一塊兒從英國來的。美麗得像幅畫，沒看過那麼漂亮的女孩，李奧說的。她們是猶太移民，要回德國去參與占領工作。就像李奧一樣。他第一次看到這三人是在克羅伊頓機場。他坐在一個板條箱上等飛機，然後看到三個小美女穿著制服走過來，一臉笑吟吟。他們被調到同一個單位工作。自此以後李奧就不再往回看了。他、三個女孩，還有普蘭施科和另一個傢伙，這六個人在一九四五年從英國來。他們用三個女孩子的名字編了一首歌，那個晚上一路坐車一路唱，快樂得像沙灘男孩。」

他恨不得可以自己把它唱出來。

「愛克曼是李奧的女朋友，他的第一個女朋友。他說他忘不了她。『沒有哪個能比第一個好，其

餘的都是模仿。』他這樣說。你知道德國佬說話的調調，一副能往內心反省的樣子。」

「她後來怎麼了？」

「不知道，老哥。他們散了。人不都是那樣子嗎？人會變老、長皺紋。」一片腰子從他的叉子上掉下來，肉汁濺上他的領帶。

「他為什麼後來沒有娶她？」

「她選擇了另一條路，老哥。」

「哪一條路？」

「她不喜歡李奧去當英國人。她希望他面對事實，回復德國身分。那是個愛談大道理的女人。」

「說不定他這次就是去找她。」

「他常說，總有一天他會回去找她。『我喝過很多瓢弱水，米基，』他說，『但沒有一個比得上愛克曼，將來也不會有。』但我們不是都這麼說的嗎？」他一頭埋進酒裡，彷彿那是避難所。

「是嗎？」

「順口問你：你結婚了嗎，老哥？我說啊，能躲就躲。」他搖搖頭，「如果我擺得平我家的黃臉婆，那麼結婚就死不了人。但我就是擺不平。辦不到。」他吃吃笑，「我的忠告是五十五歲再結婚吧，挑個十六歲的妞兒，那麼她們就不會知道錯失了什麼。」

---

69 由四個占領國共同組成的機構。

「普蘭施科也在柏林嗎？像愛克曼一樣為俄國人工作？」

「他們是固定組合。」

「李奧還對你說過什麼關於普蘭施科的事？」

「說那段時期他是布爾什維克。沒說別的了。」

「愛克曼也是嗎？」

「有可能，老哥。但他沒提過。」

「黑廷是嗎？」

「他不是，老哥。說到政治，黑廷根本什麼也不懂。他喜歡獨善其身。」他喃喃說，「鱒魚，下一道菜我希望是鱒魚，我是說如果我可以一個人作主的話。腰子擺中間，恰恰好。」

剩下的時間裡，克拉布不時想到這個笑話而樂孜孜。他只有一次願意再回來談李奧，那是特納問到他近幾個月和李奧有多少接觸的時候。

「我怎麼敢。」克拉布喃喃地說。

「為什麼？」

「他心事重重，老哥。我敢說他又開始恨誰了。這好鬥的小野獸。」克拉布突然被酒精嗆到，露出牙齒苦笑，「他開始四處掏出那種鈕釦。」

四點鐘，回到了阿德勒飯店，特納已經頗有醉意。電梯遲遲不下來，於是他改走樓梯。到此為止

了，他想，好一個快樂結局。他可以整個下午喝酒，一直喝到下飛機為止。如果運氣好，等他見到了拉姆利的時候已經醉得不能說話。克拉布給的答案是：蝸牛、腰子、鱒魚和蘇格蘭威士忌，然後就把頭縮起來，等待風頭過去。特納走到了自己的樓層時，隱約注意到電梯門被一個手提箱卡住，心想大概是服務生正在為某個離開的客人搬行李。我們是最幸運的了，他想，都是要離開的人。他想打開房門，但門鎖動也不動；他用力扳動鑰匙，卻一點用都沒有。他聽見房裡有腳步聲，迅速往後退。為時已晚。門被人從裡面打開。露出一張蒼白的圓臉，頭髮整齊向後梳，眉頭深皺。當皮革手套以慢動作似的速度朝他丟過來，他看見手套上面的縫線，心想被它打中臉的感覺會不會就像頭皮上紮著縫線。他感受到結實的一擊，胃整個縮起來，接著是一根木棒打在他的膝窩。他聽到外科醫生從黑暗向他呼喚，而約克郡達勒市的草叢戳上了他兒時的臉[70]。他聽到湯尼．威洛比夫的奚落——天鵝絨一般軟柔、情人似的清晰脆亮，看到他的手指彈鋼琴似的撫觸過她白皙的臀部；他聽到李奧獻給上帝的風琴聲，卻是從他自己兒時待過的紅木禮拜堂傳出來。他聞到荷蘭雪茄的味道，再一次聽到湯尼．威洛比夫的聲音，這次是來推銷一支吹風機：我只是個臨時工，亞倫老哥，但你是朋友的家人，所以可以給你九折優待。他再次感到痛，感受到耳光在他臉上的反覆震擊。他看到伯恩茅斯那家孤兒院的黑色大理石，看到憲政山崗上的天文望遠鏡。「說到我最痛恨的東西，」拉姆利說，「就是看到一個憤世嫉俗的人跑去尋覓上帝。」有一個片刻他痛徹心扉，那是腹股溝被擊中，然後疼痛慢慢消退，他看到那

[70] 作者暗示，特納小時曾從樹上之類的高處墜下、昏迷（大概頭皮還縫了幾針）。

個離開他、留他一人在橫街裡徘徊的女孩。他聽到邁拉．梅多斯被他打倒在地，把她從波蘭情人身旁拉走、也把她的寶寶抱走時的尖聲哭叫。特納心想自己也可以大叫出來呀，這時他意識到嘴巴裡被塞進一團毛巾。他感到一件冷硬的鐵器猛擊他後腦勺，然後就像一塊冰那樣凝固了。他聽到砰地一聲門關上，知道房間裡只剩下他一個。他看見整整一長串被欺騙的人和漠不關心的人，聽到一個英國主教頌揚上帝與戰爭的愚蠢聲音。然後他睡著了。他夢見自己躺在棺材裡，一口光滑冰冷的棺材。棺材放在大理石停屍桌上，遠端的隧道入口閃爍著銘光。他聽見萊爾不疾不徐的親切招呼，而珍妮．帕吉特嚎啕大哭，像每一個被他拋棄過的女人。他又聽到梅多斯和閒雜人等喜洋洋的口哨聲。然後，梅多斯與帕吉特滑開了，只剩萊爾，也只有萊爾的聲音能提供一點慰藉。

「我親愛的夥伴，」萊爾說，好奇地往下瞧，「我是路過說再見的，但如果你打算洗澡，至少應該把髒得要命的襯衫先脫下來吧。」

「今天是星期四嗎？」

萊爾從橫杆上拿下一條毛巾，在水龍頭下面沖熱水。

「星期三，今天星期三。雞尾酒時間。」

他俯身輕拭特納臉上的血汙。

「足球場，你碰到他的那個足球場在哪裡；告訴我。他帶珍妮．帕吉特去過。告訴我怎麼去。」

「安靜。別說話。會吵到鄰居。」

他用極為輕柔的動作擦拭特納臉上的血塊。特納小心伸出右手，摸索外套口袋裡的鑰匙。還在。

「你看過這把鑰匙嗎？」

「沒有。這真像外交部的作風——」萊爾退後一步，審視自己的作品，「派一頭蠻牛去追一個鬥牛士。你不介意把晚宴服還我吧？」

「為什麼布拉德菲爾要邀請我？」

「邀請你去哪兒？」

「參加晚宴。去見西布克龍。為什麼星期二那天晚宴他要邀我？」

「出於同事情誼吧。否則會是什麼理由呢？」

「那個公文箱裡裝了什麼，布拉德菲爾那麼害怕？」

「毒蛇。」

「這鑰匙是打開公文箱的嗎？」

「不是。」

萊爾坐在浴缸邊緣。「你不應該幹這行的。」他說，「我知道你會怎樣回答：會把手弄髒的事總得有人去做。但別期望我會高興看到這個人是你。你不只是個人而已，這正是你的問題所在。把你的工作留給沒腦袋的人去做吧。」他灰色的溫柔眼眸裡充滿關懷。「你真是個怪胎，」他說，「別人巴不得被當成聖人，你卻巴不得被當成豬。」

「他為什麼不走？為什麼還在這裡耗著？」

「他們明天也會問你同樣的問題。」

特納在萊爾的長沙發上攤開手腳。他手上拿著一杯威士忌，臉上敷了從萊爾家大型藥箱裡取出的黃色殺菌藥膏。他的帆布袋擱在房間角落。萊爾坐在大鍵琴前面，但沒有彈琴，只是撫摸著鍵盤。那是十八世紀的東西，椴木材質，琴的頂部被熱帶的太陽照得褪色。

「你是不是派駐到哪兒都要帶著這東西？」

「我從前有一把小提琴。它在李奧波德維爾市⑪解體了，因為膠水融掉了。」他語氣平淡地說，「一旦膠水融掉，還想要繼續追求文化，就會很難很難。」

「如果李奧真的夠聰明，為什麼他不逃得遠遠的？」

「大概因為他喜歡這裡吧。」

「如果，他們真的夠聰明，為什麼不把他帶走？」

「大概是因為他們還不知道他脫隊了。」

「你在說什麼？」

「我是說，大概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已經逃跑了。沒錯，我不是間諜，但我是人，而且我了解李奧。他的個性極為倔強。我不能想像他會完全聽命於他們——如果有一個所謂的他們的話，但我很懷疑。他不是奴才性格。」

「我一直嘗試把他嵌進模子裡面，但怎樣就是嵌不進去。」

萊爾用一根手指彈了兩個音符。

「說說看，你希望他是個怎樣的人？好人，還是壞蛋？還是說你只希望你有偵查的自由？你總希望有一個什麼，對吧？因為有些什麼，好過什麼都沒有。你就像那些示威學生：受不了真空狀態。」

特納閉著眼，陷於沉思。

「我猜他死了。那就會死得很慘。」

「但他到今天早上都還沒死，不是嗎？」特納說。

「你不希望他處於不確定狀態。那讓你不舒服。你希望看到他起飛去哪裡，或者往哪裡降落。你容不得灰色地帶，對不對？我猜這就是追捕極端分子的樂趣：你想查出他們有什麼信念，是這樣嗎？」

「他還在逃，」特納說，「他在躲誰？是在躲我們還是他們？」

「也許他根本沒在躲誰。」

「帶著五十份檔案而沒在躲誰？真是高見。」

萊爾隔著大鍵琴的琴頂打量特納。

「你們兩個是互補的人。看著你，我就會想到李奧。你是薩克遜人，大手大腳，大心，卻理性。李奧是另一種路數，他是個表演者。他穿我們的衣服、說我們的語言，但只馴化了一半。我猜你和我站在同一邊：我們都只是音樂會上的聽眾。」他蓋上大鍵琴。「我們瞥見了什麼、伸出了手，然後又

---

71 Leopoldville，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夏沙一九六六年以前的舊稱。

往後退。我們身上都有一個李奧，但我們的這個李奧在我們二十多歲時就死了。」

「你二十多歲時是什麼樣？」

「我？真不巧，我是指揮家。」萊爾站起來，用一把黃銅鑰匙把琴蓋小心鎖好。「我根本不會彈這琴。」他用優雅的手指輕拍了褪色的琴蓋。「我告訴自己，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學會，去上課或找本書來自學。但現在我不在乎了。我已經學會了將就。和大部分人一樣。」

「明天是星期四，」特納說，「如果他們還不知道他已經叛逃，就會到碰頭地點去等他，對不對？」

「大概吧，」萊爾打了個呵欠，「問題是他們知道碰頭地點，而你不知道。」

「未必。」

「怎麼說？」

「我們知道你在哪裡碰過他，就是某星期四下午、他本來該去部會的那一次。他帶珍妮·帕吉特去的那地方。看來那地方對他來說是個理想的狩獵場。」

萊爾一動也不動地站著，手裡還拿著鑰匙鍊。

「勸你別去的話，我猜，也是白勸了？」

「對。」

「如果我求你呢？你去了的話，就違背了布拉德菲爾的指示。」

「求我也沒用。」

「你身上還有傷。算了吧！去尋找你尚未被馴化的另一半吧。要是你真的找到那份檔案，我們希望你不要打開，原封不動歸還。」

這話來得突然，但它是命令。

14 星期四之子

這片臺地上的天氣是從其他季節和其他地方偷來的。風是三月的海風，呼嘯過鐵絲網籬笆，把一簇簇的草吹得彎折，再直直衝擊他身後的樹林。要是曾有哪個瘋婆子曾經在多沙的土上種下幾棵智利南美杉，特納這時就可以循著小徑一路滑下山，趕上開往伯恩茅斯廣場的電車。霜是十一月的霜，結成了冰柱，裹住歐洲蕨的莖幹；在這個風吹不到的位置，霜像北冰洋海水一般揪住他的腳踝。牛津太陽的最後餘暉，低垂在空蕩蕩的足球場上，而天空則是約克郡秋天的黃昏，暗黑翻騰，邊緣綴滿汙點。樹從童年起就佝僂著，被狂風吹得折腰，一如年輕時曾在水龍頭下面折腰的米基．克拉布——即便風已經停了，他們仍然躬著腰，等待下一波攻擊。

特納臉上的傷口像火燒般灼熱，一夜無眠的淡色眼睛卻因為疼痛而炯炯發亮。他等著，注視山路的下方。他右下方遠處流淌著萊茵河，河水一度被風吹得瘖啞，駁船徒勞地呼號。一輛汽車朝他的方向緩慢爬行：是一輛黑色賓士，科隆註冊的車牌，駕駛是個女人。在鐵絲網籬笆的另一頭，一間新蓋的小屋在風中搖晃，百葉窗板全關上，門上掛了鎖。一隻白嘴鴉棲踞在屋頂，風使勁拉扯牠的羽毛。接著來了一輛雷諾，是法國外交人員的車牌，女性駕駛，旁邊坐了個男人。特納把車牌號碼記在他黑皮的筆記本裡。他的筆跡僵硬稚拙，一個個字母不自然地成形。他想必也還手揮拳了：他右手有兩個

指關節受傷，就像他曾經一拳打向某個張開的嘴巴，指關節被那傢伙的門牙所齗傷。黑廷的字跡整齊，筆畫拐彎的地方顯得圓潤，但特納的字跡則大而往下傾斜，一副就要垮掉的樣子。

「你們兩個都是移動的人，你和李奧。」萊爾昨晚這樣說過，當時他們各坐在一張扶手椅裡，「波昂是固定不動的，但你們是移動的人……你們彼此爭鬥，而你們又都對抗我們……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你們必須學會向冷漠妥協。」

「拜託你。」特納抱怨道。

萊爾為他打開車門時又說：「你就在這裡下車。要是明天早上沒看到你回來，我就會通知海岸防衛隊。」

他在巴特戈德斯堡買了一把扳手，頭重尾輕，現在這把扳手像鉛塊一樣抵著他的臀部。一輛深灰色的巴士此時停在那間供更衣用的小屋前方。接著是一陣突然迸發的嘩叫聲，像是有一群鳥正在跟風賽跑，交雜著笑聲與抱怨。有人吹響一個哨子。太陽把他們的影子拉長，像手電筒照過一條走廊形成的柱影。小屋將他們的身影完全掩住。「我沒見過有人這樣，把自己的弱處拿來大做文章的。」萊爾曾這麼說。

特納快速躲到樹後面。一輛「歐寶．紀錄」開了上來，車裡兩個男人，車牌的註冊地點是波昂。兩個男人都戴帽子、穿大衣，專業性地面無表情。車窗是茶色玻璃。車子繼續前進，但慢得像人在走。他看到他們木然的臉望向他這邊，是兩張金髮的月亮臉[72]。你的牙齒呢？特納好奇。你的牙齒是被我打斷的嗎？你們都一個樣子，真分不出誰是誰。歐寶連上坡的車速都不到時速十英里。接著一輛

廂形車開過，後面跟著兩輛卡車。從某處傳來一陣鐘響。是學校鈴聲嗎？還是晚禱鐘聲？又或是碼頭渡輪的鈴響？他不會再有機會聽到這些聲音了，但正如克雷爾先生說過的，沒有真理是無法證明的。白嘴鴉飛離了屋頂，太陽也離開了。一輛雪鐵龍慢慢晃入他的眼簾。是一輛兩匹馬力的小汽車，髒得像老鼠，擋泥板搖搖晃晃，車牌號碼模糊得無法辨讀。駕駛隱藏在陰影裡，車頭燈閃爍了幾次，汽車喇叭也響了幾聲。歐寶消失。月亮臉，快點回來吧，否則你們就會錯失他的大駕光臨。雪鐵龍轉上了他旁邊的林間小徑，四個輪子歪斜得像離開了軀幹的肢體，車身在結霜的泥濘車轍上顛簸，車尾不斷在車軸上碰撞。隨著車門打開，他聽到震耳的舞蹈音樂。吞服的藥物讓他的嘴乾乾的，他臉上的傷口像小樹枝交錯的紋路。他發熱的心思在說著：有朝一日，當世界得到自由，雲和雲會相撞引起爆炸，上帝的天使們就會因目眩而掉落，讓全世界都看見。他靜靜把扳手放回口袋裡。

她站在不到十碼外，背對著他，無視於風或是那群在足球場裡又跑又叫的孩子。

她凝望山坡下方。引擎開著，車子像承受什麼痛苦似的顫抖。雨刷徒勞地在骯髒的擋風玻璃上來回擺動。整整一小時她都沒有動靜。

整整一小時，她像個入定老僧，心無旁騖，等待著某個不會出現的人。她像一尊雕像，隨著陽光的退去而愈長愈高。

風拉扯她的外套。她一度舉起手梳理被吹亂的頭髮，一度走到林間小徑的盡頭，俯視國王之冬山那個方向的河谷。然後她慢慢往回走，沉湎在思緒中。特納跪在樹叢後面，只希望陰影可以掩飾他的

存在。

最後她的耐性用盡，回到車裡，大動作地點燃一根菸，又拿手掌拍打汽車喇叭。那群孩子忘了他們的遊戲，咧嘴望著電池即將用罄而氣喘吁吁的車子。恢復安靜。

雨刷不再動，但引擎仍開著。她加快引擎的轉速，好讓暖氣強一些。車窗都起了一層霧氣。她打開手提包，取出鏡子和口紅。

她挨著椅背，閉上眼聽音樂，一隻手在方向盤上輕輕打拍子。她似乎聽到了車聲，便打開車門，懶懶地向外張望。只是先前那輛黑色的歐寶開下山來。不過這次兩張月亮臉卻盯著她看。她對他們的注視滿不在乎。

足球場現在空無一人。更衣小屋的百葉窗板已經關上。她打開車頂的小燈，看了看錶。這個時候，河谷裡的第一批燈火已經亮起，萊茵河則掩映在薄暮低霧中。特納大步走上小徑，拉開前面乘客座的車門。

「在等人嗎？」他問，坐到她旁邊，迅速關上門，好讓車內小燈熄滅。他也關掉了收音機。

「我以為你走了，」她憤怒地說，「我以為我丈夫把你掃地出門了。」恐懼、憤怒、恥辱一舉把她攫住。「你一直在監視我！一直躲在樹叢後面扮演偵探！你好大的膽子！你這個下流不要臉的小

---

(72) 指兩張臉像月亮一樣圓而蒼白。

人。」她把伸出去的拳頭抽回來，或許是因為看見了特納臉上的凌亂傷痕；但她收回拳頭也沒用，因為就在這時間點上，特納已經一拳狠狠打在她的側臉，她的頭撞上車窗。接著特納下車，繞過車頭，把她從車裡拉出來，又甩了她一記耳光。

「我們來散步，」他說，「來談談妳那個下流不要臉的情人。」

他走在前面，沿著林間小徑走到山頭。她跟著，頭低垂，兩手摀著頭，靜靜哭泣。

他們俯視萊茵河。風停了。第一批星星已經出現，像些閃爍在蕩漾海洋裡的磷光。燈火沿著河邊陸續亮起，剛出現時閃閃爍爍，繼而神奇地茁壯為小火堆，由著黑色晚風輕輕吹拂。只有河水的聲音能往上傳到他們這兒：駁船的軋軋聲響被水聲淹沒。他們聞到河水的腐朽氣息，感覺到寒氣爬上他們的手臂和臉頰。

「這件事一開始是種挑戰，看你敢不敢做。」

她站在離他一段距離外，凝望河谷，雙手環抱身體，猶如裹緊一條大浴巾。

「他不會再來了。我早就知道。」

「為什麼？」

「李奧從不透露任何事情。」她點了根菸。「守口如瓶，像個清教徒。因為他從不停止追尋，這就是為什麼。」

「追尋什麼？」

「我們其他人都在追尋什麼呢？父母，子女，女人。」她轉臉看著他。「來吧，」她語帶桀傲地說，「繼續問問題啊。」

特納等著。

「我們的親密關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你想知道，對嗎？我們聊開來的那個晚上，只要他開口，我就會跟他上床，但他連暗示都沒有，因為我是勞利的太太，而他知道世上好男人很稀少。我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必須努力求生；你看不出來嗎，他是個獻媚者。他必須千方百計討好別人才能生存下去。」她稍事暫停，再說：「我真蠢，竟然跟你說這麼多。」

「妳不告訴我的話，就更蠢了。妳惹上大麻煩了——」特納說，「提醒妳這一點，怕妳忘記。」

「我不記得我什麼時候不是身處在麻煩裡。我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對抗體制嗎？我們只是兩個小角色，而我們墜入了愛河。」

她坐在長凳上，玩弄著自己的手套。「一場餐會。一場波昂式的糟糕自助餐會，裝模作樣的人和可怕的德國人。可能是為了幫誰接風，但也可能為了歡送誰。總之，應該是為了某個美國人而辦的餐會。某某先生太太。但整場氣氛好老土。」她有一種獨特的聲音，短促而故作自信狀，但不管她多努力隱藏，特納還是聽得出來，她聲音裡有一種全世界英國外交官夫人都具備的特質：為了打破安靜而說話、掩飾尷尬、淡化所受到的冒犯。「那時我們從亞丁[73]派來波昂正好滿一年。再之前我們駐在北京。我們是十月底到達這裡：就是卡爾費爾德得勢的那個十月。情勢剛開始棘手起來。我們在亞丁的

時候遇到轟炸，在北京碰到暴民，如今要被燒死在市集廣場上；可憐的勞利，他似乎總會招惹羞辱上身。你曉得，他曾是戰犯。應該給他取個外號的：被羞辱的一代。」

「李奧愛妳就是為了羞辱他。」特納說。

「不為這個他也一樣愛我。」她稍微暫停一下，「可笑的是，那之前我完全沒有注意過他。我以為他只不過是另一個無趣的……臨時雇員，一個在禮拜堂彈風琴、在雞尾酒會裡抽廉價雪茄的拘謹小個子……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但那個晚上，看到他出現在門口的時候，我卻感覺到他是挑上了我。『小心。空襲警報。』我對自己說。他逕自向我走來，說：『嗨，海柔。』他以前從未喊過我海柔。我心裡想：『無恥傢伙，你會為此付出代價。』」

「很高興妳接受了挑戰。」特納說。

「他開始說話。我不知道他在談什麼。我很少注意聽他說了什麼，一如他自己也沒有注意聽我說了什麼。但他說的大概是有關卡爾費爾德和暴動的事。可是我注意到了他這個人。第一次注意到。」她陷入沉默，「而我心想：『噫，你以前在哪裡啊？我怎麼從來沒注意過你？』那感覺就像是翻開一本老存摺，意外發現你沒有透支、還有餘額。他是活的，」她笑著說，「跟你完全不同。你是我見過最死的死人。」要不是她的挖苦讓他覺得非常耳熟，他說不定會再揍她一次。

「你首先會注意到他的緊繃。他一直會巡視自己：他的談吐，他的風度……全都是假貨。他會像聆聽別人說話的節奏一樣聆聽自己的，把抑揚頓挫調整得恰到好處，把形容詞副詞小心放在正確位置上。我想過該把他放在哪個位置：如果我不認識你，我會猜你是什麼樣的人呢？南美洲的德國

人？……阿根廷的貿易代表？其中之一吧。」她又一次停下，陷入回憶。「他也有德國人的說話本領，每個句子都很漂亮。我把話題引向他本人，問他住哪裡，誰為他做飯，怎樣度週末。然後我只記得他開始提供我各種購物建議：什麼地方買什麼東西最便宜。向『荷蘭人』買這個、去三軍福利社買那個。買牛油應該在『伊康奈美』，買堅果就去軍營超市。像個女人。他對香草茶情有獨鍾：德國人可注意消化問題了。然後他問我想不想買吹風機。你為什麼笑？」她怒沖沖地問。

「我笑了嗎？」

「他有辦法拿到折扣。七五折。他說他知道所有型號，比較過每一款的價錢。」

「他也一直注意妳的頭髮。」

「你最好知道自己是老幾，」她厲聲說，「你連給他提鞋都不配。」

他再一次揍她，一記鉤拳重重打在她臉頰上。她說了聲「畜生」，臉色極度蒼白，然後她走到暗處，憤怒得簌簌發抖。

「繼續說。」

過了一會兒，她終於再次開口。「我回答說『好』。畢竟我受夠了。勞利一直和一個法國領事坐在角落裡談些什麼，其他人則在搶食物。所以我對他說好，我想要一個吹風機，算我七五折。但我擔心身上的錢不夠，問他收不收支票。其實我也可以對他說：好，我會跟你上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73] Aden，今葉門一城市，曾是英國殖民地，一九六八年經過長期鬥爭後獲得獨立。

微笑。他不常微笑，整張臉都亮了起來。我請他幫我拿食物，然後就看著他去，揣測事情會怎麼發展下去。他走起路來小心翼翼，像是走在禮拜堂裡，但又更莊重一些。德國人把吧檯擠得水洩不通，搶奪蘆筍，但他就是有辦法鑽進人堆，再擠出來的時候兩手各端著一盤滿滿的食物，西裝前胸口袋裡插著刀叉，對我咧嘴傻笑。我有個弟弟叫安德魯，是橄欖球隊的前鋒，李奧鑽空隙的能耐和他沒兩樣。這中間有個愚蠢的加拿大人想對我上一堂農業課，但我沒理他。地球上大概只剩下他們還相信可以用這一套跟女人搭訕。我是說加拿大人。就像住在印度的英國人一樣。」

她聽到了什麼，猛轉過頭，眼睛凝視小徑深處。一根根樹幹在低垂的天空下變得漆黑。風已停歇，夜露沾溼了他們衣服。

「他不會來了。妳自己不是說過了嗎？繼續說。快一點。」

「我們坐在樓梯上，他再次談起自己的種種。他不需要別人鼓勵就可以滔滔不絕……都是讓人聽得出神的話。主要是關於德國戰後的歲月。『那時只有河流是完整的。』他說。我不知道他這話是從德文詩句翻譯過來的，還是出自他的文學想像力，或只是拾人牙慧。」她猶豫了一下，再次瞥向小徑深處。「他告訴我德國婦女怎樣在弧光燈的照明下蓋房子……她們排成一列，從前面往後一個一個傳遞石頭，就像是在傳水滅火……說到他怎樣學會用滅火器當枕頭。他一面說一面表演：把頭側向一邊，嘴巴歪斜，擺出落枕的樣子。在臥室裡討女人歡心的把戲。」她突然站起來。「我要回車上去。如果他來了而看到車子是空的，一定會馬上離開；他緊張得像隻小貓。」

他尾隨她走回車子。整片臺地荒涼空蕪，只剩下那輛關了大燈的歐寶停在路邊。

「進車裡去，」她說，「別管他們。」在車內小燈的照明下，她第一次注意到特納臉上的傷口。她猛吸了一口氣。

「誰幹的？」

「如果他們先找到李奧，他就會有一張和我相同的臉。」

她挨著椅背，閉上眼睛。車頂的布被誰撕破了一角，像乞丐身上的碎布條一樣往下垂。地板上有一根兒童玩具汽車的驅動軸，上面插了根塑膠管，特納用腳把它推開。

「有時我會想：你是空的。你只是在模仿生活，卻不敢期望有一個情人。我猜，他是談判高手，是個演員。他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夾縫裡：在德國與英國之間；在山邊與波昂之間；在禮拜堂與折扣商店之間；在大使館的一樓與二樓之間。你不可能期望一個人要打這麼多仗還能全身而退。有時他只不過像個餐廳的侍者領班那樣為我們服務，或者說為我服務。我們都是他的顧客罷了。他不能說是活著，只能說是倖存。他一直都是倖存者，直到今天。」她又點起一根菸。車子裡冷得很，她想要發動引擎，打開暖氣取暖，但點火器沒有反應。

「才聊過一個晚上，我們的隔閡就一掃而空。勞利走過來，找到我，我們是最後離開的人。他先前和萊塞爾為什麼事吵了一架。李奧和我坐在階梯上喝咖啡，勞利走過來，親吻我的臉頰。那是什麼？」

「沒什麼。」

「我看到下面有燈光掠過。」

「只是一輛腳踏車。已經走了。」

「我痛恨他在公開場合吻我；他知道我無法制止他。他從不會在私下這樣做。『走吧，親愛的，該走了。』他走過來的時候，李奧起身相迎，但勞利無視他的存在。他把我帶到萊塞爾那裡，對他說：『這位是你真正應該道歉的人，她一個人在樓梯上坐了一整晚。』然後我們走到門邊去拿大衣。沒想到李奧已經在那裡，手上是勞利的大衣。」她帶著個深情的微笑，「勞利什麼都沒說，只是轉過身，把手伸進大衣袖子裡。李奧看來沒有注意我，但我看見他兩隻手故意緊繃，裝出生氣的樣子。順道一提，我其實很高興。我喜歡看勞利失去他的禮貌。」她聳聳肩。「我上鉤了，」她說，「第二天，我翻開英國官員名錄找他的名字。但你現在應該已經知道，上面沒有。我打電話給克拉布太太打聽他的事。只是出於好玩。『我昨晚碰到一個很有趣的矮個子。』我說。瑪麗一陣驚恐：『親愛的，他是禍害，離他遠一點。有一次他把我老公拉到夜總會，讓他惹出天大的麻煩。再說他的合約只到十二月，屆時就得走。怪可憐的。』我又打電話給艾斯丘太太，沒想到她的資訊非常有價值，我簡直要笑死了。」她笑了出來，然後下巴靠到胸前，模仿這位經濟科科長太太洪亮的聲音：「『如果德國佬缺貨的話，他是個有用的單身漢。』實情就像她說的：我們的人數總是比德國王老五多。在波昂的外交圈裡，過多的外交官太太追逐著過少的德國人。她說，可是問題是德國人真夠老派，所以她和某某也放棄了李奧。但她說；『他骨子裡是個很容易就激動的人，親愛的，也許妳知道我的意思。』我大為興奮，掛上電話就飛也似的跑到起居室，寫了封毫無內容的長信。」

她再次嘗試發動引擎，但車子連咳都不咳一下。她把身上的外衣裹得更緊。

「欸，」她喃喃說，「來吧，李奧，你不會讓老朋友失望的。」黑色歐寶車裡，燈光忽明忽滅，像是訊號。特納沒說話，只輕輕用粗手指摸了摸褲子後口袋裡的扳手。

「那是封高中女生才會寫的信：謝謝你的關注。抱歉占用你那麼多時間，也請你別忘了吹風機的事。然後我又瞎掰了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天我去商店購物，看到有個老太太把兩馬克掉進一個裝蘋果的板條箱裡。沒人能把錢找出來，結果老太太掉頭就走，說是她已經付過帳。我把信親自送到大使館，而他下午就打電話過來；他說，有兩種型號，較貴的一種有幾種風速選擇，而且不需要插座。」

「是變壓器。」

「但顏色是問題，他說，他無法判斷我喜歡哪一種顏色，可以碰面討論一下嗎？我們約了星期四，地點就是這裡。他說他每個星期四都會來這兒，呼吸新鮮空氣，看小孩玩耍。我不相信他的話，但我非常開心。」

「他只說了這些？」

「他有一次說他們虧欠他時間。」

「他們是誰？」

「大使館。勞利把他某項職務撤走，交給了別人。所以他就來這裡散步，作為補償。」她搖搖頭，一臉欽佩。「他倔強得像頭騾子。『他們欠我的，』他說，『所以我就自己討回來。這是我唯一的生

存之道。』」

「妳不是說他什麼都不透露給妳？」

「我是指最重要的事。」

他等她說下去。

「我們只是散步，看看河，往回走的時候手牽手。臨別時他說：『我忘了把吹風機給妳看了。』我回答說：『好可惜。那我們只好下星期四再來一次了。』看得出來他極為震撼。他喊我『親愛的布拉德菲爾太太……』被我打斷：『下次再來這裡，你得喊我海柔。』我是個蕩婦，我猜你現在這樣想。」

「後來呢？」

「後來我們每個星期四都約會。就在這裡。他把車子停在小徑上，我則把車停在馬路邊。我們是情人，但沒有上床。他有時會說話，有時不說。他老是帶我去眺望他的房子，像是想把它賣給我似的。我們會從一個小山頭走到另一個，好沿路都可以看到那房子。有一次我逗他：『你是惡魔，你是在帶我看惡魔的王國。』他不介意。你曉得，他這人從不會忘記任何事，那是他身體裡的生存本能。他不喜歡我談罪惡、痛苦之類的東西。他對這類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

「後來呢？」

他看到她臉垂下來，笑容不見了。

「我們上了勞利的床。那是一個星期五。李奧身體裡面住著一個復仇者。他總是知道勞利什麼時候要遠行，他經常去旅遊科打聽。他會告訴我勞利下星期要去漢諾威，要去不來梅。」

「布拉德菲爾去那些地方幹麼？」

「老天，我怎麼知道？李奧也老是這麼問我。勞利從來不告訴我任何事情。有時我會想他是在四處追蹤卡爾費爾德。看來哪裡舉行遊行示威，他就去那裡。」

「從那次以後呢？」

她聳聳肩。「自此我們一有機會就在一起。」

「布拉德菲爾知道嗎？」

「老天。知道？不知道？你比德國人還糟糕。介乎知道與不知道之間。你以為所有事情都是一刀切清楚的嗎？有些事要說出來以後才會成真。勞利比任何人都了解這個。」

「老天，妳真能給自己理由開脫。」特納喃喃說，然後記起自己三天前的早上曾對布拉德菲爾說過同樣的話。

她直直看著擋風玻璃外。

「人活著到底為的是什麼？丈夫、兒女、事業？你當乖乖牌，他們就認為你的犧牲理所當然；你不安分，他們就喊你賤女人。何苦委曲求全呢？我不是上帝。我不能把他們都扛在肩膀上。我為他們而活，他們卻為其他人而活。我們全都是聖人。我們全都是傻瓜。所以我們何不為自己而活，把這種追求生活的方式視為奉獻的報酬？」

「他知道嗎？」

他抓住她手臂。

「知不知道？」

淚珠從她鼻梁兩邊滑落。她把淚拭去。

「勞利是個外交官，」她終於說，「他深知什麼叫可能性的藝術。他訓練有素、目標實際，我們不要太過、不要把事情說破，若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就別展開談判。他不會……他不能發瘋。這不是他個性。他不為任何人而活。除了我。」

「但他知道。」

「也許吧，」她疲倦地說，「我從來沒問過他。對，他知道。」

「是妳支使他幫李奧續約的，對不對？去年的十二月。妳下了工夫。」

「對。真糟，那樣做糟透了。但非做不可，」她說，像在談什麼重大任務，「否則他就會把李奧遣走。」

「這就是李奧想要的。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勾引妳。」

「勞利娶我是圖我的錢，圖他可以從我這裡得到的好處，」她說，「但李奧與我在一起是因為愛。這個回答讓你滿意嗎？」

特納沒有回答。

「他從來不說這個。他從不說大話。『再一年就好。海柔。讓我再有一年可以愛妳，可以討回他們虧欠我的。從十二月起再一年，然後我就會離開。他們不了解他們有多需要我。』所以我就邀他到家裡來喝酒。那是在人們開始說我們閒話之前。只有我們三個人，我叫勞利早點回家。『勞利，這位

是李奧・黑廷，他為你工作，也負責彈禮拜堂裡的風琴。』『啊，』他說，『我們見過。』我們喝酒聊天，聊些有的沒有的：談從軍營超市買回來的堅果，談春天的假期，談山那邊的夏天是怎樣的季節。『黑廷先生邀我們去他家用餐，』我說，『你說他是不是太客氣了。』第二個星期我們就去了國王之冬山。就是這樣。」

「就是怎樣？」

「老天，你還不明白？我向他挑明了！我向勞利挑明了我想要他怎樣做！」

四周相當安靜。幾隻白嘴鴉像哨兵似的高踞在緩緩晃動的樹枝上，再沒有風吹亂牠們的羽毛。

「牠們和馬是一樣的嗎？」她問，「都站著睡覺？」

她轉過頭看特納，而他沒有回答。

「他討厭安靜，」她幽幽地說，「沒有聲音會使他害怕。這就是為什麼他喜歡音樂，為什麼他會喜歡他的房子……那裡整天都有聲音。就連死人睡在那裡都會受不了。除了李奧。」

她微笑著回想。

「他不是住在那房子裡，他是在操控它，就像操控一艘船。整個晚上他跑上跑下，修理窗戶或百葉窗板或別的什麼。他一輩子都是這個樣子。不為人知的恐懼、不為人知的回憶，一些他不願意說出來卻又期望你了解的事情。」她打了個呵欠。「他不會來了，」她說，「他也討厭黑暗。」

「他在哪裡？」特納問道，語氣緊急，「他在做什麼？」

她沒有說話。

「聽著，我知道他告訴過妳。在枕邊向妳耳語，吹噓他怎樣把世界耍得團團轉；吹噓他有多聰明，他的詭計有多高明，他騙倒了哪些人！」

「你誤解他了。徹底的誤解。」

「那就告訴我實情！」

「沒什麼好說的。我們是筆友，就那麼多。他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哪個世界？莫斯科嗎？」

「你看我說對了，你是小人。你希望線條就是線條，色彩就是色彩。你沒膽去面對中間的模糊。」

「那他有膽嗎？」

她似乎已經不把特納放在心上。「我們走吧，拜託。」她說，彷彿特納一直讓她等著。

他推車推了好一段路，車子才發動起來。轉彎下山時，他看到那輛歐寶匆忙開出，跟在他們後面，距離保持在三十碼之外。她開到雷馬根一家河濱區的飯店，進去坐下，經營飯店的老婦人上前，輕拍她手臂，問說那位小紳士怎麼沒來？就是總是很快樂、抽雪茄，德語說得很好的那位。

「他說德語帶腔調，」海柔向特納解釋，「有一點英國腔。他是刻意練出來的。」

日光室裡空蕩蕩的，只有角落坐著一對男女。女的有一頭長長的金髮。特納臉上的傷口引起他們好奇的注視。特納從旁邊的窗子看見歐寶停在下面的河濱空地。車牌換了一張，但臉還是原來那兩張月亮臉。他頭痛欲裂，杯中的威士忌還沒喝一半就想要吐。他要求送杯水過來。老婦人端來一瓶本地

的礦泉水，說這礦泉水很有療效，兩次大戰時都用來治療那些試圖渡河而受傷的人；當時這飯店被當作急救站。

「本來約好，他要我上星期五來這裡碰面，」她說，「然後再帶我回家吃晚餐。星期五勞利要去漢諾威。但李奧在最後一分鐘打電話給我，取消約會。」

「上星期四下午他遲到了。以前我不會介意，有時他甚至不會赴約。他工作忙碌。但這一次不同。他變了。從一個月之前左右開始變了。我第一次懷疑他有別的女人。他常常東跑西跑……」

「去什麼地方？」

「有一次是柏林。還有漢堡、漢諾威、施圖加特。跟勞利一樣，他自己這樣說。我不是很相信。他不是對事實很執著的人，不像你。」

「上星期四下午他遲到了。然後呢？繼續啊！」

「他說是因為和普蘭施科吃午餐才遲到。」

「在馬特努斯。」特納呼吸急速地說。

「他們有事討論。他沒說是什麼。他滿懷心事。我了解他，知道追問沒有用，就只陪著他靜靜散步。當時他們也是在旁邊監視。我知道這就是了。」

「這就是什麼？」

「就是他找到了他要的東西，但現在他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她聳聳肩，「而那時我也決定

了：只要他手指頭一勾，我會立刻收拾行李，跟他遠走高飛。」她望著河水。「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我，包括丈夫兒女。只不過他並沒有那樣要求。」

「他找到了什麼？」特納低聲問。

「我不知道。他找到了、去跟普蘭施科商量，但普蘭施科的反應並不好。李奧早就知道普蘭施科變了個人，但他非試一試不可。他要確定自己還剩下多少資源。」

「妳怎麼知道？他告訴了妳多少？」

「大概比他以為的少。他認定我是他的一部分。」她聳聳肩。「我是一個朋友，而朋友是不問問題的。不是嗎？」

「繼續說。」

「他說勞利隔天要去漢諾威，所以想要我星期五晚上到他家吃飯。一頓特別的晚餐。我問他：『是為了慶祝嗎？』『不是，海柔，不是為了慶祝。』他說，不過現在起一切都將變得特別，而且他沒有多少時間了。他不會得到新年度的續約。十二月之後不會有另外一年，他說，所以我們何不每隔一陣子就來好好兒吃一頓。他約我先在雷馬根這裡碰面，再去他家，然後又說：『對了，海柔，布拉德菲爾去漢諾威做什麼？我的意思是，他為什麼要在遊行示威的兩天前到哪兒去？』」

她裝出李奧的表情：一張眉頭深鎖而又誠懇無比的德國臉。顯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她也會像這樣逗他。

「勞利去做什麼？」特納問道。

「什麼都沒做。因為後來他並沒有去。李奧一定是得到風聲，才取消約會。」

「什麼時候取消的？」

「他星期五早上打電話給我。」

「說了什麼？」

「他說他晚上不能來。沒說理由。至少不是真的理由。他說他非常非常抱歉，但有件非做不可的事在等他。事情變得非常緊急，他說。」

「就這樣？」

「我說沒關係，」她努力壓抑傷悲，「又祝他順利。」她聳聳肩，「自此我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他消失了，而我開始擔心。我打電話去他家：白天打、晚上也打。這就是你為什麼會被邀請到我們家參加晚宴。我想你也許知道些什麼。但你什麼都不知道——連白癡都看得出來。」

那位金髮女郎站起身。老婦人在開帳單。特納大聲請她拿一些水來。

「見過這把鑰匙嗎？」

他動作笨拙地從信封把鑰匙抽出來，放在她前面的桌布上。她拿起鑰匙，放在手掌上端詳。

「你從哪裡找來的？」

「國王之冬山。在一件藍色西裝裡找到的。」

「那是他星期四穿的西裝。」

「是妳給他的嗎？」他問，毫不掩飾他的鄙夷，「你們家的大門鑰匙？」

「大概只有大門鑰匙我不會給他，」她過了片刻才回答。「這是我唯一不會為他做的事。」

「繼續說。」

「我猜這就是他想從珍妮．帕吉特那裡得到的東西。克拉布太太告訴我，他跟這個帕吉特這女人過從甚密。」她凝視河濱空地，然後看著那輛等在陰影處的歐寶，接著又望向河對岸李奧的住處。

「他說大使館裡有某些東西是屬於他的。很久以前的東西。『那是他們虧欠我的，海柔。』但他不願說出那是什麼。是回憶，他說，是跟很久以前的事情有關的回憶。我對他說：『那你就去問他們要啊，去問勞利要，他是講道理的人。』他說不行，這件事誰都能說就是不能告訴勞利。那不是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它被鎖起來，而他們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等一下，我知道你想打岔；等我把話說完。我在告訴你的事情本來是你不配知道的。」

她喝了點威士忌。

「大概第三次吧，在我家裡的時候。他躺床上，又談到這件事。『不是值錢的東西，』他說，『也無關政治，而是某樣他們虧欠我的東西。』如果他是值夜官，事情就很好辦，問題是他沒有資格值夜。他想要的是一把鑰匙。他們不會記得它的，何況誰都不知道鑰匙串上一共有幾把鑰匙。只有一把他非弄到手不可。」她遲疑了一下，「勞利這人深深吸引著他。他喜愛勞利的更衣間，喜愛一個紳士所擁有的各種小玩意兒：袖釦、皮帶之類的。他喜歡看。有時，我對他的最大吸引力就在於我是勞利的妻子。他想知道一切有關勞利的細節，例如誰幫勞利擦鞋、誰是勞利的裁縫。等到隔天早上要換衣服離開的時候，他假裝突然想起他談了一整晚的話題，對我說：『對了，海柔，妳可以幫我拿到鑰匙

的。找一個勞利在大使館工作得很遲的晚上。妳打電話給他，說妳漏了什麼東西在大使館會議室裡。事情會很簡單的。那是一把特殊的鑰匙，跟其他鑰匙都不同，很好認。』」她聲音平板地說，把鑰匙遞還給特納，「但我說：『你這麼聰明，自己可以找到辦法。』」

「那是聖誕節前的事？」

「對。」

「老天爺，」特納輕聲說，「我真蠢到家了。」

「為什麼？你想到什麼了？」

「沒有。」他的眼睛閃爍著勝利的光芒。「我只是想到我忘了他是個賊。我以為他複製了鑰匙，但不是。他直接用偷的。偷當然更省事。」

「他不是賊！他是個人。十倍於你是個人。」

「妳說得對。你們高人一等。你們兩個都是藝術家，勞利只是個可憐該死的工匠。你們才有靈魂，而勞利會忍受屈辱只因為他愛妳。老天，我一直以為人們閒言閒語的女主角是珍妮・帕吉特。可憐的傢伙。」他說，眼睛望向窗外，「我永遠不會喜歡布拉德菲爾，但他至少得到我全部的同情。」

他把一些錢放在餐廳桌上，隨她走下石頭臺階。

「我猜他從未對妳提過瑪格麗特・愛克曼這個人吧？他以前本來打算娶她。是他唯一愛過的女人。」

「除了我，他沒愛過任何女人。」

「他沒向妳提過？但他倒是向別人提起過。除了妳之外，每個人都知道。她是他的至愛。」

「我不相信。我絕不相信。」

他拉開車門，坐了進去。「對對對，妳點石成金，徹底改變了他。他愛妳。只要你們能在一起，那整個世界翻了過來都沒什麼大不了。」

「對，我讓他活了過來。他對我來說是活生生的。是我讓他活過來的。不管他正在做什麼，他現在都是活的。那段屬於我們的時光，我不會讓你或任何人把它給毀了。他找到了我。」

「他還找到什麼別的？」

奇蹟似的，汽車一發就動。

「他找到了我，而不管他在那下面找到了什麼，都是讓他活過來的另一股動力。」

「下面？哪裡的下面？他去過哪裡？告訴我！妳知道的！他告訴過妳什麼？」

她車開走了，沒有回頭。車子緩慢駛上河濱空地，再進入黃昏和點點燈火中。

歐寶開出，準備尾隨她。特納任它從身邊駛過，然後跑到馬路對面，跳上一輛計程車。

大使館停車場停滿了車，大鐵柵門處的守衛增加了一倍。大使的勞斯萊斯又停在大門前，像一艘準備駛進暴風雨的古老帆船。特納跑著上臺階，雨衣下襬在他身後飛揚，鑰匙已經握在手裡。

15 光榮洞

兩名外交信使站在值班櫃檯前，顏色鮮明的軍裝上披著黑色皮革的郵件包，像是揹著降落傘背囊。

「誰是值夜官？」特納厲聲說。

「我以為你走了，」岡特說，「你不是昨天晚上七點飛……」

兩個外交信使急忙騰出空間給特納，皮革聲吱吱作響。

「我要鑰匙串。」

岡特看著特納傷痕斑斑的臉，瞪大了眼睛。

「打電話給值夜官，」特納拿起話筒，遞給櫃檯另一頭的岡特。「叫他把鑰匙帶下來。馬上！」

岡特不從。大堂裡起了小小騷動，旋即變得鴉雀無聲。特納聽著岡特用威爾斯腔半抱怨半奉承地低訴。他一把抓住岡特的手臂，將他拉向幽暗的走廊。

「如果你不照我的話做，我保證你下半輩子吃不完兜著走。」

「鑰匙不在樓上。」

「那在哪裡？」

「我把它們帶下來了。現在在保險箱裡。但沒有人簽名授權，我無法把它們交給你。這個你應該很清楚！」

「我不是要拿走鑰匙。我只要你數一數鑰匙的數目。數一數有幾把！」

兩個外交信使低聲交談。但特納的聲音像斧頭一樣劈開他們的聲音。「總數應該是多少？」

「四十七把。」

岡特把一個較年輕的警衛叫來，然後打開保險箱，拿出那串黃銅鑰匙。兩名外交信使按捺不住好奇，也湊上前來，看著岡特數念珠似的用他礦工般的粗手指一把一把點算鑰匙。岡特數了兩次，然後交給另一個警衛再數一次。

「怎樣？」

「四十六把。」岡特不情願地說，「錯不了。」

「四十六把，」年輕警衛附和，「少了一把。」

「上一次點算是什麼時候？」

「很難說，」岡特囁嚅地說，「過去幾星期一直有人調進調出。」

特納指向裝在地下室樓梯口的閃亮鐵柵門。

「我要怎樣才能下去地下室？」

「布拉德菲爾有鑰匙。那是一道防暴門。警衛沒有權力打開。」

「那清潔工是怎麼下去的？司爐工？」

「司爐工有別的入口。自從不來梅的暴動之後，下面也裝了鐵柵門。他們只能走到爐房，沒辦法走得更進去了。」岡特說，顯得很害怕。

「應該有一個逃生口或載貨升降機之類的。」

「只有一道後樓梯，但它的入口一樣上了鎖；鎖著的。」

「鑰匙呢？」

「在布拉德菲爾那裡。電梯鑰匙也是。」

「它的入口在哪裡？」

「頂樓。」

「也就是你住的那層樓？」

「是又怎樣？」

「是或不是你住的同一層樓？」

「附近。」

「帶我去看！」

岡特低頭看一看地板，抬頭看特納，又看另一名警衛，然後再度看地板。最後，他不情不願地把鑰匙串交給年輕警衛，沒對兩個信使說一句話就急步帶特納往樓梯走。

大使館形同白晝。所有燈都亮著，門全敞開；祕書、文員、外交官在走廊裡匆匆來去，不在意走過的岡特和特納，大家談的都是布魯塞爾。這城市的名字像一道通關口令，在口耳之間低聲流傳。它

附著在每一根舌頭、每一部打字機和每一具電話上面。他們爬上另一道樓梯，走進一條聞起來像游泳池的短廊。然後一股清新氣流突然從他們左方吹過來。面前的門上寫著「參贊處警衛宿舍：岡特先生、太太」。

「我們不需要進去吧？」

「每個星期五晚上，詩歌班練唱完，他就是上來這裡和你聊天喝茶？」

岡特點頭。

「之後呢？你送他下樓嗎？」

「他不讓我送。他總是說：『你留步，夥伴，去看電視。我自己曉得路。』」

「這扇就是後樓梯的門？」特納指著左邊氣流吹入的地方。

「那是鎖著的。已經好幾年沒打開過。」

「這裡是唯一的入口？」

「可以直通地下室。本來有一條垃圾斜道的，後來因為經費沒了，他們就改裝成一道樓梯。」

門很堅固，裝著兩個看來好一段時間不曾有人動過的大鎖。特納拿一根鉛筆粗細的手電筒照看門楣，又輕輕以手指撫摸門兩邊的接口，然後猛力推了門把。

「你過來。你跟他身高差不多。你試試看，握著門把，別轉。推一推，用力推。」

門一聲不響就開了。

空氣非常冷冽混濁。他們站在樓梯上，腳下踩的階梯非常陡。從旁邊的一扇小窗望去可以看見紅十字會大樓那邊的田野。正下方，食堂煙囪的通風帽正在向黑暗散發出陣陣炊煙。牆壁上的灰泥大片大片剝落。在門柱的另一邊，木頭整條鋸掉了。傳來滴水聲。他們就著微弱的燈光開始往下走。梯級是石頭的，梯面中央鋪了一片窄窄的椰子墊。一張老舊的海報上有這些字樣：「大使館俱樂部請往這邊走。歡迎駕臨。」他們聽到水壺在瓦斯爐上噗噗響，又聽到一個女孩在朗誦文字：「儘管聯邦德國的官方聲明形容他們撤走的理由只是技術性的，但任何最清醒的評論家都會……」他們出於本能地站定，一顆心懸著，聆聽那些在樓梯井裡發出的清晰字詞。

「是通風管，」岡特低聲說，「從通風管傳來的。」

「閉嘴。」

「穩健，」他們聽到萊爾懶洋洋糾正那女孩的聲音。「穩健好得多。把清醒改成穩健好嗎，親愛的？我不想讓他們以為我們要借酒澆愁。」

女孩咯咯笑了出來。

他們一定已經走到了地下室，因為眼前有一個用磚塊封起來的門洞擋在前面，幾片溼濕的灰泥塊散落在油氈地毯上。一個代用的告示板上宣傳著幾項如今已不再舉辦的娛樂活動：大使館戲劇社即將公演果戈里的《欽差大臣》；盛大的大英聯邦兒童聯歡會將在大使官邸舉行，有意報名者請於十二月十日前將姓名連同特殊膳食要求交給大使私人助理室。告示上標示的年分是一九五四年，簽署人是黑廷。

有片刻時間，特納需要與錯亂的時空感搏鬥，而且幾乎就要輸了。他再一次聽到駁船的聲響和玻璃杯的碰撞聲，聽到煤灰滑落和索具的吱吱聲。他感受到同一種搏動、同一種內在張力從各種聲音的表面跳出來。

「你怎麼看？」岡特問他。

「我沒有看法。」

特納頭暈而困惑，帶頭走進最近的一條走道，太陽穴搏動得飛快。

「你氣色不太好，」岡特說，「誰下的手？」

他們走進另一個房間，裡面除一架老車床之外別無其他，撒落在車床基座四周的銼屑都生鏽了。遠端的牆上有一扇門。特納推開它。這時，他的沉著不見了：他往後退，發出一聲驚呼。不過那只是錯覺作祟：只是高及天花板的新鐵柵門的欄杆，只是一些掛在鐵線上的工作服，只是溼氣在混凝土上形成的古怪圖案。空氣中混雜著洗衣日和燃燒不完全燃料的臭味；火在磚灶口形成一片抖動的紅光；鐵柵門上閃爍著光點。怕什麼，又不是世界末日，他這樣告訴自己，只不過是戰爭年頭的一班夜間火車：一間擁擠的車廂，而我們都睡著了。循著通道，他來到另一扇門。

那是扇鋼門，門縫與灰泥密合，就像一扇位於船舶吃水線以下的防洪門。門框和門楣已經生鏽，上頭寫著「禁止入內」。這幾個大字年深日久，油漆已呈片狀剝落。門左邊的牆漆成白色，而特納看得出來上面有手推車刮過的痕跡。他頭上的燈泡外有鐵絲罩，在他臉上投下若干黑色手指般的陰影。他拚命想要保持意識清醒。包了一層保護層的水管[74]沿著天花板蜿蜒，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而在鐵

柵門後面的鋼爐則噴出白色的火花，形成一些明明滅滅的小塊陰影。老天，他想，這裡的熱能足夠推動一艘「伊麗莎白女王號」了，卻被平白浪費在一間孤伶伶的夢工廠。

為了鑰匙，他得要搏鬥。他得猛力扳動門把手幾次，鎖才願意開始轉動。然後突然間，鎖斷了，像一根綳斷了的竹竿，啪噠一聲斷掉。回聲傳開，在遙遠的房間迴盪。上帝保佑，特納在心裡說；上帝，保佑我。別改變我的本性我的人生，別改變這地方或移動我正在追隨的道路……門下面必定有一片粗砂礫，因為它被特納推開時發出刺耳的摩擦聲，而且推開到一半就不動了，特納得用整個身體去頂住門，就像要頂住一扇有大水湧入的防洪門。威爾斯人岡特則只是站在後面看，心裡湧起強烈的好奇，但不敢插手。起初，特納在摸索電燈開關時，只看到一片漆黑；接著，朦朧中顯現出一扇布滿蜘蛛網的窗子。這窗子使特納害怕，因為他痛恨監獄。這窗子讓他聯想到監獄，它就開在牆壁高處，像灶口一樣也是拱形，而且裝有鐵欄杆。特納從最高一個窗格瞥見停車場的溼礫石。正當他站在那裡，身體微微搖晃的時候，一束汽車大燈的燈光緩緩掃過天花板，就像搜索逃犯的監獄探照燈。接著，一陣引擎的咆哮聲響徹整個地下墓穴。窗臺上擱著一床軍用毯子，特納心想：哈，你還記得要遮黑窗子，還記得倫敦的燈火管制[75]。

他的手摸索到電燈開關：半球形的，像女人的乳房。他按下開關，發出砰的一聲。特納感覺彷彿

---

[74] 這些是輸送暖氣的熱水管，需要包裹保護層保溫。

[75]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倫敦為了減低德國轟炸的命中率，晚上實施燈火管制。

有一記拳頭襲向全身。隨著燈亮，灰塵紛紛從黑色的混凝土向他翻滾過來。

「他們叫這地方光榮洞。」岡特低聲說。

那輛檔案手推車就在書桌旁邊的一個壁凹裡。手推車上層放著檔案，下層放著各式文具，全都裝在標準的長信封裡、豎起，隨手就可拿取。在書桌的中央、閱讀燈旁邊，放著那部失蹤的長滑架打字機，旁邊有三、四個錫盒的荷蘭雪茄。在另一張單獨的桌上，擺放著熱水瓶、三軍福利社的杯子、沏茶機和鬧鐘。地上有臺小電風扇，固定成對準書桌的角度，看來是用來幫助驅散溼氣。在那張人造皮的新椅子上擺了一個由愛克曼小姐繡了一部分花紋的靠枕。他一眼就認出這一切，並像是對老朋友打招呼一樣，微微一頷首。更吸引他目光的是幾面牆上那些高達天花板的檔案櫃，上面整齊排列著一個一個窄式檔案夾，每個檔案夾的脊背上都有一個圓孔，而圓孔周圍的鐵環片都已生鏽。有些檔案夾泛黃轉灰，有些發霉，有些則由於潮溼而起皺或彎曲。它們穿著黑色戎裝，排排立正，就像訓練有素的退伍老兵，等著被召喚重返戰場。

特納一定是問了這些是什麼檔案，因為他聽到岡特低聲說：不知道，我說不上來；以我的職位不可能知道。它們來到這裡的時間太久，沒有一個人能記得，不過有些人說這些是軍法處的檔案，是用卡車從明登載來的，距今一定至少有二十年，也就是占領結束的時候。只知道這樣了。岡特說，都是他湊巧聽到別人說的，因為岡特不是愛打聽的人……超過二十年……那些卡車在一個夏日的黃昏出現……麥克米倫一干人花了半個晚上才把東西卸完……在那時候，一般認為大使館日後可能會用得著這些檔案……但現在已經沒人會翻它們；誰會有興趣？沒錯，上一任那個古怪的參贊曾經要過鑰匙來

這裡找東西，但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岡特說他不記得多久了，只知道已經許久沒有人下來過這裡——不過他也不敢拍胸脯保證絕對沒人來過就是……這房間的鑰匙起初一定是單獨收藏，過了好一段日子才被改放到值夜官的鑰匙串……不過，距今不算太久以前（是什麼時候卻不記得了），他又聽到有人提起這些檔案。是馬庫斯，大使館一個司機，已經離職。馬庫斯說這些根本不是什麼軍法處的檔案，而是調查組的……岡特繼續絮絮叨叨，語氣緊急而神祕，像個在教堂裡禱告的老太婆。但特納聽而不聞。他正看一張地圖。

一張沒有著色的地圖，字體是波蘭文。

這地圖釘在書桌上方，看得出來是最近才釘上潮溼的灰泥，而它占據的是人們通常用來掛孩子照片的位置。地圖上沒有標示大城市，沒有標示國界，也沒有比例尺，沒有指示東南西北的小箭頭。只標示出各個集中營：北面的新加默和貝爾森，南面的達豪和毛特豪森，東面的特雷布特卡、索比堡、馬伊達內克、貝烏熱茨和奧斯威辛，位於中間的拉文斯布呂克、薩克森豪森、海烏姆諾和格羅斯—羅森。

「他們虧欠我，」特納腦子裡突然跳出這句話，「他們虧欠我。」老天，我真是豬，是不折不扣的大蠢才。李奧，你這個毛賊，你來這裡是為了搜尋可怕的童年。

「你走吧。我有需要的話會再去找你。」他瞪著岡特，右手支在一個檔案櫃上。「別告訴任何人。布拉德菲爾、萊爾、克拉布，誰都別說。明白嗎？」

「我不會說的。」岡特說。

「我沒來過這裡。我不存在。我今天晚上從未出現。明白了嗎？」

「你應該去看醫生。」

「滾吧。」

他把椅子拉出來，用指尖把小靠枕推到地板上，坐在書桌後面。他一手撐著臉，等待整個房間沉澱下來。現在，他就像黑廷一樣，孤獨一人，活在借來的時間裡；也像黑廷一樣，在搜捕一個失蹤的真相。窗邊有個水龍頭，他在沏茶機裡注滿水，然後把玩它的按鈕，直到水聲嘶嘶作響。走回書桌，他差點兒撞翻一個綠色的箱子，這箱子的大小與一個窄公事包相當，不過它是僵硬的長方形，以強化皮革製成。把手正下方有女王的縮寫字母，八個角鑲了鋼片加固。鎖已經被撬開，裡面空無一物。這不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嗎？我們不是一直都在追尋已經不在的東西嗎？

他孤獨一人，只有檔案作陪，只有電暖爐溫暖潮溼的臭氣和電風扇的微風與沏茶機的呢喃聲從旁相伴。他慢慢翻閱桌上的文件。有些很老舊，是從檔案櫃上取下的，一半是英文，一半是歪七扭八的哥德體。文件上面的名字乍看都像運動員，姓在前、教名在後；每份文件上方都有三言兩語，而底下都有一個潦草的簽名，用以交代它們的最終處理方式。手推車上的檔案都是新的，紙張飽滿光滑，簽署者是幾個他熟悉的名字。還有一些文件夾，裡面是寄出和寄入信件的清單。

他孤獨一人，就站在黑廷的追尋之旅的起點，只有走廊上水管陰沉的咕嚕聲陪伴。牠們和馬是一樣的嗎？他聽到海柔詢問的聲音，牠們都是站著睡覺的嗎？他孤獨一人。不管他在那下面找到了什麼，那都是讓他活過來的另一股動力。

梅多斯在打瞌睡。但他絕不會承認，而科克也絕不會以此責怪他。不過你也可以說他沒有打瞌睡，因為就像海柔的馬一樣，他的眼睛也是張開的。他斜躺在裝了軟墊的椅子上，樣子像個早該退休的人。破曉的聲響透過打開的窗子飄進來。

「我要去比爾．薩克利夫那邊一趟，」科克故意說得很大聲，「你沒有要什麼吧？但我們先泡杯茶來喝如何？」

「沒問題，」梅多斯說，「等我一分鐘就好。」科克從窗戶望向停車場，讓梅多斯有時間完全清醒。

「我們泡杯茶來喝如何？」他把話重說一遍，「瓦萊麗把水燒開了。」他手裡拿著一個文件夾。

「自從不來梅暴動之後，沒有哪個晚上比昨晚更刺激的。大家聊個沒完。到了凌晨四點，沒有一個人記得保密規定這回事。大使和外相剛剛才直接在電話上通過話。我想他們氣炸了，把密碼什麼的完全丟在腦後。」

「他們早就氣炸了，」梅多斯回答說，更多是對自己說而不是對科克，「被李奧氣炸了。」

從來沒有一個黎明是只出現凶兆的。天地如此自足：它的聲音、顏色、氣味都自信滿滿，使得我們最不祥的預感無以為繼。就連在大鐵柵門站崗的警衛——他們的人數自昨天傍晚起就增加了一倍——看來也是一臉祥和。晨曦在他們的皮革大衣上閃爍，柔和無害；他們在駐守方圓裡慢慢踱出的每一步，都像是經過度量和思慮。科克決定轉移話題，談些開心的事。

「我估計也許就是今天，」他說，「到午餐時間我就要當爸爸了。你說呢，亞瑟？」

「不會那麼快，」梅多斯說，「第一胎不會。」他們開始點算停車場裡的車子。

「客滿，座無虛席。」科克宣布。真是這樣。布拉德菲爾的白色捷豹、萊爾的紅色跑車、珍妮・帕吉特小小的沃爾斯利，加韋斯頓的旅行車（前座放了張兒童安全椅），傑克遜那輛粗獷的越野車，全都在停車場上。就連克拉布的破「船長」——大使曾兩次下令把它逐出停車場——也因危機迫在眉睫而爬了回來；它的擋泥板向外翹，儼然爪子。

「路華車看起來很帥。」科克說。這輛車停在食堂另一頭的圍牆旁邊。在一片肅穆寂靜中，他們同聲讚嘆它的傑出外型。離他們不遠處，灰色的勞斯萊斯停在它專屬的車位，由一名陸軍下士守護在側。

「他見過他了，對不對？」梅多斯問。

「當然，」科克舔舔食指，從文件夾裡挑出相關的電報，大聲唸出來。那份電文上，大使向外相描述他與德國總理會面的過程。「『我答稱，閣下身為外交大臣，對於總理曾親口許諾的多項舉措深表信賴，而且百分之百相信，總理絕不會考慮向少數暴力人士屈服。我也提醒他留意法國人對德國統一問題的態度，此態度不僅不智，而且是徹頭徹尾反美、反歐洲，又特別是反德的……』」

「聽，」梅多斯突然說，「別說話。聽！」

「聽什麼？」

「安靜。」

從走廊遠處傳來一種穩定而低沉的嗡嗡聲，像車子爬坡的聲音。

「不可能，」科克說，「鑰匙在布拉德菲爾那裡，可是他……」他們聽到折疊門的開關聲，以及小小聲的油壓煞車聲。

「是床！就是了。送來更多的床。他把電梯打開，好讓他們送床上來。」接著，就像是給科克這個理論提供證據似的，又傳來一陣金屬碰撞和彈簧的吱吱聲。

「我敢打包票，到了星期天，這個地方就會淪為一艘諾亞方舟：小孩、婦女，甚至那些德國雇員全都會擠在這裡。巴比倫，對，這裡會成為巴比倫，更貼切的形容是會成為索多瑪與娥摩拉[76]。哎喲，要是小寶寶在示威當天出生怎麼辦？那真是走狗屎運，不是嗎？我的第一個小寶寶竟然是誕生在圍城裡！」

「唸下去吧。」

「『總理注意到英國人的焦慮，但他認為無需如此。他保證會召集各部會首長，共商對策以使情勢恢復平靜。我建議他此時應發表一份政策聲明，但總理認為，舊話重提只會減弱效果。我問他是否該考慮保留德國代表團在布魯塞爾所住的飯店房間，以消弭外界的臆測，又說您閣下因為聽到德國代表團已經結清飯店帳單的報導而深感困擾。對此總理回答，他也深信有必要採取某些闢謠措施。』」

「空話。」梅多斯心不在焉地說。

---

76 巴比倫、索多瑪和娥摩拉都是舊約聖經中的城市。巴比倫是使語言變異的城，索多瑪和娥摩拉則是淫亂之城。這裡科克是說示威者會把英國大使館視為邪惡中心。

「『總理問及女王陛下的健康。他聽說女王陛下得了流行性感冒。我回答，就我所知，女王陛下逐漸康復，但會去詢問最新情況，再向他報告。總理說，他祈願女王陛下注意身體，時值目前一年裡最詭譎的季節。我答說我們都衷心希望氣候到了星期一會恢復穩定。我們都笑了。我們在友好的氣氛下道別。』哈哈哈。他們還談到了今天的示威。總理說不必擔心。不擔心才怪！倫敦方面連白金漢宮都受到驚擾了。」科克打了個呵欠，繼續唸道：「『會面於晚間十點二十分結束。將會向報界發布一份聯合聲明。』經濟科的人氣瘋了，而商業科的人正在評估如果英鎊被拋售的話，我們會有多大的損失。金價說不定會波動。英國股票也有可能大跌。但關我屁事！」

「你應該去念大學的，」梅多斯說，「你入這一行太早了。」

「如果生了雙胞胎，我就不會再生。」科克說。這時瓦萊麗把茶端進來。

才把馬克杯舉到嘴邊，梅多斯就聽到手推車輪子的吱吱滾動聲。瓦萊麗把托盤放下，若干茶水從茶壺濺到了糖碗裡去。她身穿綠色套頭毛衣，而當她向門邊轉過頭的時候，喜歡看她的科克注意到，她脖子上起了淺淺的皮疹。但科克比任何人都更快就走到門邊。沒錯，就是他們不見了的那輛檔案手推車，上面紅黑兩色的檔案堆得老高，而推車的人是亞倫．特納。他沒有穿外衣，臉上掛著兩輪深深的黑眼圈，唇上有一個草草縫合過的傷口。也沒有刮鬍子。公文箱子就擱在檔案堆的最頂上。科克事後說，他當時的感覺是特納單槍匹馬把手推車推過敵營。隨著特納走過，門一扇接一扇在他身後打開：克拉布、帕吉特、萊爾，加韋斯頓，他們一個接一個探頭出來，然後又一個接一個站到外頭。等特納把車子推到檔案室中央的時候，整條走廊裡只有一扇門沒有打開。

「讓它留在這裡。別碰上面任何東西。」

然後特納穿過走廊，沒有敲門，逕自走進了布拉德菲爾的辦公室。

16「徹頭徹尾的假貨」

「我以為你走了。」他的語氣裡疲倦多於驚奇。

「我錯過班機。她沒告訴你嗎？」

「你怎麼把自己的臉搞成這個鬼樣子？」

「西布克龍派人搜我房間，想找有關黑廷的線索。我打斷了他們。」他坐下來。「他們都很喜歡英國呢。就像卡爾費爾德。」

「黑廷的案子結束了，」布拉德菲爾很刻意地把面前的電報推到一旁，「我已經把他的資料寄到倫敦，同時附上一封信，評估這事對我們造成的安全損害。其餘的事倫敦方面會料理。我相信，到了適當時候，他們一定會決定要不要把此事知會我們在北約的夥伴。」

「我看你大可取消那封信，忘掉你的評估。」

「我給了你相當多的寬容，」布拉德菲爾厲聲說，態度恢復一貫的嚴厲，「各方面的寬容。你的不專業、你對外交事務的無知、你非同尋常的粗野。你留在這裡帶給我們的只有麻煩，沒有別的；看來你是鐵了心要當不受歡迎人物。你到底安什麼心？我叫你離開波昂，你卻賴著不走。然後又衣不蔽體地闖進我的辦公室。你難道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今天是星期五！是示威遊行日。怕你忘了，提

醒一聲。」

特納動也沒動，而布拉德菲爾的憤怒最後也被疲憊取代了大半。「拉姆利告訴我，你粗野但是有效率，但在我看來你不只是粗野而已。我一點都不驚訝你會挨揍，是你自找的。我警告過你一意孤行會有什麼下場，也說過我為什麼要放棄調查。我沒有計較你對我下屬那些不必要的野蠻。但我受夠了。你不准再出現在大使館。出去。」

「我找到那些檔案了，」特納說，「找到了所有東西。手推車……打字機、椅子、電暖爐……還有萊爾的風扇。」他的聲音斷斷續續，缺乏說服力，眼神似乎不是在看這辦公室裡的東西。「還有茶杯，與他在不同時間偷走的各種硬體。以及他從收發室簽收而從沒交給梅多斯的信件。信是給李奧的，明白嗎？回答李奧發出的詢問函回信。他在地下室搞了一個自己的部門，一個參贊處的獨立單位。只是你從來不知道罷了。他發現了有關卡爾費爾德的真相，所以他們要對付他。」他伸手輕觸臉頰。「對我下手的人，就是追逐李奧的同一批人。他逃，是因為他問了太多問題，知道了太多事。就我猜想，他們已經抓到他了。原諒我說這些無聊的屁話。」他淡淡地說。「但我說的都是事實。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喝杯咖啡。」

布拉德菲爾沒有動。

「那個綠檔案怎麼樣？」

「不在了。只剩下個空箱子。」

「他帶走了嗎？」

「我不知道。也許是普蘭施科拿走了。」他搖搖頭。「很遺憾。你得趕在他們前頭找到他。否則他們會殺了他。我要說的是這個。卡爾費爾德是個大騙子和殺人犯，黑廷找到了證據。」他提高嗓門。「我說得夠清楚了嗎？」

布拉德菲爾繼續看著他，專注但沒有警戒的意味。

「黑廷是什麼時候起意要對付卡爾費爾德的？」特納自言自語，「起初他不想管這件事。他裝作沒看到。他對很多事都轉身不看，不想去回憶。他和我們一樣不想管閒事，只想謹守紀律，把這當作犧牲。平日弄點園藝、參加宴會，苟延殘喘地活著。他把頭低下，任由世界在他頭上滾過。就這樣一直到十月，也就是卡爾費爾德開始得勢之時。你知道嗎，他認識卡爾費爾德。而卡爾費爾德虧欠他。這讓李奧耿耿於懷。」

「虧欠他什麼？」

「別急。慢慢來，讓我們一點一點從頭開始說。他被卡爾費爾德惹火了。我們都知道什麼叫做被卡爾費爾德惹火，對不對？到處看得到卡爾費爾德的照片：微笑的樣子、皺眉的樣子、一臉威嚇的樣子……他的名字反覆在李奧耳邊響起：卡爾費爾德是騙子，卡爾費爾德是殺人犯，卡爾費爾德是個假貨。」

「你在說什麼？聽起來真是荒謬。」

「李奧不喜歡再這樣下去：他不再喜歡謊話連篇，他想要真相。你可以說是男性更年期作祟。他厭惡自己……厭惡自己袖手旁觀，厭惡自己只是苟活。他對於自己的老把戲和生活方式倒胃了。我們

都有過類似的感覺，不是嗎？但李奧的這種感覺比我們強烈十倍。所以他決定要討回別人虧欠他的東西：向卡爾費爾德討回公道。你知道他的記憶力很強，記得很久以前的事。於是他開始策畫。先是想辦法打進檔案室工作，接著是取得工作續約，然後弄到各種檔案：《名人追蹤》、預定銷毀的檔案，還有光榮洞裡那些陳年舊檔。他重新開啟一個舊案，展開調查……」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你生病了。我建議你回去躺下來休息。」他伸手去拿話筒。

「他第一件事情是拿到鑰匙，這對他來說很容易。放下！把電話放下！」布拉德菲爾的手停住，然後回到吸墨紙上面。「接著他開始在光榮洞裡工作，建立起自己小小的辦公室，做備忘錄、寫信。檔案室裡要是有任何他需要用的東西，他就用偷的。他是個賊，這你自己說過。你應該知道。」有片刻，特納的聲音變得溫柔體諒。「你是什麼時候給地下室裝上鐵柵門的？不來梅的暴動之後，對吧？一個週末？他就在那時候恐慌起來。唯一的一次。他就在那時候偷走了手推車。我在談的是卡爾費爾德，聽好！關於他的博士學位、他的服役紀錄、他在史達林格勒受的傷，一家化學工廠……」

「這類謠言已經傳了好幾個月。自從卡爾費爾德成為政治紅人以來，有關他過去的謠言就無日無之，但他每一次都能成功闢謠。西德這裡幾乎沒一個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未受過共產黨的中傷。」

「李奧不是共產黨，」特納用極疲憊的語氣說。「你說過的，他是政治低能兒。他多年來遠離政治，因為他害怕他會聽到些什麼。我在談的不是謠言，而是事實。都記載在我們的檔案裡，就鎖在我們自己大使館的地下室。他就是在地下室裡找到檔案的，現在，連你也無法埋葬它們了。」他沒有洋洋得意的意思，也沒有敵意。「如果你想看，那些檔案現在就在檔案室裡。有些東西我讀不懂，我

的德文不好。我已經交代過任何人都不能去碰。」他邊想邊微笑，也許是想到他自己曾陷入的困境。「如果你都知道這些而不管的話，你真的是把他逼到了孤軍奮戰。在安裝鐵柵門和把電梯上鎖的那個周末之前，他先把手推車推到地下室去。他怕無法繼續進行調查，怕他進不了光榮洞。在那之前，他做的事一直像小孩遊戲一樣簡單。他哪裡都有辦法去，《名人追蹤》給了他這個權力。他只要坐上電梯，就可以直達地下室。但你在不自知的情況下終止了這一切：防暴鐵柵門阻斷了他通往洞穴的路。於是他就把所需要的一切放上手推車，推到地下室，在那裡待了整個週末，直到燒焊工人把工作做好才出來。他為了離開地下室，對後樓梯入口的門動了手腳。那之後，他就利用岡特邀他喝茶聊天的機會上頂樓去。岡特當然不知情。某個意義下，大使館裡的每一個人都不知情。我很抱歉，為我曾經對你說過的話抱歉。我錯了。」

「現在恐怕不是道歉的時候。」布拉德菲爾說，然後打電話給皮特小姐要她送咖啡過來。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檔案裡有什麼，」特納說，「都是些對卡爾費爾德不利的證據。請幫幫忙別打斷我的話。你我都很疲倦，而我們的時間也不多了。」

布拉德菲爾在他前面的吸墨紙上攤開一張藍色草稿紙。皮特小姐把咖啡送進來，然後離開。她只瞧了特納一眼，但這一瞥比任何言辭都更能道出她對特納的鄙夷。

「我打算告訴你他拼湊出一幅怎樣的圖像。如果你想挑毛病，等我全部講完再挑。」

「我會盡力。」布拉德菲爾說，臉上閃過微笑，讓他看起來像另外一個人。

「在丹嫩貝格附近，有個村莊叫哈普斯托福，居民寥寥無幾，坐落在一處樹木茂密的河谷裡。德國人一九三八年在那裡蓋了間工廠。那裡原先有一家造紙廠，位於一條湍急的河流旁，與一棟鄉村別墅相連，後方是懸崖。德國人改裝了造紙廠，又沿河蓋了幾間實驗室，將整片地方變成一個極機密的小型研發站，專門研究某種毒氣。」

他喝了口咖啡，吃了口小餅乾。看來吃東西會弄痛他唇上的傷口，因為他把頭側向一邊，極為小心地咀嚼。

「是毒氣。工廠地點為什麼選在那裡，理由顯而易見：那地方難以轟炸，而且溪流湍急，便於排放廢水。村莊又很小，他們愛趕走誰就趕走誰。說到這裡，你跟得上嗎？」

「跟得上。」布拉德菲爾拿著鋼筆，一面聽特納說，一面記下重點。特納看見他在每一段重點前面都編上號碼，心想：編不編號有什麼差別？你不可能透過編號摧毀事實。

「當地居民事後聲稱他們不知道工廠是在製造什麼，大概是實話。不過他們知道原先的造紙廠被拆除，換上很多昂貴的設備。他們知道，位於工廠後方的倉庫有人守衛。他們也知道工廠不容許幹部與當地人雜處。那裡的工人都是外國人：法國人、波蘭人，不許外出，所以也不會認識當地人。大家都知道裡面有動物，主要是猴子，但也有綿羊、山羊和狗。動物進了工廠以後就不會再出來。有一則記錄指出，當地的省黨部主任曾收到幾次愛護動物人士寫的抱怨信。」

他看到布拉德菲爾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他在地下室工作，夜復一夜，把整件事情給拼湊起來。」

「地下室不關他的事。那裡的檔案室已經很多年禁止進入。」

「但那裡就是有他在乎的事。」

布拉德菲爾在便箋上寫了些什麼。

「大戰結束前兩個月，工廠被英國人摧毀。是精準轟炸。爆炸威力強大。工廠連同整個村子都被炸得翻過來。外國勞工全部被炸死。據說爆炸聲在幾英里之外都聽得到。」

布拉德菲爾的鋼筆快速掠過紙張。

「爆炸當時，卡爾費爾德人在他的老家埃森；這點沒有疑問。他說他當時在為母親辦喪禮，她死於空襲。」

「那又怎樣？」

「他回埃森不是為了埋葬母親。她在那之前兩年就死了。」

「說不通！」布拉德菲爾喊道，「要是這樣的話，報紙早就——」

「檔案裡面有一份原本的死亡證明影本，」特納心平氣和地說，「我不知新的那張長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是誰為他偽造的。不過，我想你我不必用多少想像力都可以猜到是誰。」

布拉德菲爾瞧著特納，眼神充滿激賞。

「戰後，漢堡是英國人的管轄範圍，他們派出一組人去看哈普斯托福的廢墟，搜集殘留物並拍照。只是一般的情報小組，不是特派員。他們想找到曾在那裡工作過的科學家——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好處。你知道我意思。但他們也聽到一些謠言。有個法國工人倖存下來，指出工廠會用活人來做實驗。不是用工人，而是一些從別處運來的人。開始的時候是用動物，但後來他們想要真人，就特地

安排。他說有一個晚上他本來應該要在大門值班（那時他還受到信任），但德國人叫他回房間睡覺，到隔天早晨以前不要出來。他起了疑，就在附近徘徊。他看到一件怪事：一輛不必出示證件的灰色巴士通過了一道道柵門，開進工廠後頭的倉庫；幾分鐘後巴士再度開出來，這一次的速度比進來時快很多。顯然是空車。」特納停下，從口袋裡拿出手帕，擦拭額頭上的汗。「法國工人又說，他有個朋友，一個比利時人，曾經為了額外的獎金，答應去懸崖下面的新實驗室工作。他去了幾天，回來以後失魂落魄，說就算要把全世界的好處都給他，他也不願意在那實驗室多待一個晚上。隔天他就不見了，德國人說他被調走了。臨走前這比利時人對他的死黨提到一個姓氏：克勞斯。他說這個克勞斯博士是行政總監，負責安排各種細節，讓那些科學家要什麼有什麼。就是這人派他去實驗室工作。」

「你這個就叫證據？」

「別急。小組報告了他們的發現，而一份副本送到了當地的戰爭罪行調查組。調查組的人覺得事有蹊蹺，就接手調查。他們盤問了那個法國工人，得到全部的證詞，但工人不願意出庭作證。還有一個開花店的老婦人說她有個晚上聽到尖叫，不過說不上到底是哪一晚，又說也有可能只是動物的叫聲。所有證據都非常薄弱。」

「原來你也知道薄弱。」

「聽著，」特納說，「我們現在是站同一邊的，不是嗎？還要打開很多扇門呢。」

「但也許有幾扇門可以關上了。」布拉德菲爾說，然後繼續做筆記。

「戰爭罪行調查組事務繁重，又人手不足，最後只好把這案子束之高閣。還有更大的案子等著他

們去煩。他們把克勞斯的名字登記在案，然後就把他忘了。法國工人回法國去，老婦人忘了那些尖叫，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直到兩年後……」

「慢一點。」

布拉德菲爾的筆並沒有加快速度。他的字跡仍然是一貫的樣子：清晰好讀。這對日後要接他工作的人可說相當體貼。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是你我都可以預期的事。一個住在哈普斯托福附近的農夫向當地議會買了一塊畸零地。那塊地崎嶇不平、多岩，樹木叢生，但農夫認為自己說不定可以種出什麼來。但他挖地和犁地時，發現了三十二具成年男性的屍體。德國警察瞧了瞧，就把此事報告占領當局。英國人展開調查，斷定其中有三十一人是被毒氣毒死。另一具屍體是個穿著束腰外衣的外勞，死於頸背中槍。還有一件怪事——調查人員百思不解。那些屍體不是全屍，都亂七八糟的。」

「亂七八糟？」

「它們被研究過，被解剖過。顯然有人曾經把它們挖出來。於是當局重新展開調查。鎮上有人記起前不久有個來自埃森的克勞斯博士到過這裡。」

布拉德菲爾把鋼筆放下，兩手合掌，專注地看著特納。

「調查人員過濾了所有住在埃森、有能力從事高級化學研究，又姓克勞斯的人。他們沒花多少時間就挖出了卡爾費爾德。他那時還沒有博士學位，不過誰都知道幹那種事的人一定會使用化名，既然都用了假名，為何不能再加個博士頭銜？埃森也是英國的管轄區，所以他們就把卡爾費爾德找來盤

問。但他否認一切。想也知道他會否認。除了找出那些屍體以外，他們沒有什麼證據可以指控他。不過，倒是有另一個偶然得來的資訊。」

布拉德菲爾沒有打岔。

「你聽過安樂死計畫嗎？」

「哈達曼，」布拉德菲爾向窗子的方向點了點頭，「就在河下游。」

「哈達曼、魏姆、艾希堡、卡爾曼霍夫：這些都是執行安樂死計畫的醫院。把一些不事生產的多餘人除去。這方面的資料，在光榮洞裡找到一大堆。檔案室裡也有不少，都在預定銷毀之列。起初這計畫所要消滅的對象都在一定的範疇內：畸形、精神病、八至十三歲之間嚴重殘疾的兒童、會尿床的。死者都是德國公民，只有極少數的例子是他國人。」

「他們被稱為病人。」布拉德菲爾說，語氣極為倒胃。

「現在看起來，有某些『病人』是被挑出來當作醫學實驗的白老鼠。大人小孩都有。」

布拉德菲爾點點頭，就像是他也知道這個。

「在哈普斯托福的案子爆出來之前，美國人和德國人對安樂死計畫已經做過相當多調查。頗有發現，其中之一是有一車『混種工人』被挑出來，『送往哈普斯托福的化學研究站從事危險任務』。一車共三十一人。而且用來運載工人的車是灰色的巴士——說不定這可以提醒你些什麼。」

「漢諾威，」布拉德菲爾馬上說，「卡爾費爾德的保鑣就搭灰色巴士。」

「卡爾費爾德是個管理長才，今天一如往昔。人人都佩服他這點。真高興知道他沒有失去往日才

華，對不對？他真是有那種腦子做這種黑暗勾當。」

「別賣關子了。我想知道整件事情，說清楚一點。」

「灰色的巴士。三十一個座位，不算押送者的話。窗戶從車內封起，趁夜裡把人送來。」

「你剛才說發現的屍體是三十二具，而不是三十一……」

「你忘了那個比利時工人？就是那個在懸崖下面工作，後來與他法國死黨話別的那個。他知道得太多了，不是嗎？就像現在的李奧。」

「來吧，」布拉德菲爾站起身，為他倒了杯咖啡。「你最好多喝一點。」特納拿起杯子，手還相當穩定。

「英國人把卡爾費爾德帶去漢堡，以屍體和現有證據詰問他。但他只是笑，說那些全是胡說八道，說他一輩子沒去過哈普斯托福。他只是個化學工程師，一個爆破專家。他非常詳細描述自己在俄國前線服役的情形，還出示他獲頒的戰爭勳章。但我懷疑他對俄國前線的知識其實來自納粹黨衛軍，而勳章也是黨衛軍頒給他的。他的話裡有一些漏洞，但不多。偵訊期間他矢口否認一切，說自己沒去過哈普斯托福，沒聽說過那裡的工廠。他反覆地說，『如果你們有證據，就起訴我吧。把我送上法庭。我不怕，我是個英雄。除了埃森的家傳工廠以外，我這輩子沒有管理過其他工廠，但英國人把我家工廠炸得粉碎了，不是嗎？我去過俄國。我沒有毒害過混種人。我對全世界的人都友善。有本事你們就找人來指控我，誰都行。』但他們找不到。當初在哈普斯托福工作的科學家都被隔離起來單獨起居，推想行政人員也是這樣。再說，工廠的檔案都在轟炸中摧毀殆盡，而所有人不是用教名就是用化

名。」特納聳了聳肩。「事情看來只能到此為止。他甚至還編了故事，說自己曾在俄國幫助過反納粹的游擊隊。但他提到的服役隊單位不是已經集體被俘就是全部覆沒，所以調查人員無法往這個方向著手。不過後來他似乎沒有再對外界提及自己曾幫助過反納粹游擊隊這一節。」

「那不再流行了，」布拉德菲爾說，「特別是在他的圈子裡。」

「所以這案子從未上到法庭。這有好幾個理由。一是，戰爭罪行調查單位已瀕臨解散，他們受到來自倫敦和華盛頓的壓力，被要求自廢武功，把司法權還給德國法院。情形一片混亂。調查單位本身想要起訴，但總部方面準備特赦。還有一些技術性的理由。這宗罪行的受害人被認定涉及法國人、比利時人和波蘭人，但由於無法確定死者的國籍，所以司法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這不是關乎主旨的大問題，只是附帶問題，但對於要找麻煩的人卻很有用。」

「我知道那時候的情況，」布拉德菲爾很平靜地說，「亂得像瘋人院。」

「法國人並不熱心，波蘭人則熱過頭，而卡爾費爾德當時已經有頭有臉，手上握有幾份同盟國的大合約。光是把合約轉包給競爭對手，都夠讓他賺翻。你不能不承認他是管理長才，真有效率。」

「聽你的語氣，有效率是一種罪。」

「他的工廠解體過兩、三次，但現在營運得風生水起。把它搞亂還真是可惜。甚至有謠言說，他之所以一開始就能打敗競爭對手，是因為他擁有一種特殊的氣體，是他在戰爭末期運到埃森、貯存在地底的。這就是為什麼，當皇家空軍轟炸哈普斯托福的時候，他人在埃森。可不是別人以為的去埋葬他可憐的母親。他是拿一些好東西回去充實自己的巢。」

「就你迄今所提的證據，」布拉德菲爾口氣平靜，「沒有一件可以證明卡爾費爾德與哈普斯托福的慘案有關，不足以證明他涉及一宗集體謀殺。他自己的說詞可能是真的：他曾經在俄國作戰，曾經負傷……」

「沒錯，這是總部方面所持的觀點。」

「甚至無法證明那些屍體就是從哈普斯托福運來的，也很難證明那些科學家曾經對活人試驗過毒氣，更不要說還要證明卡爾費爾德知情，或者他有辦法接近那些毒氣……」

「他在哈普斯托福的房子有一個地窖。地窖並未遭受轟炸破壞，窗戶本來都用磚封死了，有一些管子通過天花板連接到實驗室。但後來地窖的磚牆被撕了開來。」

「什麼叫『被撕了開來』？」

「用手，徒手。」特納說，「可能是用十根手指。」

「總之，他們的觀點和你一樣。卡爾費爾德死不招認，又沒有新的證據。所以他沒被起訴。所有相關檔案被束之高閣。戰爭罪行調查組後來搬到了不來梅，後來又搬到漢諾威，再搬到明興格拉德巴赫，而它收藏的檔案則被送到這裡。一起送來的還包括雜七雜八的軍法處檔案。它們懸在這裡，等待最終的處置。」

「這些就是黑廷拼湊出來的故事嗎？」

「他本來就一直跟這些有關。他是戰爭罪行調查組的下士調查員。卡爾費爾德的案子就由他負責

調查。他、普蘭施科。全部的檔案、談話摘要、備忘錄、書信、偵查報告、證據摘要——全都是李奧一字一句寫下的。李奧逮捕卡爾費爾德、盤問他，參加解剖，尋找證據。瑪格麗特．愛克曼——也就是那個他差一點娶進門的女人——屬於同一個單位。她是文職研究人員。他們被叫做獵頭者，這就是他的人生……他們都急於看到卡爾費爾德被繩之以法。」

布拉德菲爾仍然浸沉在思緒裡。「你先前提到一個名詞。混種——」

「那是納粹的專門術語，用來形容擁有一半猶太血統的人。」

「唔，我懂了。他把整件事情都視為私人恩怨。跟他個人有切身關係。所以對他來說事關重大。他是為自己而活的，他也只懂這個。」鋼筆在布拉德菲爾的手上靜止不動。「但就法律層面來說，這卻很難構成一個案子。事實上，從任何標準來說它都不能成立。事情本身當然有趣，它解釋了卡爾費爾德對英國人的感覺和態度，但這樣並不犯法。」

「他是沒犯法，」特納說，相當令布拉德菲爾意外，「那不構成一個案子。但是對李奧來說，那卻是一顆爛瘡。他從來沒有忘記。所以今年一月，他就跑進光榮洞去，重讀他自己寫的報告和自己提出過的論據。」

布拉德菲爾仍然是靜靜坐著。

「這也許和他的年紀有關。最主要的是他感到人生有事未了，」特納的語氣就像在說這句話也適用於他自己，然而他也無解。「你也可以說他有一種歷史感，一種時間感。他被弔詭絆住了，感到非要把它解開不可。他同時也墜入了愛河，」他補充說，眼睛望著窗外，「儘管他不見得會承認。他利

用了某個人，卻沒想到陷了進去……他想逃出冷漠。這就是重點。愛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而有某個人讓他覺得自己還有救。」他輕柔地補充說，「但不管出於什麼理由，他就是重新展開了調查。他把相關檔案從頭到尾重讀了一遍。檔案室裡的和光榮洞裡的所有檔案。他比對每一項事實，然後展開自己的查詢。」

「什麼樣的查詢？」布拉德菲爾追問。他們沒有看著對方。

「他建立起自己的辦公室。他發出一些信，收到一些回函。都是用大使館的信封和信紙發出的。他自告奮勇去領參贊處的信件，把寄給他的回信先抽出來。他辦這件事就像他處理自己人生：祕密而有效率。不相信任何人，對誰都不會推心置腹，利用他人彼此間的矛盾……他有時候會去其他地方走動，查檔案、走訪部會、翻閱教堂的記錄冊……全都是拿大使館的公文來當幌子。他蒐集剪報、製作副本，自己打字、蓋上自己的封印。他甚至偷了一個官方印章。他在信件上簽署的頭銜都是『理賠暨領事事務』，所以回信大部分就是以他為收件人。他比對每一個細節：出生證明、結婚證書、母親的死亡證明、打獵執照。他隨時都在找可疑跡象，以求能證明卡爾費爾德從未在俄國前線打過仗。他建立起一個可觀的個人檔案室。這就難怪西布克龍會嗅出不對勁。德國政府裡面幾乎所有部門都被他用某個藉口查詢過了。」

「老天。」布拉德菲爾低聲說，並放下鋼筆。這動作就像承認了自己打了敗仗。

「到了一月底，他得到唯一可能的結論：卡爾費爾德從頭到尾都在撒謊，而某個政府官員——位階很高，很有可能是西布克龍——一直在掩護他。我聽說西布克龍有政治野心：誰的政治行情看俏，

他就上前巴結。」

「那是真的。」布拉德菲爾說，陷入私人的思緒裡。

「就像從前的普蘭施科……你現在看出我們的處境了嗎？當然，用不了多久，西布克龍就注意到英國大使館正在進行一些非比尋常的查詢——就在『理賠暨領事事務』進行。他氣炸了，特別是在李奧找到證據以後。」

「什麼樣的證據？事隔二十多年，怎麼可能還有證據？」

「全都在檔案室裡，你最好自己去看。」

「我沒這個時間，而我也聽多了不中聽的事實。」

「然後置之不理。」

「我堅持，要你來告訴我。」他並不用誇張方式表達他的堅持。

「好吧。去年，卡爾費爾德決定要拿個博士學位。他當時已經是個大人物，由於經營化學工廠而坐擁鉅額財富，還在埃森政界嶄露頭角。但他依舊想當個博士。也許他就像李奧那樣，覺得人生還有未了之事，想要讓自己的履歷表更加完整；又或許他覺得博士頭銜是一項有用的資產：投卡爾費爾德博士一票吧。德國人會喜歡自己的總理有博士頭銜——所以他就回到學校，寫了篇論文。他沒做多少研究，但論文的內容令人動容，特別是他的幾個導師大受感動。了不起，他們說，他竟然找得出這個時間。」

「還有呢？」

「它探討的是某些毒氣對人體的影響。他這論文得到很高的評價，還引起小小的轟動。」

「但很難這樣就做出結論。」

「可以的。因為他論文的整個分析都是奠基於對那三十一具屍體的詳細檢查。」

布拉德菲爾閉上眼睛。

「那不是證據，」布拉德菲爾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口；他臉色極其蒼白，但手上的鋼筆穩定如昔。「你知道那不是證據。我同意，它是可以支持一些假定，比方說可以假定他在哈普斯托福待過。但如果想以此指控他犯了戰爭罪行，那麼他的論文根本談不上是半點證據。」

「可惜我們無法告訴李奧這一點。」

「卡爾費爾德會辯稱，他對毒氣的了解來自於他的工廠，或是得自第三方。」

「得自那些真正的兇手。」

「就算能證明他的知識來自哈普斯托福，他還是可以辯稱自己沒有參加實驗。你自己就說過，他本人並未親自參與研究……」

「對，沒有，他是管行政的。」

「意思是說，單是他運用了毒氣知識的這一點，不足以成為起訴他的理由。」

「我們還有一個未解之謎。」特納說，「李奧只是半個律師：一個混種。我們還得去研究他的另外一半：他為什麼要當賊。」

「對，」布拉德菲爾分心了，順口說，「他偷走了綠檔案。」

「儘管如此，對西布克龍和卡爾費爾德來說，李奧知道的事已經夠把他們推向極端危險的邊緣，對不對？」

「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弄成一件『表面證據成立的案件』⑰，」布拉德菲爾再次打量他的筆記。「提出重新調查的理由。說不定可以說服公共檢察官，展開初步的聽證。」他望向電話簿。「法律隨從官會知道行不行得通。」

「不用費事了。」特納說，「不管卡爾費爾德做過什麼，現在他都可以逍遙法外。他已經跑過了終點。」布拉德菲爾瞪著他。「現在沒有人可以起訴他，哪怕手上有一份他親自簽名的自白書。」

「當然是如此，」布拉德菲爾靜靜地說，「你不說我真忘了。」他聽起來如釋重負。

「他受到法律保護。已經超過有效追訴期限。李奧星期四下午在檔案上寫了個按語：『此案已死。』沒有人能做任何事了。」

「但據我所知，還是有一個程序可以讓案子再生效……」

「是有，」特納說，「但不適用於這個個案。這不巧又是英國人的錯了。哈普斯托福的案子是由英國調查的，而我們從未把它移交給德國。沒有審訊、沒有公開報告，而當德國完全接管了對納粹戰

⑰ 法律用語。

爭罪行的司法權之後，我們並未知會他們此案的存在。所以，卡爾費爾德的案子是落在德國人和我們之間的三不管地帶。」特納停下來半晌。「李奧目前面對的也是這個困境。」

「黑廷到底想做什麼？整個調查的目的何在？」

「他想要知道真相，他需要完成這個案子。他覺得這案子在奚落他，它像一個搞砸的童年，或是一個你無法面對的人生；他要把事情糾正過來。我想他是憑著感覺走的。」

「他是如何取得這個所謂的證據？」

「他在出走前的星期天收到了卡爾費爾德的博士論文。我看到他在每份他收到的資料上蓋上日期章。他都這樣標示日期，為每一條線索歸檔。他星期一到檔案室上班，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他花了兩天時間思索下一步；上星期四，他和普蘭施科一起吃午餐……」

「為什麼？」

「我不知道。我想過這個，但沒有答案。也許是去商量他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或是向普蘭施科徵求法律意見，又或者是因為他認為還有方法可以起訴卡爾費爾德……」

「但都沒有了，對不對？」

「對。」

「謝天謝地。」

特納沒理他。「或者，他是要告訴普蘭施科他的處境愈來愈危險，向他尋求保護。」

布拉德菲爾謹慎地看著特納。「但那個綠檔案不見了。」他說，恢復了力量。

「沒錯，箱子是空的。」

「而黑廷又跑了。你也知道他為什麼要逃嗎？」他仍然盯著特納，「他建立起的小檔案室裡也記錄下了這個嗎？」

「他反覆在他的備忘錄裡寫道：『我快沒時間了。』每一個跟我談過的人都形容他像是在跟時間賽跑……似乎有什麼緊迫的事……我猜他擔心的是有效追訴期限的問題。」

「但我們都知道，有效追訴期限已經過了，卡爾費爾德已經是自由人，再沒有什麼能做的了。所以黑廷為什麼要逃？他面對的壓力是什麼？」

對於這些有探聽甚至有奚落味道的問題，特納只是聳肩。

「所以說你並不知道確切原因？為什麼他選擇這個特殊的時間出走？為什麼他單單只偷那個綠檔案？」

「我猜是西布克龍在壓迫他。李奧得到了證據而西布克龍知道這一點。自此，李奧就被盯上了。他有一把手槍，」特納補充說，「一把老舊的軍用手槍。他一定怕死了。」

「一定的，」布拉德菲爾說，「這一定是正確解釋了。」特納看著布拉德菲爾，一臉困惑。

大概過了十分鐘，布拉德菲爾既沒有移動，也沒有說一句話。

他站在房間角落，兩肘支著一個讀經架，遠眺窗外的萊茵河。

「怪不得西布克龍要在這裡派駐大批警力，」他終於開口，但語氣彷彿是在談論霧，「怪不得他

把我們當成危險人物。現在波昂的所有部會和每一個新聞記者，幾乎都知道英國大使館正在掀卡爾費爾德的底；他們希望我們怎樣做？公開他的黑暗往事？在事隔二十五年後拿出全部證據，用同盟國的司法權去指控他？人們會怎樣想？會不會以為我們只是公報私仇，是為了向一個破壞我們歐洲夢的人報復？」

「你會去找李奧的，對不對？我們會對他從輕發落，對不對？他需要我們幫助。」

「我們這裡誰也不需要幫助。」布拉德菲爾說，仍然凝視著河水。

「他不是共產黨，他不是叛徒。他把卡爾費爾德視為一種威脅——對我們的威脅。他為人很單純，這一點從那些檔案就可以……」

「我知道他怎麼個單純法。」

「怎麼說他都是我們的責任。他的觀念是我們從前灌輸給他的，我是說那種絕對正義的觀念。我們對他許下所有承諾：紐倫堡大審、去納粹化；是我們讓他相信這些的。不能只因為我們改變心意就讓他淪為死傷人口。你沒有看過那些檔案……你不知道那時他們是怎樣看德國人的。李奧沒有變，他是個沒有跟上時代的人。但這不是罪，對吧？」

「我很清楚他們那時是怎樣看德國人的，那時我人就在這裡。我看過他所看到的。但他應該長大，就像我們這些人一樣。」

「我的意思是，他值得我們保護。他的人格中有某種忠誠……我在地底的檔案室感覺得出來。他不會對弔詭止步。你或我都會有理由推托為什麼不去做某件事；但李奧是反過來。他會去做一件事情

只出於一個理由：他感到那是非做不可。」

「我相信你不是要推薦他作為一個值得效法的榜樣吧？」

「另外還有一件困擾他的事。」

「嗯？」

「像這類案子都總會有外部證據[78]。比方說，本來存放在納粹黨衛軍總部或執行安樂死計畫醫院裡的文件；行動命令、授權信、相關文件之類的。但這個的外部證據卻一件也沒有。李奧反覆在眉批裡說：為什麼科布倫茨[79]那邊沒有任何記錄？為什麼沒有這個，為什麼沒有那個？彷彿他懷疑其他證據已經被湮滅……比方說被西布克龍消滅了。

「我們可以褒揚他，對不對？」特納補上一句，語氣近乎懇求。

「在這裡，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布拉德菲爾說，視線一直沒離開過遠方，「一切都是存疑、模糊的。都罩上了薄霧。霧吸乾了一切顏色。沒有清晰分明這回事，社會主義者就很清楚這點。他們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難怪卡爾費爾德要服喪。」

布拉德菲爾正在端詳河裡的什麼？是那些在薄霧中掙扎著看清方向的小船，還是紅色起重機、平坦的田野，以及南邊遠處綿延的葡萄園？又或者是張伯倫那座幽靈般的山丘和曾經接待過他的那個長

---

[78] 指沒有記載在英國檔案裡的證據。

[79] Koblenz，德國城市。德國聯邦檔案局在此。該局藏有大量納粹檔案文件。

方形混凝土盒？

「光榮洞是禁區啊，」好一會兒他終於開口，然後再次沉默，「普蘭施科……你說他和普蘭施科在星期四一起吃午餐？」

「布拉德菲爾……」

「怎樣？」他已經開始走向門邊。

「我們現在對他的看法不同了，不是嗎？」

「是嗎？他仍然有可能是共產黨。」布拉德菲爾的聲調裡有一點諷刺意味。「你忘了他偷走一個檔案。你似乎突然間可以看透他的心事了。」

「他為什麼要偷檔案？檔案裡有什麼？」

但布拉德菲爾已經步上走廊，在床鋪與雜物之間找路。各處湧現告示：「急救室往這邊走」……「緊急休息室」……「孩童不許進入」。經過檔案室，他們聽到一陣突然響起的歡呼聲，接著是一陣熱烈的掌聲。科克臉色慘白，從檔案室衝出來，迎向他們。

「她生了，」他囁嚅著，「醫院剛剛打電話來。因為我在值班，所以她陣痛時不願意醫院讓我知道。」他粉紅色的眼睛睜得老大，滿是餘悸。「她不需要我陪，甚至不願意我在場。」

17 普蘭施科

大使館後方有一條柏油汽車道路，起點是市郊的東邊，往北走，穿過一塊對英國人來說太昂貴的新別墅區。每棟別墅都有一塊以地價來說頗有價值的小花園，每一棟都與鄰棟相似，卻又刻意營造出某些不同。如果某戶人家有磚砌烤肉爐和重組石材鋪的露天平臺，那麼它的鄰居除了如法炮製，還會加上一道以藍石板或未打磨岩石鋪面的外牆。夏天時，年輕太太會在她們的迷你游泳池畔做日光浴；到了冬天，黑色的貴賓狗會在雪堆裡挖洞。而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黑色賓士車會載送它們的主人回家吃午餐。空氣中總是飄來遙遠的咖啡香。

還是寒冷而灰濛的早上，但大地已經被雨後的慈悲陽光照亮。他們的車開得非常慢，車窗搖下。經過一家醫院後，車子轉入一條較陰暗的道路，兩旁是殘存的舊郊區，雜亂的針葉樹和藍黑色月桂樹叢後方，鉛灰色的尖頂像長矛似的矗立，過去曾經描繪出威瑪之夢，如今只是站在衰敗的林子裡面。前方出現了德國國會大樓，毫無遮掩，既不提供慰藉也不接受安撫，像一家掛上自家旗幟並漆成奶黃色的龐大汽車旅館。大樓後方，萊茵河奔流，褐色河水流過甘迺迪大橋下和貝多芬的故居，追求著自己也不確定的文化路程。

處處可見警察；很少有一個民主國家防衛它自己的民主人士防得這麼緊張。在主要入口處，一群

小學生排成蠕動的人龍，警察像管束自家孩子一樣管束他們。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正在架設弧光燈。一名身穿紫紅色絨布西裝的男子，面對攝影機，一手扠臀，以單腳旋轉，而他同伴審視著他的表情。警察從旁不安地看著，似乎不解為何那男子如此怡然自得。沿著人行道邊緣，灰色的群眾順服地等候，神情一如熟練程序的陪審團，把口號標語舉得筆直，像是羅馬士兵肅穆舉著軍旗。標語改了：統一德國優先，統一歐洲其次；這是個自豪的國家；先把我們的國家還給我們！警察成一排地面向他們，就像管束那些小學生一樣地管束他們。

「我去把車子停到河邊，」布拉德菲爾說，「天曉得等我們出來的時候，這裡會變什麼樣子。」

「怎麼回事？」

「德國國會裡有辯論，針對戒嚴法修正案的立法。」

「我以為這件事情很久以前就搞定了。」

「在這個地方，沒有什麼事是搞定的。」

沿著河堤，極目所見淨是等待中的灰色隊伍，像是沒有武裝的士兵。自製的標語口號宣示出他們來自何地：凱撒斯勞滕、漢諾威、多特蒙德、卡塞爾。他們屏息靜氣站著，等待指令一下，要就展開示威。有人帶來一臺短波收音機，開得震天價響。白色捷豹開過，他們伸長脖子張望。布拉德菲爾和特納並肩往回走，離開河流，往坡上去。他們行經一個書報亭，只看到索拉雅王后[80]的彩色照片，其他什麼都沒有。大學生排成兩列站在國會主入口外面，形成一條人龍大道。布拉德菲爾走在前面，背繃得老直。他在大門處與警衛理論了幾句，他們才肯讓特納進去。大廳裡太溫暖，雪茄味四散，辯

論話語嗡嗡作響。記者一臉好奇地看著布拉德菲爾，但他搖搖頭，把頭轉開。國會議員三三兩兩地低聲交談，不斷越過彼此的肩膀尋找更有意思的談話對象卻只是徒勞。一個熟悉的身影向布拉德菲爾走來。

「好啊，布拉德菲爾，你真厲害；你是來看民主的終結呢，還是來聽辯論的？老天，你們在布魯塞爾那兒可真是有效率。密使還跟著你嗎？特納先生，我想你是忠誠的人吧？老天，你的臉是怎麼搞的？」見沒人答腔，他壓低聲音說：「布拉德菲爾，我必須和你談談。是超級緊急的事。我打過電話去大使館找你，但老薩布每次都說同一句話：你出去了。」

「我們約了人。」

「要多久？告訴我要多久。記者山姆．阿勒頓也想找你談。我們想一起和你討論一下。」

他湊到布拉德菲爾耳邊。他的脖子還是髒兮兮的，也沒刮鬍子。

「完全無法估計時間。」

「我等你。這件事無比重要。我去告訴阿勒頓，我們一定要等到布拉德菲爾。報社截稿時間只是小事。我們非等到布拉德菲爾不可。」

「我無可奉告，這你知道的。我們昨晚發表了聲明，我想你應該已經有一份副本。我們接受了德國總理的解釋。我們預期，德國的談判代表這幾天內就會重返布魯塞爾。」

---

⑧⓪ Queen Soraya，伊朗國王巴列維的王后。

他們走下通往餐廳的階梯。

「他就在這裡。話由我來說，這件事你讓我處理。」

「我盡量。」

「你不能只是盡量；你最好把嘴巴閉緊。他是個滑不溜丟的客人。」

別的都沒看到，特納只看到那根雪茄。很小一根，叼在嘴角，像支黑色的溫度計；特納知道那一定是荷蘭雪茄，而且是李奧買來奉上的。

普蘭施科的模樣看來像是剛剛才編輯了大半夜的報紙。他從商店連著拱廊那邊的門走進來，雙手扠口袋裡，在桌子之間磕磕碰碰，也不向誰說聲抱歉。他是個髒兮兮的大個兒，一頭淺灰色頭髮剪得很短，胸膛寬闊，小腹更寬。他的眼鏡像個護目鏡那樣壓著眉毛。有個女孩跟在他屁股後面，手裡拿著公事包。她面無表情、無精打采，要不是非常乏味就是非常貞潔。她有一頭濃密的黑髮。

「湯，」他與他們握手，同時向餐廳另一頭大喊，「端湯來！也拿點什麼給她吃。」侍者正在收聽短波收音機裡的新聞，聽到普蘭施科呼喊，便把音量調小，徐徐走來。普蘭施科的吊帶上有黃銅齒釦，牢牢夾在他骯髒的腰帶上。

「你也出動了？不用擔心她，」他對他們解釋說，「她什麼都不懂。什麼屁外語都聽不懂。*Nicht wahr, Schatz?*（不是嗎，親愛的？）妳蠢得像豬；到底找我什麼事？」他的英語很流利，而不管他帶有哪裡的腔調，現在都被濃重的美國腔所掩蓋。「你要升大使了嗎？」

「恐怕沒有。」

「這傢伙是誰？」

「來走一走的客人。」

普蘭施科仔細打量特納，然後打量布拉德菲爾，又回頭打量特納。

「你惹火了哪個女的？」

只有眼睛轉動。他的肩膀往脖子聳起了一點，舉止中有某種發自本能的警覺。他的左手搭在布拉德菲爾的前臂上。

「那好，」他說，「很好。我喜歡換換口味。我喜歡和新來的人聊天。」他的聲音始終維持在同一個平面，厚重但簡短：一種密謀者的聲音，出於經驗而不想被偷聽。

「你們兩位來這裡做什麼？徵求普蘭施科的個人意見？來聽反對者的聲音？」然後他向特納解釋：「當你加入了一個聯合政府，反對者們就形成了自成一格的俱樂部。」他笑得很響亮，與布拉德菲爾分享他的笑話。

侍者端來一客蔬菜燉牛肉湯。普蘭施科用他屠夫似的手去觸碰那些肉塊。

「有何貴幹？哦，也許你們想給女王陛下發一封電報？」他咧嘴而笑，「那就發給她啊！女王陛下怎麼會在意普蘭施科說些什麼？誰會在意？我是個老娼妓，他們告訴過你嗎？」他這話是對著特納說，「我當過英國人，也當過德國人，還差點他媽的去當美國人。我在這個窯子的時間比任何妓女都長。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誰都不再想要我了。他們有告訴過你嗎？我什麼立場都混過：左、中、

右。」

「那現在是哪個方向得到你的青睞？」特納問。

普蘭施科舉起手，用食指尖揉搓拇指，眼睛仍然盯著特納那張破碎的臉。「你知道在政治圈裡什麼東西最重要嗎？現金和買賣。其他都是狗屎。條約、政策、聯盟，全都是狗屎……也許我應該保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好啦，現在他們退出布魯塞爾了。真遺憾。真的真的非常遺憾。你們再也找不到人說話了。」他掰開一個小圓麵包，一半蘸進湯裡。

「你去對女王說，我普蘭施科說英國是個爛國家，是個滿口謊話的偽君子。尊夫人可好？」

「很好，謝謝。」

「我好多年沒去你們那裡吃晚餐了。你還住在那個隔離區嗎？那是好地方。別介意。沒有人會喜歡我太久。所以我才會從這個政黨跳到那個政黨。」他向特納解釋，「我以前以為自己是浪漫主義者，總是追求某個偉大的目標；但我現在厭煩了。對朋友厭煩，對女人厭煩，對上帝厭煩。他們都一樣，忠誠，然後欺騙。都是混蛋。知道嗎，我喜歡新朋友勝過老朋友。對了，我換了個新太太；你們對她有什麼觀感？」他抓住女孩的下巴，微微調整她臉的角度，把她最美的一面示人。女孩微笑，輕拍他的手。「我很驚人，曾經有過一段時間是這樣。」他沒等他們說出適當評語就繼續：「曾經我放下身段，出力幫爛英國爭取加入歐洲。不過這一次你們在門口哭泣，我卻不想管了。」他把手攤開。「也許我只是對權力感興趣。也許我從前愛你們是因為你們那時強大，現在恨你們則是因為你們現在只是根蔥！他們昨天晚上在哈根殺了個男孩，你們聽說了嗎？收音機報導了。」

他從托盤上拿起一杯檜子酒。杯墊吸附著杯底，他把杯墊剝開。「一個男孩，一個老頭，一個瘋婆子圖書管理員，好囉，組成一支足球隊。但這樣也不會是世界末日吧。」

窗外，長長的灰色隊伍正在河邊空地上等待。普蘭施科朝四周一揮手。「看看這些傢伙，全是紙紮的。這裡沒有什麼事物不是：紙紮的民主，紙紮的政治人物，紙紮的鷹派、紙紮的士兵，紙紮的國會議員。娃娃屋裡的民主。每一次卡爾費爾德打噴嚏，我們就嚇得尿溼褲子。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說的話很他媽的接近事實。」

「所以說你現在喜歡上他了，是這樣嗎？」特納問，不理會布拉德菲爾的怒視。

普蘭施科喝完湯，眼睛始終看著特納。「世界每天都變年輕一點點，」他說，「是啊，卡爾費爾德也是大便。是啊，我們變富裕了。我們吃喝，買車，繳稅，上教堂，生小孩。現在我們想要一些真實的。知道是什麼嗎，老弟？」

他的眼睛沒有離開特納受傷的臉龐。

「我們需要幻象。需要國王和王后。需要甘迺迪、戴高樂、拿破崙、維特爾斯巴赫家族[81]、波茨坦。哈，這和英國的學生暴動有什麼兩樣？女王陛下對他們有何感想？你們不是把他們養得好好的嗎？想知道什麼是年輕？我來告訴你，」特納現在是他唯一的聽眾。「『德國的年輕人怪他們的父母發起戰爭。』每天總有個聰明的傻瓜在某份報紙上寫出這樣的話。想聽事實嗎？他們責怪他們的父母

---

[81] The Wittelsbachs，德意志貴族世家。

輩輸掉戰爭，而不是怪他們發動戰爭。『噯！我們的帝國到哪兒去了？』我猜英國年輕人不爽的也是這個。他們希望上帝會回來。」他靠向桌子，把臉湊近特納的臉。「我們也許可以來做個買賣。我們給錢，你們給我們假象。問題是，我們厭倦了。我們願意交易，但你們只給了我們一堆大便。你們已經不輸出假象了。所以我們不再喜歡英國。英國人不知道怎樣做買賣。你們想要結婚，卻又從不出席婚禮。」他發出又一陣虛假的笑。

「也許締結一個聯盟的時間已經到來。」布拉德菲爾提議，他的微笑像個疲倦的政治家。

特納從眼角餘光瞄到兩個金髮男人，穿黑西裝和小山羊皮皮鞋的，靜悄悄地往他們附近一張桌子坐下。侍者意識到他們身分，快步上前招呼。同一時間，一群年輕記者從大廳走了進來，帶頭的人是薩布——他是記者的大家長。有些記者拿著日報，頭條標題包含了布魯塞爾或哈根的字樣。薩布從遠處眺望神情焦慮卻又自負的布拉德菲爾。

「他們是真正的納粹，全是人渣。」普蘭施科的肥手對著那些記者一揮，用很高的音調這樣說，人人都聽得到。「他們只懂得動嘴巴和放屁，卻以為民主是他們發明的。侍者在哪裡？死了嗎？」

「我們在找黑廷。」布拉德菲爾說。

「我說呢！」普蘭施科滿不在乎說，危機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他那隻拿餐巾抹乾嘴巴的手同樣不疾不徐。他繼續打量他們倆，深陷在焦乾眼窩裡的黃色眼睛微微閃爍。

「我沒看到他在這附近出沒，」他繼續若無其事地說，「說不定他在外交官旁聽席。」他放下餐巾，「你們有個特別的盒子放在那裡。也許你們該去那裡找找看。」

「他從上星期五的早上就失蹤到現在。已經一個星期了。」

「李奧？他一定會回來的。」侍者出現了。「他是鐵打的。」

「你和他是朋友，」布拉德菲爾繼續說，「大概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所以我們認為他或許找過你商量。」

「商量什麼？」

「這也是我們想知道的，」布拉德菲爾微微一笑，「我們認為他或許告訴了你一些什麼。」

「他就沒有一個英國朋友嗎？」他看看布拉德菲爾，又看看特納。「可憐的李奧。」他的語氣中帶點稜角。

「你在他人生裡占有特殊位置。畢竟你們一起做過許多事，你們有許多共同的過去。我們覺得，倘若他需要忠告或是金錢，或在危機裡別的什麼用得上的東西，他出於本能就會來找你。我們想他或許會向你尋求保護。」

普蘭施科再一次看著特納臉上的傷口。

「保護？」他的嘴只微微張開，彷彿不願意讓其他人曉得他正在說話。「保護他，我倒不如去保護……」汗水突然從他額上冒出，彷彿那是從別處潑在他額上的水珠。「走開。」他對女孩說。那女孩不發一語，站了起來，心不在焉地向他們微笑，施施然走出餐廳。特納目送她兩片輪番翹起的屁股爿遠去，心中搔癢。但這時布拉德菲爾說話了。

「我們沒多少時間，」他身體前傾，話說得很快。「你在漢堡與柏林都和他共事過。有某些事大

概只有你們兩個知道。你跟得上我的話？」

普蘭施科等著。

「如果你能夠不驚動任何人而幫我們找到他，如果你能為一份舊友誼出一點力，我們一定萬分感激。我們會對他從輕發落，會非常謹慎處理他的個案。我會保密不說出你與這件事有關，其他人的名字也都會得到保護……」

輪到特納等待了，他輪流凝視他們兩人。只有汗出賣了普蘭施科，只有鋼筆出賣了布拉德菲爾，筆被他緊緊握在拳頭裡。窗外，特納看見灰色的隊伍猶在等待；餐廳角落，兩張月亮臉依舊盯著他們，一邊吃著牛油麵包。

「我會把他送回英國；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弄出德國。但他有錯在先，不可能再重新雇用他。他做了一些事──那些事使得他不可能再得到我們的照顧；你懂我意思嗎？不管他知道了些什麼，那都是英國的財產。」他往回靠。「我們得比他們先找到他。」他說。普蘭施科仍然只是用他小而冷硬的眼神看著他，沒說話。

「我也理解，」布拉德菲爾繼續說，「你必須維護某些特殊利益。」

普蘭施科微微顫抖。「你說話小心。」他說。

「我一點兒也沒有干涉聯邦德國政府內部事務的意思。你的政治雄心，還有貴黨與『再造運動』的未來關係，都不是我們關心的事務。我來這裡是為了保護同盟關係，而不是要對一個盟友作出仲裁。」

普蘭施科突然笑了。「那很好。」他說。

「二十年前你與黑廷之間的關係，還有你與某些英國間諜的牽連……」

「這些都沒有人知道，」普蘭施科很快地說，「你說話最好小心點。」

「我正好要講這個。」布拉德菲爾露出一個禮尚往來的微笑，「我一刻也不希望聽到有人說英國大使館是在散播仇恨，在迫害德國的政界聞人，在扒幾百年前的老糞；或說我們為了抹黑聯邦德國而與不同情德國大業的國家站在同一邊。我深信，在你的圈子裡，你也不希望別人這樣說你。我要指出的是，你與我們的利益重疊。」

「當然，」普蘭施科說，「當然。」他空洞的表情依然無法看透。

「我們各自有自家的惡棍要處理，不能讓他們在你和我們之間作梗。」

「老天，」普蘭施科斜斜瞥了特納臉上的傷口，「看來我們還有些風趣的朋友啊。是李奧幹的嗎？」

「那些人現在就坐在角落，」特納說，「是他們幹的。只要逮到機會，他們就會對李奧幹同樣的事。」

「好吧，」普蘭施科終於說。「我是見過他，我們一起吃了頓午餐。但那頓飯之後我沒再見過他。」

「布拉德菲爾，」薩布從餐廳另一頭喊他，「還要多久？」

「我說過了，卡爾，我們沒有聲明要發表。」

「我們只是聊天，就這樣。我們不常碰面。是他打電話給我說：『找個時間吃頓午餐怎樣？』我

說好，約了他隔天碰面。」

「你們聊了些什麼？」特納問道。

他對兩人聳聳肩。「你們知道老朋友都談些什麼的。李奧是個好伙伴——不過，人是會變的。然而，或許是我們不想看到別人都不改變。我們談了往事、喝了點酒。敘舊。你知道敘舊這回事。」

「什麼時代的往事？」特納追問，普蘭施科惡狠狠地瞪他，顯得非常憤怒。

「當然是英國時代。狗屎時代。你知道我和李奧為什麼去英國嗎？那時我們都是孩子。知道我們是怎樣去得了英國的嗎？他姓氏的第一個字母是H，我的姓氏第一字母是P。所以我們就把名和姓倒過來，我還把P改成B。於是我們一個成了黑廷．李奧，一個成了普蘭施科．哈里。幸而我們不是叫魏斯或察赫尼——英國人不喜歡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後半段[82]。我們談的就是這些。被送去多佛的時候、上岸的時候。談謝普頓馬利特那家農業學校，你知道那個鳥地方嗎？也許現在那裡上了油漆了。那個臭老頭大概已經翹了辮子——他老因為我們是德國人而跟我們過不去，說我們應該為還活著而感激英國人。你知道我們在謝普頓馬利特學到什麼嗎？義大利語。向戰俘學來的。只有戰俘願意跟我們說話！」他轉向布拉德菲爾。「所以說，誰是真正的納粹？」他問，大聲笑了起來。

「他談了他碰到的難題嗎？」布拉德菲爾問道。

「他想知道有關有效期限的法規。」

「有效追訴期限？」

「對，他想知道有關的法律條文。」

「是要用在某個特定案子的嗎？」

「是這樣嗎？」

「我在問你。」

「我以為你腦子裡想著某個特定的案子吧。」

「是法律原則的一般適用性嗎？」

「沒錯。」

「不知道那是為了什麼？我們之中的誰會由於舊事重提而從中獲益呢？」

「倒是真的。」

「是常識吧。」布拉德菲爾簡短地說，「我想像，如果是你，可能就會背負很重的負擔，而我無法安慰你。他到底想知道什麼？」

普蘭施科接下來很緩慢地說：「他想知道理由。想知道法律為什麼這樣規定。我就告訴他：『那不是一條新法令，它是舊法。是為了讓事情了結。每個國家都有一個最終審判法庭，對不對？這樣才不會讓事情沒完沒了下去。德國也有類似的制度設計。』我像對小孩子說話那樣向他解釋。他有時就像個小孩，天真無知。像個僧侶。我說：『比方說，你晚上騎腳踏車而沒有開燈，但這件事在四個月

---

82 魏斯（Weiss）和察赫尼（Zachary）的頭字母分別是W和Z。德國人的名字常以W或Z起頭，所以普蘭施科才會說英國人不喜歡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後半截。

之後才被人發現，你就什麼事都沒有。如果是誤殺，那就不是四個月，而是十五年。如果是殺人，就得等二十年。如果當過納粹，那有效追訴期限要更長，等到二十年以後還得再等好幾年。』」普蘭施科雙手一攤，「然後他吼著問我：『二十年為什麼就那麼神聖？』我回答他：『二十年沒有什麼神聖的，沒有年限是神聖的。重點是我們會老，會疲倦，會死。我不知道你在搞什麼，但不管那是什麼，都是狗屎！任何事都得有個結束。道德學家說這是道德律，別的人說這是不得已。聽著，我是你朋友，而我要告訴你：那是鐵一樣的規定，你別忙了。』然後他就生氣了。你看過他生氣的樣子嗎？」

「沒有。」

「吃過午餐後我把他帶來這裡。開車到這裡的路上他都在跟我爭執。然後我們就坐這張桌子，就是我們現在坐的這張。他說：『也許我可以找到新的證據。』我說：『如果你找到新資訊，把它忘掉，因為你做什麼都沒有用了，別浪費時間。太遲了。法律是這樣定的。』」

「他有沒有向你暗示，他已經找到了？」

「他找到了嗎？」普蘭施科立刻反問。

「我不能想像有這種東西存在。」

普蘭施科緩緩點著頭，一直看著布拉德菲爾。

「然後呢？」

「我對他說：『好吧，就算你可以證明某人犯下殺人案，但也已經太遲了，自去年十二月之後就太遲了。所以你忘了這檔事吧。』可是他抓住我的手臂，像個癲狂傳教士那樣輕聲對我說：『沒有任

何法律會對於他們做過的事釋懷。這個你我都知道。教堂裡的神父說，基督是由處女生的，後來乘雲去了天國。幾百萬人相信這個說法。我每個星期天都為教堂演奏音樂，聽過不下幾百遍。』這是真的嗎？」

「他為大使館的禮拜堂彈風琴。」布拉德菲爾說。

「老天，」普蘭施科說，驚訝得合不攏嘴，「李奧會彈琴？」

「好幾年了。」

「他繼續說：『可是，我和你都看過活生生的邪惡。不是在山頂，不是在夜晚，卻就是在這裡，在你我所站的這塊土地上。我們得天獨厚可以看到這一切。現在同樣的事情又要重演了。』」

特納想要插嘴，但被布拉德菲爾制止。

「他把我惹火了，我就說：『別在我面前扮演上帝。別對我鬼叫什麼千年正義——紐倫堡的正義[83]才不過四年。有效追訴期限法規至少給了我們二十年時間。再說，你們英國人如果不喜歡它，為什麼不要我們改呢？當你們把司法權歸還給了我們，你們大可以說：喂，死德國佬，這些案子拿回去自己審吧，在你們的法庭裡審，按你們的刑法去判刑——不過在這之前，先廢掉有效追訴期限的規定。』他只是看著我，喃喃唸著我的名字：『普蘭施科啊，普蘭施科。』」

他從口袋取出手帕，抹了額頭，擦了嘴。

---

[83] 在紐倫堡進行了審判納粹罪行大審。

「不好意思，」他說，「我激動了。你們知道政治人物怎麼回事的。他瞪著我，我又對他說：『這裡是我的家。如果說有哪裡可以讓我眷戀，就是這裡，就是這個窯子。我過去不明白為什麼是這裡，而不是白金漢宮或可口可樂文化。後來我想通了：因為這裡是我的國家。你也應該去尋找一個，而不是找一間大使館。』他繼續瞪著我，瞪得我火冒三丈。我說：『好，就算你找到證據了，意義何在？一個人三十歲犯了罪而在六十歲的時候懲罰他，意義何在？我們都是老頭子了。你知道歌德說過什麼：沒有人能看著夕陽超過十五分鐘。』他卻說：『事情要重演了。你去看那些臉孔，普蘭施科，你去聽那些演講。必須有人出來制止那個王八蛋，不然你我的脖子又會掛上一面牌子。』」

布拉德菲爾首先開口。「我們知道他沒找到證據。但假定他找到了，他會怎麼做？他計畫的下一步是什麼？」

「欸，我告訴你：他會發瘋。」

「誰是愛克曼？」特納終於打破長時間的沉默。

「那是什麼，老弟？」

「愛克曼。她是誰？愛克曼小姐。埃特林小姐，或勃蘭特小姐……他們訂過婚。」

「她只是他柏林時代遇到過的眾多女人之一。或者是漢堡時代呢？說不定跨了兩個時代。老天，我全都忘記了。謝天謝地。」

「她後來怎樣了？」

「從來沒有她的消息。」普蘭施科說，兩隻小眼睛就像是在老樹皮上砍出來的縫。

角落裡，那兩張乾淨的臉依然面無表情地監視著，四隻蒼白的手放在桌上，猶如卸下的武器。擴音器呼喊著普蘭施科的名字：黨團正在等他。

「你出賣了他，」特納說，「是你去向西布克龍通風報信。是你把他丟進河裡。他告訴你所有的事，你卻去警告西布克龍。因為你想趕著搭上卡爾費爾德的列車。」

「小聲點，」布拉德菲爾說，「小聲點。」

「你這爛人，」特納氣呼呼地說，「你會害死他。他對你說他找到了證據，求你幫忙，你卻把事情透露給西布克龍。你們是朋友，你卻做出這種事。」

「他瘋了，」普蘭施科低聲說，「你還沒看出他瘋了嗎？你沒有看過他以前的德性。你沒有看到他在地窖裡是怎樣修理卡爾費爾德的。你以為你被揍得很慘？卡爾費爾德被他揍到說不出話來。『快招！快招！』」普蘭施科的眼睛瞇成一道縫。「我們看過了從田裡面挖出來的屍體後，他就發瘋了。屍體是綁在一起的。被毒氣殺死之前，就是綁在一起的。我對他說：『聽著，那不是你的錯。你活下來不是你的錯。』你看過那些鈕釦嗎？那是集中營裡使用的錢84。我猜你沒看過吧？你從來沒跟他一起出去喝酒泡妞吧？沒看過他怎樣用那些木頭鈕釦找人打架吧？我告訴你，他是瘋子。」普蘭施科陷入回憶，語氣充滿挫折，「那天我坐在這裡對他說：『放下吧，你這是何苦呢！何苦在德國建造耶路撒冷？何必讓自己苦苦煎熬？找些妞來舒服一下吧。聽著！我們必須忘掉往事，否則下場只會是發

84 指這些鈕釦是集中營裡囚犯之間拿來作貨幣使用。

瘋。』他是個僧侶，一個從來不願意忘記任何一點什麼的瘋僧人。你以為世界是什麼？是狂熱道德家的遊樂場嗎？沒錯，我就是去通報了西布克龍。你是個聰明的孩子，但你一樣得學會忘記。老天，如果英國人學不會忘記，還有誰學得會？」

他們走回大廳，聽到咆哮聲。兩個穿皮衣的學生闖了進來，站在樓梯上與門衛扭打。一名年長的議員以手帕捂住嘴吧，鮮血沿著手腕流下。「納粹來了！」有人喊道，「納粹來了！」但他指著的是站在陽臺上一個揮舞著紅旗的學生。

「回餐廳去，」布拉德菲爾說，「我們可以從另一邊出去。」

餐廳裡倏忽不見人影。人群有的被大廳的騷動吸引過去，有的反而對騷動感到厭惡，於是散去。布拉德菲爾沒有奔跑，只邁著行軍般的大步伐前進。他們走到餐廳外面的拱廊。一家皮革店的櫥窗裡展示著精美小牛皮製的黑色手提箱。又一個櫥窗裡，理髮師正為一名客人塗肥皂沫。客人的臉看不清楚。

「布拉德菲爾，拜託你聽一聽我的話。老天，難道我都不能來警告你，他們說了些什麼嗎？」

薩布一臉驚恐，上氣不接下氣。他肥胖的身體在油膩膩的外套裡更顯沉重，汗珠凝結在他黃色眼睛下面的眼線。他肩膀後面露出記者阿勒頓的黑鬍子大臉，且漲得通紅。他們往後退到一處門口。遠處連拱廊的盡頭，寧靜重新降臨於國會大堂。

「誰？說了些什麼？」

阿勒頓代替薩布回答，「全波昂都傳開了，老哥。整個報界都聽說了。」

「聽著！是有一些傳言，一些很瘋狂的傳言。你知道那天漢諾威為什麼會發生暴動嗎：關於代表的問題。是卡爾費爾德的人傳出來的，然後就傳遍全波昂。他們本來被交代不准說出去的。」

薩布迅速打量了連拱廊的兩頭。

「是多年來最聳動的頭條。」阿勒頓說。

「他們為什麼會突然失控，像瘋狗一樣衝向圖書館？我是說卡爾費爾德的那些保鑣；是因為有人向卡爾費爾德開槍。就在音樂聲最響亮的時候，有人從圖書館的一扇窗向他開了槍。槍手是圖書館員的朋友。你還記得那個女圖書館員的名字嗎？愛希。她曾經在柏林幫英國人做事。她是移民，後來才改名為愛希的。她讓槍手從窗戶開槍。她死前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西布克龍。卡爾費爾德的保鑣看到槍手開槍——在音樂聲最響亮的時候！他們看到有人開槍，想要衝上前去抓他。帶頭的就是卡爾費爾德的保鑣，那些由灰色巴士載送的傢伙。他們找到了子彈，屬於一把英國手槍——你明白了嗎，布拉德菲爾？是英國人要刺殺卡爾費爾德。真是荒謬的謠言。你必須阻止它蔓延開來。去找西布克龍談一談。卡爾費爾德現在怕死了，他是個懦夫；所以他現在出入都那麼謹慎，到哪兒演講都要搭個Schaffott：該死，Schaffott的英文是啥？」

「鷹架。」特納說。

群眾自大廳走出來，快步經過他們，回到空地上去。

「對，鷹架！這是個天大祕密，布拉德菲爾！我只告訴你一個人！」他喊道，「千萬別提我的名

字，否則西布克龍會要我的命！」

「務必放心，卡爾，我們會尊重你的保密要求。」布拉德菲爾的聲調平靜無波，措辭的正式程度完全不符合眼前的混亂。

「老哥，」阿勒頓把頭湊到特納耳邊。他鬍子沒刮，鬍碴上沾滿汗水。「李奧是怎麼回事？他看來是蒸發了。聽說老愛希從前是個騷貨……曾經在漢堡與獵頭者共事。誰把你的臉弄成這樣子的，老哥？她翹辮子太早了，對不對？」

「我沒有內幕可說。」布拉德菲爾說。

「還不是公開的時候對吧，老兄。」阿勒頓說。

「永遠不會有。」

「據說，卡爾費爾德在漢諾威示威前一晚，差點兒在波昂被逮到。他參加一個祕密會議，結束後，他徒步前往會合點，差點被李奧逮到機會。西布克龍的人馬及時趕到，把他載走。」

群眾沿著河堤排成梯形編隊，並不採取什麼行動，只是耐心等候。他們的黑色大旗在微風中勉力飄動。河對岸，一排藍色樹木之後，遙遠的工廠煙囪冒出懶洋洋的煙，噴向單調的晨空。幾艘色彩鮮豔的小舟款擺於灰暗的河岸邊。在特納的左手邊，有一間該拆卻未拆的破舊船棚。有張告示宣稱這是波昂大學體育學院的財產。

他們並肩站在河岸。極淡的霧氣蔓延在暗褐色的地平線，籠罩著整座甘迺迪大橋。四下無聲，只

除了不在場的東西發出聲響：消失於天空的海鷗猶剩鳴叫，已不見蹤跡的駁船留下欸乃悲嘆，避無可避卻不知來處的電鑽持續嘈雜。河濱空地只有幾個灰色人影，不見其他。沒有雨，但他們有時會感受到霧的溼意。除了對岸傳來的煤煙味，別無其他。

「卡爾費爾德會躲到今天晚上才出來，」布拉德菲爾說，「西布克龍會照顧他的安全。他們預料李奧今晚會再動手一次。他會的。」他把最後一句話說了兩遍，彷彿在背一條公式。

「卡爾費爾德會躲好，直到集會開始。一待集會結束，又再躲起來。黑廷自己的資源極為有限。他的身分已經曝光，無法再自由來去。他今晚一定會再試一次。」

「愛克曼死了，」特納說，「他們害死了她。」

「對，他今晚一定會再試一次。」

「叫西布克龍取消集會。」

「如果我有這個權力，我會的。如果他有這個權力，他也會。」他指指一排排的示威人群。「但太遲了。」

特納瞪他。

「不管卡爾費爾德有多害怕，我都不認為他會取消遊行。」布拉德菲爾略微猶豫，彷彿對自己這段話有那麼一瞬間起了疑，「這次集會是他事業的高峰。他故意把它安排在布魯塞爾的關鍵時刻；他已經成功了一半。」

他轉過身，沿著步道走回停車場。灰色的人群默默地注視他。

「你坐計程車回大使館去。從現在起禁止任何活動。所有人都不許離開大使館的範圍，否則就會被解雇。把我這話轉告萊爾。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叫他把有關卡爾費爾德的檔案收起來，等我回去。研究報告、博士論文，任何從光榮洞裡拿出來而且會透露跡象的東西，一律收起來。我三、四點鐘會回去。」

他拉開車門。

「你與西布克龍有什麼協議？」特納說。

「沒有任何協議。若不是他們毀了黑廷，就是黑廷毀了卡爾費爾德。不管是哪種情況，我都會和黑廷畫清界線。只有這一點最重要。你還看得見什麼其他的辦法嗎？我會告訴西布克龍，必須恢復秩序。我會向他發誓我們沒有參與黑廷所做的事，也毫不知情。你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可以建議我嗎？有的話，我十二萬分感激。」

他發動汽車引擎。灰色的人群微微擾動，對白色捷豹充滿興趣。

「布拉德菲爾！」

「是？」

「拜託，再給我五分鐘。我還有話要說，一些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說的話。」

布拉德菲爾不發一語，打開車門，走了出來。

「你說我們沒有責任。這話不對，我們有責任。他是我們的產物。他今天的樣子是我們製造出來的，讓他擠壓在幾個不同的世界裡；你沒看到地下室是什麼樣子，但我看到了！聽著，布拉德菲爾，

我們欠他。他也知道這點。」

「我們所有人都認為被誰虧欠，但只有少數人能獲得補償。」

「你想要毀了他！你想要他消失！你想要和他畫清界線，只因為他是她的情夫！因為……」

「老天，」布拉德菲爾輕喊一聲，「如果我有這種心理，那我需要斃掉的人可不只三十二個。你要對我說的就是這些？」

「等一等。布魯塞爾，共同市場，這些呢？下個星期是黃金，再下個星期是華沙公約。如果可以讓老美高興，我們甚至願意參加他媽的救世軍慈善活動。名字有什麼要緊？你比誰都清楚，時勢不斷在改變。那你為什麼要讓事情這樣發展下去？為什麼你不能喊停？」

「告訴我，除了與他畫清界線，我還能做什麼？你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危機是學術問題，而醜聞則否。難道你不明白只有表面才是攸關重要的嗎？」

特納拚命端詳他的臉。「不是！你不可能這樣執著於事物的表面。」

「如果下面的部分已經爛掉了，那怎麼辦？把表面戳破，我們就會往下沉。這是黑廷正在做的事。我承認我是偽君子。」他平靜地說，「我相信表面工夫。那是我們身上最接近美德的部分。那是一份宣言，指出我們應該成為的樣子。就像宗教、藝術、法律、婚姻。我為事物的表象服務，這是最糟糕的系統運作方式，但仍然比其他選項好一些。這是我的信仰，我的哲學。我和你不一樣。」他繼續說，「我所承諾要服務的並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更不是美德高尚的國家。所有權力都會腐化，但一旦失去了權力會讓人腐化得更甚。對此，我們要感謝一位美國人所給的忠告；他說得對極了，我們是

一個腐化的國家，需要得到各種幫助。這很可悲，我說這有時候也很讓人覺得丟臉。但我寧可以強者的身分失敗，也不願以無能者的身分苟活；我寧可被擊敗，也不要中立，寧可當英國人也不當瑞士人。我不像你，我沒有任何憧憬。我對制度不抱希望，對人民亦然。你沒有其他建議了嗎？我真失望。」

「布拉德菲爾，我了解他。我也了解你，我知道你現在是什麼感受。你恨他！你恨他恨得根本不敢承認。你恨他有感情：你恨他竟然敢愛，甚至敢恨。你恨他既懂得欺騙又會忠誠那一套。你恨他喚醒了她。恨他讓你面子全失。一想到她和他在一起的樣子，你就咬牙切齒！」

「你怎麼都沒有提出建議？五分鐘過了。沒錯，他冒犯了我。」他說得輕鬆，彷彿只是順手接下某個題目來聊聊。「他確實冒犯了我，但不是你說的這些。是他擾亂了一種從混亂而生的秩序；擾亂了一個無目的社會內建的中庸。他沒事為什麼要恨卡爾費爾德？為什麼吃飽沒事、要把每件事都記得牢牢的？如果你或我背負了什麼使命的話，那就是把世界救回到這種預設裡。」

「你們所有的人——聽著！——你們所有的人裡面，只有他是唯一一個真正活著的人，唯一一個擁有信念而且採取行動的人！對你來說，他是在玩一個無聊的爛遊戲，但李奧可是全心投入其中。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且親自去把它要回來。」

「對，光是這點，他就罪大惡極。」布拉德菲爾已忘了特納的存在，「世界現在已經沒有這類人存在的餘地了。感謝主，我們學會了他所沒有學會的。」他凝視著河水。「我們學到了一件事：無所作為也是一種作為。聽你的說法，好像有些人做出了貢獻，但有些人毫無貢獻。彷彿我們都會工作到

有一天不再被需要，因為到那時世界將會自行運轉。但世界不會。沒有哪一天是世界的最後一天。我們工作，為的就只是此生。現在。此時此刻。我每天晚上上床睡覺時都會對自己說：又完成一天了。又為這纏綿病榻的世界多加了一天。」他像是對著河水說話，「我們的政策就像潮水，三英寸的潮起潮落。我們只有在河岸升三英寸或者降三英寸的自由。這是我們行動的極限。超過它，就是無政府狀態，就是抗議和良知之類的空談。我們都在尋找更大的自由，但它並不存在……只要接受這個事實，我們就可以隨意作夢。黑廷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去地下室。你在我打發你走的時候就應該回倫敦去。有效追訴期限，是一條鼓勵人們遺忘的法規，他卻打破了它。普蘭施科說得很對：黑廷已經打破了適度的法則。」

「我們不是機器人啊！我們生而自由，我相信這個！我們無法控制自己心靈的運作。」

「媽呀，這是誰說的？」他直視特納，眼眶裡泛出些許淚光，「我就一直控制自己的心靈運作：十八年的婚姻和二十年的外交生涯。我花了半輩子學習視而不見，又花了另外半輩子學著不去感覺。你以為我就沒學會遺忘嗎？他為什麼就不能忘記呢？你以為我高興去做那些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嗎？難道不是他逼我做的嗎？搞出這堆事的人是他，不是我！」

「卡爾費爾德又怎樣？卡爾費爾德不是也踩過了線嗎？」

「處理他，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方法。」布拉德菲爾再次打官腔。

「李奧找到一個方法了。」

「不巧他的方法是錯的。」

「為什麼？」

「原因用不著你操心。」

他慢慢走向車子，但特納高聲把他喊住。

「李奧為什麼要逃？他讀到了些什麼對不對？綠檔案裡面有什麼？一些他偷走的東西。與德國政治人物的那些談話，正式與非正式的，到底都談了什麼？布拉德菲爾！那是誰和誰的談話？」

「小聲一點，他們會聽到的。」

「告訴我，你是不是和卡爾費爾德碰過面？是不是這件事情逼李奧走夜路？是不是就是這麼回事？」

布拉德菲爾沒作聲。

「老天爺，」特納低聲嘆道，「原來我們和他們都一樣。就像西布克龍和普蘭施科，我們也想要跟明日之星打交道！」

「你說話小心。」布拉德菲爾警告他。

「阿勒頓……阿勒頓說過。」

「阿勒頓？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說，卡爾費爾德那個星期五晚上來過這裡。他祕密來到波昂，打算參加會議。這事需要高度保密，所以來回都是步行。而你，沒去漢諾威，我是說那天晚上。你原定要去的，對不對？你改變了計畫，取消機票。李奧從旅行科那裡得知這件事。」

「你少胡說八道。」

「你在波昂與卡爾費爾德會面。是西布克龍牽的線，而李奧跟蹤你，他知道你在搞什麼鬼。」

「我看你腦子壞了。」

「不，我沒有。但李奧是瘋了，不是嗎？他一直懷疑，打從內心深處懷疑。他懷疑你祕密為布魯塞爾談判的可能失敗先買保險。在看過綠檔案前，他都以為自己可以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行動。但他看過綠檔案之後就明白了：歷史真的是在重演。他知道了事實，所以才會那麼匆忙。他必須阻止你，必須在一切太遲以前阻止卡爾費爾德。」

布拉德菲爾不發一語。

「綠檔案裡頭有什麼，布拉德菲爾？為什麼他要拿它來當保命符？為什麼他偏偏只偷這個檔案？是不是因為它包含了那些會面的摘要？它們是你的罩門！你必須把綠檔案要回來，因為上面有你的簽名，對不對，布拉德菲爾？」特納的淡色眼睛滿布怒火。「這是他找到的另一項證據。他把它帶到愛克曼那裡。『他們又要玩老把戲了[85]，我們必須趕快制止，免得一切都太遲……我們是被揀選的人。』這就是他為什麼要拿走綠檔案。他想把他們公諸於世，他要對大家說：孩子們，來看看，歷史又要重演了，可惜不是喜劇。」

「那是最高機密文件。單就這項罪名就夠他坐很多年的牢。」

---

[85] 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人與納粹在桌面下互通聲氣的老把戲。

「他不會坐牢的，因為你只想要檔案，不想要人。這也是你那三英寸自由的一部分，對吧？」

「你寧願我當狂熱分子嗎？」

「先前幾個月他起疑了——從波昂的流言和從她那裡聽到的點點滴滴。現在，他找到了證據：英國人往兩面下注，對波昂—莫斯科軸心採取搭便車的政策。你和卡爾費爾德是怎樣約定的，布拉德菲爾？老天，怪不得西布克龍會懷疑你在玩三手遊戲！首先，你把所有籌碼押在布魯塞爾，然後你找來西布克龍牽線，讓你可以押一點寶在卡爾費爾德身上。『安排我和卡爾費爾德祕密見面，』你對他說，『英國人對莫斯科軸心也感興趣；當然，只是非正式的興趣，就是談一談。』你對卡爾費爾德說了些什麼嗎？『卡爾費爾德博士先生，假如你湊巧可以取代岌岌可危的聯合政府，我們並不排除最終與東邊締結貿易聯盟的可能。』是不是這樣？『作為一項事實，卡爾費爾德博士先生，我們如今是非常反美的，那是留在血液裡、打從骨子裡反美。』是不是這樣？」

「你忘記自己的身分了。」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就在西布克龍把卡爾費爾德帶上你的床沒多久，他就得知一件足以讓他血液凝結的事：英國大使館正在追查卡爾費爾德臭不可聞的老底。英國大使館裡本來擁有相關的檔案、僅存的檔案，現在英國人可以用它們來勒索他了。而這還不是全部。」

「不。」

「西布克龍和卡爾費爾德還來不及習慣這個震撼，就受到更大的衝擊：英國人想要暗殺卡爾費爾德。他們想：英國佬竟然背信棄義到這種程度！整件事都說不通：誰會想去殺掉一個自己原先想要勒

索的人？他們一定困惑極了。怪不得星期四晚上，西布克龍看起來那麼不高興。」

「現在你知道一切了。那你就得守口如瓶。」

「布拉德菲爾。」

「怎樣？」

「你希望誰贏？我是說今天下午的遊行。你把賭注押在誰身上，布拉德菲爾，還是李奧？還是你那些有折扣的盟友？」

布拉德菲爾發動引擎。

「有折扣的朋友！他們是我們唯一交得起的朋友，唯一我們有膽量去交的朋友。我們是一個值得自豪的國家，布拉德菲爾。你現在可以用七五折得到卡爾費爾德了，對不對？不必擔心他會恨我們。他會見風轉舵的。小心，人都會變；推他一小把，他就會一直走下去。」

「你只能在裡面或是外面，選擇介入或不介入，」他頓了一下，「還是說你想當瑞士人？」

布拉德菲爾沒再說話，也沒瞧特納一眼，把車開向山坡、右轉，消失在往波昂的方向。特納直到完全看不見車子，才開始往回走。就在走到計程車候車處時，他背後傳來腳步聲與說話聲——那是他生平聽過最憂鬱、最深沉的聲音。示威人群開始移動：他們緩緩向前，沉重而嚇人，像一隻再也不受約束的灰色怪獸。遠方，山丘在薄霧中若隱若現。

尾聲

布拉德菲爾走在前，萊爾和特納跟在後。剛過黃昏，路上沒有車經過。整個波昂並無擾動，只有無語的灰衣人群悄悄移動——他們從小巷湧出，匆匆趕赴廣場。黑色的旗幟原本低垂不動，隨著人潮流動而不時翻揚。

波昂從未出現過這麼多的臉孔：老人、年輕人；失落的、有所得的；吃飽的、餓肚子的；聰明的、遲鈍的；管理人的、被管束的。這個共和國度的所有子民悉數奮起，組成一支軍團，向她小小的要塞邁進。他們當中有一些是住在山上的人：黑髮，寬肩，大步，為今天的出遊特別梳洗一番。有一些是文書人員，在激昂的氣氛中顯得畏縮。有一些人儼然星期天出遊，身穿灰色的華達呢大衣、頭戴灰色洪堡帽，施然漫步。有人拿著旗子，表情羞澀，好像旗子對他們來說太大了似的；有些則像是舉著標語要上戰場；還有人群只像烏合之眾。

布拉德菲爾停下腳步，等他們跟上。

「西布克龍給我們留了位子，在廣場較前端。往右邊走。」

特納點頭，但似乎沒當一回事。他東張西望，看每一張臉、每一扇窗、每一家店、每一個街角和小巷。他一度捉住萊爾的手臂，但不管他看到的是誰，對方都轉瞬就不見，消失在湧動的人群中。

不只是廣場本身，就連陽臺、窗戶、店面和每條縫隙裡都擠滿了灰色的外衣和白色的臉孔，以及士兵及警察的綠色制服。但還有更多人不斷從街巷湧出。人人都探頭想看一看演講者的位置，尋找一個領導者的身影。特納則拚命要在人群中找尋一張他沒見過的臉。就在燈光前面，吊掛起來的擴音喇叭像是一個個警告裝置。後方，天色逐漸暗沉。

他辦不到的，特納呆呆地想著，他不可能穿過這樣擁擠的人群。但海柔·布拉德菲爾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我有個弟弟叫安德魯，是橄欖球隊的前鋒，李奧鑽空隙的能耐和他沒兩樣。

「走左邊，」布拉德菲爾說，「往飯店的方向。」

「你是英國人嗎？」一個婦人的聲音問道，像是下午茶時間的閒話家常，「我女兒住雅茅斯[86]。」但人潮立刻將她推開。捲起來的標語橫幅排成一圈，擋住了路，像一根根豎起的長矛。長矛圈裡，一些學生圍繞一個小火堆而立。「燒掉斯普林格的書。」一個小伙子喊道，但聲音不怎麼有說服力。另一個學生則撕爛一本書，扔進火焰裡。然而燃燒的狀況很差，嗆人的煙霧不斷冒出。他不應該這樣對待書的，特納心想，他這樣對待過書一次，下一次就會這樣對待人。一群女孩懶洋洋地坐在充氣墊上，煙霧把她們的臉龐映襯得恍惚朦朧。

「如果走散了，就去斯特恩飯店的前臺階會合。」布拉德菲爾吩咐。一個小伙子聽到說話聲，便向布拉德菲爾跑過去，旁邊眾人為他加油。兩個女孩用法語叫起來，「你是英國人！」那個小伙子大

[86] Yarmouth，位於英國東部諾福克郡（Norfolk）。

喊，「英國豬！」然後他聽到女孩又喊叫了幾聲，就從兩根長矛之間揮出小拳頭。特納想趕上前，但拳頭落在布拉德菲爾的肩上，而他沒有理會。接著，人群突然把路讓開，就像他們的意志神祕地在剎那間消失，露出了位於廣場另一端的市政廳。那是那晚上的第一個夢境：市政廳，像一座以糖果粉彩與商人金為主色所形成的巴洛克式魔山。那建築物兼具風格與優雅，帶著金銀兩色細密織就的氣息。那是卓越及拉丁榮光所在之處，萊爾尚未演出的小步舞姿將可以在這裡取悅這群悲愴市民的心。就在市政廳左側，鷹架聳立，被燈光支架擋住，如同行刑手一般，等待著堂皇人物的現身。

「布拉德菲爾先生嗎？」一位臉色蒼白的警官問道，他身上穿的皮革外衣還是他在國王之冬山那個清晨穿的那件，但他嘴裡缺了兩顆牙。他幾個同僚的月亮臉聽到了布拉德菲爾的名字，略微騷動。

「對，我是。」

「我們奉命為你空出臺階。」他的英語經過彩排，是安排給新手的小角色。他口袋裡的無線電劈啪作響。他拿起無線電，放到嘴邊。外交官先生已經到了，他說，安全就坐。研究部門那位先生也在場。

特納直盯著他的破嘴巴，面露微笑。

「你這龜孫子。」他很滿意。對方的嘴唇也有個很深的傷口，但不如特納的深。

「對不起，你說什麼？」

「龜孫子，」特納解釋，「烏龜的孫子。」

「閉嘴。」布拉德菲爾說。

臺階上可以俯視整個廣場。夜色籠罩，燈光打下來，把數不清的頭顱分成一團一團的白色，看起來像是飄浮在黑色大海上的一張張蒼白唱片。房屋、商店、電影院都隱沒了，只看得見它們的山形牆，以童話故事般的剪影貼在幽暗天幕下。那是第二個夢：《霍夫曼故事集》，一個德國人編織出來的木刻世界，用以延長德國的童年。屋頂高處，有一面可口可樂廣告看板一閃一滅，使四周瓦片輕染上化妝品般的粉紅色。一盞燈光往偏旁照射，燈光掠過幾處店面，透露出它們的櫥窗裡空無一物。在飯店臺階的較下方，幾個警察背對他們站立，手扠在口袋裡。

「卡爾費爾德會從側邊進來，」萊爾突然說，「左手邊那條橫街。」

順著萊爾伸長的手看過去，特納第一次注意到，鷹架的正旁邊有一條橫街，介於藥房與市政廳之間，寬度不超過十英尺，在兩旁高牆的包夾下顯得非常深。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留在這裡，留在這道臺階上。我說得夠清楚了嗎？我們在這裡是旁觀者，只是旁觀，沒有別的。」布拉德菲爾的內心衝突，使他的表情更顯嚴峻，「如果他們找到他，就會把他交給我們。這是默契。我們會立刻將他送回大使館，拘留看管。」

音樂，特納想起來了。在漢諾威的時候，李奧是在音樂聲最吵的時刻開了一槍。音樂可以淹沒槍聲。特納又記起吹風機，心裡琢磨：顯示了李奧不是喜歡變換方法的人。一個方法行得通，他就會用第二次。他身上流著德國人的血；就像卡爾費爾德和那些灰色巴士。

他的思緒漫進了群眾的嗡嗡語音裡，那是一種充滿期待的快樂嗡嗚，隨著弧光燈的熄滅而更見高亢。一片黑暗中，只有市政廳像發光的祭壇般兀自矗立，由一小群出現在露臺上的人看守。他們的名

字從特納四周的無數張嘴巴中流出來：

是蒂爾希特，蒂爾希特在那裡。就是那個老將軍，左手邊算起第三個；看，他脖子上還戴著勳章吶，是戰時獲頒的特殊勳章。蒂爾希特是個超級勇敢的人。洛特林根！經濟學家洛特林根到了！對，就是那個高個子，他的揮手姿勢好優雅！誰都知道他出身名門，有一半血統來自維特爾斯巴赫家族。俗語說得好：血統就是一切。他是大學者，什麼都懂。看，主教也來了！主教本人來為我們祝福！咦，他跟誰握手？是哈爾巴哈！年輕而性急的哈爾巴哈！他穿套頭毛衣！哈，這種場合穿套頭毛衣！但你不能怪他，他是柏林人，柏林人本來就是出了名的目空一切。有朝一日他會領導我們的。這麼年輕就那麼有成就，真讓人羨慕。

嗡嗡聲響升高，轉成怒吼，一種發自肺腑的、饑渴而深情的怒吼，比任何一個喉嚨都更為深沉，比任何一個靈魂都虔誠，比任何一片心扉都要深情。然後，隨著一個安靜的和弦敲響，怒吼熄滅，降低為竊竊私語。鷹架出現在他們面前。這是傳道人的講壇、是艦長的船橋，或是樂團指揮的指揮臺嗎？不，它是一個小孩的搖籃，一個木頭的樸素棺材，宏偉卻符合美德；它是一個木頭聖杯，盛滿了德國的真理。站在它上面的人，孤單卻英勇，他是真理的守護者，是一個名叫卡爾費爾德的普通人。

「彼得。」特納的手輕輕指向那條橫街。他的手微微顫抖，但眼神相當穩定。一個影子？一名站崗的守衛？

「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再東指西指，」萊爾低聲說，「他們可能會誤會你。」

但此刻沒有人注意他們，因為卡爾費爾德是全部人唯一的焦點。

「克勞斯！」群眾高聲喊道。「克勞斯來了！」向他揮手吧，孩子們，他就是魔術師克勞斯，他是全程踩著高蹺走到波昂來的。

「雖然他恨我們入骨，」特納聽到萊爾喃喃地說，「但這位克勞斯非常有英國味。」

人們都說他是高個子，但一站上高臺，他卻顯得矮。其實他要讓自己顯得高一點也不難：只消把他腳下墊高一英尺就行。但他似乎希望自己看起來矮一些，以此強調：重大的真理往往來自卑微的口中。卡爾費爾德是謙虛的人，而他的這種推辭態度很英式。

但卡爾費爾德也是會緊張的人呢，因為他這會兒把眼鏡拿下來，旁若無人地擦拭鏡片——這陣子好忙碌，他都騰不出時間擦拭鏡片哩。他的動作是在告訴大家：規矩儀式就留給別人來講究吧，你我都知道我們是為何來到這裡。

讓我們祈禱。

「燈光對他來說太強了，」有人說，「應該調暗一點的。」

他是眾人裡的一員，這位孤單站在臺上的博士。他無疑比人們都更有頭腦，但說到底他還是眾人之中的一員，而且隨時準備走下臺來，把講話的機會讓給比他更勝任的人。他完全不是政治人物，相當沒有野心。事實上他昨天才承諾，如果人民認為哈爾巴哈比他更適任，他樂於讓賢。群眾互相低語，交換各人關心的重點。卡爾費爾德看來很疲倦；看起來生龍活虎；他看來氣色不好、氣色很好……比想像中老、比想像中年輕；比想像中高或矮……據說他打算退出政壇；沒的事，他打算放棄

他的工廠，全職從政。他沒那個錢吧；他是大富翁哩。

他開始說話。

沒有司儀介紹，他也沒有自報姓名。宣示他出場的音符是沒有伴奏的，因為克勞斯・卡爾費爾德獨自站在高臺上，孤單一人，相當孤單，沒有音樂可以提供慰藉。卡爾費爾德不是一個空話連篇的波昂政客，而儘管聰明如他，他也就是像你我這樣的人：克勞斯・卡爾費爾德，博士學位、公民身分，一個對於德國前途滿懷高尚憂慮的正派人士。他是出於榮譽感才不得不來到這裡，對幾位朋友說話。

他的聲音很輕，毫無壓迫感。而特納有一種感覺：為了不讓卡爾費爾德費勁兒提高聲調，全場的人寧願豎起耳朵聆聽。

關於卡爾費爾德接下來所說的話，特納說不上來他聽懂了多少，也說不上來他為什麼能聽懂那麼多。起初他的印象是：卡爾費爾德的關注純粹是歷史性的。他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而特納聽得懂一些老套的字眼：凡爾賽和約[87]、大混亂、經濟蕭條、圍堵；雙方的主政者都有錯，所以德國人不能推卸自己該負的責任。死了太多人，卡爾費爾德說，而太少人知道原因。絕不能讓歷史重演。卡爾費爾德深知這一點的重要性，因為他從史達林格勒帶回來的並不只有傷口，還有記憶：戰爭的殘酷與悲慘令他永生難忘……

可憐的克勞斯，人群竊竊私語，他代我們受苦。

到這裡都沒聽到什麼政治修辭。你們和我，卡爾費爾德說，都從歷史中學到了教訓：絕不能讓它

重演。的確，是有些人把一九一四年和三九年的戰爭視為十字軍攻打文化敵人的一個延續，但卡爾費爾德完全不屬於這一派，希望他的所有朋友都知道這一點。

「亞倫。」是萊爾在叫，聲音穩定得像個船長。特納順著他的目光望出去。

市政廳的露臺上起了些動靜。是在傳遞什麼訊息嗎？他看到老將軍蒂爾希特偏著他軍人的頭，向學生領袖哈爾巴哈耳語，而洛特林根則倚靠著金銀細工的雕欄，聽下方某人對他說話。是警察？便衣人員？他看見眼鏡的閃光，看到西布克龍那張有耐性的外科醫生的臉，抬起，再消失。然後，一切復歸平靜，只剩下卡爾費爾德的冷靜理性說話聲。他正談到今天。

今天，他說，德國破天荒第一次成了她盟友的玩具。他們買下了她，現在卻要賣掉她。這是事實，卡爾費爾德說，他談的不是理論。在波昂這裡理論夠多了，他不想再亂上添亂。他談的是事實，而我們有必要去搞清楚，德國的盟友怎麼會落入這麼奇怪的狀態。德國很富有，不輸法國，不輸義大利。也不輸英國——他漫不經心地加上一句。但我們不應該對英國粗魯，因為英國畢竟贏了勝仗，而且有一群天分不凡的人民。接著他列舉英國人民有哪些不凡的天分，語氣仍舊出奇的理性：迷你裙、流行歌星、駐守倫敦的萊茵軍、分崩離析的帝國、國債……若沒有英國人的這些天分，歐洲肯定會走

87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德國被迫簽署凡爾賽和約，條件極為苛刻，造成德國人普遍的怨懟情緒。希特勒的得勢與他呼籲片面撕毀凡爾賽和約有關。

向衰敗——卡爾費爾德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人群哄笑；那是一種暖身的、憤怒的笑聲。但卡爾費爾德看來有一點錯愕，甚至有一點點失望：上帝派他來調教的這些受恩罪人，竟然在聖殿裡發笑。卡爾費爾德耐心等待，直到笑聲完全平息。

如果德國是那麼富有、擁有歐洲最龐大的一支常備軍，又可以主導所謂的共同市場，那她怎麼可能會像妓女一樣，讓人公開叫賣？

他把背倚著講壇，脫下眼鏡，比了個安撫的手勢，因為此時人群中發出了不滿的聲音。卡爾費爾德顯然不樂見群眾有這種反應。我們必須以理性和知性的態度去尋求這個問題的解答，不能衝動，不能帶有敵意，這才是好朋友間的相處之道！那是一隻圓胖的手，說不定長了蹼，因為卡爾費爾德從來不把五指分開，總是整個拳頭揮上揮下，像是揮動棍棒。

所以，卡爾費爾德說，為了幫這個奇怪的歷史事實找到一個理性的解釋，我們必須抱持客觀。首先要指出的是——他的拳頭再次舉起——我們經歷了二十五年的納粹體制和三十五年的反納粹體制。但他不明白，納粹有什麼地方是大不了的錯誤，非得承受整個世界的永恆懲罰不可。沒有錯，納粹是迫害過猶太人，那樣是不對的，但並沒有比克倫威爾對愛爾蘭人的殘酷鎮壓更殘酷，沒有比美國人對國內印第安人和東南亞黃種人的種族屠殺更令人髮指。就像他譴責教會對異端的迫害和英國對德勒斯登的大轟炸㊳，他也譴責希特勒——他不該迫害猶太人，不該引進一種英國人在波爾戰爭中大獲成功的發明：集中營。

特納看見他正前方那個年輕警官輕輕摸索皮革外衣的縫隙；他再一次聽到無線電的劈啪聲。他再一次瞇起眼睛，掃瞄群眾、陽臺、街巷；再一次搜索每一扇門和窗。還是一無所獲，只見屋頂上站崗的哨兵和在廂型車裡待命的國民兵，以及數不清的男男女女，他們都寂然不動，一如在上帝的聖言之前準備接受油膏施福的人。

讓我們回顧一下戰後發生了什麼事，卡爾費爾德說，這麼做可以讓我們對目前困擾著我們的許多問題得出一個合邏輯、客觀的解答。

戰爭結束後，德國人被當成罪犯對待。這很合理，因為他們實施過種族主義，所以他們的子女和孫子女也活該被當成罪犯對待。不過，同盟國是仁慈的人，是善良的人，願意給予德國人特別的恩惠：批准德國加入北約。

德國人起初很靦腆，不願意重新武裝，很多人都受夠了戰爭。卡爾費爾德本人就屬於這一類，因為史達林格勒的教訓像酸一樣蝕印在他心上。但同盟國既仁慈又堅持，他們說德國人應該提供軍隊，交由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來指揮——荷蘭人、挪威人或葡萄牙人也行，只要是外國的將軍就行。

「說不定聯邦德國國防軍哪一天還會受非洲將軍指揮呢！」

一些人開始笑——站在前面、在鷹架下面由幾個穿皮革外衣的保護的人——但卡爾費爾德立刻以

---

88 德勒斯登為德國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晚期英美曾出動八百架飛機對之進行大規模轟炸，城市幾乎全毀。

手勢制止。

「聽著！」他告訴他們，「我的朋友，你們必須聽好。這是我們罪有應得！誰叫我們輸掉戰爭！誰叫我們迫害猶太人！我們不配指揮！只配付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得要負擔英國萊茵軍的軍費，也是為什麼他們會讓我們加入北約。」

「亞倫！」

「我看見了。」

兩輛灰色巴士停在藥房旁邊。一盞照明燈掃過它們暗沉的車身。車窗一片漆黑，從裡面被封起來。

而我們很感激，卡爾費爾德繼續說，感激他們讓我們加入這個高門檻的俱樂部。我們當然感激。哪怕其他會員不喜歡我們，哪怕會費貴得嚇人，哪怕他們因為我們還是小孩而不讓我們玩武器，我們還是一樣感激，因為我們是德國人而又打輸了仗。

憤怒的嗡嗡聲再次升起，他的手明快一揚，就把聲音壓止。「我們不希望感情用事，」他提醒大家，「我們要就事論事！」

在某一高處的小窗臺上，一位母親抱著小寶寶。「看看下面那個人，寶寶，」她輕聲說，「這樣的人你不會再看到第二個。」整個廣場裡沒有人動，所有頭顱都是靜止的，眼睛睜得老大。

為了強調自己有多麼不偏不倚，卡爾費爾德走回講壇後面，托一托眼鏡，好整以暇地打量演講稿。這麼做了之後，他又略微猶豫，以狐疑的目光凝視，像是沒把握他的信徒是否跟得上他接下來要說的話。

那麼，德國人在這個傑出俱樂部裡的功能是什麼？他說他會簡要解釋。他會先指出公式，然後舉一、兩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德國在北約組織裡的功能簡單說來是這樣：對西方順服、對東方抱持敵意；要去認知到即使在同盟國裡，也有善良的戰勝國與邪惡的戰敗國之分。這是個一般的公式，說不定它還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笑聲再一次響起，而後平息。人群竊竊私語：克勞斯真會說笑話。北約是哪門子的俱樂部。北約、共同市場，全是騙人的把戲，都是一碼子事。他們把用在北約的那一套用在共同市場。克勞斯是在告訴我們，為什麼要遠離布魯塞爾。那只是另一個陷阱……

「是萊塞爾。」萊爾喃喃地說。

那是一個小小灰灰的人——特納隱約聯想起一位公車司機——那人剛剛來到了臺階這裡，津津有味地做著筆記。

「他是法國領事，卡爾費爾德的密友。」

差不多要把視線從鷹架收回的時候，特納不經意望向一旁的橫街，並第一次看到了那隻正在等待信號的怪誕小手臂。

就在廣場正對面那條未亮燈的小巷裡，集結了一群人靜靜等待著。他們舉著的橫幅不是黑色的。就在他們前面站著一支軍樂隊的部分人員。燈光的餘光照在一個喇叭上，閃爍著。樂隊最前面站了一個孤單的身影，他的一隻手臂像指揮一樣舉起，動也不動。

無線電再次劈啪作響，不過卡爾費爾德剛才又說了笑話，所引起的笑聲掩蓋了無線電通話聲。那是個粗魯的笑話，但足夠引起群眾的憤怒。他提到英國和她的盟友想要再教育德國；還有誰比他們更有資格呢？畢竟，縱容了野蠻人進入柏林的人，不是邱吉爾嗎？下令在沒有抵抗能力城市投下原子彈的人，不是杜魯門嗎？除了他們，誰更有資格教育德國人何謂文明？

橫街裡沒有動靜。領隊仍然面對著小樂隊，舉著手，等待信號一到，就要開始演奏。

「那些是社會主義分子，」萊爾呼吸急速地說，「他們準備發動一場反示威。是哪個笨蛋讓他們進來的？」

同盟國想要教德國人什麼是正當行為。他們說，殺猶太人是不對的，該殺的是共產黨。攻打俄國是不對的，但如果俄國人打你們，我們會出手保護。他們說，為邊界而戰是錯誤的，但我們支持你們對東部領土89的主權聲明。

「我們都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支持！」卡爾費爾德伸出兩隻手，手掌向上。「拿去，親愛的，拿去。我的雨傘借你，借多久都行，下次下雨天再還我就好！」

是特納的想像力太豐富嗎？他感覺卡爾費爾德的表演裡面，有一點是在模仿從前德國歌舞雜耍劇場裡那些花言巧語的猶太人角色。群眾又笑了，又被卡爾費爾德制止。

橫街裡那隻指揮的手，兀自舉著。特納好奇：他不會累嗎？

「他們會被殺死的，」萊爾說，「群眾會殺死他們！」

各位朋友，這就是我們碰到的事。我們深具智慧又純潔無比的戰爭得勝者，想要教育我們何謂民

主的真義。民主萬歲。民主就像基督一樣：沒有什麼是你不能奉民主之名去幹的。

「普蘭施科，」特納靜靜地說，「演講稿是普蘭施科幫他寫的。」

「他很多東西都是他寫的。」萊爾說。

「民主也者，就是在美國射殺黑鬼，在非洲給他們金援！民主也者，就是經營一個殖民帝國，在越南打仗和攻擊古巴！民主也者，就是你知道不管你幹了些什麼，都決不會比德國人更壞！」

卡爾費爾德提高了聲調，而這是一個信號——那支小樂隊所等待的信號。特納的視線再一次越過群眾，望向橫街。他看見一隻白得像餐巾的手慵懶地扶住街燈，還在西布克龍離開發號司令位置、隱入人行道的幽暗時，瞥見他那張白臉；他看見西布克龍下方的第一個警察轉過頭，然後是第二個，接著他自己聽見了：遙遠的音樂聲敲擊聲，還有男聲合唱；他看見卡爾費爾德從講壇向下窺伺，大聲喊下面某個人；看見卡爾費爾德一面演講，一面往後退。從卡爾費爾德各種慷慨激昂的陳詞、各種或嘲笑或打氣的話、各種唸符咒般的囈語中，特納都聽出一種清楚的害怕。

「是社會仔[90]！」年輕警官喊道，聲音遠遠傳向群眾。他腳踝併攏、皮革肩膀聳起，雙手湊在嘴邊吼叫。「社會仔在小巷裡！社會仔要攻擊我們！」

「是一齣戲，」特納說，語氣相當就事論事，「是西布克龍導演的。」他是要引他出來，他想，要

---

[89] 這裡指的是彼時的東德土地。

[90] 原文為Sozi，德語裡對社會主義者（Sozialist）的蔑稱。

製造機會給李奧開槍。隨著《馬賽曲》響起，特納又想：來了，可以淹沒槍聲的音樂來了。一切都是布好的局。

起初群眾並無動靜。樂曲起始的旋律只依稀可聞，彷彿是小孩在吹口琴。歌唱聲也不過像週末夜一家約克郡酒吧裡的隨興哼唱：遙遠而缺乏自信，發自一張不是為音樂而設的嘴巴。一開始人們完全沒有理會音樂聲，因為他們的心思都放在卡爾費爾德身上。

但卡爾費爾德聽到了，說話速度變得極快。

「我是個老人了！」他高聲說，「不多久我就會是個老人！年輕人，你們早上醒來都想些什麼？是不是想：究竟我們還要忍受這種沒有尊嚴的生活多久？你們對波昂這個美國娼婦作何感想？對你們的政府作何感想？對那些居高位的社會仔作何感想？難道我們就非得追隨在上位的人——哪怕他是一條狗？」

他引用了《李爾王》91，特納想，奇怪自己還有心思注意這個。就在這時，所有弧光燈瞬間同時熄滅，像落下一道黑幕，使整個廣場陷入深深的黝暗。《馬賽曲》的歌聲在黑暗中更形響亮。特納聞到空氣裡飄浮著瀝青的嗆鼻味，看到無數個地方有火花閃爍，聽到此起彼落的低聲呼喊應答。突然間，音樂聲和歌聲被擴音器蓄意地接收過去，放大扭曲到失去本來面目，震耳欲聾地催人欲瘋。

對，特納以撒克遜人的清晰頭腦再次對自己說，換作我是西布克龍，我也會這樣做。我會布一個局，引起群眾鼓譟，製造夠吵的雜亂聲引誘李奧開槍。

音樂聲更響亮了。他看見臺階下方幾個警察轉過身，面向他，而那個年輕警官伸出一隻手，示

意他不要輕舉妄動。「請留在這裡，布拉德菲爾先生！特納先生，請留在這裡！」群眾激動地交頭接耳，形成一片如飢似渴的嘶嘶聲。

「手請不要放在口袋裡！」

火把在他四周點起，有人放出了信號。火把像狂野的希望一樣舞動，映照著一張張陰鬱的臉，在平凡無奇的五官上、空洞的眼神裡，注入使徒般的熱情。小樂隊已經推進到了廣場裡面，人數加起來不超過十二人。跟在樂隊後面的「部隊」則散亂而猶豫。但音樂聲此時已無處不在，被西布克龍的擴音器放大為一場社會主義者的恐怖暴動。

「是社會仔！」群眾再次喊起來。「社會仔攻擊我們！」

講壇現在空了，卡爾費爾德已經離開，但社會主義者繼續為馬克斯、猶太人和戰爭挺進。「去打他們！去打我們的敵人！打猶太人！打赤色分子！」社會主義者要為一切負責。

但音樂聲依然愈來愈響亮。

「他們想引他出來。」萊爾不疾不徐地說。

一小群人已經默默聚集到鷹架底下。一張張月亮臉東張西望，交頭接耳。

「幹掉那些社會仔！」群眾的情緒繼續發酵，渾然忘了鷹架或卡爾費爾德。「幹掉他們！」人們低聲說：不管你恨的是誰，就在這裡幹掉他們：猶太人、黑鬼、廢人、特務、破壞分子、父母、情

---

[91] 指「我是個老人了！不多久我就會是個老人！」這兩句話。

人，不管好人壞人，聰明愚蠢，幹掉就是了。

我們得殺了他，普蘭施科，特納腦中響起這樣的聲音，否則你我的脖子又會再次掛上一面牌子。

「幹掉誰？」特納問萊爾，「他們在做什麼？」

「追逐幻影。」

音樂升高為一個單音，一種沙啞而粗糙、震耳欲聾的怒吼。它呼喚人們走向戰爭，升起憤怒，去殺死醜陋，摧毀所有的病弱殘缺、討厭鬼和無能者。突然間，黑色旗子在火把的火光之中紛紛舉了起來，像剛醒來的飛蛾一般搖動。人群開始推進，一支支火把向著巷子的方向浮動，往前面的樂隊追去。無線電劈啪響起。特納聽到西布克龍冷靜而異常清晰的聲音。西布克龍正在發布什麼緊急命令，而特納只聽懂一個詞：Shaffott（鷹架）。一聽見這個，他就向前衝，要穿過人潮往鷹架的方向去；他的肩膀挨了一記，剩下的幾隻手想抓住他，卻被他像折斷小孩的手一樣折斷。他向前跑。一些手想要攔住他，但被他如甩開小樹枝一般甩開。一張臉迎向他，而他把它打到一旁。他順著人潮接近鷹架。然後他看到了他。

「李奧。」他大喊。

李奧蹲著，四周圍著幾雙站定不動的腳，乍看有如正在表演街頭藝術。他們圍住他，但沒有一個人碰他。他們圍得很密，但留下讓他死去的空間。特納看到他站起來，然後又跌倒。特納再次大喊：「李奧。」他看到那雙暗沉的眼睛轉向他，用吶喊回應他，那聲音像是在向特納、向世界祈求憐憫。但四周的人隨即撲向李奧，把他埋進圓圈裡，然後一哄而散。特納看到李奧的洪堡帽在溼滑的鵝卵石

地面滾動。他向前飛奔，再次大喊。

「李奧！」

特納先前搶了一支火把，布燒焦的氣味不斷傳進他的鼻孔。他揮舞火把，逼退一些想靠近他的手，然後忽然間，所有抵抗都消失了。他站在鷹架下方，看著自己的人生，看著自己的臉，看著那兩隻情人般的手緊抓住鵝卵石地面，看著宣傳小冊像被風捲成一團的落葉飄過那具小小的身軀。

屍體旁邊沒有武器，難以判定他是怎麼死的，只見脖子處呈現不自然的彎曲狀，顯示頸骨上下沒有接在一塊兒。他像個小洋娃娃般躺著，彷彿整個人被拆解開，又再小心地拼湊起來，被波昂的溫暖空氣緊壓在地面。一個感覺得到喜怒哀樂而今後不會再有感覺的人。一個天真的人，一心想越過廣場來拿取他不可能取得之物。特納聽到遠處的怒吼聲：灰色的群眾在小巷裡追逐消失的音樂。從他後方傳來沙沙的火把聲和逼近的腳步聲。

「搜他的口袋。」有人說。那聲音裡有薩克遜人的平靜沉著。

勒卡雷 05

德國小鎮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2005年初版，本版為全新修定版）

作者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譯者　梁永安
總編輯　陳郁馨
主編　張立雯
電腦排版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企劃　楊詩韻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之3號8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891
email: service@bookrep.com.tw
郵撥帳號　19588272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 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二版　2014年10月
定價　新臺幣360元

ISBN　978-986-359-057-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德國小鎮 /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著；梁永安譯. -- 二版. -- 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 2014.10
面；　公分. --（勒卡雷；5）
譯自：A small town in Germany
ISBN 978-986-359-057-6(平裝)

873.57　　103018218

「為什麼他們要派你來——找不到別人了嗎？這次你準備毀了誰？」

亞倫·特納是英國外交部安全處最神祕的調查員、大英女皇手下最無情的獵犬；隨著英國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會議即將到來，英國亟需拉攏她最有力的盟友德國，此時英國駐德國波昂的大使館卻遭逢一連串危機：一名臨時雇員失蹤，同時還帶走許多可能影響英德兩國關係的極機密檔案。特納受命挖出這臨時雇員的一切，直到找出叛逃者與他帶走的資料。

與此同時，西德的新納粹主義興起，反英勢力「再造運動」正如火如荼，年輕的大學生集結、街頭遊行示威並攻擊英國圖書館，造成一名館員死亡，西德內政部派出警察保護（監視）英國在德國的所有產業。彷彿一座在德國境內、被孤立的小鎮，亞倫·特納向所有居民打聽、刺探、恐嚇關於叛逃者的資料，卻發現沒人願意說出真相；每個人都有一塊守口如瓶的地方，每個人似乎都不希望他被抓到，只要檔案回來就好……

無法再深入的搜查、祕密警察警告式的攻擊、塵封已久的地下室——他在追的，究竟是鬼魂，還是另一隻獵犬？

ISBN 978-986-359-057-6



0EJC0005 NTD 360

讀書共和國 木馬文化